

民国武侠小说经典 插图版
江湖小侠传
平江不肖生◎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民国武侠小说经典



平江不肖生
江湖小侠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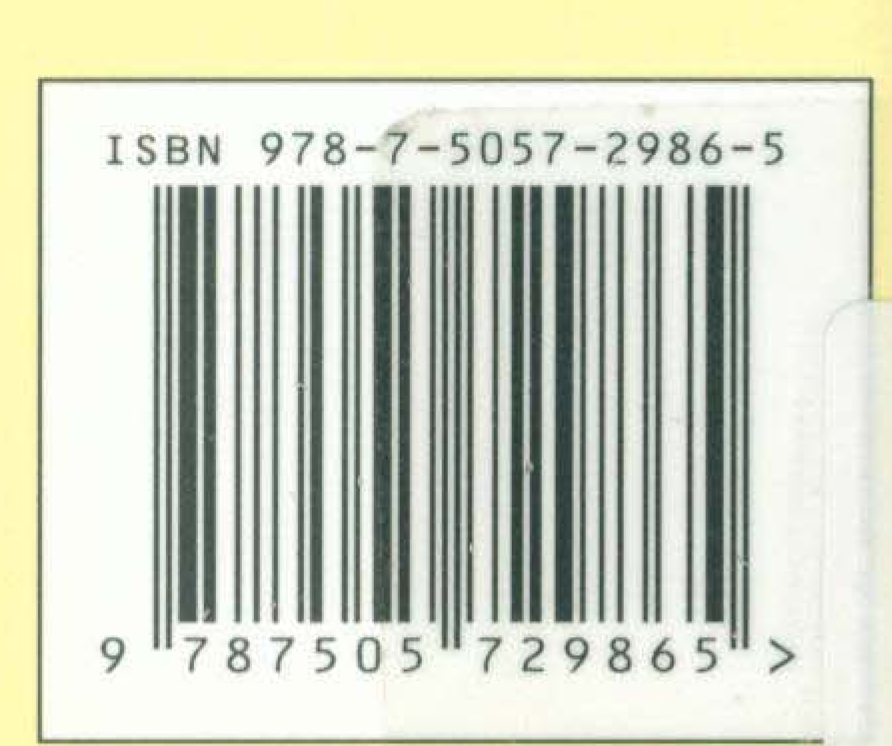
赵焕亭
双剑奇侠传

顾明道
草莽奇人传

还珠楼主
蜀山剑侠新传

郑证因
七剑下辽东

朱贞木
飞天神龙



ISBN 978-7-5057-2986-5

9 787505 729865 >

定价：29.00元

民国武侠小说经典 插图版

江湖小侠传

平江不肖生◎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江湖小侠传 / 平江不肖生著 ; 赵苕狂评. — 北京 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2.2
ISBN 978-7-5057-2986-5

Ⅰ. ①江… Ⅱ. ①平… ②赵… Ⅲ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Ⅳ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7826号

书名：江湖小侠传
作者：平江不肖生
出版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印刷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：880×1230毫米　32开
10 印张　267.4千字
版次：2012年3月第1版
印次：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978-7-5057-2986-5
定价：29.00元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
邮编：100028
电话：64678009
传真：64662649

序：民国旧派武侠小说简论

孔庆东

我的老乡于学松，为人为学，低调质朴。穷数千日之功，潜心裒辑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，点校正义，终成硕果。今有煌煌《民国武侠小说经典》系列出版，嘱我作序，实感愦愦。我于武侠小说研究界彳亍多年，浪得虚名，其实很多秘籍珍版，未尝读过，此番也正是补课之大好良机。至于说三道四，颇感资格不够，遂将旧稿，改头换面充数，名为序言，实乃虚言耳。

提及民国旧派武侠，虽然从民国建立那年便有，但若以“现代”武侠论，则一般都以“南向北赵”为开山。南向者，即平江不肖生向恺然，一生撰写武侠小说十余种，而以《江湖奇侠传》、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最为著名。本经典丛书所收之《江湖小侠传》，则属罕见之佳构。

向恺然（1890—1957），名逵，笔名不肖生，湖南平江人，故署平江不肖生。青年时代两度赴日留学，并撰有长篇黑幕小说《留东外史》。向恺然知拳术，说起武林掌故如数家珍，寓居上海时为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探得底细，根据自己对文化市场的预测，登门求稿，“极力地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，稿资特别丰厚。”不肖生遂有《江湖奇侠传》之作，1923年1月《红杂志》22期开始连载。连载时版式即为出单行本而预作设计，连载到一定段落，即推出单行本。1923年6月，不肖生同时在《侦探世界》上连载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。由此可见，《江湖奇侠传》的出现，是一个现代商业策划的成功案例，民国武侠小说第一个创作浪潮的到来，实赖文化

市场推动之功也。

《江湖奇侠传》流传愈广，平江不肖生名声益震。1928年春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《江湖奇侠传》改编为《火烧红莲寺》第一集。“五月，正式上映，哄动一时，大收旺台之效；同年拍摄二、三集……十八年（1929），拍摄四至九集。十九年（1930），拍成十至十六集。二十年，续拍十七、十八集；《火烧红莲寺》艺术价值不高，开中国电影史武侠神怪片之先河……”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中说：“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，1928—1931年间，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，共拍摄近四百部影片，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，约占全部出品的60%强，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。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是明星影片公司放的，……于是红莲寺一把火，“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’，‘敲开了侠影戏的大门墙’……”

从《江湖奇侠传》和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的连载开始，到《火烧红莲寺》的盛极一时，是平江不肖生的黄金时代。

这种奇观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民国之后，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大规模恢复生机。再经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人民重新觉得自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皇帝已经没有了，虽说有些人可能还要复辟，但是已经不成气候。社会主流是要共和、要民主，人民要个性解放。就当此时，“现代”武侠小说开始登场。1923年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武侠小说，除了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外，还有一个北方的作家叫赵焕亭，他写了《奇侠精忠传》，时人遂呼为“南向北赵”。“南向北赵”的崛起是中国武侠小说恢复生机的重要标志。《江湖奇侠传》被改编成电影《火烧红莲寺》，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连续剧，便拍了十八集电影，其火爆程度，是今天无法想象的，根据茅盾先生的记载，影院内外挤满了人，电影院充满了喝彩、叫好的声音。当时人们看这个电影，还由于女主角是由著名的影后蝴蝶来扮演的，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大众文化。

“南向北赵”之外还有一个叫姚民哀的作家，著有《山东响马

传》，题材是当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新闻。民国的时候国家比较混乱，山东有一支响马——就是现代的土匪，首领叫孙美瑶。孙美瑶所部在山东的津浦列车沿线，劫持了一辆列车，列车上有很多外国游客，被孙美瑶扣为人质。晚清政府也好、民国政府也好，最怕的就是外国人。当时有一种说法：洋人怕百姓，百姓怕官府，官府怕洋人，这是一个循环。劫持的外国人中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，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侄女，还有些外国的大款都绑在里面，所以轰动一时。最后政府无能，只好答应了土匪的要求：交钱赎人。政府后来把孙美瑶部队给招安了，变成了正规军；招安之后又把孙美瑶给暗杀了。这个故事是非常曲折精彩的，姚民哀就在这个故事发生后不久写出了《山东响马传》。姚民哀是非常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奇才，他是说书人出身、走南闯北，所以“南向北赵”加上姚民哀，构成了旧派武侠小说早期的“三足鼎立”，他们奠定了现代武侠小说早期的艺术风貌。

平江不肖生本人，是真懂得武术的。现在的武侠小说家，大多数不会武术，包括金庸古龙梁羽生。而在旧派武侠小说作家中，确实有几个是懂得武术的。平江不肖生不仅懂武术，还出版过武术方面的著作。现在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概念、思想都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或者光大的。比如说，他把武功分为“内家”和“外家”——我们现在讲的“内功”和“外功”。这在古代的武侠小说中是没有的，《水浒传》就没有这一套理论，李逵、林冲都没有讲怎么练“内功”、打坐、呼吸吐纳……都没有，上来就打。也就是说武功理论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细化了。另外，他的小说中把“家国之忧”、把近代以来的民族忧患意识加进去。比如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，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大刀王五和霍元甲，从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霍元甲的作品，霍元甲成为以后武侠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。在这里，他把“侠义”和“民族尊严”结合起来。他写了霍元甲打擂，打败了外国大力士；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故事简单解说成弘扬民族精神。他通过霍元甲的口说：我打败几个外国人有什么了不

起！我一个人强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就强大。今天有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，喜欢写中国的武术家打败外国的武术家，以此来证明中国比外国强，这有时是一种阿Q精神。而霍元甲本身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。在“内功”和“外功”这个问题上，平江不肖生也通过霍元甲的武功，进行了精彩的论述。霍元甲虽然武功很高超，但是壮年就去世了；为什么很早就去世了，平江不肖生认为是“内功”练得不好；他说霍元甲的功夫都是很凶猛的“外功”，他在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很多“内功”高手——不轻易出来打架的。他评论“内功”和“外功”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他有两个比喻：一个比喻是，一个铁箱子，里面装的都是玻璃，外面看上去坚固无比，怎么打这个铁箱子都不会坏的，但是里面的玻璃已经碎了。还有一个比喻是，一艘商船，上面放着大炮——这一炮放出去，固然能够把敌人的船打沉，但是自己的船也给震坏了。他说霍元甲的武功就是这样的，威猛无比，但是自己的五脏六腑没有练好——你这一拳打出去，固然把敌人伤得很厉害，但是自己的内脏也受了伤；天长日久，这些伤就积累下来，积劳成疾，成了不治之症。这些理论，后来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得到了系统的继承。我们可以看到金庸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论述，比如说谢逊的“七伤拳”就是这样，要想伤人先伤自己；每打一次敌人，自己就受一次伤。还有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神医胡青牛的理论，都和这个是有关系的。这是在平江不肖生那里开创的，所以平江不肖生的武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。

赵焕亭是河北人，他在武学理论上也和平江不肖生一样，强调“内力”、强调“罡气”，总之是强调人内在的修养能够作为“外功”的基础。赵焕亭还有一个功绩，就是他为所有的这些搏击腾挪修炼的技术取了一个统称，叫做“武功”。我们今天说“武功”这个词的意思，不是古已有之的。古代也有“武功”这个词，是指一个人、一个统治者在军事方面的成就，说他的“文治武功”。比如说乾隆有十大“武功”，不是说他有十项打人的技术，是说他“平新疆”、“平西藏”、“平尼泊尔”……说他有十次功劳而已。到了赵

焕亭这里，他把技击、打坐、轻功、暗器等所有这些加起来，叫作“武功”，今天成了我们谈论武侠的核心术语。现在世界上统称为“功夫”，还成了一个英语词，成为一个世界通行的词。

“南向北赵”加上姚民哀，他们的武侠小说合起来，恢复了侠的自由精神。在晚清的时候，“侠”不自由，变成了朝廷鹰犬，所以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判。是他们把“侠”解放出来，所以武侠小说就变成了“现代”的了。他们发明了一批武学术语，采用了许多新式的技巧，从而促进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化，使武侠小说渐渐成为通俗小说的主力之一。新文化运动之后，新文学界不断地批判通俗小说，在理论上通俗小说是辩论不过新文学的，只有靠自己的创作实绩、靠自己的市场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武侠小说为通俗小说撑起了半个天下。新文学尽管进步、先锋，但大半个市场是被通俗小说占领着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四万万中国人，有一万万去读鲁迅的小说，中国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正因为鲁迅的小说印出来，只能卖两三千本，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个数。四万万人民有几千人读鲁迅，没有太大的作用，读者都是知识分子，我写了你看，你写了我看。而通俗小说一印就是几万、几十万，这才是威力巨大的。

武侠小说发展到30年代的时候，姚民哀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庞大的系列，叫做“会党武侠小说”——就是专门写帮会、党派。今天的武侠小说，已经离不开这种题材了，一写就是什么帮、什么派，这是从姚民哀那里奠基的。这样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，因为从明清两朝，特别是从民国以来，中国民间的社会团体特别发达。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都和这些帮会有关系，同盟会、国民党、共产党，都和这些民间团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们共同参与了中国走向近代、走向现代化的过程。而姚民哀就把这些武侠传奇和帮派历史结合起来，既增加了神秘性，又增加了纪实性。本来这些帮派里的规矩、语言都是内部的黑幕，社会上的人是不知道的；慢慢通过武侠小说流传开来，进入日常的语言，所以我们这些日常的人也学

会了很多黑社会的切口，比如说把眼睛叫“招子”，把撤退叫“扯呼”，这都是从武侠小说来的，本来这都是黑社会内部的秘密。姚民哀还开创了一个新的写法，就是在不同的作品中让人物和情节互相照应。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到了另一篇作品中还有，在这里是第一号人物，在那里可能变成第五号人物了，互相提示。这样所有的小说合起来变成一个大的作品，互相连环起来，叫作“连环格”。这也对后来的武侠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比如金庸的小说中就有很多“连环格”：在这部小说里提到那部小说的人物，这样就使整个的创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到了30年代，又出现了与向、赵、姚齐名的一个人，叫做顾明道，他20年代末创作了一部小说，叫《荒江女侠》。这部小说在武侠小说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它把武侠和情爱融为一体。书中写了男女双侠，主人公方玉琴和岳剑秋，他们不仅是一对除暴安良的好搭档，而且在出生入死中经历了很多缠绵误会，最后琴剑和谐，结成美眷。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，是排斥女性的，《水浒传》一百单八将里面只有三个女的，其中两个形象都不太好，只有一丈青扈三娘形象比较好，而作者还把她嫁给矮脚虎王英了。一百单八将之外的女性，则多是反面形象，什么潘金莲、潘巧云、阎婆惜都是被杀的对象，都是用封建观念把她们写成淫娃荡妇。后来到了清朝，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些女侠，可这些女侠也是作为男侠的一些陪衬。所以，《荒江女侠》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，它首次写男女双侠共闯江湖，这分明体现出它的现代性来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其轰动程度直追《江湖奇侠传》，也被改编为13集电影和其他的许多艺术形式。顾明道是把爱国、武侠、言情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新的模式，从此之后作家们发现，把武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，是一条很好的路子，所以我们看现在的武侠一般都离不开言情了。本经典系列就选了顾明道的《草莽奇人传》，从中可以领略作者的风格。而金庸先生少时，便是读过顾明道的作品的。

还有一位武侠作家叫文公直，他是把武侠和历史结合起来，写

了“碧血丹心”系列。这个系列的主人公是明朝的忠臣于谦，写于谦保家卫国的忠烈精神，实际上是借古喻今，弘扬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精神，因为到了30年代，中国日益面临着日本侵略的危险。至此，我们可以看到武侠经过了多方面的融合，与帮会、与爱情、与侦探、与历史都结合起来了。所以说，向恺然、赵焕亭、顾明道、姚民哀、文公直这五个人就代表了旧派武侠小说前期的成就。我把他们命名为“旧派武侠前五家”。

旧派武侠小说到了后期，特别是40年代，出现了影响更大的五个人，学术界称为“北派五大家”，我把他们命名为“旧派武侠后五家”。其中最早成名的是还珠楼主，今天还有很多老“还珠迷”，提起来仍然津津乐道。还珠楼主原名叫做李寿民，四川人，自幼博览群书，佛教道教兼通，会气功和武术。他命运坎坷，经历传奇，是一个武侠小说方面的全才。从1932年开始，他在天津连载著名的武侠小说《蜀山剑侠传》。

《蜀山剑侠传》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武侠小说，按单部作品的影响来看，《蜀山剑侠传》超过金庸的任何一部小说，今天有些网络游戏都是从《蜀山剑侠传》那里获取灵感的。该作品一边连载，一边一册一册的出版，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，还没写完。写了多少字，很难统计。按照旧式排版，不分行不分段的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数下来，是五百多万字。如果按照现在的排版方式，分了行分了段排起来，大概就得有七八百万字了。假如说按照古龙的写法，一句话一行，一句话一段，那就不知道多少字了。这是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，而且还没有写完。此书把神话、志怪、剑仙、武侠结合为一体，写出一个宏伟的艺术世界来。书中的剑仙是无所不能的，几乎超出了《西游记》的境界，他们可以操纵人的生死——他们拿的武器都是类似现代高科技的法宝：什么东西一发光，可能大海就煮沸了；一掌打过去，可能喜马拉雅山的雪也会融化——所以批评者说，完全是荒诞不经。但他写的是一个神话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合乎自己的逻辑的。

小说创作的背景，是针对着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中国被侵略、国土沦丧的事实。还珠楼主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正义感的人。华北沦陷后，由于他很有名气（周作人当时作了汉奸），有人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；他拒绝不做，后来就被抓到监狱里面，拷打折磨了七十多天，据说武功都给打废了，所以他出来之后就更加痛恨侵略者。在写《蜀山剑侠传》的时候，充满了对邪魔歪道的憎恨。他最喜欢写正邪两道的斗法，突出邪不压正的观念。书中的风光描写、知识描写的精彩，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。后来的梁羽生、古龙等人，都从还珠楼主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教益。包括金庸笔下的若干武功，也是直接从还珠楼主那里拿来的，例如“蛤蟆功”和黄药师、黄蓉的一些武功，就是还珠楼主写过的。

本经典系列所收《蜀山剑侠新传》，亦为还珠楼主的著名佳作。还珠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“连环格”系列，可以看做是一个浩大无比的“蜀山”文化工程。虽然作为主干的《蜀山剑侠传》没有写完，但是其他这些前传后传外传旁传，五花八门地读起来，也别有风味，引人入胜。

还珠楼主之外还有几人很著名，一个是白羽（宫白羽），他的成名作是《十二金钱镖》，当时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，号称“家家谈钱镖”。白羽的代表作是《偷拳》，写的是太极拳的杨派创始人杨露蝉的故事。杨露蝉痴心学武，不是碰壁就是受骗，后来他装成哑巴乞丐，在陈氏掌门家中做仆人，偷偷学艺，终于感动了师父，得到真传，后来成为一代宗师。白羽的武侠小说具有明显的“反武侠”意味，他和还珠楼主正好相反，他写的人物不但不神奇，都是普通人，而且很懦弱很世故；他们除了会一点武术外，经常胸无大志、丢乖出丑。这反映出白羽的一个思想：武侠不能救国。白羽年青时代追随过鲁迅，是鲁迅的学生，受新文学观念影响很大。他的小说，是对社会道义沦丧、侠义不张的批判。比如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，两个侠客比武，其中一个已经失败了，胜利的这人拱手说：“承让！”这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情节。按

照江湖惯例，高手已经说承让了，低手就应该承认自己的失败，然后两人重归于好。可是白羽写的是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趁高手不注意，低手突然出招，把高手打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不讲道义的人获得胜利。白羽所写的正是我们社会的现实，前面讲的那种君子风度，恰恰是理想。所以，他的小说是具有社会反讽性的。另外，据说“武林”这个词是白羽发明的，以前有“江湖”、“绿林”，但是没有“武林”这个词。“武林”包括了好人、坏人，黑道、白道，这是白羽的发明。

还珠、白羽之外，第三位重要作家是郑证因，白羽的好朋友，天津人。以往学界重视不够，本经典系列收其作品《七剑下辽东》。郑证因的武侠小说以刚猛见长，基本没有男女情爱，也不写复杂的历史。他最著名的小说是《鹰爪王》，以此为核心形成一个“鹰爪”系列。郑证因的小说里，发明了很多奇怪的武功，还有很多江湖术语，他本人也会武术。郑证因的小说，以阳刚粗豪之气自成一家，但也吸收了赵焕亭、姚民哀、宫白羽的一些因素。喜欢纯粹武打风格的读者，会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更多的享受。

再一位重要的作家，是多年湮没无闻，现在重新著名的王度庐，就是《卧虎藏龙》的作者。我1994年读他的小说，就感觉此人了不得，他的小说成就相当高。我后来在韩国首先看到了李安拍的《卧虎藏龙》，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公映。我看后说，这个影片有可能获奥斯卡奖，果然后来获奥奖了。我还写了第一篇影评发表在韩国的《文化日报》上。王度庐的小说为什么具有高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深度呢？关键在于它也是受新文学的影响，王度庐早年也是到北大去旁听，到北京图书馆自学。他既写新文艺小说，也写通俗小说，早期还写过侦探小说。抗战爆发后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才写武侠，所以一出手水平就很高。他的代表作是五部书连起来，叫做“鹤铁五部作”：《鹤惊昆仑》、《宝剑金钗》、《剑气珠光》、《卧虎藏龙》、《铁骑银瓶》，五部作品合起来是一个系列。《卧虎藏龙》这部电影，是把其中两部作品的故事融汇到一

起。王度庐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，公认是“悲剧侠情”。他的小说，武功没什么神奇，重心在于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，而爱情往往是以悲剧结尾。在王度庐的笔下，对于爱情的探讨，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。很多言情小说写两个人相爱，往往受到什么阻碍、阻挠，因为有阻挠不能结合，或者战胜了阻挠就结合了。而王度庐的小说，直接把爱情放在你的面前，当没有人阻碍你的时候，你能够获得爱情的自由吗？不要找借口说谁阻碍你，没有阻碍，你们愿意相爱就相爱吧，这个时候你能驾驭人生的这只小船吗？在王度庐的笔下，爱情在仇恨、在侠义、在名利的面前往往是十分脆弱无力的；这个时候爱情露出它的真面目，恰恰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，人才发现自由是不存在的。这个时候可以发现，很多情人们对情其实是怀着深深的恐惧感的。人们追求爱情，可以很深情、很挚情，可是一旦爱情之梦即将实现的时候，主人公不是死了，就是走了，退缩了、拒绝了。侠客们舍弃了现实世界的所谓幸福，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。什么是“侠”？它的本质意义就是孤独和牺牲。“侠”一生是孤独的，渴望着知音，可是一旦有了知音，这个“侠”的意义就没有了。所以，王度庐的思想内涵是非常深的。在他的小说中，江小鹤最后是归隐，李慕白和俞秀莲终身压抑着真情，玉娇龙和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，这不能说是封建观念，而恰恰是现代意义上对爱情的追问：什么是“侠”，什么是“情”。

“北派五大家”最后一位叫朱贞木。他的小说已经和新派武侠小说接轨了，其创作不拘传统格式，经常使用新名词，讲究推理，又喜写多角恋爱。其代表作是《七杀碑》。本经典系列收入的《飞天神龙》（含《炼魂谷》、《艳魔岛》），可见一斑。朱贞木把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与写实风格的武功细节相结合，可以说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先声。学界有人将他的位置放在新派武侠的开端，但我以为还是应该视为民国旧派武侠的殿军，更为确当。

上述诸家外，还有其他一批武侠小说家，写了若干系列。比

如我们今天熟悉的“黄飞鸿系列”，就是在四十年代开始的，后来成了港台影视的一个重要题材。还有“方世玉系列”、“南少林系列”，也都很有影响。这些武侠小说直接开启了五、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。所以说旧派新派，本是一脉，江山代有才人出也。

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复兴的神圣天职，武侠精神的提倡，刻不容缓，希望我们不仅有旧派武侠、新派武侠的经典，更有新世纪的一代少侠破茧而出，光照未来。

编选说明

现代武侠小说肇始于民国时期。自1923年初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起，民国武侠小说创作即进入了持续近十年的空前繁荣阶段。这期间，不但“南向北赵”双雄对峙，分执南北武坛之牛耳，姚民哀、顾明道、文公直等亦有风格独特的重要作品问世。1932年后，以还珠楼主为领军人物的“北派五大家”，更是把民国武侠小说，从故事内容到表现形式，逐步推向了一个全面成熟的阶段，并对后来兴起的新武侠文学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应该指出，民国武侠小说的重要意义，不仅在于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，更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厚而独特的思想、文化价值。在民国重要武侠作家的小说中，不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立独行、扶危济困、惩恶扬善的侠义观念得到了充分体现，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突出了刚健之气、人格尊严和情感价值；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，更是把爱国观念、民族气节和社会正义，纳入到武侠小说的视野、主题之中。就审美属性而论，民国武侠小说中的上乘之作，亦有较高的文学价值，在语言运用、意境构造和故事叙述等方面，展现出了风格上的独特性和多样性，以及表达上的自如与纯熟。

考虑到尚有相当多的民国武侠小说佳作，建国后未曾再版，从中遴选出一部分堪称经典的作品，以简体字重排、发行，既便于广大读者欣赏到更多民国时期的武侠精品，也有利于民国武侠的文化传承，更是对呕心沥血创作这些作品的民国作家们的肯定和尊重，于是，我们编选了这套《民国武侠小说经典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遴选了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经典之作若干部，将在近期

陆续出版。编选原则是：一、以民国武侠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主，同时适当兼顾虽较少为世人提及，但其武侠小说创作达到较高水准的作家；二、风格多样，兼容并蓄。力图呈现出民国武侠小说争奇斗艳、异彩纷呈、璀璨夺目的繁荣景象；三、内容健康，可读性强，属于作者的代表作或主要作品，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；四、优先选择建国后内地从未再版的作品，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和感受；五、对于其全部或主要的武侠小说均已发行过简体字版的代表性作家，则从其脱销已久的主要作品中选择；六、注重入选本套丛书作品的完整性和独立性。凡是作家未完成的小说，一般不选。作家的多篇小说情节、内容前后衔接，联系紧密的，或全部入选，结集为一部出版，或一概不选；七、尽量控制每部作品的篇幅，过长或过短的较少收录；八、凡是小说的真伪存疑或有争议的，一律不选。

本丛书的编选、校读，均援用民国时期的原刊本。小说发行单行本前，曾在期刊上连载的，一般亦将期刊连载的文本作为校勘依据；作者本人对正文的注解，均以句内括号或句外括号形式，紧排在该处正文之后；原刊本中如有脱文或故事情节上的明显矛盾，需作提示的，则在该处正文后加方括号，以楷体字标明；有关小说原刊本版本的情况，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，则以脚注的形式注明；原刊本中一般的排印错讹或作者笔误，经多方引证、仔细核对后，予以更正；标点符号和段落，均按现代规范用法重标重排；为增加读者的阅读体验和阅读趣味，每部入选作品均配以插图。其中，原刊本即为绘图版的，原版插图均予以保留。

选入本套丛书的武侠小说，不但体现了作家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成就，而且反映了民国时期白话文的基本特点。校读、重排中，我们坚持尊重原作，力求保持作家个人的习惯用语和民国白话文遣词造句的风格、韵味，以便读者能对现代白话文动态的发展历程有一个生动、直观的感受。对于原作中那些当时习用、现已不常见的句式或字、词用法，如“工夫”通“功夫”，“气工”通“气功”，“发

见”通“发现”；将指示代词“那”、“那里”等亦作为疑问代词使用；在时间副词“一会”之后，往往不加表示儿化韵的“儿”字；有时以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指代复数；故事叙述中，往往整段、整页省略主语等，只要不至于引起歧义，均不作改动。其他诸如“这们”、“借镜”、“计画”、“宝爱”一类的词汇，今日虽少再用，但并不为错，也尽量不改。

由于民国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，本丛书的个别作品，可能在具体情节的叙述、描写中，表现出作家与今世不同的思想倾向。相信读者阅读时会注意分析、鉴别。

于学松

2012年2月12日

江湖小侠传

序

赵苕狂[1]

不肖生之《江湖奇侠传》，既弥脍炙人口矣。第以所述成人之事为多，则更有以续草《江湖小侠传》为请者。不肖生笑曰："奇花初胎，是为小侠。笔墨宣述，怀之久矣。会当努力一成之！"

比既告成，乃以相授，并郑重语余曰："本书与《江湖奇侠传》性质虽略同，而为旨乃大异。《奇侠传》重在一奇字，故所写都为剑客之异事、大侠之奇行；本书则以轻灵剽疾为归，处处为小侠留身分，亦处处不欲脱小侠本色也。明乎此，始能读《奇侠传》与本书。子亦能为我一转语读者乎？"

余曰："善！因为揭橥于此。虽然，余于此窃有所感矣。当余

---

[1] 赵苕狂（1892-1953）：名泽霖，字雨苍，笔名苕狂，别号忆凤楼主，浙江湖州人。民国时期著名编辑，亦著有武侠、言情、侦探等类小说多种。

序《江湖奇侠传》时，已叹光阴虚掷，百不如人，弥兴哀乐中年之感。今则裘葛三易，而余精神更日衰，四十未至，老境已臻。对此龙骧虎步之小侠，不更将怀惭无地乎！

是为序。

民国十四年仲夏，苕狂序于忆凤楼。

目　录

第一回

白马河边争传绝技
乌鸦山畔欣睹旧家

话说中华民国二年的春天，不肖生在湖南常德府经营一种普通商人都不注意的商业。经营的是甚么呢?

原来湖南岳州府有一个民国元年新设的制革厂。那制革厂因在岳州，就取名叫做洞庭制革厂。制革厂自然制造的是皮革，只是制造这种皮革，必少不得的一种材料，就是栗树皮。这栗树皮在湖南，虽是一种极寻常的东西，但是要成吨地收买起来，却不容易。因为湖南中路的森林最茂盛，栗树不是一种四季不落叶的树，人家十九拿它栽培起来，围护庄院。取其枝叶繁密，青翠可爱。谁也不肯将它的皮剥下来发卖。中路二十七县的山上，占势力的是一种松树，此外就是杉树。栗树的势力小得很，就中惟有常德栗树尚多。

不肖生便到常德，专一收买这种树皮。只因这种贸易，在常德没人经营过，无经纪人可找，只得亲自到四乡去找农人交涉。久而久之，常德四乡的农人，认识的很不少了。

在白马河附近，有一个大村落。那村落里面，有一百二三十户人家。全是姓朱的，没第二姓。这一百二三十户人家，虽然门户各别，各有各的家庭，各有各的生活，但是有一种组织，在精神上，联络得成一个极大的家庭。

白马河左边，有一座山，乡人叫它为乌鸦山。那山不很高，从山脚到山顶，最高之处，也不过三里。山势却绵长得很，左弯右曲，高高低低的，包围了二十多方里良田渥壤在里面。朱家的房屋，便完全靠着这乌鸦山接连建筑。山内二十多方里的良田，外姓人不过占了山口处十分之三，里面也全是朱家的产业。朱家在这山

里，住了五百余年，不曾迁徙过。男丁大半是务农生活；读书发迹，在外做官的，也有几十人。

不肖生在长沙的时候，就曾听得人说，常德有个朱宝诚，武艺好得了不得，剑术更是不传外人的看家本领。及到了常德，脑筋里便想起朱宝诚这个名字来。一向人打听，谁知朱宝诚就是乌鸦山朱家的家长，年纪已有五十多岁了。常德人无人不知道他，并无人不恭敬他。

不肖生生性喜欢武艺，而剑术这门学问，又从来不曾遇过会的人。日本所谓剑术，不待说是完全没有一顾的价值。刀与剑，日本人尚分别不清，抵死拿着一面开口的刀，说是宝剑；又拿着匕首当剑，两人戴着鬼脸壳，横砍直斫，那里能算它是剑术？就是中国的武术家，也都是拿着舞单刀或舞单鞭的手法，来舞单剑；拿着舞双刀或舞双锏的手法，来舞双剑。至于真正的剑法，绝不曾见过会的。既是听得朱宝诚会剑，且是家传的绝技，而不肖生又已到了常德，离朱家不过五六十里路，怎能禁得住这一片好奇之心，不去见识见识呢？

那时正是五月中旬，天气已很炎热。遂向朋友处借了一匹很壮健的走马，早一日问明了路径。这日天才黎明，只等城门一开，即出城向白马河进发。在途中休息一次。果是一匹好马，到白马河才八点钟。六点钟出城，五十多里路，只两小时就到了。

过河问乌鸦山朱家，乡人指着一带树木青葱的山道："随着那山下的道路向东走去，绕过山嘴，便是朱家了。"不肖生即整理了身上的衣服，拍去了一身灰尘，据鞍上马，照着乡人指引的道路，缓缓走去，一面在马上观览四周景物。

才走了约两里多路，陡见前面一座高山，仿佛挡住了去路。相离不过三百步远近，一望分明。山脚下绕着一条小河，并无道路。顿时心中疑惑：莫是乡人有意和外乡人开玩笑，指引上这一条绝道上来么？转念一想，那指路的人，很像是一个诚实的农夫，料不至拿人作耍。一时心中正在胡想，眼望着对面的山，一



步一步的，向跟前逼近过来。猛觉得马蹄一转，身躯几乎偏倒下马来。只道是马失了蹄，连忙将腿一紧，把缰向上提了一提。谁知那马却误会了意思，以为是要快走，两耳一竖，扬鬃鼓鬣地向前急走起来。不肖生再抬头看对面的山时，已是不见了。但见一望无涯的，尽是稻田。碧绿的禾苗都在平原中，没有高下，看不出田塍来。只有那悠悠的南风，吹在禾苗上，一起一伏，如波浪一般，就仿佛与身在大海中看远来的波涛相似。只不住心里又疑惑起来：怎的明明看见一座很高的山拦住了去路，只马蹄一转，就变成了一个这般的所在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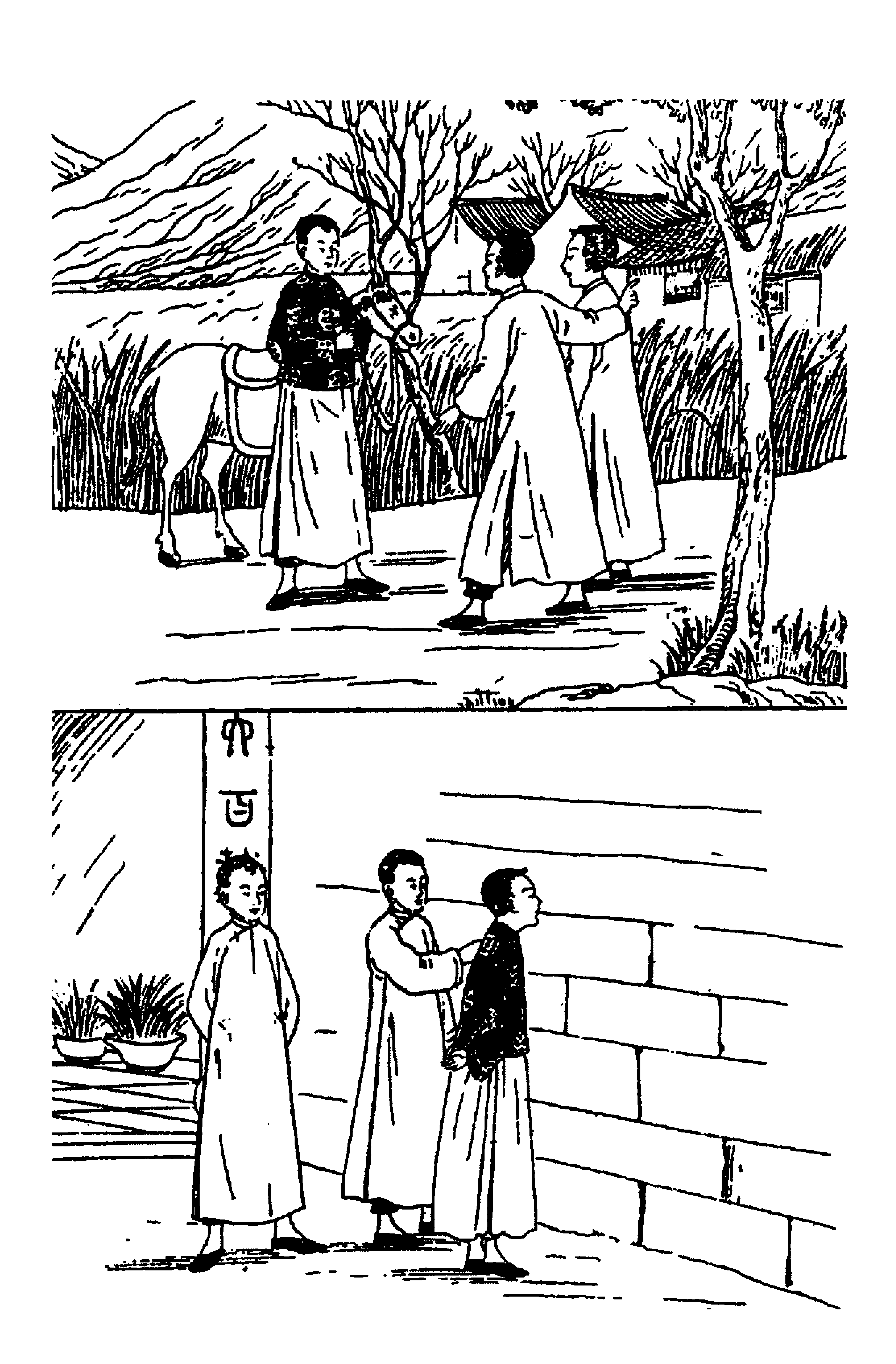
立时将马勒住，回头一看，才从恍然里面钻出一个大悟来。原来那座高山，便是对面的山嘴，走这边山嘴一转，就进了村口。这座乌鸦山，天然是这个村落的城墙，团团围住，只有一个山口做出入的要道。在山口外面，看不见里面的村落；在村落里面，更看不见山口。当时，不肖生见了这种好地方，不觉失声道好。

向前行了半里多路，才见有人家。房屋都很矮小，三五间一处，靠着山下，并不联络。又走了约半里，便远远地望见前面山脚下，一片房屋连绵不断，和个大市集一般。料想朱宝诚的家，必在那一片房子里面了。

正紧了一紧缰，向前疾走，忽迎面来了两个年纪都在三十左右的人，身上的衣服虽很朴素，面上却都显出些书卷气来。令人一望就知道是两个读书人。那两人见了不肖生，即停步，用眼向不肖生打量。马到切近，两人同时拱手问道："先生贵姓？从那里来？到敝处找谁呢？"

不肖生连忙跳下马，说了姓名，以及拜访朱宝诚先生的话，并问两人的姓名。两人很客气。一个年纪稍大的答道："先生想会的，便是家父。"随用手指着旁边这个道："这是舍弟，名缙卿。我贱名国卿，寒舍就在前面不远。请先生上马，我兄弟当引道前行。"说着，复拱手要不肖生上马。

不肖生自不能不客气一点，即牵着马同行。一会儿，到了那像



市镇的地方。果有许多商店。那些商店的规模，和常德城里不差甚么。据朱国卿说，都是朱家一家人开设的。周围四五十里的人，都来这里买货物。因白马河的水路便当，虽在乡村之中，生意却不冷落。加之朱家通族的人没有欺诈狡猾的，买卖都十分诚实，所以能与常德府城的生意竞争。不肖生看了那些店家的情形，很相信朱国卿的话不是无根据的。

经过了二三十家店面，道路忽转向右边山凹里。弯弯曲曲的，作斜坡形一个很大的庄院，建在半山之中。那庄院的砖瓦颜色虽十分陈旧，却也雄壮到十分。围着庄院左右及后方的，全是合抱不交的参天古木。只有前面大门口，是一个极大的草坪，没有树木。草坪南首，竖着两条系马的木桩，地下两个上马的石蹋凳，再有几个练武的方石，及绝大的仙人担（贯二石饼于竹木之两端，用以练力者），都埋在草内，大约至少也有十来年，不经人手去挪移它了。

朱缙卿连忙过来接了缰索，拴在那系马桩上。朱国卿引不肖生进了大门。远望二门上，悬了一幅朱漆金字篆书的对联，上写“敝庐六百载，高堂八千春”十个斗大的金字。朱国卿指着二门的墙说道：“这三扇墙还是南宋时遗留下来的，以外也有元朝的，也有明朝的，也有清初的。在常德没有比舍间再年代久远的房子了。”

不肖生一面点头应是，一面走近那墙跟前，看墙上虽是用白粉糊了，却因糊得很薄，能看得出砖砌的痕来。那砖每块足有一尺三寸长、四寸来厚，简直就是和上海、香港建筑高大洋房的红砖一般，比城墙砖还要长大一倍。怪不得能支持五六百年之久。近数十年来，内地建造房屋的砖，十口只怕还抵不了这一口。朱国卿即不说是南宋时遗留下来的，不肖生也能断定不是明清之物。

朱国卿又道：“这幅对联，是光绪庚子年（即二十六年）家祖母八十岁寿期，家大伯写的。家祖母今年九十三岁了。”

不肖生听了，心中不觉很诧异。怎么古老人物，都聚在一块儿

了？但是心里虽然诧异，却很高兴这回算不白辛苦，得见着这们古的房屋，又能遇着这们年老有福的人。便不见朱宝诚的剑术，也很值得了。不知朱家的剑术究竟如何，不肖生能不能瞧见朱家的剑术？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本书与《江湖奇侠传》虽同出不肖生一人之手，性质亦略复相同。然其描写之点则大异。奇侠传以雄奇为主，所写者为当世剑侠之异事。本书以活泼为尚，所写者，为一般小侠之豪情。读奇侠传，如闻虎啸深山、龙吟大泽；读本书，如见日出东海、花发南枝。明乎此，始可读奇侠传与本书。

一部洋洋十万余言之大著作，颇苦不知从何说起。因以乌鸦山朱家为之引，此提纲挈领法也，非善为文章者莫能办。

乌鸦山朱家，确为乔家世家，“敝庐六百载，高堂八千春”一联，语气又何其阔大哉！

第二回

论剑术畅谈家数
观奇传别具会心

话说朱国卿把不肖生引到一间书房里坐下，即抽身进里面去了。

不肖生看那书房中陈设，当窗一张楠木长条桌的上面，就放着一方硕大无朋的砚池，和一个用竹根雕成的笔筒。笔筒内插着十来支大小的毛笔；靠墙摆着四把楠木靠椅、两个茶几；壁上并没有悬挂甚么字画，却挂着一把四尺多长的兵器。形式像剑，比寻常用的剑足长过一倍。捏手的所在，系着两条手指粗细的丝绦。心中暗想：那有这们长的剑？然照形式看来，不分明是一把剑吗？正打算趁着没人，取下来见识见识，忽听得外面脚声响，只得仍坐着不动。

脚声渐响渐近，门帘起处，进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。身穿八团花宝蓝纱衫，上罩一件玄青团花纱马褂。生得浓眉巨眼，神采惊人。嘴边并没有留须，望去不过四十来岁的年纪。笑容满面的，向不肖生抱拳说道："兄弟便是朱宝诚。劳先生远道来访，失迎得很！"那说话的声音，十分嘹亮，一听就知道，那声音是从丹田中发出的。不由得心中发生一种敬爱之念。随即答礼，客气了几句，彼此坐下来攀谈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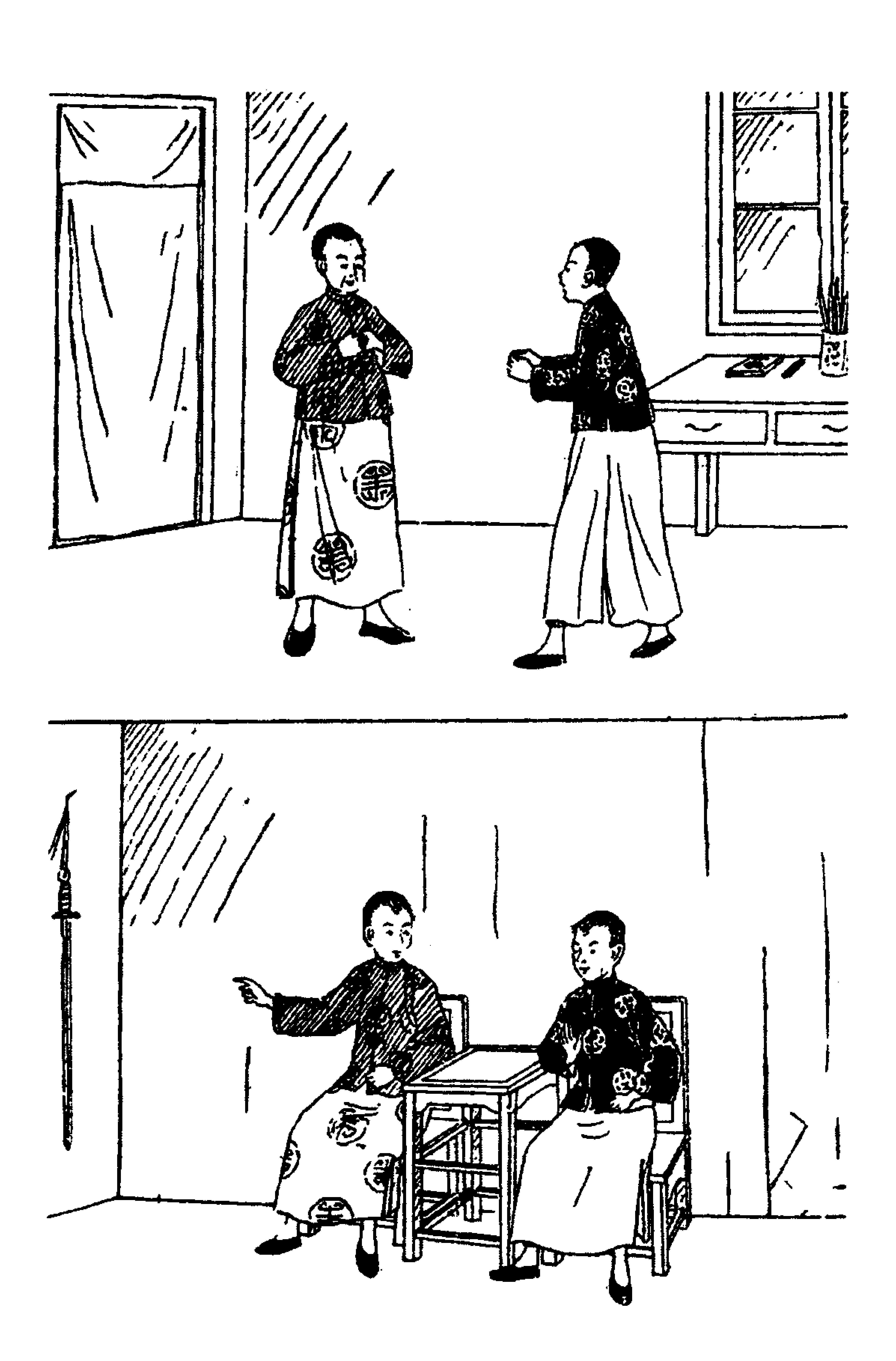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次攀谈，不肖生得的益处却不少。才知道挂在壁上的那四尺多长的兵器，竟是一把剑！据朱宝诚说，这还是短的，极长的有八尺，在临阵时才用。古人身上佩带的，不过三尺，只能作防身用，不能上阵。现在一般人用的，都在二尺以内，不是剑，是匕首。剑尖在一尺以内，便逐渐尖削起来；匕首尖削在一寸以内，和匕的头子一般，所以名叫匕首。这剑四尺五寸，是因为小儿辈没力气，使不动八尺的长剑，特铸这们短的，给他们使着玩耍。

不肖生在朱家住了七日，看朱宝诚使了一次剑，朱国卿兄弟每人使了一次。不肖生心中很疑惑：从来各种小说中，凡是写人舞剑，不是说舞得一团白光，便是说甚么兔起鹘落，甚么如风飘瑞雪；怎的朱家这种剑法，和那些小说上称赞的，一些儿也不像呢？不但没一手盘旋飞剑的，并且有时呆呆地立着，两眼望着剑尖，出了神似的，动也不动一动。就是动的时候，手足也都迂缓得一下是一下，不相联贯。他父子没动手演的时候，不肖生早已准备了几个“好”字，含在口里，等演时叫出来，助他们的兴。及至三人都演完了，一个“好”字都不曾叫得出口。非是眼界高，实在是看不懂，不知“好”字应从那里叫起。若一味瞎叫，反显得强不知以为知，更惹他们笑话。不如索性不开口。

三人演完了，朱宝诚拱手说：“见笑！”

不肖生只得老着脸说道：“我平生不曾见过使剑的，先生的剑法，我实在是莫测高深。还望先生念我来意之诚恳，不吝珠玉，将这剑法的奥妙赐教一二。”不肖生说这话，是疑心朱家的剑术，不肯传于外人，有意胡乱使出这些莫名其妙的手法，拿来搪塞，免得外人剽窃。

朱宝诚似乎看出来了不肖生的意思，即笑着答道：“世间没有不肯传人的武艺，也没有甚么秘密不能给人知道的武艺。都是因为世俗教师，自己没真实本领教徒弟，却又想骗徒弟的钱，便装出有许多秘密手法，不肯轻易传人的样子来。但又故意露出些意思，使徒弟去将就他、拜求他，他仍装模作样。及至末了，多许他几十串钱，他就拣一两下比从前教的略为直截些儿的手法，传给这个出钱多的徒弟，便算是秘传。其实算得甚么？我这剑法，要说是秘传罢，手手是秘传；要说平常罢，手手很平常。剑法便再好些，没有工夫，也是枉然。世间那有工夫能剽窃到手的？莫说工夫不能剽窃，就是法子也剽窃不了。这人一看即能剽窃，则他的工夫必然在我数倍以上。工夫既在我之上，那里用得着再剽窃我的呢？即是和我差不多的工夫，他若不与我同门，彼此也都剽窃不着；工夫在我



以下的人，是更不待说了。一手一手地剖析来教，尚且还得半年、三五个月，才能通晓法门，岂是一望就得成功的吗？舍间的剑术并非不传外人，只因外人没有肯来学的，所以不曾传得。”

不肖生点头问道：“适才见先生所演的剑法，其中奥妙之处，能赐教一二么？我平时虽不曾见过剑术，但每见小说中称赞舞剑的，总是说舞到好处，只见剑光不见人影，又说甚么连水都泼不进去。那些话，难道全是不在行的人，但凭理想说的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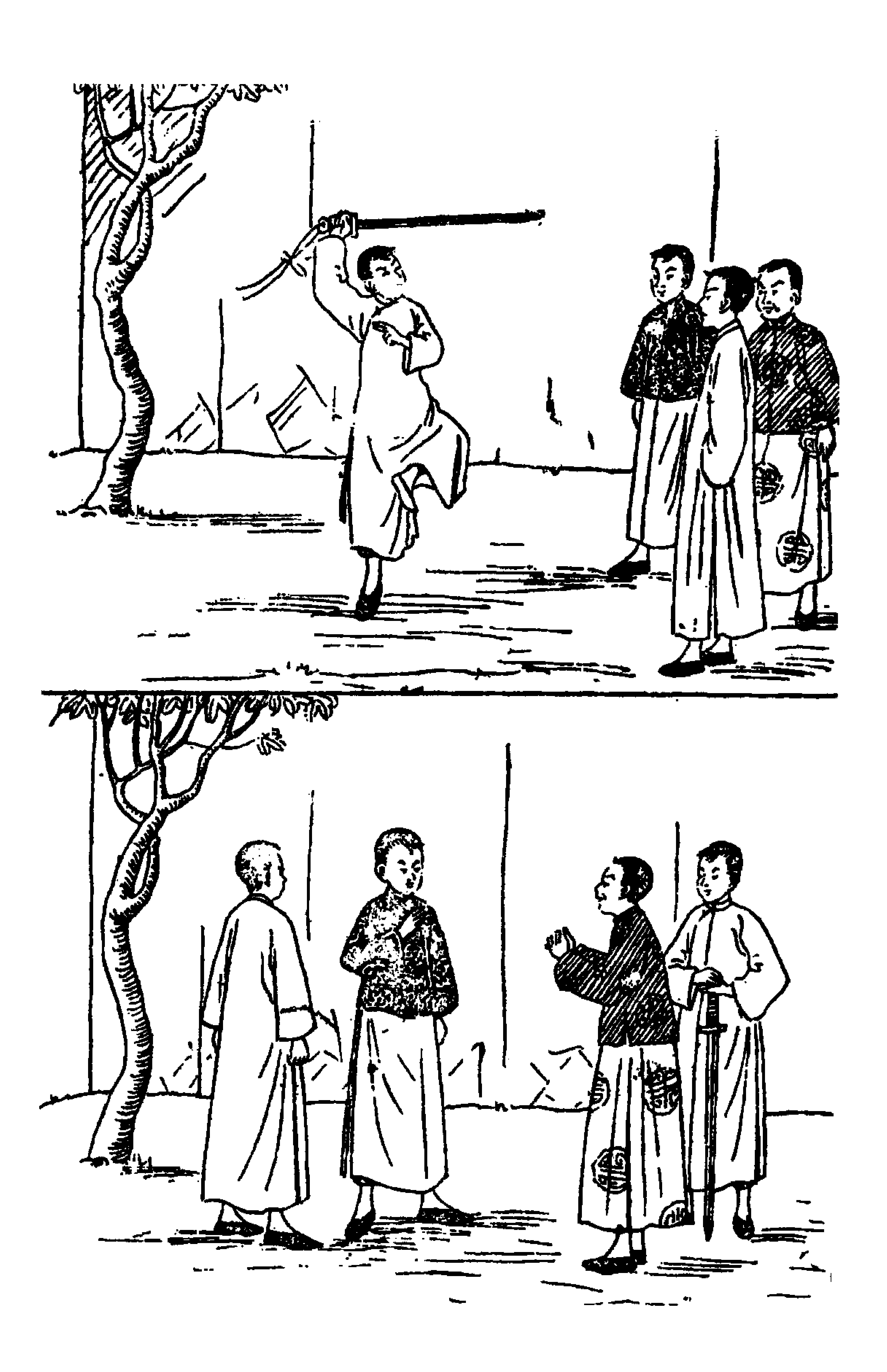
朱宝诚哈哈笑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并非不在行的人凭理想说的话。剑术的种类原来甚多，舞的是舞的剑法，击的是击的剑法。兄弟和小儿刚才使的，是击剑，不是舞剑。在剑术中，本分文武两派。舞剑是文派，击剑是武派。古时的文人女子，会舞剑的很多，会击剑的极少。舞剑一门，不过是古时歌舞中的一种，一般的也有许多手法，但用意不在刺人，只在好看。所以舞的时候，盘旋得异常迅速，剑光人影，上下翻飞。舞到极快的时候，是能如小说上面所说的，只见剑，不见人。至于泼水不进的话，就只怕是做文章的人，极力形容其快罢了。舞剑无须乎学，练过把势的人，都能一看就会。”

不肖生问道：“会舞剑的，也有用处没有呢？”

朱宝诚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用处却难说。古时每有舞剑侑酒的。于今宴会上侑酒，都改了叫班子里的姑娘们唱几句曲子；古时文人多借舞剑运动身体，舒畅筋络；于今的文人，也都改了，用甚么柔软体操。以外却不知道更有甚么用处。兄弟不曾学过舞剑，大概还有用处，非我浅学的人所能理会。击剑与舞剑，用意既是不同，手法自然也有很大的分别。先生拿着小说上写舞剑的情形，来看击剑，那如何看得上眼呢？”

不肖生见朱宝诚说出怎么看得上眼的话来，心中很觉得惭愧，翻悔自己不应拿小说上写舞剑的话来说，以致他多心，说看不上眼。即时想用话声辩。忽一转念：“我素来是拙于言词的人，倘若声辩的不得法，益发使人不快。”

一时心和口正在来回的商量，朱宝诚已接着说道：“击剑一



门，不但在今时研究的极少，便是古时，用剑的也不如用戈、矛的多。因为剑是各种兵器之主，剑的本身，原已极难使用，而临阵又不能用它招架敌人的兵器，所以一般人都不大肯用它。近时枪炮发明了，连用戈矛的都没有了，更向那里去找用剑的来？兄弟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莫说先生不曾见过的，看不懂舍间的剑法，便是那些小说上写的会舞剑的人，也决不知道我的剑是怎么一回事。舍间的剑法，来源远得很。六十年前，通中国有两家会这剑的；六十年后，就只舍间一家了。前年，有朋友从广西来，说都安有个土司官会击剑，剑法和舍间的一样。兄弟禀知家慈。家慈很有些疑心，将六十年前的事，如此这般的说给兄弟听，命兄弟立刻到广西都安去拜访那位会击剑的土司官。兄弟一到都安，才知道那位土司官正是家慈疑心推测的人。于是舍间的剑术，分一枝到广西去了。”

不肖生听了朱宝诚所述六十年前的事，不觉惊得目瞪口呆。若不是亲耳听得朱宝诚所说，亲眼看见朱宝诚的母亲，也断不相信，果有这们一回事。至于事实如何，且听下回书中，从头细写出来，供阅者诸君的研究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未见击剑之前，先细写剑之形式。此虽为题中应有之义，而著者好整以暇之态，亦于此可见一斑。

剑与匕首完全不同，今人每不知之，辄谈匕首即剑，读此节当可恍然大悟矣。此非所谓“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欤？

今人之为小说，其写剑也，不曰“兔起鹘落”，即曰“电掣风翻，一若非此，不足以尽剑术之奇者。盍取而一读此节，当始审其见闻之陋，而知剑术之中，固有击剑舞剑之分矣。

舞剑仅以侑酒，不知其他，快人快语！我欲为之浮一大白。然为善舞剑者闻之，不知又将何若。

一见即能将人之绝技剽窃而去者，其人必有绝高深之工夫，即亦何待于剽窃？此数语实为至理名言，愿读者其毋忽诸！

第三回

三年学艺宝剑随身
一旦成行长甲护体

这回书须从朱宝诚的祖父说起。

朱宝诚的祖父，官名一个沛字，号叫若霖。以大挑知县，在陕西做了十多年知县官。咸丰元年，升了西安府知府。朱若霖为人极精干，膝下生了三个儿子。一、二都在襁褓中死了。只有第三个儿子名岳，字镇岳。生小即颖悟绝伦。十二三岁时，文学便很有了根底。每有一篇诗文出来，不到几日即传遍长安。

一日，朱镇岳的母亲魏氏，带着朱镇岳到东门报恩寺进香。报恩寺的长老雪门和尚一见朱镇岳，就仿佛如见了甚么奇珍异宝一般。不住地用两只老眼在朱镇岳身上打量。末后合掌向魏氏说道："公子和老衲有缘，求夫人将公子舍在老衲跟前三年，必能于公子身上有很多的益处。"

魏氏一听这话，不由得心里气忿，脸上便露出不高兴的神情来，答道："我夫妇的年纪合起来差不多一百岁了，就只这一个儿子，老和尚不是不知道，怎会说出将他舍了的话来呢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老衲不是说要夫人将公子舍了，三年后仍得将公子交还夫人。不但于公子身上有极大的益处，便是于老爷、夫人身上，也有多大的好处。三年的光阴容易过去。"

魏氏不待和尚说完，即连连摇手道："这话不用提了，莫说三年，三日也不行！"

雪门和尚道："夫人今日不短舍，只怕将来要长舍呢。老衲方外人，以慈悲为本，难道对公子还有恶意吗？"

魏氏也不答话，进好了香，便带着朱镇岳上轿，回衙门去了。

气忿忿地将话告知朱若霖。朱若霖毕竟是个精明人，听了问道："你问他为甚么要舍在他跟前的话没有呢？"

魏氏道："谁高兴问他？无论他为的甚么，要把我的儿子舍给和尚总是不行的！"

朱若霖笑道："话不能这们说。雪门和尚的为人，我很听人说过，是个极有道行的和尚。虽是个方外人，却干过几件救困扶危的事。并且他在报恩寺当主持也当了十多年了。从来不曾有人说他做过不法的事。他说要把岳儿舍给他三年，必有点道理在内。可惜你只顾一时气忿，也不问问他。"

魏氏不悦道："你把儿子看得轻，你去生儿子舍给和尚，我自己生下来的儿子，只这一个，是很宝贝的。一刻也不许离开我。"

朱若霖哈哈笑道："你生的儿子不肯舍掉，叫我到那里再生个儿子来舍呢？不用气罢。我也不过是这们闲谈，谁也不肯将自己的儿子给一个和尚去鬼混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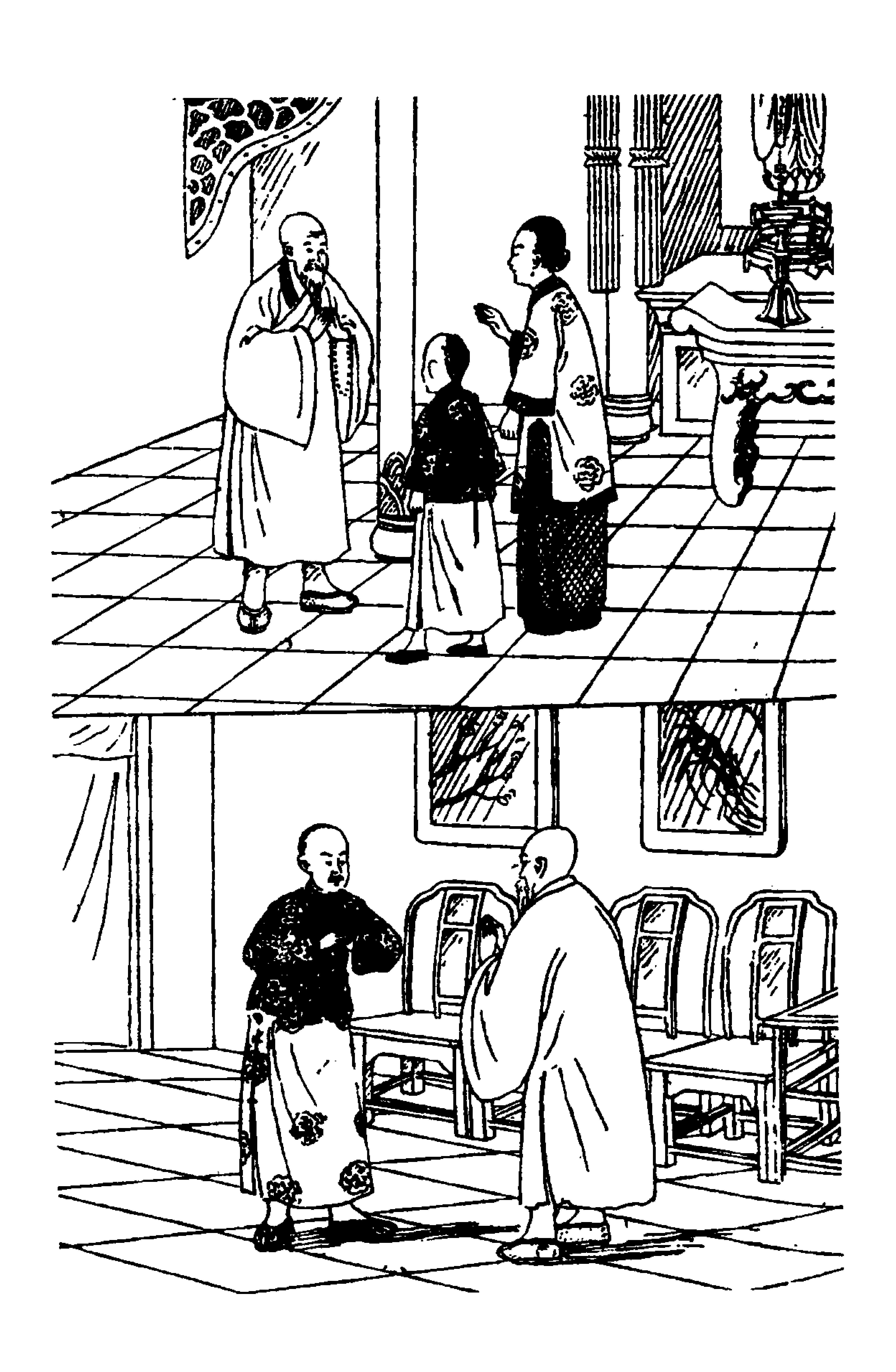
次日，朱若霖正和魏氏闲谈，忽门房传报，雪门和尚来拜。朱若霖笑道："这老和尚认真要我施舍爱子了。"

魏氏道："老爷犯不着去见他，他是个出家人，公然出入官衙，已是不安分。老爷去见他，只怕于官声有碍。"

朱若霖摇头道："这个和尚素来不是出入官衙、不安分的人，见见他不要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胡乱把儿子舍给和尚。"随说随走入客厅。

朱若霖虽不曾和雪门和尚见过面，心目中却早认定雪门和尚是个有道德的高僧。来到客厅中，只见一个身高六尺以外的老和尚，须眉白得如银似雪，手腕上悬着一串念珠，合掌立在下面，真是一个活泼泼的知觉罗汉！朱若霖不由得发生一种敬爱之心，趋前拱手让坐。

和尚开口说道："老爷今日肯见和尚，即是与和尚有缘。和尚在风尘中物色三十余年，实不曾见有如公子这般有夙慧的人。昨日



一见之下，和尚心里实在有些放他不过。当今天下大乱（当时人心目中，只知有中国，中国大乱即谓天下大乱），专读书不懂武事的人，不但不能替朝廷出力，并且不能自保身家。和尚有上可以卫国、下可以保家的技艺，非公子这般有夙慧的人，不能传授。只要专攻三年，必有大效。老爷爱公子，必望公子成个经天纬地的人物，这机缘不可错过。”

朱若霖想了一想，问道：“师傅教小儿去报恩寺住着，学习三年么？”和尚点头道：“虽是在报恩寺住着，与府衙相近，却不能时常回来。除三节两寿期可令公子回府，尽人子之礼外，不宜出寺门一步，致荒废学业。”朱若霖听了，忽然立起身来，向和尚深深作了一个揖道：“我即将小儿交给师傅了，听凭师傅教训，我不过问。”和尚也起身合掌答礼。

朱若霖随入内室，用了无数言语向魏氏解释。魏氏虽不愿意，但因府衙离报恩寺不远，见面容易，并且儿子不能和女儿一样，终年关在闺房里，总得有出外就学的时候，遂也说不出不肯的话来。从此，朱镇岳就在报恩寺，跟着雪门和尚学卫国保家的技艺去了。

朱镇岳跟着雪门和尚到报恩寺，雪门和尚早已预备了一间静室给朱镇岳住。先教朱镇岳做了三个月内功，随后拿出一把檀木剑来，教朱镇岳击刺。寒暑不辍地练了三年，才拿出把三尺长的钢剑，给朱镇岳道：“你的工夫已经上身了。这把剑是我专炼了给你的。还不曾开口，剑口是须用剑的本人亲自磨开的，用时才能合手。明日的干支是庚申，正好磨剑。你今晚将身体沐浴干净，我书房里有座胆瓶，瓶内是龙泉井的水；你等到天一交子时，向西方叩齿四十九通，将磨剑咒语默念一遍；然后以剑蘸泉水向石鼓上，以意会神，以神摄气，磨一遍，试击一遍，以圆活称手为度。这剑我炼了十年，一百斤马蹄铁才炼成十两。加以十两乌金、十两银屑，才炼成这十五两重的

剑。虽不能与古时的莫邪、干将比锋利，然在今时，只怕遍中国也找不出第二把这们刚柔相济的剑来。”说时，随将磨剑的咒语传授了朱镇岳。

朱镇岳一一默记了。退后抽出那剑来一看，觉得比寻常用的檀木剑轻了几倍。剑锋约有二尺三四寸长，一面有两条血漕，一面只有一条血漕。虽是不曾开口，却青光耀目，望去已像是很锋利的样子。心中高兴，不觉展开手足，试击两下，耳边便闻得风声如裂帛一般。心中有些诧异，暗想：用了三年木剑，击刺起来虽也时常闻得风响，却不曾听过这们裂帛一般的声音，这剑果是可宝贵的东西。

朱镇岳心中正在疑惑，雪门和尚已背操着手，一步一步地闲踱进来。望着朱镇岳笑道："你正使的得劲，怎的忽然停了呢？"

朱镇岳提剑说道："弟子因闻得风声作怪，一时惊得停了手脚。"

雪门和尚哈哈笑道："你这时才知道我专给木剑你使的好处么？你使的木剑，最重的有十几斤。你能使得圆活自如，今一旦使这一斤多重的钢剑，自然比寻常要灵捷几倍，剑锋走的快几倍，破空的声音自然也跟着大几倍了。你此时试拿这剑，使出撒手刺的手法来看看，那脱手时的声音比响箭还大呢。"

朱镇岳问道："既是响声有这们大，那么敌人闻声躲闪，不是很容易的吗？"

雪门和尚大笑道："教敌人躲闪的了，还能算是剑术吗？你须知箭因有响声，容易躲闪，不能与剑作一例看承。箭的响声是由羽毛上发出来的，故响声虽大，速度却不曾快到十分。并且来势太远，所以躲闪不难。这剑术的撒手刺谈何容易！工夫不到绝顶，那能撒的出手？即出手又何能成声，岂是如射箭一般，无论甚么人都能射得呼呼的响吗？你想，剑锋能破空作响，须行得何等迅速。被杀的人，及至闻到响声，已是洞胸断颈了。莫说躲闪，能看得出剑

光的，这人的工夫就不差了。”朱镇岳这夜依着雪门和尚的话，将剑磨开了。

次日，雪门和尚教朱镇岳在大殿上当面使了一会，欣然笑道：“我的衣钵有了传人了！但是还须三个月工夫。你此刻就归府衙去，禀知父母说，我明日即带你出外游行。三个月后，便功行圆满了。”

朱镇岳问道：“师傅将带弟子游行些甚么所在呢？恐怕家父母要问，回答不出，两位老人不放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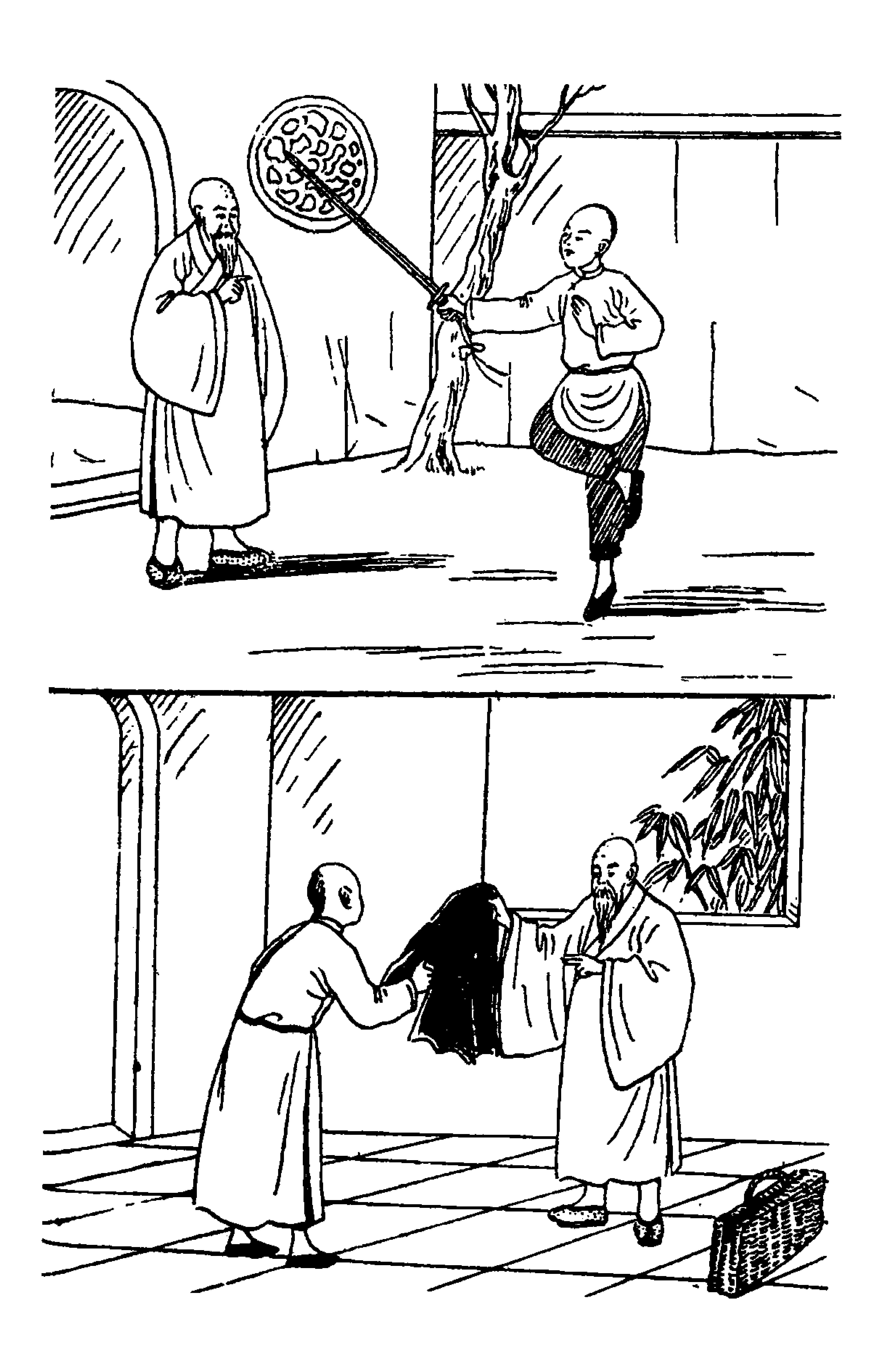
雪门和尚点头道：“你问的不差，但游行的所在，我也不能预定，大概不至出陕西境界。你对父母只说游大华山就得哪。”朱镇岳连声应是。回到府衙，将话禀知了朱若霖夫妇。魏氏因儿子离开惯了，此时虽听说要跟着师傅远游，却已不似三年前的难分难舍了。

朱镇岳自从进报恩寺以来，即不曾在府衙中住过一夜。因雪门和尚怕他住在家中，耽误了功课，所以总是限定时刻，不许久留。朱若霖也绝不姑息，有时还催着朱镇岳回报恩寺去。

朱镇岳归府衙禀明了言语，当日回报恩寺中。雪门和尚拿出一个小皮箧来，给朱镇岳道：“这皮箧里面，是我少时用的一副软甲、一副钢甲。于今我也用它不着了，传给你好生珍藏。不遇大敌时不必用，有它在身边，足抵一个好帮手。不要轻轻看过了。”说时，随手将皮箧揭开，取出那副软甲来。一手提着领口抖开来，像个很轻松的样子。朱镇岳见那颜色漆黑透亮，看不出是甚么材料制成的。伸手接过来，着手又轻又软。前胸后背鼓起来有一寸多厚，只是用力按去，不过三四分，也看不出里边塞的是甚么。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你可知道这幅软甲的好处么？”

朱镇岳道：“弟子并看不出是甚么东西制成的，怎能知道它的好处？”



雪门和尚道："表里都是从野蚕身上剖出丝来，织成片子，所以能伸能缩，经力最牢。海边的渔人，每用野蚕丝作钓大鱼的钓丝，一根单丝能钓百多斤的鱼。这种丝是极宝贵的。这里面塞的是极细的头发。将这甲悬在树上，尽管用鸟枪贯上丸子，向甲上打去，丸子都嵌在甲里，透不过去。刀剑是任凭如何锋利，决不能伤损它分毫。我为得这副甲，几乎送了性命。"

不知雪门和尚得这甲时，为何几乎送了性命？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雪门和尚与朱镇岳，殆有夙缘者，不则何以一见即欲录之门下？而朱镇岳亦幸而遇雪门和尚，得能传其绝艺，成为一代大侠；不则为禄蠹，为书呆。朱镇岳之所以为朱镇岳，亦正未可知耳。

朱若霖一闻雪门和尚之言，即肯以爱子托之，自是解人，非一般风尘俗吏可比。

写磨剑一节，曲尽个中之秘。所谓以意会神，以神摄气云云者，直于此道已三折肱矣。彼寻常一般小说家，又乌能知之耶？

剑响与箭响不同一段高论，亦能发人所未发，断非不知武术者所能道其只字。

朱镇岳既得宝剑，又得宝甲，踌躇满志，弥足自豪。我亦为之羡煞矣！入钢甲软甲事，所以开发下文。

第四回

轻身术飘风落叶
金钱镖打草惊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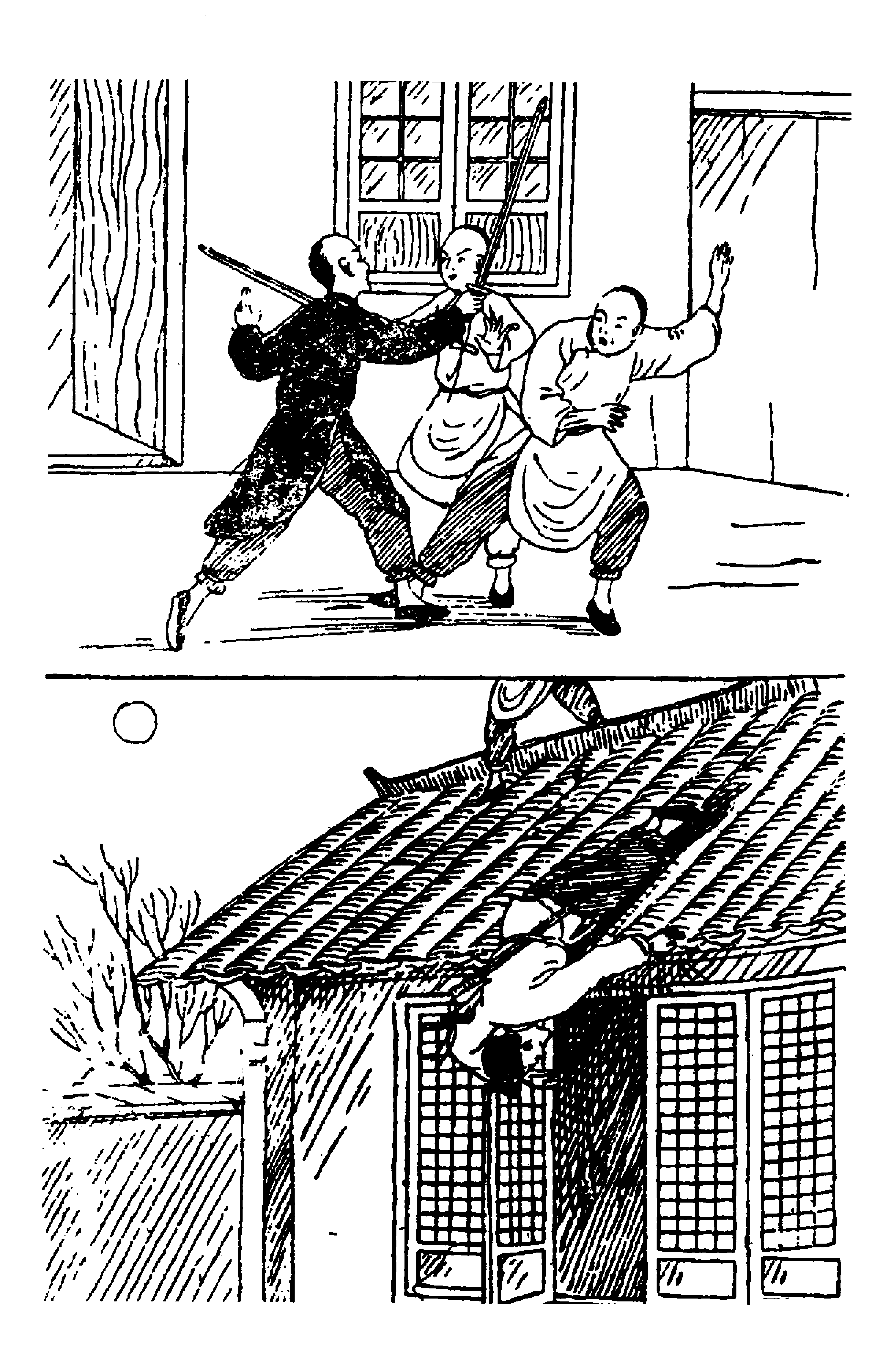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朱镇岳听了雪门和尚这番话，不禁诧异问道："师傅得这甲，怎的几乎送了性命呢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这副甲原是你祖师爷的。你祖师爷姓毕，讳南山，原籍是甘肃凉州人。只是从十二岁以后便辞了原籍，在外蒙二十多年，练就一身出神入化的本领。这副甲在祖师爷手中，费了将近十年的心力才制造成功。祖师爷教了三个徒弟，一个广西人，姓田，名广胜；一个江苏人，姓周，名发廷；第三个就是我了。周发廷的本领在我之上，田广胜和我是兄弟手，没有高低。但是祖师爷因周发廷心思太深，不及我和老田坦率，便不大喜欢周发廷。

"祖师爷临终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儿子，只得将平生应用的物件，分给我等三个徒弟。宝剑传给田广胜，这副软甲传给我。一葫芦丹药传给周发廷。周发廷心里想得软甲，见没传给他，已是不大愿意，只是敢怒不敢言。而祖师爷将丹药传给周发廷之后，背地又传给我和老田两人。周发廷知道，更是怒不可遏。只等祖师爷一咽了气，便仗着他本领高强，硬向我要借软甲应用。我知道他早已不怀好意。祖师爷将软甲传给我的时候，我随即穿在衣里，他向我借，我自然不能答应。他开口就骂祖师爷偏心，老田在旁听了不服，以大义责他，三言两语不合，他和老田先动起手来。我上前劝架，他猛不防向我迎头一剑，我来不及退避，只将头一偏，剑着肩上。幸得有软甲挡护，剑锋如斫在棉絮上一般。周发廷心里一惊，知道我已披上这软甲护身，不能伤损。他自己本领虽高，毕竟怕敌不了我和老田两个。当时跳出圈子，独自气冲冲地去了。

“后来，他又用种种方法，想来偷盗这甲。奈我日夜穿在身上，不曾卸下片刻。他非得将我刺死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将我这甲取去。他为这甲，直跟着我半年。明劫暗偷，至少也有五十次。好容易才过了这个难关。周发廷见我防范得严密，不能得手。就把念头转到田广胜的宝剑上面去了。谁知田广胜也久已提心防备，收藏的地方，除了老田自己，谁也不能知道。周发廷去偷了几次，没有偷着，倒也罢了，每次都给老田看见了。第一次去老田家的时候，老田正在登坑。忽听得风声响，知道是同道中人来了，却没想到是周发廷。悄悄地跟着风声赶去，周发廷正倒挂在房檐上，探头探脑地向老田睡房探望，蓦然从脑后拔出剑来，施展鸽子钻天的身法，向窗孔里飘然而进。老田心想，这厮若是好意地来拜访，就用不着先拔剑，后进房。这必是我们同道中人，途中缺少了盘缠，见这所房屋高大，料定必是富厚之家，打算顺便借些盘缠的。却不知道误撞到同道的家里来了。心里这样想着，耳里仔细听着那着地的声音，不觉吃了一惊。暗想，这厮的本领不小，简直如风飘落叶一般，绝无声息。且用一个打草惊蛇的法子吓他一吓，看他怎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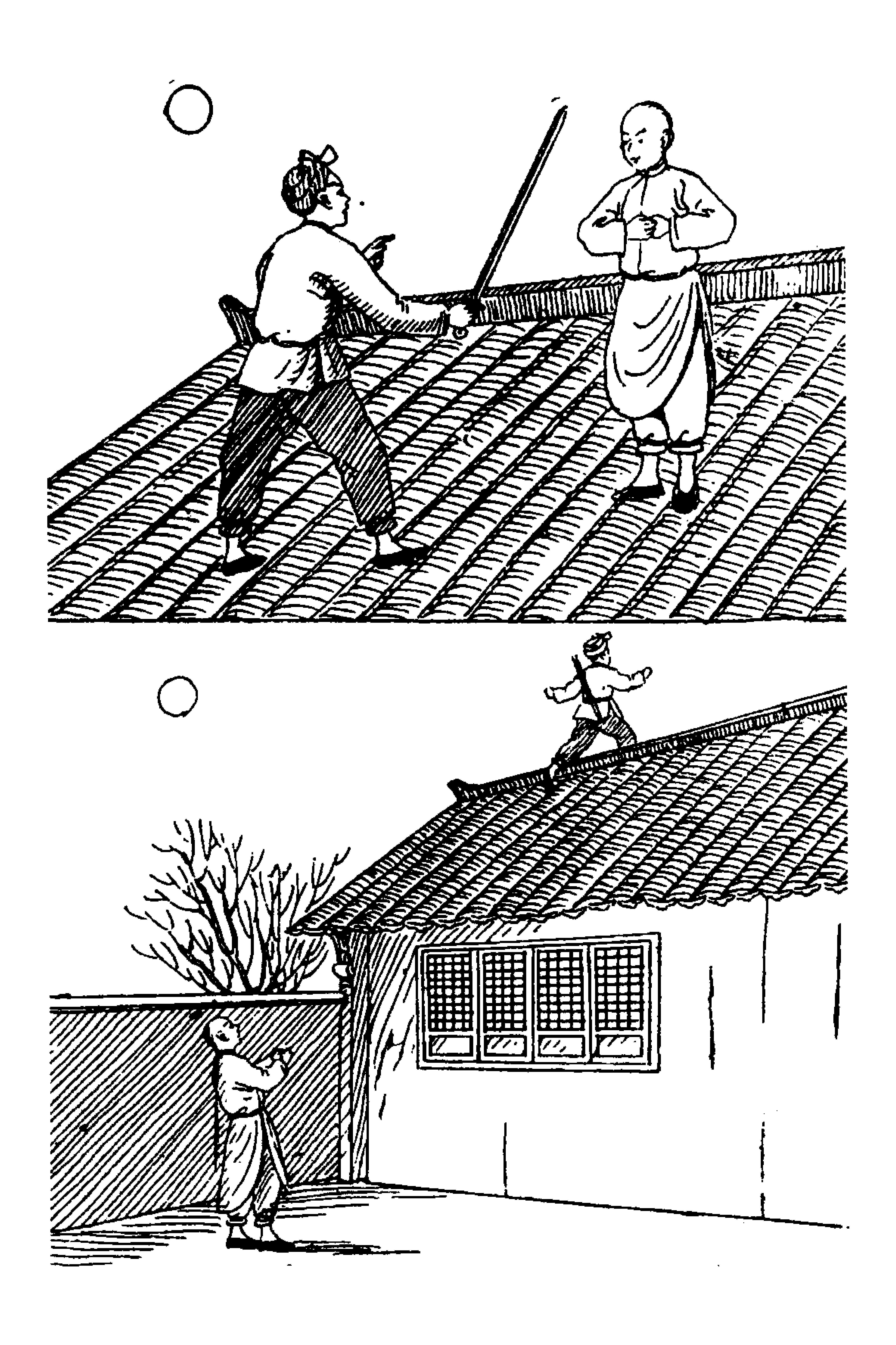
“老田有种绝技，是我和周发廷赶不上的，最会使一手好金钱镖。能连珠不断地发一百下，打二百步以外。并且能后镖接前镖，镖镖相撞，迸出火星来。他这本领，就是祖师爷也输他一着。因老田生成的一双眼睛，能于黑夜分辨五色，谁也不能及他那般目力。所以金钱镖这种暗器，虽在剑侠中不过是一种玩意儿，只是没他那般目力，也决不能练到那们神化。当下，老田既不知道就是周廷发，打算吓他一吓，却又不愿无故伤了同道的性命。随手掏了一把金钱镖，约莫有二三十个，朝着周发廷的脚后跟打去。镖才出手，周廷发已觉背后有人暗算，向前一蹿，回过头来。及至老田看出是周发廷来，第二三镖已接连向周发廷的后腿打出去，收不回来了。周发廷腿上着了一镖，气得大吼一声，一拧身，早已到了房上，开口骂道：‘田广胜，好小子，竟暗算起我来了，等我来收拾你的性命！’旋说旋动手，朝老田杀来。老田忙闪开，辩道：‘委实不知道



是师兄来了，望师兄恕我冒昧之罪。’周发廷骂道：‘放屁，第一镖可由你说不知道，我已回头开了声，你为甚么还只管接二连三地打来？你两双狗眼黑夜能辨五色，谁也知道，偏看不出是我来吗？眼里没有我这师兄也罢，要我饶恕你么？除非立刻将师傅传给你的那把宝剑双手送给我。我看着宝剑分儿上，便不和你计较这一镖的事。’

“老田听了大笑道：‘啊，师兄赐临，原来是为宝剑，怪道黑夜从房上进来！宝剑送给师兄也可行，但是我得问师兄一句话，师兄得实说。’周发廷道：‘你问甚么话？我一概实说，决不瞒你。’老田就笑道：‘师兄的软甲已经到手了没有呢？’周发廷见问这话，不觉红了脸，半晌才答道：‘此时还不曾到手，不过随时要甲，可以随时去拿，你问它干甚么哩？’老田道：‘宝剑和软甲一样是师傅传下来的，你且等软甲到了手，再来我这里拿宝剑。软甲不曾到手，宝剑也是不能送给你的。’周发廷一听这话，那里忍得住气呢？当时也回不出甚么话，挥剑就在房上和老田动起手来。老田赤手空拳，如何肯与他认真角斗哩？一连退让几步，喝住说道：‘我们兄弟犯不着因一把剑，伤了多年和气。你不用动手，听我说一句话。’周发廷怒气不息的，拿剑尖指着老田道：‘有话快说，你有意逼着我伤和气，不与我相干，快说快说！’老田从容笑道：‘我们三个人，同跟着师傅学剑，而造诣只你一个人深远，心思也只你一个人灵活。师傅因你的本领了不得，用不着软甲和宝剑帮助。’周发廷不听提起师傅还可，一听说师傅，那气就更大了。连说：“放屁放屁！世上那有这们偏心的师傅？软甲宝剑传给你们两个，我倒不气；他不应再背着我，将丹药也传给你们。这气我实在受不了。我一天留着性命在此，决不和你们甘休！’

“周发廷正在痛骂，一转眼不见了老田，忙住了口。举眼四望，只见夜色苍茫，并不知老田从何时溜跑了。暗想：‘不妙！田广胜是一双狗眼，他若躲在黑暗处计算我，防不胜防。并且他已有了防范，今晚已眼见得不成功了。’想罢，飞身就跑。老田果躲在暗处，看得明白，跑出来喊道：‘师兄好走，我不远送了。’周发廷听



得，更是气忿，打算回头再与老田比拼。转念：‘老田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他知打我不过，必不肯和我较量。他在黑夜中东藏西躲，我也弄不过他。不如等他没有防备的时候再来。’遂忍气吞声地走了。

“过了几夜，又到老田家，又被老田看见了。一连七八次都不曾得手，才赌气回江苏无锡县原籍卖药治病去了。多年不得他的消息，也不知他的境况如何。

“这副钢甲是一个蒙古人的，那蒙古人也会剑术。闻我的名，要和我比较。他也是想得我的软甲。就拿这副钢甲和我的软甲做比赛的东西，谁胜了谁得。一动手，蒙古人就输了，这副钢甲便到了我的手里。这钢甲的好处，比软甲不差甚么。不过软甲可随时穿在衣内，钢甲非到遇敌时，穿着它不像个模样。你都好生收藏着，日后自多用处。”

朱镇岳喜不自胜地将软甲叠好，提出钢甲来展玩了一会，见甲上刀痕如蛛网。雪门和尚指着刀痕笑道：“那蒙古人身经百战，做梦也没想到败在我手里，将护身钢甲输掉。你此时可将软甲穿在贴肉处，钢甲收藏起来。明日即可动身出游了。”

不知出游时究竟遇见些什么事。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因钢甲软甲，而述及雪门和尚之来历、雪门和尚之同门，此回叙法也。行文者不可不知。

毕南山之分遗物，未免略存厚薄之心。宜周廷发之愤愤不平矣。此后许多争端，皆由此而起也。

善轻身术者，如飘风落叶；擅金钱镖者，能打草惊蛇，皆足为我国武术界生色矣。毕门多贤，于斯可见。

周廷发虽身负绝艺，高出侪辈之上。其如田广胜之具有狗眼，能于黑夜窥人何？愤而遁去，宜也。

软甲之外复有钢甲，可谓无独有偶。一旦并归雪门和尚，复传之于朱镇岳，深为庆得所。特彼蒙古之武士，身经百战之余，偶尔败衄，遽将此珍同性命之钢甲失去，不知何以为情耳。

下文接叙出游事，为本书正文之开始。

第五回

揭秘幕细述江湖事
仗内功狂走荆棘丛

话说朱镇岳依了他师傅的吩咐，将软甲穿在贴肉处，外面披着长衫。当夜检点应用的物件，做一包袱捆好。次日早起，雪门和尚向朱镇岳说道："我们学剑的人，第一是要耐得劳苦。你是一个公子爷出身，体质脆弱，经不起风霜。剑术虽然学成了，只是精力有限，纵有行侠仗义的心思，每因精力不加，或道路太远，或事情太繁，便不能鼓起兴致去干，便失去了我们剑侠的身份。所以能耐劳苦，是我们当剑侠的第一要务。

"平常我们同道中人，传授徒弟，本来都是从拜师这日起，一年之内，专一打柴挑水，做种种劳力的生活。第二年才以内功辅助外功。第三年内外功都有八成，方传授剑术一成，即能离师独立。我因你不比他人，而内功既成，外功本属容易。所以另换一种传授之法。你现在外功虽欠些工夫，内功却已圆满。我从今日起，带你游山一月，风餐露宿，就是想完成你外功。并可借此练练你的胆气。从山叠岭之中，莫说奇才异能之士隐居的不少，就是毒蛇猛兽，动辄食人的也随处可以遇着。若教你一个人去，我有些放心不下。不是怕你的本领不够，因你年纪太轻，太没经验，略不谨慎，便弄出大乱事来，不是当要的。"

朱镇岳问道："既是不愁弟子的本领不够，却为甚么又怕弄乱事来呢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你那里知道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。好容易说到本领二字，我说不愁本领不够的话，是对于毒蛇猛兽的说法。至于山林隐逸之士，你那里说得上本领？我自从主持这报恩寺，与同

道中人少有来往。我们当剑客的，先论交情，后论本领。江湖上没有交情，任凭你本事齐天，也终有失脚的这一日。但全恃交情，自己本领不济，在江湖上也行不过去。你此时的本领，在剑客中虽算不得上等，只是也不在一般人之下；就是交情两字，太仄狭了些。除了你自己父母之外，认得的就只一个我。我这回带你出外游览，用意便是引你在交情上做些工夫。你要知道，我们同道的人最重交情。不但和自己有交情的人，不肯随意反脸，就是这人和我的朋友有交情，相见的时候，只要提起朋友的名字，都得另眼相看。有能帮忙的地方，就得略费心力，替他帮忙。若是真和自己有交情的，那怕拼着性命去帮助他，也说不得。你看交情两字，在我们同道中何等贵重！”

朱镇岳喜笑道：“弟子正怀疑，师傅带弟子出外游览，没有一定的主意，那能有一定的趋向呢，不是乱跑一阵子吗？师傅这样说起来，弟子才知道这次出游，是重要得很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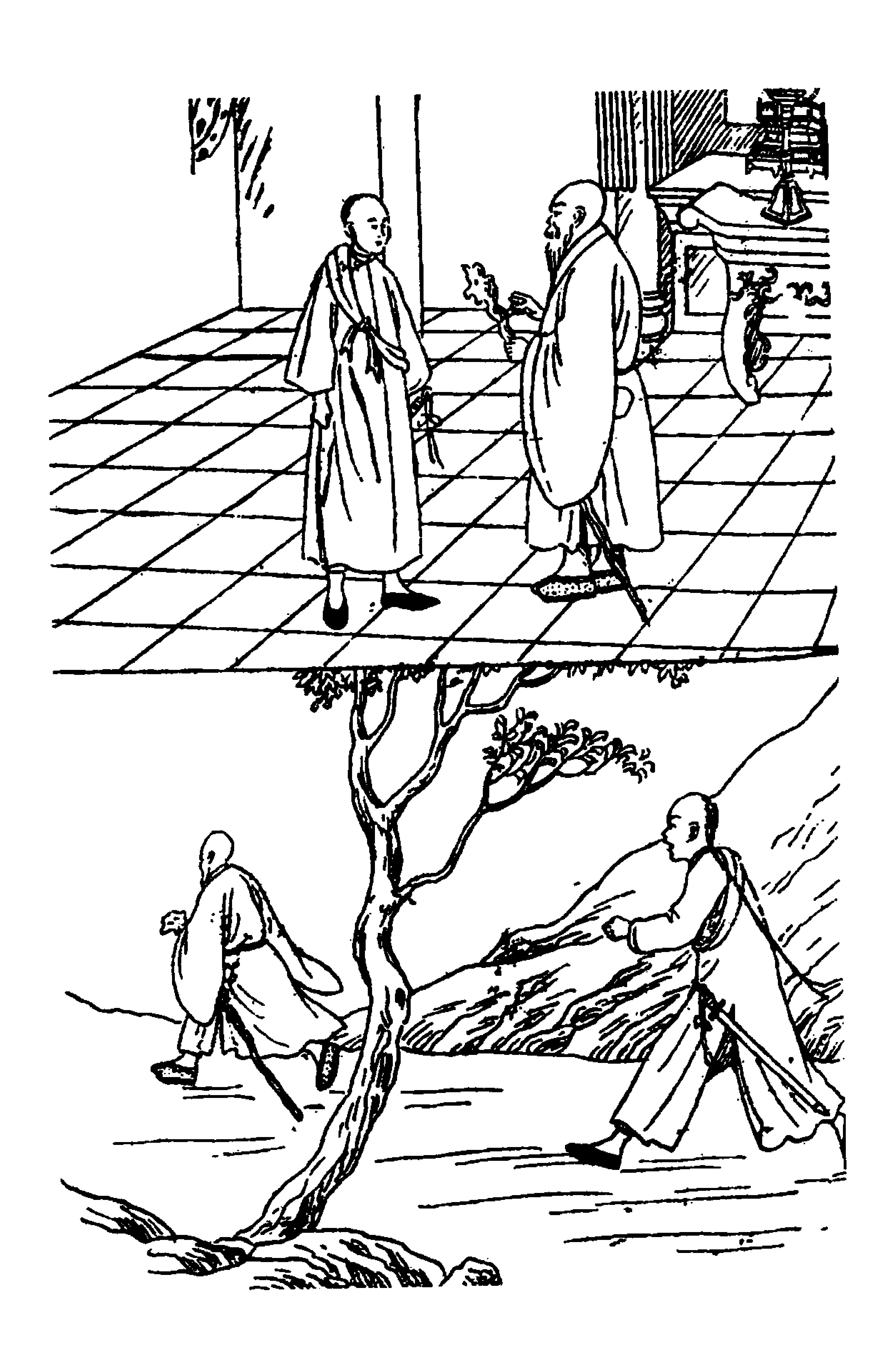
雪门和尚点头笑道：“不重要，我也不陪着你去了。平常当剑客的人，交情都是自己打出来的，所以有不打不相识的话。你的身份比别人不同。不是我心存势利，我一个出家人无端多管闲事，从你父母手中将你要了过来；你身上只要有一根毛发受损，我就对不起你父母。你的本领便比今日再高十倍，我也不放心教你一个人去。等过这次出游之后，我就可以卸却仔肩了。

“我本打算带你去刘家坡，见了刘黑子，再到石门山苏家河一带，会几个二十年前的老友。陈仓山、天台山的几个大镖师，从石门回头才去会他们。因为去刘家坡，须走一个地方经过。那地方的名字太不吉利，只得改了途径，先去陈仓、天台，再去九郎山、朱砂岭，走甘谷沟到刘家坡。不从那不吉利的地方经过。”

朱镇岳笑问道：“那地方名叫甚么？有甚么不吉利呢？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那地名无论是谁也得忌讳，不知是何人取的这个名字。那地名叫鬼门关，你看可恶不可恶？”

朱镇岳笑道：“这名字果是不好。刘黑子是何等人物，必须去



看他哩？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说刘黑子这人，本领真是了不得。他的门徒可以说是遍天下。他少时原是一个无所不为的无赖汉，三十岁才遇一个得道的高僧，传他的剑术。因他身体瘦小，人都称他做刘黑子。他不但剑术好到绝顶，内功也无人及得。有他一封信或一张名刺，无论走到甚么地方，绝不会有人为难他。这个人是不能不去拜会的。就是那些镖师的面子也很大，住在与河南交界的几个水陆两道的镖师，更是名头高大。他们的名声，全不是从武艺上得来的。交情越宽广，名声越高大。那怕这人的本领极平常，只要他的师傅或父亲是个老江湖，他一般的到处扯着顺风旗。设有人去难为他，或有时遇着新上跳板的伙计，给他下不去，把他的镖截了，他有他师傅或父亲这点面子，只拣这码头上几个有面子的绿林人物，拜望一回，叙一叙旧交，包管分文不动地将镖送回。江湖上若不是讲这一点交情、这一点义气，谁也吃不了这碗镖行的饭。你此刻的本领，很够得上和江湖人讲交情了。

“第一，你占着一门江湖上人都赶不上的本领，又是一个公子爷出身。人家都说江湖上人只知道信义，不知道势利。这是完全不懂江湖的话。江湖上人最喜欢讲的就是势利，不过他们有种极普遍的脾气，遇着有势利又有本领的人，心里是十分想结纳，面子上却是不肯显出殷勤纳交的样子来。是甚么缘故呢？因为他们存心以为自己是个粗人，恐怕这有势力的人瞧他不起。他若先显出殷勤纳交的样子来，万一有势利的人竟不愿和他做朋友，给他一个冷森森的面孔，他就失悔也来不及了。同道中谈论起来，都得骂他没有骨气。所以江湖上人从没有先存心和有势利人订交的。总得有势利的人，略去名分，与他们结交。这种举动成了江湖上的定例。因此，人家都说江湖上人是不知道势利的，这话何尝说透了江湖？”

朱镇岳问道：“弟子占了一门甚么本领，是江湖上人赶不上的呢？”

雪门和尚用手做出提笔写字的样子，笑道：“你占的就是这门

本领。江湖上懂文墨的，虽不能说没有，只是一百人中间，至多不过十来人。这十来人，也只能说粗通文字。至于真有才华，能像你这样的，我闯荡江湖几十年，实不曾遇着一个。这门本领，不但江湖上人敬重，就是我们同道中也是很推重的；有了这门本领，无论在甚么地方，总占上风。”

朱镇岳听了这话，心中自是欢喜。他的行装昨夜已收束停当。雪门和尚只换了一双芒鞋，腰间系了一个朱漆葫芦，手中提了一支禅杖，此外一无所有。师徒二人即日离了报恩寺，徒步向陈仓山出发。

从西安到陈仓山，若是一坦平阳的道路，不过二百多里。只因山岭重叠，高高低低，弯弯曲曲，算起途程来，虽仍不到四百里，但是平常人步行，总得五日才能走到。雪门和尚和朱镇岳若施展他们剑客的本领，这三四百里路程，那用得许多时间行走？只是师徒二人随处流连山水，有时尚在日中，便投宿不走了。走了三日，才到武功。

雪门和尚说道：“这三日走的都是官道，从明日起，却要走小路到郿县，由郿县穿过高店，由高店到陈仓山。若是照着驿站走，得走扶风、凤翔、宝鸡，再到凤县，折转来方到陈仓。路的远近不问，终日在管道上走，有甚么好处呢？从郿县去陈仓，一过了高店，就完全是在重山叠岭的荆棘丛中去寻道路。”

朱镇岳喜道：“弟子正疑心走了三日，都是在大道上，跟随着一般挑担子、背包袱的商人行走，一些儿趣味也没有。像这样便走一辈子，于外功也没有甚么进境。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你此时是这们说，只怕一走山路，不到两日，就要叫苦了呢。”

朱镇岳摇头道：“弟子决不叫苦。”

雪门和尚哈哈笑道：“但愿你能不叫苦。”师徒二人说笑了一会，这夜在武功歇了。

次日天才黎明，二人即离了武功。雪门和尚这日走路，却不似

前三日的从容了。拖着那枝禅杖，两脚和有甚么东西托着一般，向前如飞地走去。朱镇岳跟在后面，看和尚两脚踏在灰尘上，只微微的有些儿迹印。暗想："人走路越是走的迅速，灰尘越是起的很高。怎的他老人家走的这般快，不蹴起一点儿尘灰来呢？可见得他老人家的本领，我还是不曾完全得着。"心中一边想，一边施展自己的工夫，尽力追赶。看看的越离越远了。朱镇岳少年气盛，只是要强，不肯叫出"师傅慢走"的话。虽累得一身大汗，仍鼓着勇气拼命地追赶。

略一转眼，已不见和尚的踪影了。朱镇岳心里一急，两脚更快得如飞。直追了半个时辰，才远远地望见前面一株大树底下坐着一个人，在那里打盹。定睛一看，正是追赶不上的师傅。朱镇岳见追着了，心里才略安了些儿，走到跟前，身不由己地就坐下来了。雪门和尚睁眼一看，打了一个呵欠，笑道："来了么？我们又走罢。"说罢，立起身来。

朱镇岳气还不曾喘匀，那能又是那们飞跑？只得用那可怜的眼光，望着和尚说道："师傅已歇息了这么久，弟子还不曾歇息，并且口渴得十分难受。请师傅多坐一坐，弟子去寻一点儿水喝，喘匀了气再走。"

雪门和尚道："这里的凉水不能喝。再走一会儿，寻个人家，讨一杯茶给你喝。"朱镇岳望着雪门和尚，待说话，又忍住了。雪门和尚问道："你有甚么话要说？尽管说呢，为何要说又停住哩？"

朱镇岳嘴唇动了两动，仍是不说。爬起了，紧了一紧包袱，问道："师傅知道前面有人家可讨茶喝吗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讨杯茶喝的人家，那里没有？"朱镇岳道："这回弟子要在前面走，使得么？"和尚道："这有何使不得！"原来朱镇岳实在有些走乏了，心中打算要和和尚慢些儿走。他是要强的人，又说不出口，因此只得要在前面走，免得追赶不上。

二人又走了一会，渐渐走上了山路。尽是些鹅卵石子，圆滑异常，上前一步，得退后半步。朱镇岳身上的包袱，起初背着不觉



得很重。此时走得力乏了，便觉越驼越重起来。又遇着这上山的小路，再加上这些圆滑不受力的鹅卵石子，只走得朱镇岳弯腰曲背的，连气都接不上了。回头看雪门和尚，仍是和没事人一般，神闲气静的，反将禅杖挑在肩上，并不用禅杖扶手，比寻常行路倒显得安逸些。忍不住随地坐下来，问道："师傅到底练的是那种工夫，能这们走得路，为何不早些传授给我呢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我素喜在运气的工夫上用力，刚才走路，也是运气的工夫。我们学道的人成功之后，各人总有一两门绝技，无人赶得上。就是这性情相近的道理，不能勉强的，连自己都不知其所以然，这种绝技无论如何是不能传授给人的。你此后专攻十年八载，所成的绝技，便是我也赶不上，也做不到。你不要因此就以为自己的工夫不济，以为我没有把工夫尽行传授给你。我此时的气工，非是我夸口，不但周发廷、田广胜二人不及，便是你祖师爷也不到这一步。"

朱镇岳听得，心里才高兴了。一时鼓动起兴来，立起身又向山上走。这时举步却不似刚才那般艰苦了。一则因坐下来休息了片刻，一则听了师傅的话，把先时懊丧的念头扬开了。

走过了山峰，在山腰里寻着一所茅屋，朱镇岳进去，讨了杯茶喝了。下山走不到十来里路，就是郿县了。在郿县用了午膳，雪门和尚从外面提了一个很大的纸包儿进来，交给朱镇岳道："你将这东西裹在包袱里，到明日就用得着它了。"

朱镇岳接在手中，掂了两掂，约有四五斤重，捻去像是很软，忙问："这里面包的甚么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这是我们同道中人用的干粮。与行军用的大不相同，这一包干粮够我师徒二人充饥一月。这一包共是五斤，无论多大食量的人，每日有二两决不会犯饥。"

不知这种干粮到底是甚么东西制成的。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，朱镇岳学艺三年，内功已臻美善。雪门和尚复导之出游，使完成其外功。苦心孤诣，至不可得。得师如此，朱镇岳又安得而不大成耶？

先论交情，后论本领二语，最能得江湖中之真相。作者特借雪门师徒之谈话，一为表出，复不惮辞费而引申之，盖亦欲读者未深读此书以前，先将江湖中之情形，一瞭然于胸耳。

江湖豪客，亦惟是势力是趋。我欲为之浩叹！然非有势力者，略去身份，先与纳交，彼终将掉首不顾。是则差强人意，而江湖豪客之所以为江湖豪客，终有异于常人耳。

雪门师攀山越岭，步履如飞。朱镇岳奋力追随，尚瞠乎其后，健哉此老！其地行仙欤？而作者写此节时，弥极酣畅淋漓之致，笔锋之健，亦正不让此老也。

第六回

雪门师荒村访旧
冲天炮闹市行凶

话说朱镇岳听了这话，便问道："这是甚么东西制成的，吃下这们饱肚，可解开来瞧瞧么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有甚不可解开来瞧？这种干粮是不容易制成的，不是我们同道中人，也制不出；不是我们同道中人，也买不着。"朱镇岳随即将纸包解开，见酒杯大小一个，和淡黄色的馍馍相似的。里面约莫有四十来个，也看不出是甚么食料制成的。雪门和尚指着一个说道："你瞧了只这们大一个，吃下肚里去，还不能喝水呢。喝了水就得发涨，肚子都得涨痛。不喝水由它慢慢儿消化，一个对时以内，自然不觉得腹中饥饿。但是若喝下水去，一两个时辰以内，便觉得腹内涨闷得难过；经四五个时辰，就消化完了，腹中就觉得饥饿了。"

朱镇岳道："整天的不喝水，不会口渴吗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这却不会，吃这干粮之前，只须略喝些水，吃下去，即不会有十分觉着口渴的时候。若没有这宗好处，也不是贵重的东西了。这干粮有两种，一种荤的，一种素的。素的不及荤的能耐久。这里面荤素都有，我能服气，三五天不吃甚么，也不觉饥，才能吃这素的；你此时还只能吃荤。荤干粮中最主要的食料，就是黄牛肉，素干粮是黄豆。"

朱镇岳拿了一个，送往鼻端嗅了一嗅，说道："怎么一些儿气味也没有？并且一般的颜色，一般的大小，从何分得出荤素来呢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好处正在没一些儿气味儿。若有气味，便有能

吃不能吃了，并且凡是有气味的食物，多不能持久；天气一热，不到几日，即朽坏不能吃了。荤素很容易分别，你仔细看上边，有两颗牙齿印的便是荤的，没牙齿印的便是素的。”

朱镇岳听了，觉得奇怪。仔细一看，果然一大半上边有牙齿印的，不由得笑问道：“怎么分别荤素，却用这们一个使人恶心的记号，不是希奇得太厉害了吗？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这是江湖上的古话，说起来没有凭据的；但一般同道的都是这们说，以讹传讹的，传了两千多年了。我也只好说是这们一个来历。我报恩寺的观音殿旁边，不是有一座小小的龛子吗？那龛里的神像，就是我们剑客的始祖崆峒祖师。祖师是汉宣帝时候的人，制造这干粮的法子，是由祖师传下来的。相传当日系用一个模子制造，荤素都没有分别。崆峒祖师原是吃素的，有一次拿着一个荤的，往口里一咬，咬下去才知道。从此荤干粮上面，就永远留传这个齿痕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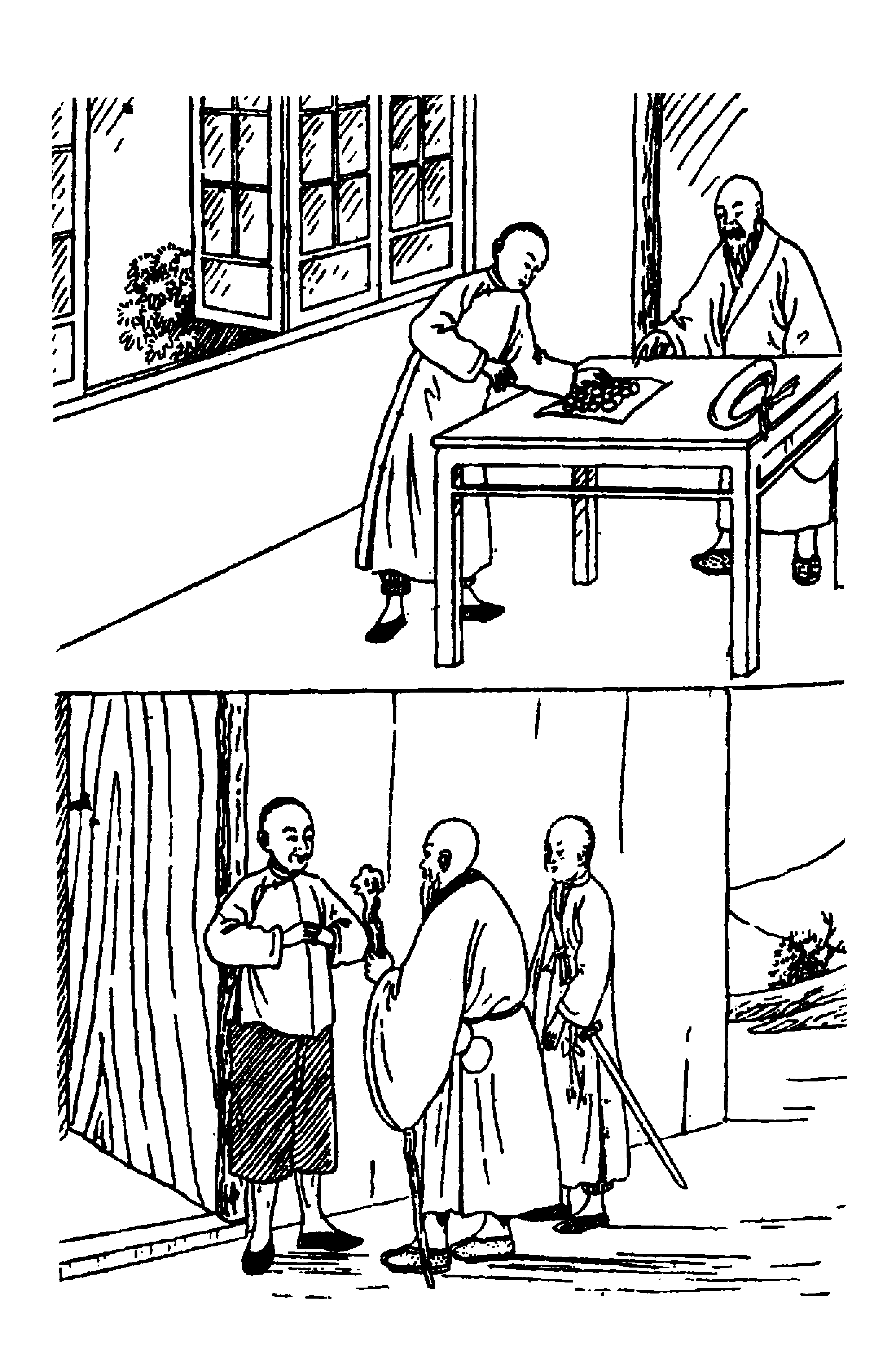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笑问道：“崆峒祖师只咬下一个，应该只一个上面有齿痕，怎么几千年来，每个上面都有呢？这不是奇闻吗？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这本是荒诞无稽的话，我们也不必管它，只要知道有齿痕的是荤干粮就得哪。你且将它包裹起来，我们再走罢。今夜得赶到高店歇宿。从明日起，就得完全走山路了。”朱镇岳即将包袱打开，裹好了干粮，给了饭钱，于是师徒二人出门向高店进发。

从郿县到高店，虽是小路，险陡的山岭却少。因此朱镇岳不觉吃力，黄昏时候就到了高店。雪门和尚道：“我有个多年的老友住在这里。平常我也难到这里来，今日打这里经过，正好顺便去探望探望。但不知他近年来境况如何。”

朱镇岳道：“师傅的老友，也是和师傅同道的吗？”

雪门和尚摇头道：“他是一个打铁的人，姓周，行五，人家就叫他周老五。他虽是打铁出身，却有两种不可及处，第一是能孝母；次之，两膀有千多斤实力。他那力气是天生的，并不曾练过工



夫，但是寻常三五十人也近他不得。他小时候也曾读过书，不到十岁，他父亲便去世了。家里又贫寒，没钱给他从先生读书。他母亲因见他生成的神力，要他跟着一班武生习武。他既没有钱，即不能认真从师，只能一面替那些武生做做箭杆、背靶子的粗事，一面跟着练习。后来投考，居然被他进了武学。他那人却有一宗奇怪：天生他那们大的神力，武功件件来得，就只不能骑马。无论那马如何纯善，他骑在上面，马向前走一步，他的身子便向后仰一下；马向前走两三步，他身子便从马屁股上一个跟头栽下地来了。每次骑马，每次如此，再也学不会。这也是他命运不该发达，才有这种大缺限，使他不能下场。如他没有这种缺限，怎得做一辈子的铁匠呢？”

师徒二人旋说旋走，至此走进一所茅房。雪门和尚停了步说道：“这就是周老五的家了，你立在门外等一会儿，我先进去看他在不在家。”朱镇岳应着是。雪门和尚正待举步往门里走，就在这个当儿，不先不后的，从门里走出一个身躯高大的汉子。迎面见着雪门和尚，似乎有些吃惊的样子，随即双手一拱，哈哈笑道：“雪大哥，今日是一阵甚么风，吹到这里来了？几年不见，见面几乎不认识了！”

雪门和尚也合掌哈哈笑道：“你倒还是几年前的模样，不露出一点儿老态来。”说笑时，随回头指着朱镇岳，给周老五介绍道，“这是小徒朱镇岳。”

朱镇岳走向前行礼。看周老五身穿蓝大布短衣，赤着双足，靸一双破烂的双梁布鞋；面皮黄中带黑，颔下没有髭须。虽是一个粗鲁人的气概，精神却较寻常人满足，一望就知道是一个富于膂力的人。一面举手和朱镇岳答礼，一面向朱镇岳遍身打量，即现出十分欢喜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大哥何时收了这们一个好徒弟？见面不用问工夫，只看这样好的模样儿，就知道是个魁尖的脚色了，难得难得！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老弟不要过于夸奖了，好容易说是魁尖的脚

色，只求马马糊糊在江湖上混得过去，不给我现眼就得哪。”

周老五高高兴兴地把师徒二人请进了大门。雪门和尚见屋里没有打铁的器具了，问道：“你的手艺歇业不做了吗？”

周老五直将二人引到自己的卧室内坐下，才长叹了一声答道：“大哥快不要提我的手艺了，今夜住下来，慢慢地谈罢。这时才见面，阔别了好几年，要说的话多着呢。”周老五说着话，转身出房外去了。

雪门和尚向朱镇岳道：“看他这房里的光景，可见他近年的景况是很萧条的。”

朱镇岳点头答道：“照这家里的情形看来，还好像是才遭了横事一般。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你何以见得是才遭了横事哩？”

朱镇岳道：“这房里的什物都乱糟糟的，上面堆积这们厚的灰尘，不是才遭的横事，怎的成这般样子？”

雪门和尚举眼向房中四处一望，点了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你看床底下两口木衣箱，那盖不是打破了吗？唉，这人的命运也就太不济了。一个素来安分的人，想不到竟有甚么横事到他头上来。”

雪门和尚没说完，周老五已走了进来，听了这话，即开口问道：“大哥已知我遭了横事吗？”

雪门和尚答道：“我从何知道？不过看了你这房里的情形，是这们揣度罢了，果是遭了甚么横事吗？”

周老五道：“确是遭了横事，只是我这横事是我自寻烦恼，不能怪人。大哥与令徒都长途劳倦了，且等洗了脚，休息休息再说。”即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子，立在房门外，探首进房，向周老五呼着爸爸道：“水已打好在丹墀了。”周老五回头说道：“铁儿，不进来向大伯请安吗？”

雪门和尚知道是周老五的女儿，即立起身说不敢当。铁儿已走进房门，叫了一声大伯，叩头下去。雪门和尚也合十鞠躬答礼。铁儿起身，向朱镇岳也福了一福。

周老五望着雪门和尚说道："我这次遭的横事，很亏了这个小丫头。若没有她，我此时还在牢里坐着，何能坐在这里陪大哥谈话呢？"

雪门和尚看这铁儿虽是穿着青布衣服，一双大足，眉目间英气逼人，倒很有大丈夫气概。容貌也极端庄，没一些儿小家女子态度。随笑着点头答道："我也用得着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，不必问工夫，只要见了这模样，就知道是魁尖的脚色了。"

周老五引师徒二人到外面洗了脚，扑去了身上灰尘。铁儿已在厨房里弄好了饭菜，虽没有甚么山珍海馐，像那些富贵人家宴客的排场，几样蔬菜却整治地十分可口。师徒二人又在旅行之中，但能吃得上肚，便觉得舒畅了。

饮食既毕，周老五仍陪师徒二人回卧室坐下，从容说道："我可将我所遭的横事，说给大哥听了。今年八月十四日，我因出外收账，走一家门口经过，听得里面有妇人号泣的声音，夹着又听得有男子殴打和怒骂的声音。当时以为是人家夫妻口角，我自己有事，也就懒得过问。刚要向前走，只见那妇人已哭着跑出门来了。我不由得就停住脚一看，那妇人年纪在三十岁左右，衣服虽是破旧，容貌并不粗恶，一面披散头发往门外跑，一面口中喊天，背后跟着一个男子，追赶出来。我看那男子的年纪不过二十来岁，生的凶眉恶眼，打着赤膊，一身火腿也似的皮肉，伸开两手要抓那妇人。那妇人向我跟前跑来，我正打算让路给她好跑，她却向我跪下，求我救命。我心想，男女的年纪相差太远，决不是夫妻。男女之间，既不是夫妻，那有相打之理？

"我一时见得那妇人可怜，便上前一步，阻止那男子，举手劝道：'老兄有甚么事，尽好理论，她妇人家怎经得起老兄动手？'谁知那男子不识高低，见我阻住了他，即朝我两眼一瞪，恶狠狠地说道：'我的家事不与外人相干，请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免得自讨烦恼！你去打听打听，我冲天炮可是好惹的？'我一听这话，更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了，心里越不由得不管，便笑答道：'我是外乡人，



不知道老兄的名头，不要见怪！我生性喜欢多管闲事，今日的事我管定了。请问老兄，这妇人是老兄的甚么人？有甚么事，老兄定要给她过不去？’那男子也不回答，劈面就是一拳打来。我伸手接了他的拳头，笑道：‘这就是老兄的冲天炮么？已经领教过了！’随将手一松，他就栽了一个跟斗，爬起来就跑。我也懒得去追赶，回头看那妇人，吓得在一旁发抖。我就盘问他们闹事的原因。那妇人诉说出来，真是要把我气死了。”

不知这妇人究竟诉说些甚么话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一馍馍而能充饥三五日，其功实同辟谷仙丹，惜其制法今已失传。不然，当此米价腾贵之时，一为仿制，其加惠穷黎将何如？吾又安得起雪门师于地下，而一问之耶？

齿痕一语，颇近神话，然姑妄言之，亦惟姑妄听之。小说本以消闲，正不必断断推求其究竟耳。

周老五天生神力，艺亦超群，而竟不善骑，诚为毕生缺憾，其天之所以困之耶？抑天之所以全之欲！

于写周老五遭横事之前，先写其室中凄凉之状，闲闲而来，曲折有致，非善为小说者，决不能好整以暇乃尔。

冲天炮有名无实，煞自好笑，此即为汝之冲天炮乎一言，洵属快人快语，当时冲天炮闻之，不知何以为情？

第七回

打痞棍大侠挥拳
劫贞孀恶徒肆虐

话说周老五说了这句话，雪门和尚便问道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们可气？”

周老五长叹一声道：“近年人心之坏，真可算是坏到极处了。那妇人是混名冲天炮的寡婶，二十二岁守节，遗腹生了一个儿子，想刻苦抚养成人，度过这下半世。今年儿子还只有八岁，那妇人全靠替人做针指、洗衣裳，弄几文钱度日，并没有亲房叔伯可以帮助。那冲天炮虽是同宗，已是五服之外的侄儿。

“冲天炮年纪虽小，只是生性凶横无常，一望就使人知道是个不务正业的东西。平日结合着一班赌棍，赌输了就偷扒抢劫，无所不为。近来输得太多了，没法弥缝，就转起寡婶的念头来了。串通了一个坏蛋，做六十两银子，连娘带子，卖给那坏蛋作妾。那妇人既守了八年寡，如何肯由一个远房侄儿卖掉呢？自然是抵死的不依。

“冲天炮用甜蜜言语劝诱，凶恶手段威逼，都不成功。直延到那日，八月十四，冲天炮的节关实在不得过去，又跑到他寡婶家，挟个破釜沉舟之势，非逼着他寡婶依遵不可。几言不合，就抓着他寡婶打起来。打一会又放开手，问依不依他。寡婶见松了手，就拼命向门外逃跑，恰好不前不后的，遇着我打那门前经过。我将冲天炮打跑，她即把前后情形哭诉给我听。大哥是知道我的性格的，亲眼见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能忍得住不过问么？”

雪门和尚点头道：“这是自然不能不问，就是我也得管这闲事。后来怎么样哩？”

周老五笑道："大哥猜，那冲天炮被我打得跑向那里去了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我如何猜得着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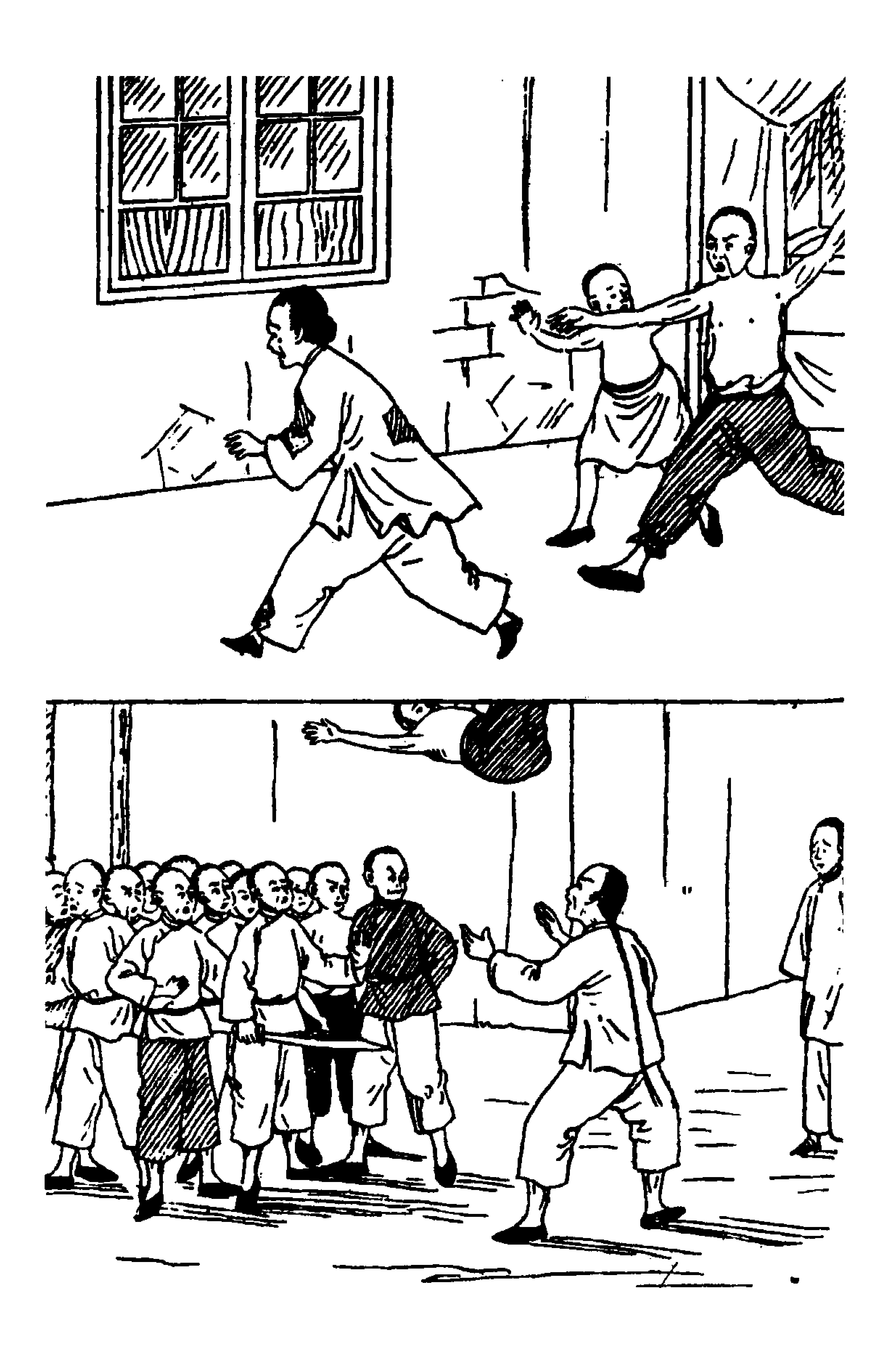
周老五道："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以为多来几个人，便可将我打翻了。我当时正立着和那妇人谈话，忽听得身后一声喊嚷。我回头一看，足有二十多个人，每人手中都抄着家伙，也有拿刀的，也有拿棍的，高高低低，长长短短，一窝蜂似的向我围裹拢来。我虽是不及大哥那们好的工夫，但凭着我两膀的实力，他们那一窝子脓包货，怎放在我眼里？

"我一看冲天炮在人丛中，手里挽着一个流星，却不敢向前，只推别人的背。我气上来了，放开喉咙，向他们一声吼。走头的几个，早吓得退了两步。我那时也有些怕打出人命来，干连着自己不好，不敢动手打他们；只伸开两膀，蹿入人丛中，一手将冲天炮提了起来，举在头上舞了两下，对那些人说道：'你们谁敢动手，这就是榜样！你们不相信，我做个样子给你们看看。'我说罢，用力把冲天炮往空中一抛，足抛了两丈多高。落下来，我又一手接住。冲天炮只叫饶命。

"那些人见了，那里还有一个人敢动手呢？狡猾的就偷着溜跑了，几个立在我跟前的，不敢溜跑，见冲天炮求饶，也大家向我作揖。我仍将冲天炮提在手中问道：'要我饶你容易，但是我饶了你之后，你给我甚么凭据，永远不再上你寡婶的门？'冲天炮哀告道：'我如果再上这里来，你老人家尽管将我活活打死！'那几个帮打的汉子也都齐声哀告说：'冲天炮若敢再对他寡婶无礼，便是我等也不饶他。'

"大哥，你是知道我性格的，平生服软不服硬。见他们如此哀求，我的心肠就软下来了，立时把冲天炮放下地来。那小子还向我叩了一个头。我又告诫了他几句，他才爬起来，领着一班凶汉去了。

"我那日讨账很顺利，身边有几十两碎银子，当时望着那寡妇可怜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，知道自己的娘被人打出来了，也追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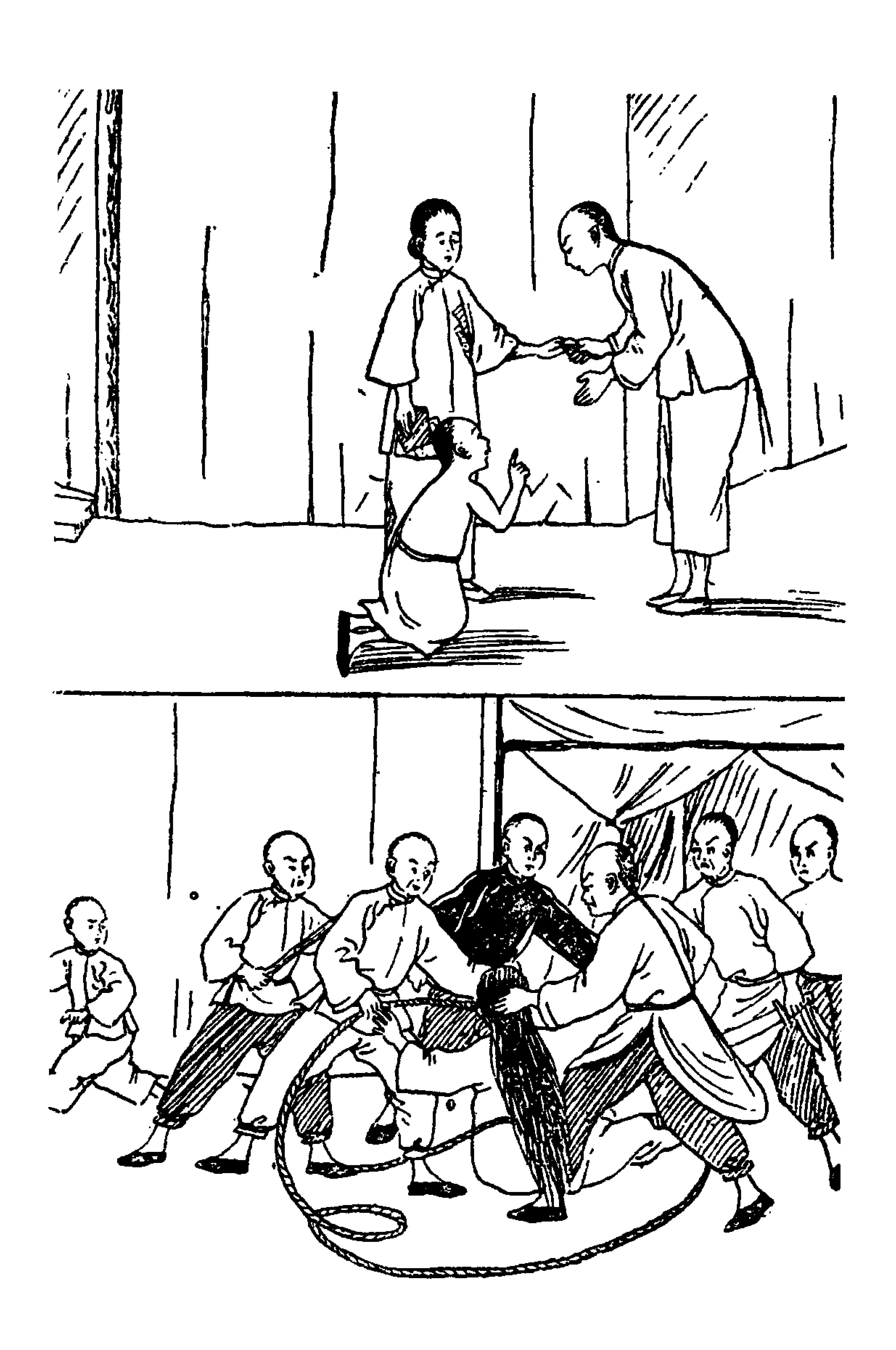


出来，揪着那寡妇哭泣。那们炎热的天气，我看那寡妇身上穿的一件蓝老布单衫，补丁叠补丁，比一件夹衫还要厚得多；下身的小衣也是如此。那小孩身上就更可怜了，用一块做米袋的麻布，围着腿和屁股；上身赤膊，一丝不挂。那小孩的模样，却生得很是可爱，齿白唇红，眉清目秀，全不像是穷家小户的儿子。并且我听他劝慰他母亲的话，竟和大人一般，说的有情有理。

“我就往怀中摸出银包来，拈了几块碎银子，大约有四五两轻重，交给那小孩子道：‘这点银子给你明天过节，买件新衣服穿穿。’那小孩真好，见我给他银子，连忙跪下来说道：‘你老人家救了我母亲，怎敢再受这银子！’那妇人也是这般说。我就说道：‘你收下来罢，我不是讲客气的人。这几两银子，我虽不是富人，却不在乎这一点。’那妇人还要推辞，那孩子便双手接着，泪眼婆娑地说道：‘请问你老人家贵姓？住在那里？将来我长成了人，好报答你老人家的恩典。’我见他一个孩子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心里又是爱他，又是替他难过。岂真有望他报答的心思？不过我也想知道那孩子的造就，便将姓名、住处说给他听了。

“我从那日回家，也没将这事放在心里。直到八月二十日，我一早起来，才就将大门打开。这时，小女铁儿还在刘黑子那里学武艺，不曾回家，家中只有我和一个多年帮我打铁的曹秃子。因此早起开铺门，打扫房屋，都得我亲自动手。那日我正将大门打开，只见那个小孩子靠大门立着，一见我的面，就双膝跪下来，叫了一声周老爹。接着流泪说道：‘我母亲被人抢去了。’这句话才说完，就掩面哭得不能成声了。我看那孩子身上，却穿了一件白大布单短衫，下身裤子也有了。

“我听得他说母亲被人抢去了，料知没有别人，必就是冲天炮。当下在大门外面，不好说话，即将那小孩拉进屋子，劝他止了啼哭。问他母亲被何人，在甚么时候抢去了。他说道：‘昨夜，我母亲带着我睡了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大约已到了半夜，忽然听得



外面有人敲门。我和母亲都从梦中惊醒，母亲教我睡着不要做声，她轻轻爬起来，下了床，从门缝往外张望。昨夜的月光很明亮，母亲看见外面立着一大堆的人，吓得不敢开门，退回床上，抱着我哭道：一定又是那个丧绝天良的东西，带人来逼迫我了！你不用害怕，我开门让他们进来，求他们放了你，你快去找寻周老爹，请周老爹来救我。我母亲对我才说到这里，外面的门已敲的如雷一般响。那大门本来不大牢实，几下子便打破了。杨启成已带着一群拿刀枪的人拥进了房。'

"我听了，就问那小孩，杨启成是谁？那小孩道：'杨启成就是冲天炮，他们一进房，那由我母亲分说？一齐动手，将我母亲用绳捆了。我见那情形，捆好了我母亲，必然就要捆我。我趁人多纷乱的时候，溜出大门就跑。在山上树林里躲到天亮，才一路逢人便问你老人家的住处。到这门口好一会儿了，因怕差错，不敢敲门。'我当时便向那小孩问道：'你求我去救你母亲，但是你可知道，你母亲此刻被冲天炮抢往甚么所在去了呢？没有一个地名，教我从那里下手去救？'那小孩说道：'冲天炮家里，我曾去过，你老人家同我去他家，就可知道我母亲在甚么所在了。'我听了，就忍不住好笑，这真是小孩子说的话！冲天炮既做了这种事，岂有坐在家中等人去找寻的道理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这事也是叫人难处，但是除了去冲天炮家追问，也就没有旁的道路可走了。"

周老五点头道："后来毕竟是在冲天炮家，才得了那寡妇的下落。原来冲天炮自八月十四日被我打服之后，他不甘心就那们罢手。知道我是个过路的人，不能时常跑去替他寡婶打抱不平。因此又勾一班凶恶的痞棍，竟于黑夜用强，将那寡妇抢去。大哥是不知道这高店乡下的风俗的。就是谋财害命，杀死了人，也照例没有官府来过问，那些痞棍还有甚么忌惮呢？我知道那寡妇有些烈性，恐怕被逼不过，寻了短见。因此连早点都不敢吃，即跟着那孩，跑到一个村庄里面。

“那小孩指着一所房屋向我说道：‘杨启成就住在这房子里面。’我看那所房子很是不小，冲天炮既是个无赖，那能住这们大的房子呢？遂问那小孩子道：‘这房子是杨启成一家人住的吗？’那小孩道：‘杨启成寄居在这里面，只有一间房子。’我问杨启成家里有多少人，小孩说就只杨启成一个。我心想，进去找杨启成，三言两语不合，说不定会动起手来，带着那小孩在身边不便。当下又回头将那小孩寄顿在一个偏僻的山岩里，吩咐他无论如何不要走动。

“我一个人走进那所房屋。跨进大门，就看见两旁横七竖八地堆了许多刀枪叉棍，却不见一个人。进了二门，才听得里面有许多人说笑的声音。我即高声咳了一咳，开口问道：‘杨启成在里面吗？’话才说出，就像约好了似的，里面的人一齐应声而出，约莫有三五十个人，登时将我围在当中。我举眼看去，一个也不认识，并没冲天炮在内。人丛中有一个身躯高大的，睁开两只铜铃般的眼，向我喝问道：‘你来找杨启成做甚么？他的婶娘已嫁给我做老婆了，劝你安分些儿，赶紧回家去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我说的是好话，你若不听，管教你后悔也来不及！’请大哥说，我能受得了这般嘴脸么？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这般嘴脸，谁也受不了。你当下怎么说呢？”不知周老五怎样回答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杨寡妇未被冲天炮挟去以前，幸而得遇周老五，始免误落虎口，否则其结果正未可知。虽然天下妇女，类杨寡妇之处境者亦多矣，又安得如周老五其人者，出而一一拯救之哉！

冲天炮，炮其名，实则人耳。妙哉周老五，竟目之为真炮，挟之于手，舞之空中以御敌。而敌乃为之辟易，于是乎冲天炮之效用大著，而周老五亦宜可膺炮手之称。

当冲天炮率其徒党，蜂拥而来时，声势何其雄也！及夫炮舞

空中，群伏肘下，又何不振乃尔？脓包货脓包货，诚为若辈之定评矣。

杨寡妇之子，聪明伶俐，令人爱煞。当杨寡妇二次被劫时，非彼往告急于周老五，则杨寡妇且终堕于恶人之手。又非彼作周老五之向导，则恶人之巢穴将终不可觅。是则杨寡妇之得脱厄运，与其谓出周老五之赐，毋宁谓出自其子之赐耳。

第八回

雄威振时伏群奸
剑光飞处惊小侠

话说雪门和尚问了这句话，周老五便道：“依得我的性格，他们是这种样子对付我，我就得动起手来，那里还有和他们说话的工夫？无奈那时有几个原因，使我不能立时动手。一则没有得着那寡妇的下落，不能就是一打了事；二则冲天炮并不曾见面，和他们打不出一个结局来，反使冲天炮好闻风逃跑；三则他们的人也太多，并有几个很像是有工夫的在内。我一个人赤手空拳，万一打乏了，既没一个来助拳的人，又已深入他们的巢穴，想打出来却不容易。所以当时只得勉强按捺住火性，向那睁眼对我说话的人，拱拱手说道：‘请教老兄尊姓大名？杨家守节的寡妇，老兄凭甚么可以勒逼她做老婆？难道全不顾一些儿天理和国法吗？我看老兄也是一个汉子，犯不着做这种不当人子的事。’旁边即有个三十来岁的人答道：‘你要问我们大哥的姓名吗？你立稳了脚听罢，他是刘黑子的首徒，有名的何大胆何金亮便是。杨家寡妇自愿嫁给我大哥，不与你相干。你若定要多管闲事，管教你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，我们早安排着等你了！’

“我还不曾回答，就听得冲天炮的声音，在里面喊道：‘诸位老哥们，不要多说闲话，动手做了他就完事！’我一听这话，那里还忍得住呢？知道那何金亮是个为首的贼徒，刘黑子决没有这种无赖的徒弟。并且小女在刘黑子那里好几年了，从来没听他说过这名字。

“料定是个冒牌的。凡是冒牌的人，那有真实本领？我就用那擒贼先擒王的手段。冲天炮话才说完，他们还迟疑不肯动手的时

候，猛不防一伸手，便将那何金亮捞在手中。论武艺我是打不过人，若讲蛮力，谁也弄不过我。我一手才捞着他的臂膊，他就想施展他的几手毛拳，打算一下将我的手洗落。我如何肯容他施展？只把三个手指头一紧，已将他提起来，两脚离了地，便没着力处。我一换手，抓了他的腰带，举起来悬在空中，和那日举冲天炮一般。只是这何金亮毕竟比冲天炮强些，他手下的人也不是冲天炮那日纠合的那一群脓包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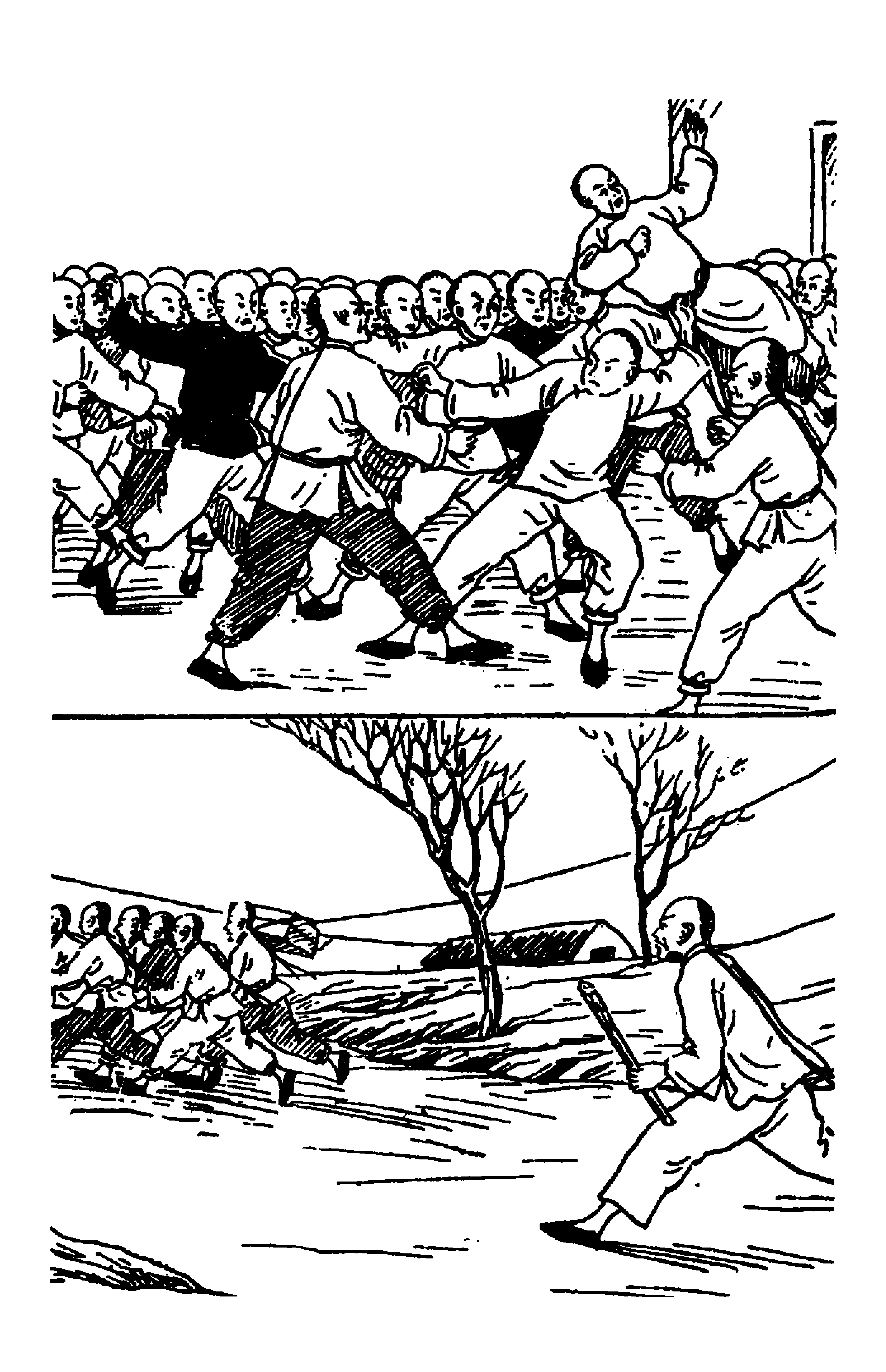
“何金亮见我将他举起，并不害怕，高声向众人喊道：‘诸位兄弟，尽管动手，不用顾我。’何金亮一语才出，大家就真个动起手来。这一来，却把我弄苦了。何金亮练得一身好气工，锤打锥舂都不怕。他把几句话说完，就鼓着气，一声不言语，听凭我拿着东挡西架，总不开口。有时手脚忽然一弹，有时拳作一团。我一心想冲出重围，身上就受他们几下，也不作理会。只是地方太小，围了三五十人，又都存心要让我累乏。大哥请想，何金亮的身躯高大，足有一百五六十斤，又是那们乱弹乱动的，我的气力即便再大些，也有困乏的时候。冲了好一会，那里冲得出呢？”

雪门和尚跺脚道：“你为何不将何金亮向外面用力抛去，好打出重围，再作计较呢？”

周老五叹道：“我那时心里不知怎的糊涂了，若是能照着大哥的话，早把何金亮抛出去，也不会弄得我精疲力竭，还受了几处重伤，才拼命打了出来。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当下竟被你打出来了吗？”

周老五道：“若不打出来还了得，此刻那有性命在这里陪大哥谈话！那时亏得有两个人，见我拿着何金亮当兵器，横冲直撞，恐怕把何金亮撞伤了，一拥上前，一个抢脚，一个抢手，死不肯放。我因占了双手，不好施展，只得将手一松。我手中丢了那一百五六十斤重的兵器，立即觉得身体灵动了。好在他们不曾将大门关上，又都没拿兵器，所以虽受了几处伤，还不至于跌倒。我打出之后，到山岩里寻找那小孩，幸得那小孩不曾走开。我只得将他



带回家中，好再做计较。

“谁知冲天炮那种坏蛋，居然恶毒到了极处！破了一个寡妇的家还嫌不足，乘我被围困的时候，复统率一群恶棍跑到我家中，将帮我打铁的曹秃子捆了，口中塞着一团棉絮，使他叫唤不出。到我这房里，翻箱倒箧，把我积聚的几百两银子和四季衣服搜括得一干二净。

“我带着那小孩回家时，他们已经远走高飞了。我看了这情形，几乎气了个半死。当下只得将捆曹秃子的绳索解了，问共来了多少人，抢去了多久。曹秃子道，才来了十二三个人，手中都不曾带长大的兵器。因在白天，各人只带了一把尺来长的解腕尖刀；抢劫之后，都从后门逃走，此时大约还跑不到三四里路。

“我听了才逃去不久，那能忍住不去追赶呢？便随手拖了一条木棍，也从后门追赶下去。好在他们只道我被困，打不出来；曹秃子已经捆倒了，必不会有人追赶，因此跑的不快。我追了六七里路，就见冲天炮率着一群恶棍，在前面缓缓地走。我追到切近，他们听得脚步响，一回头看见是我，那里还顾得性命？都飞也似的往前跑。

“我也只得拼命地追赶。他们见我追赶得急，就分开来，四散奔逃。我心想，这些恶棍就追着了，也不中用，须追着冲天炮，事情方有着落。便紧一紧脚步，牢牢地盯着冲天炮追赶。冲天炮径向着自己家里跑，我也顾不得他们人多势大，又进了那个村庄。这一来，却险些儿把我性命，送在村子里了。

“我这日从大清早起来，水米不曾入口，第一次冲出重围，早已打得精疲力竭，身上的伤还在其次；来回跑了几十里，又气又急。肚中虽不觉得饥饿，只是身体疲乏极了。当时一鼓作气，也不暇顾及利害，追进了大门。心里才想起，我已这们疲乏，如何能再和他们交手，不是枉送了性命吗？立时就打算抽身退出来。谁知才回身走了几步，里面那班恶贼已追赶出来，便在大门外面一个草场里，又动起手来。我不曾施展几手，毕竟因为力乏，被

他们打倒了。

“依冲天炮没天良的恶贼，就要动手将我打死。亏得何金亮不肯，七手八脚地把我捆绑起来，抬进里面一间四面不通风的房内，监强盗一般地监禁我。到了那时侯，也只得听凭他们处置，闭眼合口，一声不作。若不是小女铁儿这日跑回家来，听了曹秃子的话，由那小孩带领前来救我，纵然我没有性命之忧，这时只怕还监禁在那房里，不能脱身呢。”

雪门和尚问道：“杨家的寡妇救出来了没有？”

周老五点头笑道：“若不曾救出来，我就肯罢手吗？今日才将那寡妇母子安置妥当，就在我这隔壁租了两间房子，给他母子居住。那小孩定要给小女做徒弟，小女倒也喜爱他伶俐，情愿收他做个徒弟，替他取个名字叫杨天雄。现在定了每日早晚，跟小女练工夫。”

雪门和尚喜笑道：“我看这个徒弟，将来练成功，一定是不凡的。我且问你，你那日被冲天炮一班人抢劫去了的银钱和衣服，都夺回了么？杨家寡妇你们怎生救出来的？冲天炮、何金亮等一帮恶棍，此时怎样了？你都不曾说出来，痛快的话一概不说，真叫我纳闷得很！”

周老五笑道：“我那日打也打得乏了，此时说也说得乏了。我想大哥和令徒长途跋涉，也很劳倦，应休息了。我因此更不敢多说。”

雪门和尚回头看朱镇岳的神气，也实在是有些支持不来了，便答道：“就此休息也使得。”随用手指着朱镇岳，向周老五说道：“他自出娘胎，所受的辛苦，今日算是第一次。我因是有意使他历练历练，才引着他走这小路。我和刘黑子多年不见了，想带他去拜望一回，将来在江湖上，也多少得点儿照应。”

周老五道：“大哥带他去拜会刘黑子，怎么从西安跑到这里来了呢？就是有意走小路，也不应该绕这们大的一个圈子。”

雪门和尚才将朱镇岳初次出门，忌讳鬼门关地名，并先到陈仓

山看几位镖师的话说了一遍。这夜，师徒二人就在周家安歇了。

次日天才黎明，朱镇岳醒来，正待起身做工夫，忽听得院内有呼呼的风响。仔细听去，知是有人在院中舞剑。心想："必就是昨晚见面的周铁儿。他是刘黑子的徒弟，我正打算领教她的本领，只苦于不好开口。此时何不悄悄去偷看她一回？"

主意一定，连忙下床，穿好了衣服。走到丹墀里，一跃上了房屋，就伏在屋脊背后，伸出头来，向后院中探看。只见铁儿用青布包头，短衣窄袖的，正提着一把寒光射人的剑，在院中从容击刺。旁边立着一个眉目如画的小孩，凝神注意地望着铁儿。铁儿偶一抬头，见有人在屋脊上偷看，立时脸上变了颜色。

朱镇岳见已被铁儿瞧着了，退下来似乎无礼。正想立起身，索性和铁儿见礼。猛见白光一闪，那剑已直向头顶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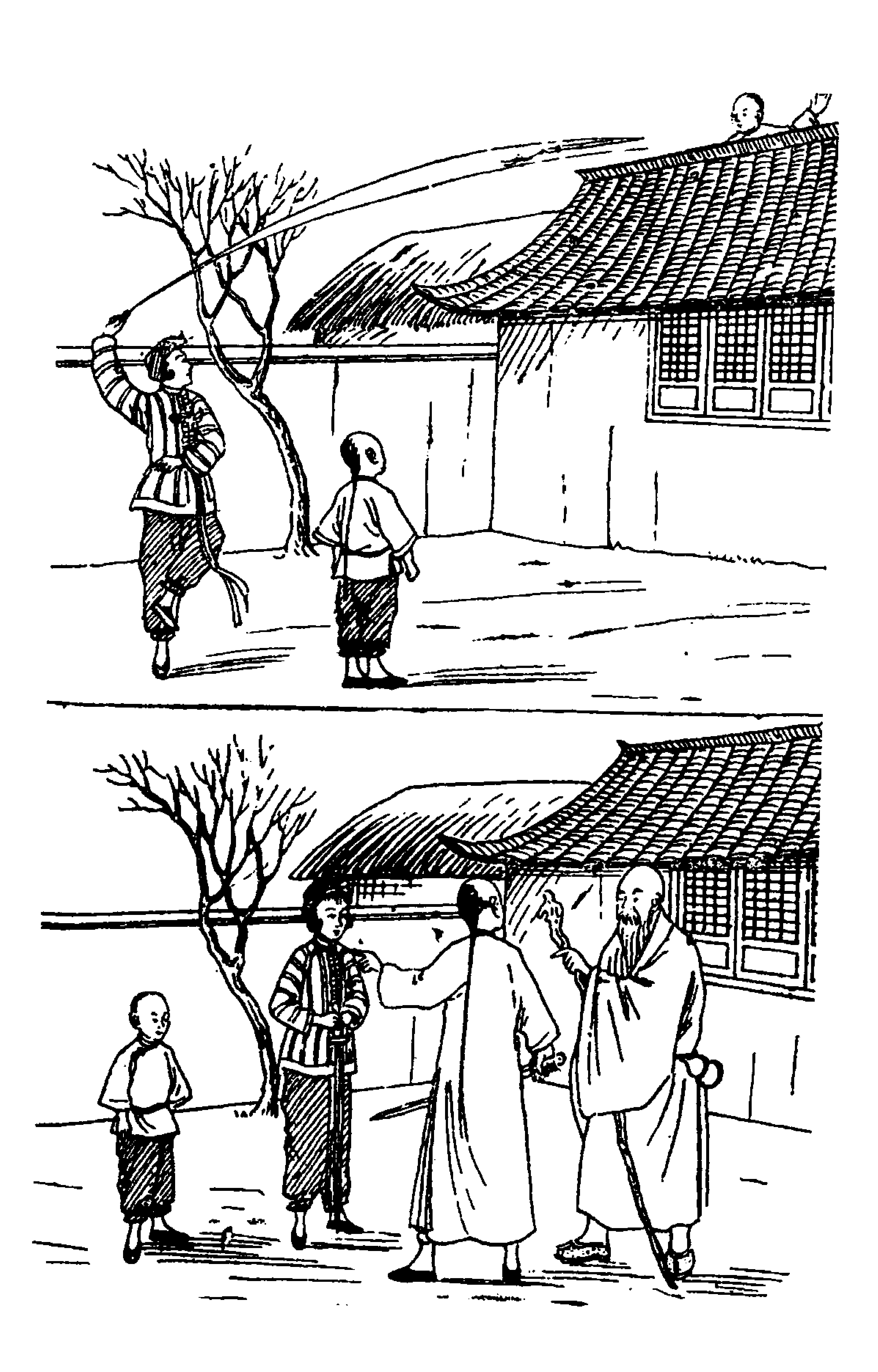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不曾安排和人动手，自然是赤手空拳。幸得贴肉穿着那副软甲。当时进退都来不及，只得将头一偏，那剑在肩上刺了一下。虽不曾伤损，心里却是气忿不过。脱口骂道："好丫头，你等着罢！"随即飞身进房，伸手从壁上取了宝剑，翻身仍从屋脊上跃到院中。

铁儿已拱手陪笑说道："得罪得罪！我实在不知道是朱大哥，幸恕唐突。"

朱镇岳怒道："你两眼不曾瞎了，分明是存心欺负人。此时我和你没甚么话说，你刺了我一下，我也刺你一下就完了。"一面说，一面举剑刺下去。

周铁儿何尝不知道是朱镇岳。也是朱镇岳一般的心理，想领教领领教朱镇岳的本领。因昨晚听得她父亲对她说，雪门和尚的本领如何高妙，并说就看他这徒弟的气概，也像是个很有本领的。她父亲夸奖朱镇岳，她心里已有些不服。她父亲夸奖之后，又叹息自己没有福命，没有这们好的儿子，铁儿因此更加气忿起来。只因自己是个女孩儿，不便说出来要和朱镇岳比试，纳闷了一夜。

次日早起，在院中教杨天雄的剑术。偶然抬头，见朱镇岳在屋



脊上偷看，立时又羞又忿。举剑向朱镇岳头顶撒手便刺。及见朱镇岳居然不曾受伤，心里这一惊才是不小。暗想："我的剑刺天空飞鸟，百不失一，如何倒刺不着人了呢？这人的本领果是不小。我今日若败在他手里，将来怎好见人！没法，只有装作不知道，向他谢罪一声，免了这场羞辱。"所以朱镇岳向她动手，她只是闪开身子，连陪不是。

朱镇岳见一下不曾刺着，正待使出看家本领报那一剑之仇。猛听得雪门和尚立在屋脊上喝道："岳儿不许无理！强宾不压主的话都不知道吗？"说着已飞身下来。

朱镇岳忙丢了铁儿，跑到雪门和尚跟前诉道："这丫头无端刺弟子一剑，师傅得替弟子做主。"

周铁儿见雪门和尚下来，知道不妨事了，也连忙跑过来，向和尚福了一福道："求老伯替侄女做主，侄女实在不知是朱大哥，冒昧动了一下手，已向朱大哥再三谢罪。"朱镇岳不待她说完，也不等他师傅答话，朝着铁儿呸了一口道："你刺我一剑，就是一句空话谢罪可以完事吗？我若被你杀死了，你不也是说一句对不起，就不教你偿命吗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胡说！你就挨姑娘刺一下，又算得甚么事，值得这般认真？罢了，不许你再说了，大家见个礼完事。"

周铁儿听得，即向朱镇岳行礼。朱镇岳不好意思不睬，只得答礼。雪门和尚见杨天雄立在旁边，随用眼打量了一会，笑对朱镇岳道："这孩子的骨格正和你相似，只要他肯用功，将来的造就也是未可限量的。"杨天雄见和尚奖励他，即过来向和尚行礼。

此时，周老五听得院中有说话的声音，料是雪门和尚师徒起来了，也走了过来。见朱镇岳提剑在手，只道和自己女儿比较剑术，笑着问道："你们动手比试么？怎的不给我一个信？等我也好来看看热闹呢。"

雪门和尚也笑着答道："你还想看热闹？若不是我这徒弟生得顽皮，几乎被你姑娘一剑刺死了。看你我兄弟这本账将怎生算法。

你不知道我这个徒弟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收在我门下。我肩上这副千斤重担，须待我的浮屠七级成功，方能放下。若在此时有个差错，我回不得西安还在其次，可怜他父母两条性命就活活地断送了。你说这本账，算得清么？”

周老五因不知就里，还不曾回答，铁儿已笑说道：“怪不得老伯传朱大哥这一身惊人的本领，宝剑都不能伤损毫发，侄女拜服极了！”

周老五望着朱镇岳，笑得合不拢口来，心里十分想招做女婿。只因自己的身世过于寒微，明知朱镇岳是个贵家公子，必不肯娶一个铁匠的女儿做老婆，只得勉强将这念头打消。朱镇岳见周老五望着他，张口只是笑得合不拢来，虽不知道正在转他的念头，但他是个不曾在交际场中混过的人，面上很觉有些难为情。

雪门和尚看了这个情形，自然猜得周老五的用意，心里也就觉得这事办不到。见自己徒弟调转脸望着空处，料是被周老五看得难为情起来，即笑向周老五道：“我们不要耽误了他们练工夫的时刻，到前面去漱洗罢。昨夜没有谈了的话，趁早就说给我听。我师徒用过早点，还要赶路呢。”

不知周老五怎生回答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何金亮自承为刘黑子之首徒，夸之于他人之前可耳，奈何夸之于周老五之前。吾知其一旦得审周老五之底蕴，当不知若何懊丧也。

“凡是冒牌的人，那有真实本领？”数言可谓快人快语。虽然今世之喜冒牌者亦多矣。一己本领如何，固非所计，又宁一何金亮而已哉。

冲天炮，炮耳，宜可持之以为兵器。不图周老五竟以前之所以施于冲天炮者，复施之于何金亮。循是以往，凡与周老五对垒者，固无人而不可为周老五之炮。而周老五炮手之能名，且将轰

传天下矣。

朱镇岳精于剑术者也，周铁儿亦精于剑术者也。一旦相遇，又安得不跃跃欲试，欲相一较高下，矧又皆在少年气盛之时乎？然而此飞一剑，软甲之功用何神！彼飞一剑，老师之叱声忽至。于是比剑之事终无成，徒令一般读者目眈眈、心跃跃，空劳一番盼望耳。作者亦狡矣哉！

第九回

入龙潭娇娃救父
搜兔窟弱女锄奸

话说周老五听了这句话，才把视线离了朱镇岳，点头应是。于是三人撇了周铁儿、杨天雄，到前面来。

漱洗完毕，周老五指着打铁的炉锤，向雪门和尚笑道："我这家铁店，在这高店地方开了三十多年。就为冲天炮这东西，硬给我把台拆了。只是我这台虽被他拆了，我却不曾吃亏，还多少得了一点便宜。"

和尚问道："这话怎么说呢？杨家寡妇被你救出来了，冲天炮抢劫了你的衣服银两，也被你夺回来了，冲天炮怎的倒拆了你的台呢？"

周老五哈哈笑道："他们那日将我捆倒在一间四面不通风的房里，却又不敢饿坏了我，喂了几个又粗又黑的馍馍给我吃。我那时心想，铁儿在刘家坡轻易不大回家，她不得着我被困的消息，断不能前来救我。惟有养足精力，扯断绳索打出去，到刘家坡去找几个帮手来，出了这口无穷之气。叵奈那捆我的绳索，他们当强徒的人很有讲究，是用头发和苎麻结成的，有大拇指粗细，又柔软，又牢实，比铁链还不容易扯断。用尽平生之力，扭了几次，松动是松动了些儿，只是扭不断，手脚脱不出来。倒被那看守的王八蛋看出来了，跑去报知了何金亮，又在我手脚上加了两条小些儿的头发绳。这就无论是谁，也别想能扭得断了。我那时心里自免不了有些着急，但是想不出脱身的法子来，也只好听天由命。

"到了半夜，我正在睡梦中，忽觉有人将我推醒。我一转动，见手脚的绳索已解了。睁眼一看，只见一个穿黑衣的人立在旁边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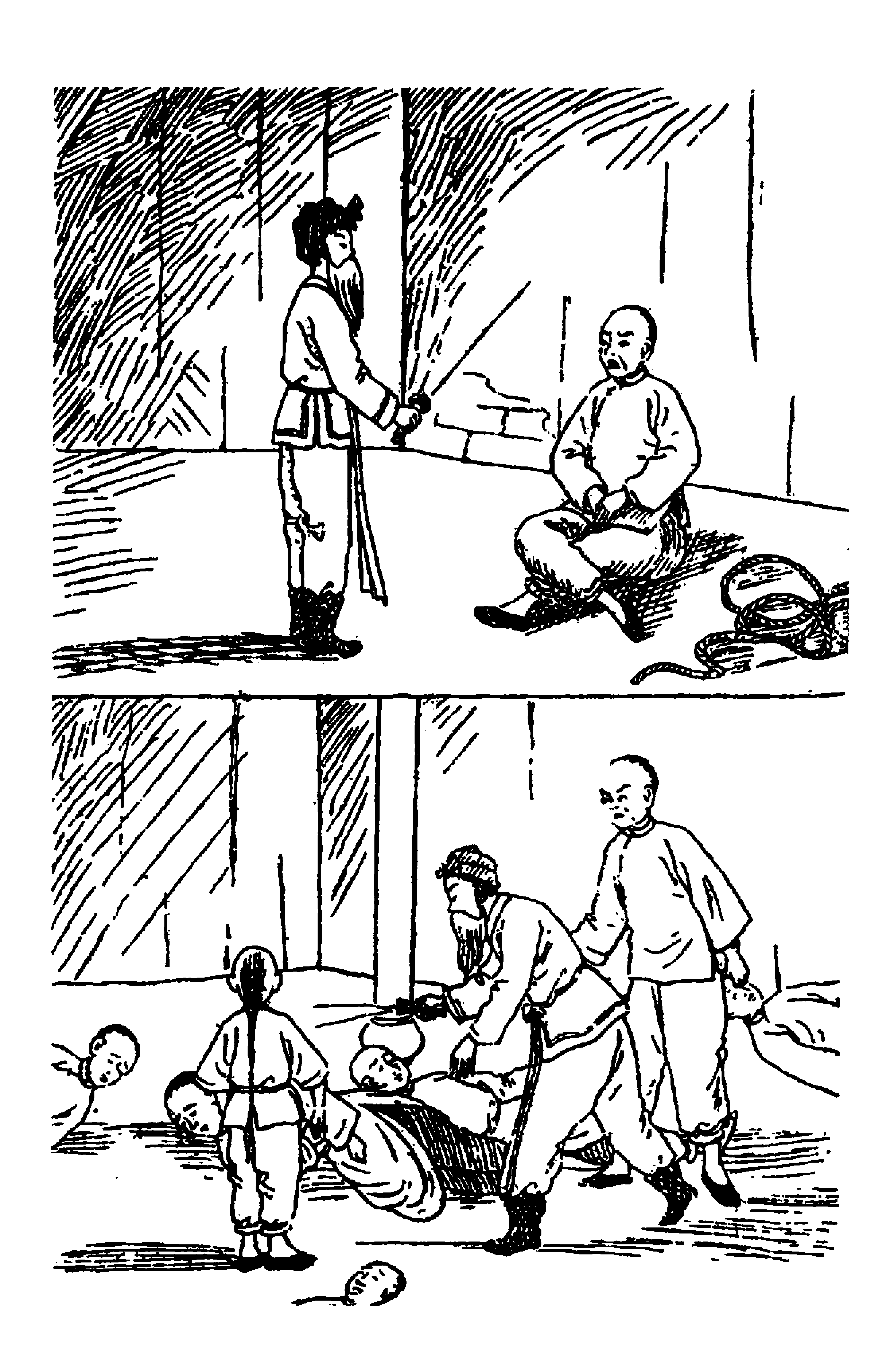
手中扬着火筒，照得那人脸上和戏台上的花脸一般，颌下一部红胡须，有尺来长。我素来胆大，见了那个模样都吓得心惊，心里还疑惑是在梦中遇见鬼了呢。那人见我转动，忽然低下头，凑我耳边呼道：‘爹爹醒了么？你女儿救你来了呢。’

“我一听小女的声音，连心花都开了！满想一翻身爬了起来，好去找何金亮、冲天炮一班杂种算账。谁知捆绑太久了的人，手脚都不由自主了，那里翻得起来？只得说道：‘我醒了，只是动弹不得。你为甚弄成了这般模样？’小女道：‘爹不能动弹不要紧，你女儿背着到外面再说。’亏得小女天生和我一般的力气，背着我从屋上出了村庄，跑到我日间安顿杨天雄那山岩里，才将我放下。

“那杨天雄即跑过来问安，我见了不觉吃惊问道：‘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不是曾带你回家去，我一个人追到这里来的吗？’小女答道：‘不是这小孩，女儿怎知道爹被困在这村庄里？女儿黄昏时候来，才回到家中。见了家中那种七零八落的情形，曹秃子又被捆坏了手脚，倒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幸亏这小孩子把前前后后的事，对我说了一遍，我才知道爹追强盗，追得没有下落了。小孩引我到这里来，说强盗就在这村庄里面。我说，我进去等强盗，你这小孩怎样呢？小孩真聪明，对我说：老爹白日曾将我寄顿在这山岩里。我于是就将他留在这山岩里，我一个人进村庄。各处都寻遍了。及到那间房上，听得下面看守的人说话，才知道爹在那房里。好在我身边带了鸡鸣香，把两个看守的人熏过去了，才下来替爹解了绳索。此时爹的意思要怎么办呢？’”

雪门和尚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插口笑道：“你那时的心里，想必是快活到极处了。”

周老五打着哈哈答道：“快活自不消说得，不过心头还气得很。杨家寡妇没下落，抢劫去我的银钱衣服，我都不气，我气的就是将我捆绑那们久，是我平生第一次受的羞辱。这口恶气不出，我死不甘心。我当下对小女也是这般说，小女道：‘没要紧，我且去把被抢劫去的银钱、衣服找回来，再寻杨家寡妇的下落。’小女



说完，复翻身进村庄里去了。我就带着小孩，坐在山岩里等候。不多一会儿，只见小女笑嘻嘻地走来，向我说道：‘爹手脚可以动了么？’我立时跳起来说道：‘我手脚早已活动了，要怎么办？’小女道：‘我已将一群恶贼都制服下来了，请爹去处置他们便了。’小女又对那小孩说道：‘你也同去，好认你的母亲。’

“于是三人一同进那村庄。只见从里达外，一路的门户都开着了。小女在前面扬着千里火筒，照得明明白白。二门以内，每间房里，酣睡着五七个大汉，也有睡在床上的，也有胡乱躺在地下的，都和死了一般，并没一人能睁眼瞧看。小女在那些人脸上每人照了一照，问我认得出冲天炮及何金亮么？我说，这两个坏蛋便是死了，我也认得出来。一连照了几间房，看了三五十人的脸，就只不见那两个坏蛋。寻来寻去，杨家寡妇倒被我们在一个小小地窖子里寻着了。却好，据寡妇说，何金亮并不曾向她逼奸。抢去之后，就将她禁在那地窖子里，手脚用镣铐锁了，也没人看守。他们这回举动，全是因冲天炮受了我的羞辱，哀求那班强徒替他出气的。其实何金亮虽然无赖，并没有想强逼杨寡妇成亲的心思。我们当时既把杨寡妇救出来了，又各处搜寻了一会儿，看寻得着我失去的银钱衣服么。

“一个庄子都寻遍了，不但寻不见银钱，几个破橱里连好点儿的衣裳都没有。我失去的财物是丝毫也见不着。小女道：‘银钱衣服事小，只要何金亮及冲天炮不死，总有和他们算账的一日。且将他母子送回家去，爹也回去。女儿明天一个人再上这里来，还愁何金亮、冲天炮不双手把我家的东西送还吗？’我听了，也只好如此，既见不着他们为首的人，就在那里等一夜也不中用。

“我们出了村庄行不到一里路，忽见前面来了六七个人。杨天雄眼快，一见就说有冲天炮在内。话不曾说完，前面的人果然折转身就跑，分明是已看出我们来了，知道决不与他善罢甘休。这时和冲天炮同走的人又少，如何敢不跑，硬来和我们对敌呢？小女听说有冲天炮在内，也不说甚么，一手将杨天雄提起，放开脚步便追，

真是比飞鸟还快。看看要追上了，他们又分途四散逃跑起来，杨天雄仍是认得出，指给小女看。小女就单追冲天炮一人，那里消得几步就追上了前，回头一声喝道，‘你再不停步，你姑娘就用飞剑取你的狗头了！杀你这个坏蛋，只当踩死一个蚂蚁，费不了你姑娘半丝力气！’小女边说边亮出剑来，顺手一剑，将路旁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树削做两段，哗啦啦连枝带叶倒了下来，遮了半亩大的地面。冲天炮一见，魂都吓得冒出来了，怎敢回头再跑？来不及地跪下来，只管叩头求饶。小女骂道：‘你这坏蛋，也求姑娘饶你么？容易！何金亮现在那里？你快将他交出来，这是一件；还有一件，你抢劫了我家的银钱衣服，也得快些交出来。若少了一钱银子、一件衣服，姑娘取定了你的狗命！’

“冲天炮哀求道：‘何金亮是刘家坡刘黑子的徒弟，有了不得的武艺，我如何能将他交出来呢？我只将他住的地方告诉姑娘，请姑娘自己去找他。’小女不等他说完，又骂道：‘胡说！他住的地方我都抄查过了，那有何金亮在内？你这混账东西，想骗着我好脱身么？’冲天炮不慌不忙地答道：‘姑娘是在大村庄里抄查他么，那怎能见得着他呢？那大村庄是他白天赌钱和聚会同伙的所在，他收的几十个徒弟都住在里面。他自己夜间却不住在那里，他住的地方离这村庄有三里多路，他有老婆儿子，都住在那里。’

“那时我见小女追赶冲天炮去了，心里有些放不下，教杨家寡妇在僻静地方等着，我也追下去。冲天炮说完这话的时候，我正赶到了。小女便将杨天雄交给我，要我先带着杨家母子回去。我想，有他母子在眼前，动手时多有不便，又没有好地方寄顿，只得依了小女的话，先带领他母子回家。

“小女就押着冲天炮，跑到何金亮家里。劈开门进去，何金亮不认识小女，还只道是江湖上的人来讨盘缠的，又向小女拿出刘黑子的招牌来。小女哈哈笑道：‘好不害臊！刘黑子有你这种不成材的徒弟？我且问你，你既称是刘黑子的徒弟，你可知道你师傅是何时的生日，你师母娘家姓甚么，也是何时的生日？只要你说的不

差，我就认你是他的徒弟。世上大约没有徒弟不知道师傅师母生日的。’何金亮既是冒牌，如何能知道这般详细呢？竟被小女问住了，开口不得，恼羞成怒，就和小女动起手来。大哥请说，他可是小女的对手？绝不费事的，几下就打服了。小女向他追冲天炮抢去的赃物。我的衣服都在何金亮家，银子何金亮分了一百。小女自己动手，翻箱倒箧，搜出一千二三百两银子来，连衣服一并包了。提得回来，已是天光大亮。这就是昨日早起的事。

“小女说我年纪老了，家里有这千多银子，也可以过活了，劝我歇了手艺。我心想，这手艺本来没多大的利息，冷天还好，就是六七月的炎天难受。就只因我没有旁的本领，可以混饭吃。而我这店子又开了几十年，所以不肯随意歇业。小女既是这们劝我，身边又有了这些银子，我就活到七十岁，也只二十年了。这些银子还不够我吃喝吗？”

雪门和尚至此才笑答道：“你有这们出色的一个女儿，便没有这点银子，那里就愁了吃喝？这种辛苦手艺，不干它也就罢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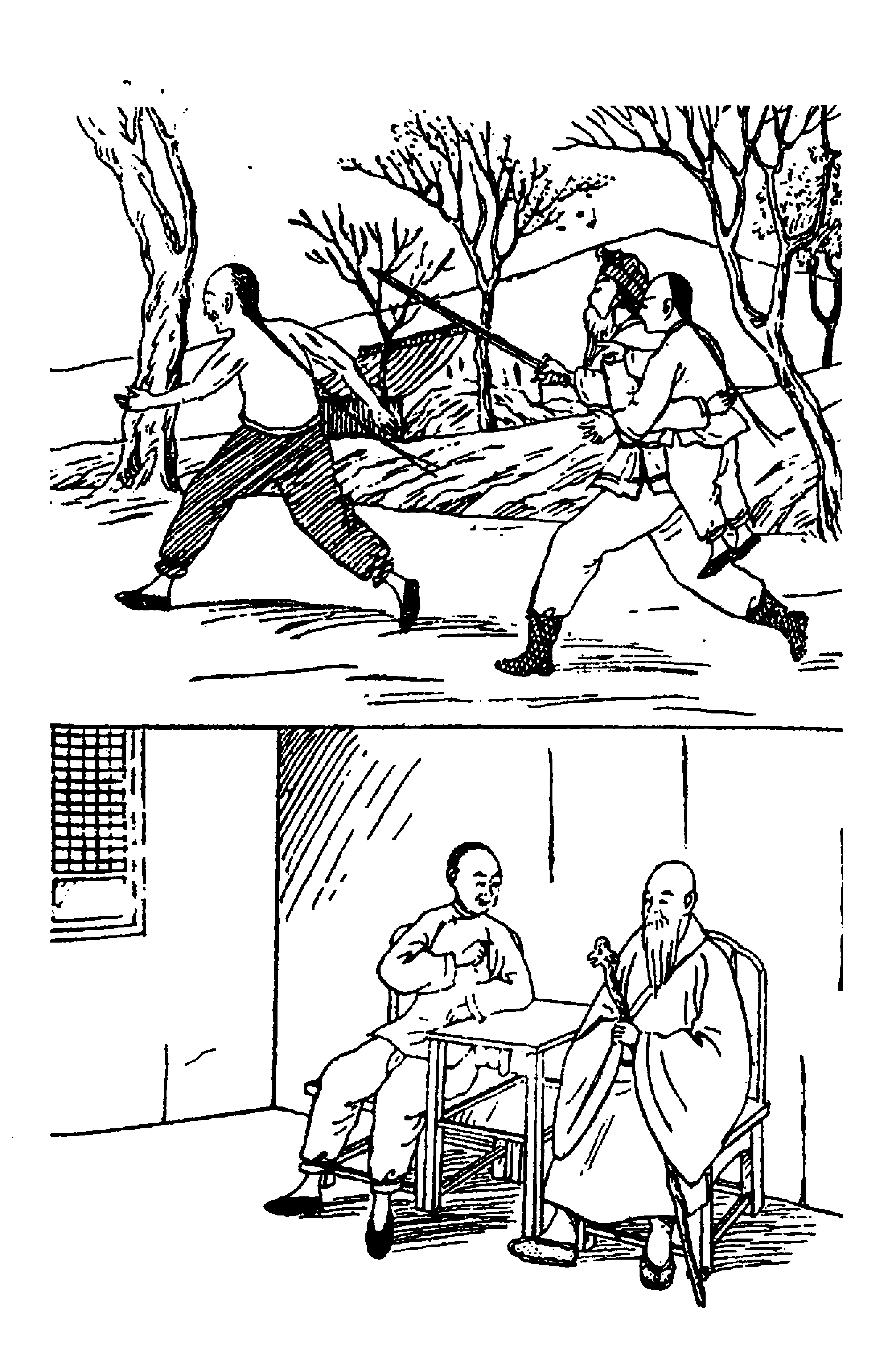
周老五听得夸奖铁儿，心中异常高兴，望了望朱镇岳，又低下头。略停了一停，即起身向和尚使了个眼色，自己先往里面房中走。雪门和尚已料定必是想将铁儿许配朱镇岳，一面跟着起身往里走，一面心里打主意，应怎生回答。

二人同进房中，周老五握住和尚的手说道：“大哥知道你侄女还没有婆家么？这高店地方，实在没有相匹配的孩子。大哥应得替你侄女留神择一个好孩子才好。”

和尚连连点头笑道：“我应得替她留神，只是我的心目中也是和你一样，一时想不出堪匹配的人物来。”

周老五见和尚故作不明白自己用意的样子，只得明说出来道：“不知大哥这位令徒已经定了亲事没有？”

和尚道：“亲事是好像还不曾定。只是这时还说不到这事上面去，因为他有父母在西安，亲事尚轮不到我做师傅的作主。不过老弟既托了我，我总得留心物色。回西安后，自有信来。”



周老五问道："大约在何时，大哥可回西安呢？"

和尚道："原定了在外面游三个月，大约至迟也不会过一百日。"

周老五道："我本多久想去西安一行，三个月后，我到西安来看大哥好么？"和尚只得点头应好。

二人仍回到外面，朱镇岳已将包袱结束停当。于是师徒二人别了周老五，向陈仓山进发。

才走了半里多路，朱镇岳道："师傅看周铁儿的工夫比弟子怎样？"

和尚笑道："你此后对于工夫不懈怠，她一辈子也赶你不上。只要放松半年，就不是她的对手了。刘黑子和我的路数不同，铁儿若是和你同在我门下，她有天生的那般神力，成功自不在你之下；因她的家数不同，今早如果你两人动手，你有软甲护身，不至受伤，她必被你削去一足。"

朱镇岳喜道："弟子也是这般想。她若动手招架，弟子即用翻云手杀她，料她也逃不了。"

和尚道："她逃是逃不了，但叫我怎生对得住她父亲？更怎生对得住刘黑子？你此后在外须得小心谨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决不可轻易和人动手。须知在江湖上行走的人，凡是有些声名的，必然有些来历。每每有因一句话得罪了一个不相干的人，弄得结下无穷之怨，到处是和你为难的人，简直是遍地荆棘，开步不得。便有天大的本领，也莫想在江湖上混。即如今早的事，你若真和周铁儿动手，打输了自己吃亏是不待说；就是打赢了，削了她一只脚，周老五已是五十岁的人了，只有这一个女儿，被你弄成了残废，你说他心里甘也不甘？刘黑子是她师傅，得了这消息，能放手不替铁儿报仇么？眼见得刘家坡就不能去了。所以江湖上、绿林中的朋友最讲信义，不专尚本领，就是为的本领不足靠；任凭你本领登天，也当不了大家与你为难。只有信义两个字，百万人千万人，也敌他不过。"

朱镇岳听了，心里不大悦服，问道："周铁儿无端刺弟子一剑，险些把命都送了，难道在江湖上讲信义的人便白送给她刺了，因怕结怨就不回手么？"

和尚大笑道："真能忍住不回手还了得！忍不住要回手也是人情。但人家既已向你低头，你身上又没受伤损，落得做一个大量的人物，却又不曾示弱于她，岂不把上风占尽了，还待怎样呢？你不见周铁儿那一双眉毛，足有三寸长，斜飞入鬓，两眼也带着杀气，在男子中都算是很英武的像。她性情之不肯服低就下，一见面就可看得出几成来。好容易叫她两次三番地向你赔不是吗？她因不知道你身上穿着软甲，只道你是练就的这种刀剑不入的工夫，才不敢和你动手。我其所以不将软甲的原因向她说出来，并不是怕她翻脸，放胆和你动手；仍是怕你伤了她，损了人，害了己。"

朱镇岳见和尚如此说，心里才高兴了。一气走了二十多里，山岭崎岖的道路，觉得比昨日走得更加吃力。雪门和尚用肩挑着禅杖，从荆棘丛中劈开道路。朱镇岳跟在后面，只苦力乏。但见师傅这们老的年纪，还走前面替自己开路；自己年纪轻轻的，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困乏的话来。只是雪门和尚见他不说困乏，便不停步地只向前走。这座山上并没一株大点儿的树木，尽是人多高的荆榛之类。上山的时候，尚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可走。虽是被两边的荆榛长满了，还望不出路径来，然循着那路，一步一步地走去，比没有蹊径的毕竟好些。

谁知正走得力乏的时候，雪门和尚忽然停住脚，举眼向四围看了看山势，对朱镇岳说道："我们要改方向了，这是一条附近山民打柴的路，围着山腰，和替这山系了一条腰带相似。走来走去，仍得退归原来的路，没有三四日，绝行不了一周。我们此刻须改途向山顶走去。不过没了这条路，又难走些，你且就这块石上坐下来歇息歇息，吃点儿干粮，再打起精神走罢。你要知道人身的力气和井里的泉水一样，十年不取水，也不过是一满井，或者还有干涸的时候；每日取水，每日仍得浸满一井，并且还是新鲜水，比十年不取

的水好得多。气力不用，不会增长，更有退下去的时候。今日把气力用尽，明日的气力便得增加许多。我这次带你出游，访友在第二，领着你习劳耐苦是第一。”

朱镇岳坐下来，解开包袱，取出两个荤素干粮来，双手掰了一个素的给师傅，自己吃了一个荤的。问道：“陈仓山有几个甚么样的人物，住在那里呢？”不知雪门和尚如何回答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周老五被困敌巢之中，绳索系其身，自以为绝望矣。忽飞将军从天而下，救之而出，此其欣喜为何如？矧救之者又为其爱女乎！

恶徒喜破人室家，劫人财物，今即以其人之道还诸其人之身，令人阅之拍案叫绝，浮一大白。而周老五于是乎因祸得福，可以鼓腹而嬉，歇业不为矣。

周老五之于杨寡妇，既拯之于水火之中，复登之于衽席之上，确是侠客行径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天下未有执贽门下而尚不知其师之生日者，其理至当，其语至趣。铁儿即据是而向何金亮作咄咄逼人之举，尖利哉此小姑娘！何金亮又安得不大窘而特窘哉！

周老五欲引朱镇岳为坦腹，虽嫌太不自量，然故人情之常，盖为父母者孰不愿其爱女得一乘龙快婿？于是一切都非所计矣。

雪门和尚以人之精力与井水相喻，其义至为精确，愿一般青年取而一细味之。

第十回

道左乞怜群盗丢丑
洞前膜拜老猿通灵

话说雪门和尚见朱镇岳问陈仓山住了些甚么样的人物，便也就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笑道："说起住在陈仓山的人物，真是一时也算不清。老的少的，强的弱的，从前当保镖达官的，从前在绿林的，总共有二十多个。还有天台山也住了十来个。不过我打算带你去拜会的，只有杨海峰一个。以外的见面不见面，都没要紧。讲到那个杨海峰，也是江湖上一个很奇特的人物，声名不在刘黑子之下。

"他原籍是安徽人，小时候在安徽一家当店里学徒弟。那时开当店是很不容易的，动辄就被强盗抢劫了。因此稍为大点儿的当店，总得请一两个好工夫的教师，一面保护，一面教当伙计的工夫。一家大当店至少也有十来个能动手的人，才能保得住，不被强盗抢去。杨海峰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在那些伙计徒弟当中，就没人及得。几次来了强盗，只有他一个人出力最多。他的声名在当徒弟的时分，就喧传得很远。他的师傅本是个有名的保镖达官。一次，他师傅病了，恰好一起大客商来找他师傅保镖，算是一笔很大的生意。他师傅待不承接罢，心里实在有些割舍不下；承接了罢，又病得挣扎不起来。

"正在左右为难之际，杨海峰跑来看他师傅的病。他师傅一见面，心里高兴，也不和杨海峰说明，一口便把生意承接下来。杨海峰听得说，也绝不畏惧，许多人倒替他捏着一把汗，劝他不要出马，这不是当耍的事。他只笑着，也不回答。那时他才二十岁，毕竟押着十几辆货车，从安徽到达河北，在路上并不扯他师

傅的旗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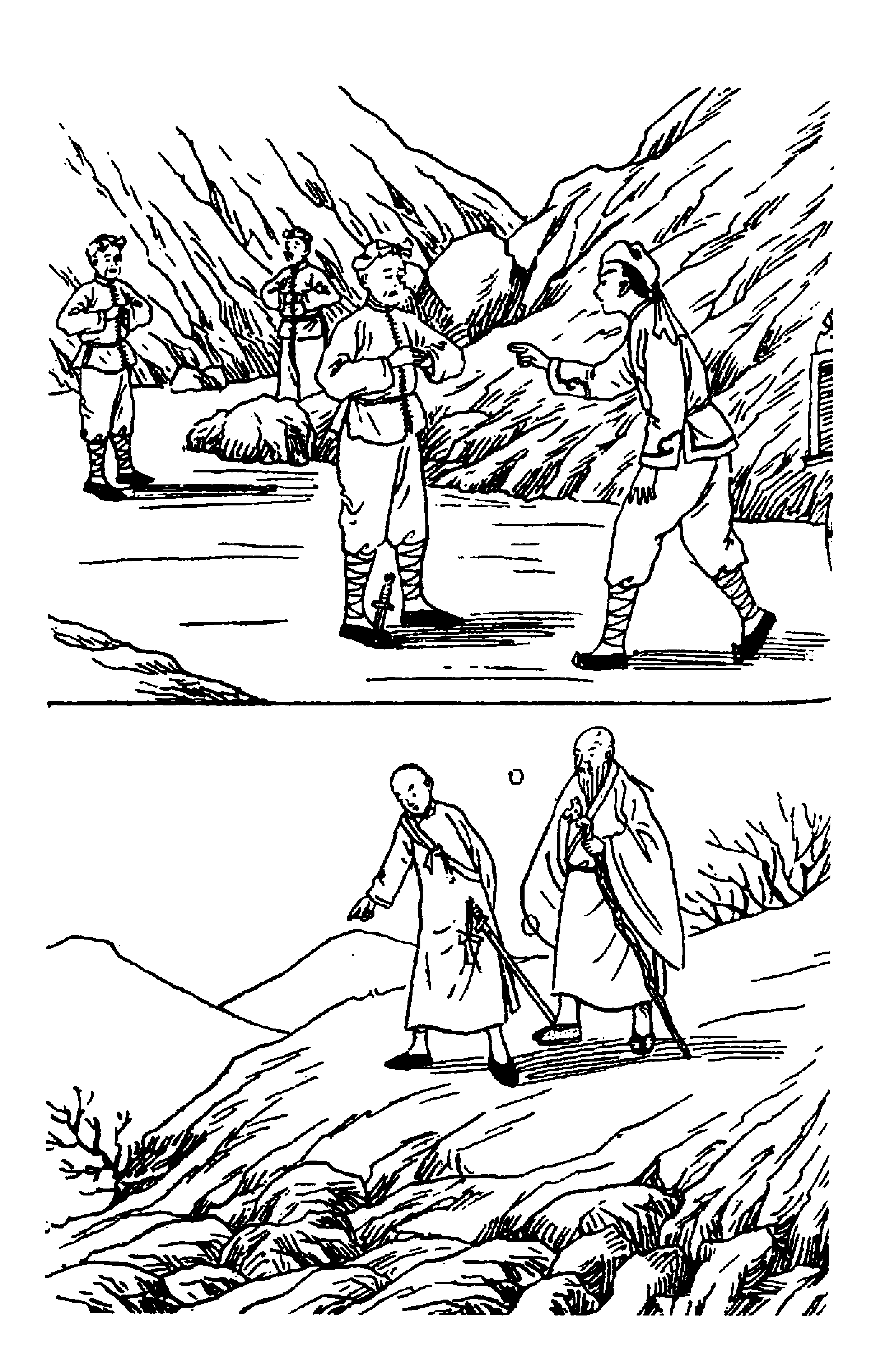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日，遇着五个劫镖的，欺他年轻，隔两丈远近一个，和把守关卡一般的，不让他过去。他却不和五人交手，拿出五把箬叶般小的尖刀来，每人脚背上一把，牢牢地钉入土中。五人都动弹不得，只得一个个哀求他，并请问他的姓名。他尽情告诫了一顿，才说出自己姓名来，将五人放了。一路把镖押到河北，不曾损失丝毫。

“于是杨海峰三个字，在江湖上，便是绿林中老前辈，也怕弄他不过，坏了自己的名头，不敢轻于尝试。从这次起，虽仍在那家当店里做伙计，只是投他保镖的，一月多似一月，一年多似一年。后来他师傅一死，河南直隶一带差不多成了他管辖的地方了。李秀成慕他的名，卑辞厚礼地把他接到南京。听说他很帮李秀成做了几件大事。不过既弄到一败涂地，他仅仅逃得了性命，便对人再也不敢承认这助逆的话。虽明知我是个世外人，他也不肯多说。他在陈仓山已住了四五年，他从前的部下和徒弟，很有不少的人找来想和他同住。人品不大端正的，他都用好言辞却；和他关切得很的，才肯留下来。就在陈仓山底下耕种了几亩地。”

朱镇岳问道：“几亩地够他们衣食吗？”

雪门和尚说道：“说到他们的衣食，又是很好笑的了。几亩地能供给了多少？他们又都是不会耕种的人，不过挂个名儿罢了。杨海峰一生不曾在绿林中混过，他自到陈仓山，居然有些绿林中朋友按年按月的，贡献些银钱给他，却又不是想招他入伙。他们这几年的衣食，大半是这样没有来历的来源，你看好笑不好笑！”

朱镇岳道：“可见人不可无本领。杨海峰若没有这点儿本领，绿林中朋友为甚么要拿着自己辛苦得来的银钱，去供给他们呢？但是依弟子的意思，这种没有来历的银钱，杨海峰既是一个豪杰，就不应该承受。虽说是出于绿林中朋友一番敬慕的心思，只是绿林人物那有义取之财？无非是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得来的。杨海峰当日且曾做保镖的达官，今一旦失志，不应便如此苟且。”



雪门和尚听了，登时现出极欢悦的颜色，说道："好呀，你知道如此着想，我真不愁你有非分的举动了！但我此次带你去拜杨海峰，并不是倾敬他的品格，也不是恭维他的本领。他那种本领，在江湖上混饭，对付绿林中人物则有余，拿来和我们当剑客的比较，还够不上本领两字呢。我的主意，原是要借着山路崎岖跋涉之苦，圆成你的外功。而他们这班人，领你认识认识，异日或也有得着益处的时候。你到了那里，却不可因瞧不起他们的行径，露出傲慢的样子来，犯不着无端把一干人得罪。"

朱镇岳连忙说道："弟子怎敢如此？就是弟子刚才所说的意思，也因为把杨海峰当个豪杰，方用得着这《春秋》责备贤者之义。若换做一个寻常保镖的人，和绿林中人通同一气，本来不算甚么。"

师徒二人谈罢，朱镇岳已觉休息够了，都立起身，改道向山顶上走。仍是雪门和尚在前开道，朱镇岳跟在后面。用尽平生气力，一步步如登天一般，好容易爬上了山顶。一看这山背后，朱镇岳不觉失声叫道："好了！"

雪门和尚问道："甚么事好了呢？"

朱镇岳笑道："刚才所走上山的路，都是在荆棘里面钻爬，上头刺面孔迷眼睛，下头勾衣服，刺得脚板生痛；连两只手掌都因为拔开这边，撩开那边，把皮也划破了。山这面尽是石头，草都没长着一点在上面，下山不省却许多气力吗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怪道你这般高兴叫好了，既是可以省却许多气力，便再歇歇也没要紧。今夜就在这山底下，寻个可以栖身的岩穴，胡乱睡一觉，明日就好翻过对面那座山了。"

朱镇岳随着和尚所指的方向，看对面那座山，和自己脚底下踏的这座山峰，高下似乎差不多；只因相隔太远，看不出那山上有无树木。但是一眼望去，凡目力所到之处，绝不见一户人家，也不见有人行走，连飞禽的影子、走兽的足迹都不曾见着。

正待问这几座山怎么这般寂寞，和尚已指着对面那山说道：

“那山本名西太华山，与太华山、少华山遥遥相对。后来叫变了音，都叫做西陀佛山。因在宝鸡界内，又叫做宝鸡山。就有许多好事的人附会其辞，说那山上有一只宝鸡，时常出现，立在山顶上报晓，离山几十里的人，也都常说亲耳听得那宝鸡叫过。

“山上确实有一个石洞，十五年前，我走那山上经过。因天色不早，便歇在那洞里。正是十月二十九日，将要下雪，夜间彤云四布，不但没有月光，并一点儿星光也没有。我拿包袱做枕头，正待睡觉，猛听得洞口有极轻微的脚声，向洞里走得很快。我的耳贴在地下，听得明白。若是兽类，应有四脚踏地的声音，这分明只有两脚落地。若是人，没有那们轻快的脚步。猜度必是一种怪物，才住在这石洞里。当下即翻身坐了起来，拔剑在手，听那声音走到离我约有两丈远近，仿佛向左边转了弯，一会儿就听不着声息了。

“我那时心想，我进洞的时候，是曾看见前面还有一个小洞，洞门只有尺来高，七八寸宽；里面有多大，虽不曾探头去张望，但是那洞口不能给人出进，是可一望而知的。这怪物向左边转弯，必是钻入那洞里去了。此时天黑如漆，又在石洞之中，若动手去杀它，给它逃走了，我还不知道它是一种甚么形状的怪物。不如且堵住那个小洞口，等天光大明了，再和它计较。我主意想定，就轻轻将身躯移到那小洞口边，挨身睡下，把做枕头的包袱紧紧地塞了洞口。

“次日，东方才白，就听得小洞里有脚声跑得乱响。我举剑安排好了，才一手将包袱扯出，却不见甚么怪物出来。急低头一看，倒把我吓了一跳，原来是一只五尺多高的大马猴，通体毛色和漆一般的黑中透亮。可是作怪，它好像知道我已安排了，等它一出来就要下手杀它似的，双膝跪在洞口里面，不住地向我磕头。那磕头的神气和人一般无二，只差了口里不能说话。我当下见了那可怜的样子，那忍再下手杀它呢？即收了剑说道：‘这山上常有行人经过，不是你栖息之所。今日幸是我遇了，若在寻常人，不要吓送了性命吗？你得去深山人际不到之处，遁影藏形地去修炼，下次休在这里

再撞着了我！你去吧。’那猴子竟像懂得人言，又向我磕了个头，我先退出洞外，他随着出来，只跳跃两三步，就跑得看不见影子了。自后我不曾再从那山经过，不知他已听我的话，去深山大泽修炼没有。”

朱镇岳听了，喜得甚么似的，笑问道：“师傅怎的不把它拿了，用铁链条锁着，带到报恩寺，养着好玩呢？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罪过罪过，这岂是我出家人做的事？那猴子的岁数至少也有二三百年，才有那般身躯、那般毛色、那般灵性。若被我锁起来，不上一年就得忧郁而死。”

朱镇岳道。“怎么有许多人家养猴子，都是用铁链条锁起来，养十年八载还不死呢？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那些小猴子怎能和这猴子相比！这猴子在深山之中二三百年，平日适性惯了，一旦受人束缚，它又不是冥顽不灵的兽类，怎能受得了呢？”

雪门和尚虽则是这般说，朱镇岳还是有些孩子气的人，心里仍是觉着可惜，就不由得发生一种守株待兔的思想来。立起身，望着雪门和尚说道：“此时天色尚早，此处离那山顶至远也不到一百里路。这面下山的路是容易走的，弟子想今晚赶到那山洞里去歇宿，师傅说使得么？”

雪门和尚知道朱镇岳的用意，即笑着答道：“有何使不得？但恐你受不了这辛苦。就是那猴子，也不见得还在那洞里。”

朱镇岳是少爷脾气，好奇的念头一动，那顾得行路辛苦？忙答道：“弟子受得了！师傅若不相信，弟子可在前面走，师傅在后面，看弟子可有走不动的样儿！”雪门和尚听了，又见朱镇岳喜溢眉宇的神情，也觉得高兴，当下也就连连点头应好。朱镇岳弯腰紧了紧腿上裹脚，将包袱重新系好，振作起全副精神，两脚不停地下山。

山石高高低低，有许多竖起如尖刀一般，上面又长着青苔；脚踏下去，滑溜溜的，就和踏在冰山上一样，稍不留神就得滑倒下



来。若是倒在尖石头上，便得受很重的伤。朱镇岳只因好奇的念头，鼓动了兴致，两脚抽提得极快，反不觉得青苔是滑的，一气不回头，跑到了山底下。

雪门和尚喜笑道：“这回你才得着运气的效用了。刚才有几处地方，你走得很好。你不要以为下山比上山容易。像这种山，爬上不要工夫，跑下来就非有工夫不可。只要一口气没提上，身子往下一沈，脚底下就滑了。你此刻回头，看这山是如何的模样。”

朱镇岳回头朝上一望，但见一层一层的，如石笋密布，且峻峭无比。回想刚才从上面跑下的情形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。再看这面的西太华山，比这山几乎高了一半。遂问道：“西太华山比这山还高吗？”

和尚笑道：“你在这山顶上望着差不多，自然高多了。但是那山洞不在山顶上，在半山之中。你若能照刚才这般跑法，不过黄昏时候就到了。”

朱镇岳道：“弟子一些儿也不疲乏，索性跑上了山洞，再行休息。”说毕，拔步又走。

西太华山虽然高大，却不甚陡峭，又有一条很宽的道路，不似在荆棘丛中钻爬的吃力。约莫走了六七里，只见一个山岩里，坐着十多个猎户装束的人，在那里谈话。旁边靠山岩，竖着些鸟铳叉矛之类，地下放着一个大包袱。那些猎户见一僧一俗走来，即停了话不说，都注目望着师徒二人。

朱镇岳一见那些猎户，心里分外高兴了，回头叫着师傅问道：“弟子可在这里歇一歇脚么？”

和尚点点头，笑向众猎户道：“诸位施主，猎了甚么野味没有？想必很获利呢。”旋说旋倚了禅杖。朱镇岳已拣了一块光平的石头，拂去了上面灰尘，让和尚坐了，自己也坐在一旁。

猎户中一年约四十、雄壮的汉子，望着和尚答道：“老师傅说得好自在！还说甚么猎野味获利，于今就有一只野鹿打这里走过，我们也只能当作没瞧见，不敢动它一动。我们只求皇天保佑，破了

这回的案子，便都要改业了。”

和尚听了这话，觉得有些稀奇，正待追问缘由，朱镇岳已开口说道：“原来你们都是衙门里的公差，不是打猎的么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我们怎么不是打猎的？若是公差倒好了呢！”

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怎生讲究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杨海峰之绝技，即于雪门和尚口中道出，此虚写法，亦过渡法也。

朱镇岳援《春秋》责备贤者之义，谓杨海峰不应收受绿林中之馈馑。义正词严，识见自是高人一等。此盖作者欲为朱镇岳之人格出力一写，初非故抑杨海峰，读者幸弗为其所蒙。

老猿畏诛，竟在洞口苏苏膜拜，不可谓非能通灵性者。然终不免下文一节事，此则山野之性，终未克驯耳。

朱镇岳一闻山中有猿，即思擒而得之，狂越而前，顿忘攀爬之险。活写出一天真烂漫、活泼泼之少年，令人喜煞爱煞！

第十一回

遇猎人坡前谈异事
张地网山口守淫猴

话说朱镇岳听了这种奇怪的说话，便问道："不是公差，有甚么案子要你们来破哩？"

那汉子长叹了一声道："连我们自己也都解说不来。我们宝鸡县景大老爷，把我们拘了去说道，这宝鸡山上有一只大马猴，给我们三天限，要拿这马猴到案，也由不得我们做百姓的分辩。我们已在这山上守了半个月，都受过了六七次的追比，两腿只差打断了。我们若是公差，像这位的样，倒不曾受过一次比。"

朱镇岳看汉子指的那人，虽然穿着猎户一般的衣服，容貌、态度却都和猎户不同，面上很露出凶狡的样子。遂向那公差问道："景大老爷为甚么定要拿那马猴到案，你知道么？"

那公差翻着一双白眼，对着朱镇岳瞟了一下，即将脸扬过一边，爱理不理的，半晌，鼻孔里先哼了一声才说道："谁知道为甚么呢，你亲去问我们大老爷罢。"

朱镇岳平生那见过这种轻侮的嘴脸，禁不住心头火起，伸手就要拔剑。和尚已拉住朱镇岳的右臂道："犯得着和他较量么？等我问他们，你且坐着不用躁。"随掉过脸，向那汉子道："你可知道那马猴犯了些甚么案件？说给我们听了，我们可帮着你拿它。"

那汉子道："那孽畜犯的案件多着呢。人家的奶奶、小姐被它奸死了的，有十几个；被它掳去不知下落，过十天半月方在这个宝鸡山寻着尸身的，也有六个。"

和尚道："如何知道是个大马猴哩？"

汉子道："怎么不知道？有两个种地的人，看见一只五尺多

高、漆也似黑的马猴，肩上扛着一个妇人，向山上飞跑。妇人还在它肩上拼命地叫救命呢！种地的人胆小，不敢追去，因此人都知道是个马猴。”

和尚又问道：“你们在这山上守候了半个月，也曾遇着这个猴子没有哩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若不曾遇着，也不守候这们多日子了。那孽畜跑起来比飞鸟还快，莫说药箭射不着它，就是鸟铳也打不着。它又机巧得了不得，有陷坑、有药箭的地方，它通灵似的，再也不打那地方经过。若在白天里见着，还好一点儿，因为头一次拿它，是在白天见着，只怪我们手脚慢了些儿，给它逃了。它自从那一次受了惊吓，那里还敢在白天里现形呢？夜间仗着毛色漆黑，才敢到这山上来。我们守候了半个月，还是不知道它的巢穴在那里。”

雪门和尚问道：“你们初次是在甚么所在遇见它呢？”

汉子道：“这山上有个石洞，我们料想他必在石洞里面，便径向洞口围拢去。果然还离洞口有两箭远近，这孽畜就如得了消息一般，从洞口里冲了出来。说起人也不信，简直是登云驾雾似的，比流星还快。我们猎野兽，豺狼虎豹，獐兔麇鹿，以及豪猪野猫，只要闻得一点儿气味，或是见了足迹，或是见了影子，听了叫声，但能分得出是甚么兽来，我们就有一定把守的地方，它必得走我们所把守的地方经过。一种兽一种守法。有应对面打的，有应侧面打的，有应从后面打的，百不失一。惟有猴子这种东西，我们打猎的，从来没有把守的法子。因此只有大家围裹去。谁知一围裹，就坏了事。它的身体和人一般大，用铳打它的脚罢，又难中，又不济事，自然要向头上、身上打去。但是一则它跑得飞快，不容易打准它；二则我们自家人围了一个半边月的形式，一铳打去，必会伤着自家人。所以见它冲出来，我们的手脚松了一点。只见它一起一落的，三五下，便连影子也不见了。

“自后一连几夜，我们躲在洞里洞外守候，满山都掘了陷坑，安了药箭，只不见它到这山上来。直守到第八夜，它来了。有星光



照着，见它走几步，向两边望望，想往洞里走。离洞还有十多丈远，它就像看见我们，却并不十分害怕的样子。我们在地下布了很多豆子、花生；它望望两边，就低头拈了豆子、花生，往口里塞。”说时，随指着那公差道，“就是这位大爷，性子急了点儿，他跟着我两个徒弟躲在洞外一个大石头背后，见了那孽畜，来不及地扒火就是一铳。我不敢恭维他的铳法，又隔得太远，好像是不曾伤着一根毫毛，倒是给信，教它跑了！我们一听那铳的声音，就知道是这位大爷放的。不曾打着，大家急忙跟着追赶。老师傅说，可是追得着的么？”

雪门和尚正待答言，那公差已回过脸来，睁起两眼，向那汉子喝了一声，呼着王长胜道：“你再敢胡说乱道，我明日包管你两条狗腿上剜下两个肉窟窿来！你们吃着猎户的饭，几次见着猴子不敢放铳，害得我陪着你们整夜的受露水，担惊害怕。若不是我给它一铳，你们有甚么能为打它？此时对这秃驴编排我的不是！好，我就回衙消差……”公差的话才说到这里，朱镇岳见骂他师傅是秃驴，那里再忍耐得住，跳起身来，一伸手便将公差提小鸡似的，举在空中，待向山底扔下去。

雪门和尚忙一手把公差的衣扭住，轻轻接过手来，向朱镇岳道：“你这孩子，真是淘气！这样高的山，扔下去还有命吗？”

朱镇岳气忿忿地答道：“像这种混账东西，不扔死他，留他在世上也是个害人精。他借着县衙里的势焰，作威作福的，也不知讹诈了多少人的钱财，谋害了多少人的性命。弟子不扔死他，谁敢扔死他哩！”雪门和尚已将公差放下。公差只吓得失了魂魄，脸色由黄变白，由白变乌。朱镇岳随指着那铁青色的脸骂道：“今日若不是我师傅慈悲，不许我收你的狗命，此时你的头骨，已扔成粉了！且饶你多活几时，我自有收拾你的时候！”

众猎户见师徒二人的举动，一个个都吐出舌头来，又开心又害怕。开心的是因为这公差借着奉了县官的命，来监着猎户办案，时常欺侮众猎户，众猎户畏他的势，敢怒不敢言。此时有人代他们出

气，自然见了开心；害怕的是公差受了这场羞辱，只等师徒二人一走，必迁怒到他们身上。这些猎户的头目，就是这说话的汉子，叫王长胜，他毕竟乖觉些儿，见朱镇岳指着公差怒骂，即过来向朱镇岳叩头道："求老爷不要动怒，这位大爷实是个心直口快的好人。"

雪门和尚知道众猎户畏惧公差，便笑着拉起王长胜道："好人坏人都不用说了，你且说，你们今晚打算怎么去拿那猴子？我两人可以帮帮你们的忙，天色已是不早了。"

王长胜指着地下那个大包袱道："我费了许多力，借了一副网来。那孽畜的来路，我们这几夜已看出来了。是从西方狮子峰那边来的，去也是向那边去。我想把这网装置在那条路的卡子上，大家都伏在网的两边，鸟铳对准这网。网上有许多小铜铃，那孽畜不来则已，来了没有不触着网的。一触了网，就会飞也枉然。"

朱镇岳不曾见过猎户用的网，听了王长胜的话，喜得立刻教解开来看。雪门和尚摇手道："这时打开来，要收很不容易，等到去张设的时候，你再看不迟。你瞧，这们大一个包袱，岂是寻常的小网吗？不要耽搁了，看来路在那里，我们就此同去罢。"朱镇岳喜得几乎跳了起来，众猎户各人拿各人的兵器，大包袱就有两个猎户用竹杠抬着。公差也托了一枝鸟铳，王长胜在前引道，一行人向山上走来。

这时已是黄昏月上，晚风吹得满山树木齐鸣。不一会走到一处山洼。王长胜停了步，说道："就在此地，是最紧要的处所。"

雪门和尚看那山势，惟此处最低，两边高起，和马鞍形式一般。朝西望去，远远的一座山峰，高耸云表；两个峰头向南斜伸出来，一高一下，远望就像是一只大狮子，张开大口；峰头上长的树木便和狮子头上的毛一般；山脉与西太华山连绵不断，相离约莫有二十来里远近。即向王长胜问道："你刚才说狮子峰，就是对面那两个峰头么？"

王长胜点头应是道："并没有两个峰头，实在就是一个。此时天色将要黑了，看不分明，似乎是两个峰头。因那山峰全身岩石，

上面伸出一块大石头，下面就成了一个大石岩，可以坐得下五六千人，里面还不知有多深。人若睡在地下，往里面爬，也可以爬进去，只是没那们有胆量的人。那孽畜十九就在那里面藏身。下面伸出的石头略小些儿，所以望去像个狮子口。”

王长胜和雪门和尚谈话，众猎户已将大包袱打开，抖出那副猎网来。朱镇岳看那网，是用极细的丝线结成的，铜钱大小一个的眼，抖开来那们一大堆，大约至少也可围上两里多路。网边上一面安着许多小铁钩，一面许多五寸来长的铁钉，隔几尺远悬一个小铜铃。朱镇岳也看不出有甚么作用。众猎户提开那网，底下还有一大叠，形状和那网差不多，只丝线粗些，网眼儿有茶杯大小一个，每一个眼儿上系着一个铁钩。朱镇岳更不知怎生个用法，便问王长胜道：“这也是猎网么？”

王长胜摇头道：“这东西名叫铺地锦，是张在地下的。无论甚么猛兽，只要一走入这里面，被网眼儿绊得它身躯一歪，就莫想逃得出来了。越是凶猛想逃出这网，这网越缠着它的身躯，缠来缠去，可以缠得它动弹不得。”

王长胜说时，众猎户已将那副大网张起来了。原来那许多小铁钩，是用着挂在树枝上的，铁钉是插入地下的。从那山洼向两边渐渐包围，两挡相抄拢来，仅留了一个两丈来宽的地方，仿佛是给那猴子走进网的门户。铺地锦就平敷在网内。布置停当，众猎户各人自寻埋伏的所在。

王长胜腰上带了一把钢叉，手中托着一枝鸟铳，向雪门和尚说道：“请老师傅和令徒藏身在离这网十丈以外的石头后面探看，免得我们的铳子误伤了二位。只是请二位不要高声说话，今晚若再放那孽畜走了，它知道我们张了网在这里，必不敢再上这里来了。向别处去寻它是和在水里捞月一样，便看得见，也抓不着了。”

朱镇岳不服道：“你还怕铳子误伤了我们么，哈哈！打猴子都打不着的铳，能打得着……”

雪门和尚不待朱镇岳说完“能打得着我们”的话，忙抢着向



王长胜点头道："你说的不差，今晚给它逃跑，以后要拿它就为难了。你去用心守候，我二人自有好地方藏躲，用不着你们分心。"说完，引朱镇岳直往西走。约莫离网三十来丈，向朱镇岳道："你把背上的包袱解下来，趁这时吃些干粮，将包袱捆在树枝上，等和那东西动起手来，免得背上驮着包袱累赘。"

朱镇岳一则因初次试验本领，技痒难搔；二则因试验品是一个很有能为的异类，触动了他少年好奇的念头，竟是分外的高兴，把疲乏也忘了，饥饿也忘了。当下师徒二人吃过了干粮，朱镇岳将包袱捆在树枝上，亮出剑来问道："就在此地等那猴子吗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幸得这里没外人，若是有人见了你这来不及的样子，一望就知道你是一个新手，必不是久经大敌的人。此时猴子还不知在那里，来与不来，尚在未定，你就来不及似的把剑亮了出来，不是要给人笑话吗？"朱镇岳一听，登时自觉不好意思，随即将剑入了鞘。

和尚道："我们在此处守候最好。此处的山势比张网的所在高了十来丈，那猴子不来则已，只要将近山洼，我们在这里居高临下，它的来路去路都看得分明。他们虽设了围网和铺地锦，我看只能猎得了旁的猛兽。猴子这种东西虽也是兽类，心性却灵敏得和人一般，是兽类中最有心机的。至于这猴子，比寻常的猴子更是不同。这种网罗，只怕不见得能将它绊住，所以我带你守在这里。我再向西半里寻个地方守着。必须两面夹攻，方能除却这害。但是它过去的时候，你不要急于动手。等它遭了罗网，回头打这里经过，你方从它后面杀它。它入网便不受伤，也必受了很大的惊吓。猴子的性情最急，一次受惊，就慌得有路便窜。若接连几处，见都有人阻拦，它心里更加慌急，两腿自然会瘫软下来，伏着不能动了。你就坐在这棵树下等罢，我到前面去了。"雪门和尚叮嘱已毕，拖着禅杖往西去了。

朱镇岳坐在树下，独自寻思道："一只猴子又不会甚么武艺，未必值得这般安排等待它。师傅教我等它入过罗网，回头打这里经过，方出去截杀它；倘若它受了惊吓，向旁处跑了，不打这里经

过，我不白放它过去了吗？并且它若逃不出罗网，我也算是在此白等了半夜。我不相信一只猴子有这们难于对付，我不可尽信师傅的话。只等它在这里经过，我就下去杀它，不见得便给它跑了。”朱镇岳主意已定，便坐在地下等候。不知结果若何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可恶公差，竟敢倚仗官势，专横乃而！非雪门和尚老成持重，出而为之调解者，其不毙于朱镇岳老拳之下者几希！吾读至此，辄为之浮一大白。

张罗设网，煞费经营，宜可擒此淫猴矣。讵其后有大谬不然者，于以知作者之喜用曲笔。而朱镇岳之神勇，于此更得加倍演染，大显特显焉。

第十二回

惊神力小侠撕猿
蹈危机公差中箭

话说朱镇岳独自坐在山中，等候那只大马猴。约莫等了一个时辰，只是不见一些儿动静。他年少性急，惟恐那猴儿今夜不来，便是白费心机，空劳精神。

等到心焦气躁，就在那棵捆包袱的大树底下，提了一口气，即涌身上了树颠。手搭凉棚，遮住了照眼的月光，竭尽目力，朝西对狮子峰那条路上望去。烟雾朦胧，也辨不出有无兽类行走。渐渐将眼光移在近处，想看师傅藏在甚么地方。寻了半晌，也不曾寻着。猛然想起师傅平日传授绿林中空谷传音的法子来，不觉暗喜道："我又没生着田师伯的夜眼，这夜间能看得见多远呢？并且听说那猴儿生成遍身漆黑的毛，更是难得看见。我若将耳朵贴在地下，去听它的脚音，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，至少也可听到一两里路。"随想，随跃下地来，看了看山势高低，拣了一处没有阻遏西来音浪的地方，伏身下去，贴耳细听。许多猎户呼吸之声，都一一听得分明。

伏不到一刻工夫，即有一种极细碎的脚音渐响渐进了。那脚音一入耳，不待思索，便能断定是一只大猴儿，因为又轻又快。有时是四脚落地，有时是两脚落地；有时跑一会，又停了；有时向前跑几步，又折转身向后跑几步，仍然回身前跑。兽类中惟有猴子是这们宗旨不定地乱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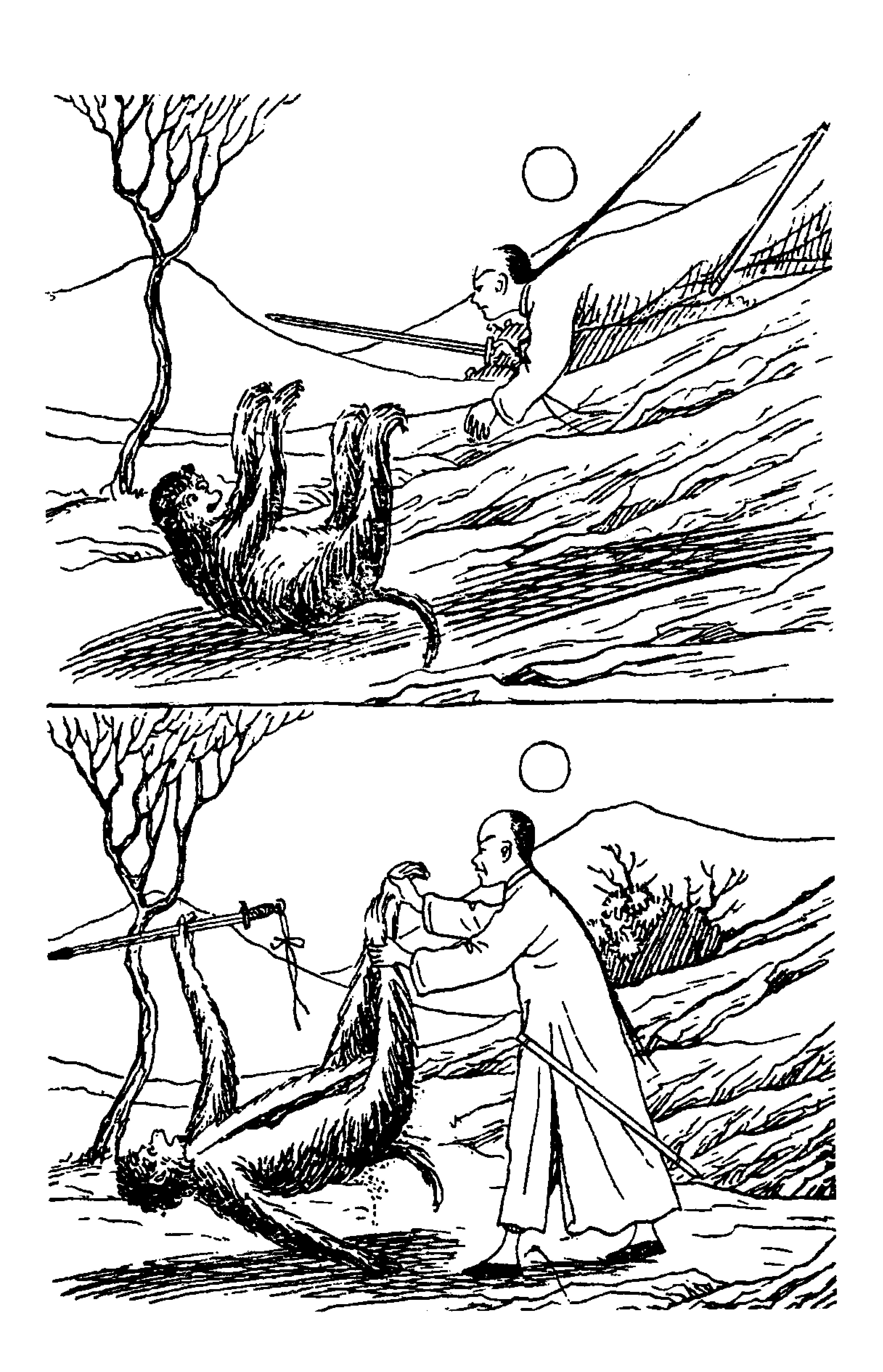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虽则伏下，以耳贴地，两眼却仍是不转睛地钉住西方路上，随着那不定的脚音望去。估料必已在半里之内了，两眼更不肯略瞬一瞬。忽然觉得有一件雪也似白的东西触眼。初疑是两眼望久

了发花，急忙揉了几揉，仔细凝注。那件白东西竟直向自己眼前走了来，只是相离尚远，看不十分明白。然照那行步的态度去推测，确是一只大马猴。便是听了那脚音，也确是从那白东西的处所发出来的。心里就不免怀疑道："怎的师傅和那些猎户都说那猴是漆黑的，这里又是一只白的，难道有两只吗？漆黑和雪白是极容易辨别的，不应这们多的眼睛连毛色都看不出来。若是真有两只，倒好要子，可以拿到家中，用铁链条锁着，好好地圈养起来；一牝一牡，将来生出几个小猴子，不是很好的玩意儿吗？"

朱镇岳是小孩脾气，越想越得意。眼见那白东西走得很快，看看相离不过二十来丈了，正伸手拔出剑来，偶一瞬眼，却不见一些儿踪影了。急得朱镇岳不住地揉眼，猫儿捕耗子一般的两边张望。再听那脚音，更响得切近了，不由得暗恨道："你这孽畜，难道会障眼法？怎么听得着声音见不着形影呢？"一面想，一面跟着它脚音，定睛一看。

这番可被他看见了！原来那马猴遍体的毛都是漆黑，就只胸前一大块雪白的。竖着身体行走时，对面能看得见；四脚落地的时候，便谁也看不出了。黑毛在夜间不容易见着，它刚才因是立起身子走，所以朱镇岳远远地就望见一件白东西。及走到面前，忽改了用四脚走。朱镇岳所注意是白的，不到十分切近，怎能看得着漆黑的兽来？当下朱镇岳见那猴子，打自己所伏地方的下面经过，相隔不及一丈。恐立起身来，把它惊跑了不好，就在地下，用两手一按，两脚尖一垫，对准那猴子，掣电相似的，凭空飞扑下去。

因存心要活捉了，带归家喂养，不肯用剑去杀。这一扑下去，不偏不倚，正扑在猴子身上。猴子也真快，朱镇岳还不曾扑到它身，它已知道逃跑不了，急仰天躺下，四脚朝天，预备抵抗。这是猴子最厉害的本领，因为它后脚的效用和前脚差不多，立起来和人斗，后脚得踏在地下，不能拿人；所以猴子无论和甚么兽类相角，一到危急的时候，总仰天躺下。并且猴子的背脊躺在地下，生成如磨心一般，前后左右旋转自如，最便于角斗，百兽都弄它不过。



朱镇岳那里知道？自以为这一下必将猴子按住了，谁知身躯才着落在猴子的脚上，猛觉得胸前一动，“喳”的一声，外衣已被撕破，手中的剑也同时被夺，脱离了手心。亏得有软甲护身，胸前方没受伤损。朱镇岳大惊失色，此时也就顾不得要活捉了。两手适靠近猴子的两条后腿，抓住就向两边用力一撕。只听得猴子大叫一声，已连腰带腹，撕作两半个，心肝五脏都流了出来。朱镇岳一手握着一半说道：“可惜可惜！你却不能怪我，我原是想将你活捉，带回家养着好玩的。只怪你自己不好，抢了我的剑，又撕破我的衣，不由我不生气。”

朱镇岳正在自言自语，雪门和尚已飞奔前来。见朱镇岳已将猴子撕开，才放下一颗心，说道：“我在前面守着，见这东西走过没一会。我一听声响不对，料知是你不听我的话，不等它落网回头，就动起手来了。委实放心不下，所以跑来看看，果是你这孩子不听话。你看，你的剑还在它手上，你说险也不险？你身上外衣都撕破了，若不仗着这副软甲，只怕你的前胸已被它裂开了呢，还有给你动手撕它的工夫吗？我教你等它落网回头，方动手杀它，岂是胡乱说着玩的？自然有些道理在内。幸喜这猴子撕着你的上身，若抓在软甲遮护不到的地方，说不定你此时已成了它这个样子，那还了得！你以后若再不听我的言语，我可真要恼你了！”

朱镇岳被和尚责备得面红耳赤，半晌低头不语，心里仍是可惜不曾将猴子活捉得，把两手提着的两个半边猴子掼在地下。雪门和尚弯腰去猴子手中取剑，尚是握得牢牢的。拨开猴子的五指，才取了下来，亲手插入朱镇岳剑鞘之内。

师徒二人在这里说话，和猴子被撕裂时的叫声，众猎人都已听得了，只想不到已被朱镇岳撕开了。王长胜教各人仍紧守机网，独自提枪到这里来探看。雪门和尚已呼着王施主说道：“我徒弟已替你把案子办活了，淫猴已被裂成两半个，你将去消差罢。”

王长胜一见，喜出望外，正待道谢，并问朱镇岳裂猴子时的情形，猛听得后面山坡里，有人大喊“哎哟“一声，接着喊道：“痛

杀我了！”三人同时都吃了一惊，王长胜便顾不得和师徒二人谈话，掉转身向后就跑。

雪门和尚向朱镇岳道：“不知又出了甚么乱子，我们也去看看。”朱镇岳指着地下道：“这东西掼在这里没要紧么？”和尚笑道：“有何要紧，难道还愁它逃了不成？”朱镇岳听说，即提步往前走。和尚道：“且慢。你就是这们走吗？”朱镇岳怔了一怔，问道：“不这们走，要怎么走？”和尚笑道：“就这们走，只怕走到明日，仍得倒回这里来。你的包袱不要了吗？”朱镇岳才连“啊”了两声道：“弟子真糊涂了！”

随上树解下包袱，跟着和尚来到张网的地方。见一个人都没有了，不觉诧异起来。朱镇岳道：“替他们杀了猴子，他们倒都跑了，真不是些好人！”和尚道：“他们那得就跑？必是出了甚么乱子。刚才不是有人叫‘哎呦’吗？”和尚旋说旋四处张望，已听得左侧山坡里有人说话，于是师徒二人就向山坡里走来。只见众猎户都在那里。

原来那个公差，同众猎户守候机网。忽然一阵腹痛，就跑到山坡里去出恭。这山坡里装了药弩，公差屎急了，便不曾留神装弩的记号。和他同守一处的猎人，以为药弩是公差同在一块儿装的，知道记号，并且大家都在屏声绝息地守着机网，唯恐有声音给猴子听了，不进网来，因此不敢发声，叫公差注意药弩。公差一脚误触了弩机，但闻“飕”的一声，一箭正射在小腹上。公差因是急于出恭，边走已边将裤头褪下，小腹露在外面。一箭射来，连可以挡格的一层布都没有。猎户所用药弩，极毒无比，是用卢蜂（形似黄蜂，比黄蜂大三四倍，螫人极痛，螫至三下能使人昏迷）螫人的时候，尾针上所发出的那种毒水，和几样异常厉害的毒草熬炼成膏，敷在箭鈚上。无论有多凶猛的异兽，一中上这种毒箭，就得立时昏倒，通体麻木得失了知觉。

且慢！看小说诸公看到这里，心里必要怀疑，卢蜂尾针上的毒水虽是毒得厉害，但如何能取的出来呢？终不成把卢蜂捉来，一只一只地从它尾针上挤出毒水来？也不能把卢蜂破开，捏出水来应

用。并且卢蜂既螫人如此厉害，又有谁敢去捉它呢？这不纯是一种理想，是不能见诸事实的荒唐话吗？哈哈，在下从前也有这种怀疑。谁知世间的万般物事，只要人类有用得着它的地方，就自然会有弄得着它的法子想出来。那怕就要舍却性命去取办，也是有人愿意去牺牲的。何况这取卢蜂的毒水，并没有性命的危险。按照他们猎户想出的这个法子，确是妙不可言。

他们预备许多猪尿泡，吹起来，身上穿着棉衣服，头脸手脚都遮护好了。只留一双眼，还带上眼镜，将许多吹起的猪尿泡系了一满身，两手也抓着好几个。白天寻着卢蜂的窝，等夜间带上一个小火把，跑到窝跟前，将火把扬上几扬。卢蜂是最忠心拥护蜂王的，见有火来，只道是来烧它王的，大家一齐飞了出来，拼命向拿火把的人乱螫。这人通身是气泡，卢蜂的毒水，点滴螫进气泡之内，火把不灭，总得围着螫个不了。直等到身上所有气泡都被螫得泄了气，不鼓起来了，才丢了火把，悄悄地离开。归家，将气泡中的毒水聚做一处，每一次所得不过几分。积聚数年之久，才可和合几种毒草，炼成膏药，所谓见血封喉的药箭。

当下那公差既误中了这种毒箭，只叫了一声“哎呦”，说了一句“痛杀我了”，便倒下地来，人事不省。众猎户赶来一看，都慌了手脚。因为他们制造这种毒箭，是装在深山穷谷之中杀猛兽的，并没有解救的药。明知道这毒箭上身，不到一个对时必得身死；这公差若是死了，他们如何能脱得了干系哩？因次大家面面相觑，没有方法。

雪门和尚和朱镇岳来到了跟前，问了原由。朱镇岳道：“这囚头本来早就该死了，白天若不是师傅拉住他，已死在前面山下了。该死的始终免不了。”

雪门和尚不乐道：“岳儿，这不成话！他当公差的，不是有学问、有身份的人，你怎的和他一般见识，认真与他较量？并且他此刻误中了毒箭，性命只在呼吸，你应该怜惜他才是人情，有甚么深仇旧根？他遭了这种惨祸，你心里都不能解开？你于今虽是年轻，但已在我门下成了剑客，总要时时存在一丝仁慈之念。不问人家待



你如何，你总始终是要以忠恕待人的。”朱镇岳听了，心中顿觉愧悔。

雪门和尚走近公差面前一看，只见蜷伏做一团，看不见伤处的情形。王长胜此时已敲着火镰，烧燃了一束很长大的竹缆子火把，照着公差。和尚向众猎户说道：“你们把他的身躯扶正，让我看看伤痕，或许还救得活他，也未可知。”

王长胜道：“多谢老师傅。我看用不着费神了，我家这种毒箭，从来是没有解药的。”

和尚笑道：“只因你没有解药，才轮到我来救。若你有解药，不早已救活过来了吗？”

朱镇岳受了他师傅一顿责备，知道是自己错了。此时听得师傅教猎户将公差扶正，连忙走过来，弯腰一手扶着公差的肩膊，一手按着大腿，慢慢地掀转来，仰天睡着。和尚放下禅杖，接过王长胜手中的火把，照那伤处。正在肚脐旁边，青肿了一块，有茶碗般大。弩箭已拔了出来，伤口流出一点儿黑血。伸手在胸前摸了一摸，不觉得动了。和尚摇了摇头，随跪下一脚，一手支在地下，用耳贴在公差的心窝。听了一会，立起来说道：“还好，大概不至送了性命，不过必须养十天半月方能复原。”

说时，将手中火把递给朱镇岳道：“你照着伤处，我好给他敷药。”遂从腰间取出一个小包裹，就地下解开来。有十多个小瓷瓶，和尚拣了一个，拔去塞子，倾了些猩红的药粉在伤口上；又换了一个瓷瓶，倾出一粒粟米大的丹丸，扭头问王长胜道：“你们带了水来没有？”

王长胜道：“我们只带了两瓶白酒，要水离这里不远，有一股山泉，即时可以去取来。”

和尚笑道：“既有酒就更好了，我以为在此，酒是决取不到的，才问有水没有。快把酒拿来罢。”王长胜取酒交与和尚。和尚用树枝撬开公差的牙关，先把丹丸放入他口中，再灌了一口酒。

和尚收了药包，对王长胜说道：“你们此时可去将猎具并那猴儿的死尸收起来，只等这人清醒过来，今夜就回宝鸡县，去把差销

了。”王长胜心里感激和尚师徒，口里也说不出，只趴在地下，向师徒二人捣蒜一般地磕头。朱镇岳拉了他起来。定要请问姓名、法号，朱镇岳只得说了。

不知这公差生死如何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猿之来也，由远而近，先见其腹，后见其身。缓缓写来，曲折有致，文心之细，无与伦比。

剑被夺矣，外衣被撕矣，此时之朱镇岳，去死盖间不容发。而神威一奋，竟将淫猴撕而为二，快哉此举，吾直欲为之三呼万岁也！

写公差中毒弩，为本回之余波。

第十三回

止嗔戒怒名师规徒
报德酬恩爱女作妾

话说公差自服下那粒丹丸，不到一刻工夫，果然清醒过来了。王长胜在旁说道："你这条性命，若不是这位报恩寺的雪门大师傅给你服下灵丹妙药，已是活不成了。"公差哼了几声，听了王长胜的话，把两眼一翻，开口骂道："原来你们安心装着毒箭来射我啊？好，回到衙门里，我不愁不打断你们的狗腿！哈哈，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真没想到你们恨我监守了，设这般毒计来害我！"

王长胜只急得仰面呼天道："你老人家同在一块儿装的药弩，怎么说是安心害你呢？我们就有天大的胆量，也不敢是这们存心。你老人家是县太爷打发来的，我们都敢谋害，不是要造反了吗？"公差仍是恶狠狠地骂道："你们这些东西，知道甚么王法？都是一班反叛！"

朱镇岳那里再忍耐得住，大喝一声说道："你这种没天良的东西，依我早将你结果了。你可知道，我杀一个你这种没天良的东西，只当踏死了一个蚂蚁。你自问你有那只马猴那们厉害么？马猴尚且被我撕做两半个，结果你算得甚么？你中了毒箭要死，我师傅拿药救你转来，你不感谢也罢，倒放出这些屁来。你仗着谁的势？我此时且将你宰了，再去宝鸡县向你的瘟县官说话！"说时，已掣剑劈下，亏得和尚用禅杖架格得快，不曾劈着。

公差听了朱镇岳说已把马猴撕做了两半个，又猛然记起白天的事来，早已吓得胆战心惊。更见掣出剑来要杀他，他原不过一个倚势鱼肉乡民的恶役，那里有多少真实胆量？不由得就哀声告饶。

和尚向朱镇岳道："你既然知道杀了他和踏死一只蚂蚁一般，又何必真要杀他呢？俗语说的好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我们犯不着多事。他们猎户，只要将上面交下来的案子办活了，就没有他们的事了。难道宝鸡县的县官，也是和这公差一类的人吗？若是案子不曾办活，公差就好在那县官面前，说众猎户如何奉行不力，害得众猎户受比。此刻再想到衙门里，打断众猎户的腿，这是他做梦的话。"

朱镇岳虽则被他师傅拦住，不敢硬要结果公差，只是心里的火气，仍是不能消灭。收了剑，对王长胜说道："我师傅不教我杀这畜牲，只得暂饶了他。不过我料他回宝鸡县，必仍是要在县官面前诬害你们的。你们照实说了，若是那县官不信，竟听了这狗差一面之词，要如何为难你们时，你们赶快打发一个会跑路的人，尽夜赶到陈仓山来找我。到那里问杨海峰，大约没人不知道。我此去就住在杨海峰的家里。"

雪门和尚听了这种公子口腔，心里不免好笑，口里正待说不能是这们办，王长胜已笑着问道："朱公子就是去陈仓山杨海峰那里吗？"朱镇岳点头应道："是的，你认识杨海峰么？"王长胜哈哈笑道："岂但认识，我家还和他沾着几重亲呢。我们常有往来。公子这回幸在这里遇着了我，不然要白跑许多山路。大约公子和老师傅是初次去陈仓山，才绕着大圈子走到这里来了。两位也是从扶风、凤翔来的吗？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若走扶风、凤翔，如何能绕到这西太华山来呢？我们是有意从郿县、高店，穿山过岭到这里来的。你刚才说幸在这里遇着了你，不然要白跑许多山路，这话怎么讲？难道杨海峰此时已不在陈仓山了吗？"王长胜道："怪道两位没照官道走，所以在路上错过了。若是走官道，不在扶风，必在凤翔，遇着他父女两个。"雪门和尚诧异道："他父女俩上那里去呢？"王长胜道："老师傅从西安来，不知道杨海峰遭官司的事吗？"雪门和尚更是吃惊，说道："遭甚么官司？我实在不曾知道，若知道也不上这里来了；



并且他自从搬到陈仓山居住，从不与闻外事，便是保镖的生意，也久歇业了，怎么会遭官司呢？这不是奇了么？”

王长胜长叹一声说道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那里说得定？他遭官司的详情，我还弄不大清楚。前日他父女俩打宝鸡县经过，遇着天色晚了，就住在舍下。他的老太太是我姑祖母，我的母亲又是他的姑母。他原籍是安徽。他祖父和他父亲都在宝鸡县生长。他曾祖在宝鸡县做西货生意，和我家先人交易最多。后来在宝鸡县落了业，与我家来往结亲。直到杨海峰的父亲不愿做西货生意，又嫌宝鸡人性情不好，才搬回他原籍去。然而两家仍是不断地来往，不过须三年五载，彼此才来住一次。及至几年前，杨海峰将全家都搬到陈仓山，我们来往更亲密了。

“前日他父女到舍下的时候，刚遇着我为这只劳什子马猴，被逼得一点好心思都没有。又没工夫陪他谈话，他也无心多说，只略把事由说了一下。他若不是急急地要去咸宁[1]，我也要求他到这里来，帮我办这案子了。他说前次因到咸宁县，看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，那朋友留他住几日。他住在朋友家，闲着无事，就独自出外闲逛。不知在甚么所在，见了一桩不平的事，他出来调解，调解不了，他就冒起火来，竟把一个人打死了。他却不肯逃走，改了姓名，亲到咸宁县出首。那县官很好，说他是个义烈汉子，极力设法替他开脱。只在监里住了几月，这回万寿大赦，就把他赦出来了。他心里非常感激那县官，知道那县官五十多岁了，还没有儿子，平日杀绿林中人，又杀得最多。绿林中人恨那县官到了极处，只因在咸宁县任上，奈何他不得；一等他下任，便要动手劫杀他全家。杨海峰早知道这些情形，于今既感激那县官，自然不能不报答他。

---

[1] 咸宁：古地名，明清时与长安县同为陕西西安府治。民国时并入长安县。长安县现已经改称西安市长安区。

“杨海峰的女儿，年纪虽只得一十七岁，模样儿是不待说，全不像他老子那般嘴脸。就是武艺也比他老子强得多。他老子受了那县官的恩，没法报答，回家和她商量，打算将她送给那县官做妾。一来想替那县官生一两个儿子，承宗接代；二来有他女儿这种本领，也可保护那县官全家，免得下任时，被绿林中人暗害。但是他心里有些怕他女儿不愿意。从咸宁回来，打我家经过，要接我母亲去他家劝导。我母亲因上了年纪，近来身体有些不快，不曾去得。却好，他女儿很孝顺。他在监里的时候，他女儿半夜里悄悄偷探了几次监。几回要扭断锁，放他老子出来，他老子骂她道：‘我若想逃，也不自首了。你这丫头要胡闹，就真送了我的性命了！并且县太爷待我这般恩深义重，我怎忍心越狱脱逃，去害他担处分呢？’女儿见他老子这们说，才不敢扭锁了。杨海峰把想报答县官的话，向他女儿说出来。他女儿一点也没露出不愿意的样子来。这回就是送他女儿到咸宁去，但不知道那县官肯收他女儿做妾也不。”

雪门和尚大笑道：“原来有这们一回事。我在西安，虽与咸宁相离不远，只是终日不出门，又少和人来往，所以一些儿不曾得着消息。既有是这们一回事，我们果是用不着再去陈仓山了。”

朱镇岳问道：“不去陈仓山，就从此改道去刘家坡么？”雪门和尚摇头道：“刘家坡不能就从这里去。我们已到了这里，离天台山不远了，天台山上也很有几个人物。我原来打算先带你到陈仓山见过杨海峰之后，就去天台山盘桓几日。于今只得直去天台山了。”

王长胜从旁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老师傅和朱公子要去天台山，也是从宝鸡县去的道路好走些。今夜虽没有多久的时间了，只是在这山里，莫说安睡，便是坐的地方也没有。我想请两位就此同去宝鸡县。舍间虽逼仄不洁净，只是权且休息，比这荒山上，总得安逸些儿。并且这件案子，若不是遇着两位，办不活，受追比，还在其次，不过皮肉上受点儿苦；这位公差爷误中了药弩，不是老师傅的灵丹妙药，还了得吗？我这一条小性命就此送定了，是不待说，还

不知道一死能不能了结。我一条小性命送了，却没甚么要紧，老师傅请说，舍间一家老小如何过活？两位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算是舍间一家老小的救命恩人！我若就是这们放两位走了，那还有一些儿人心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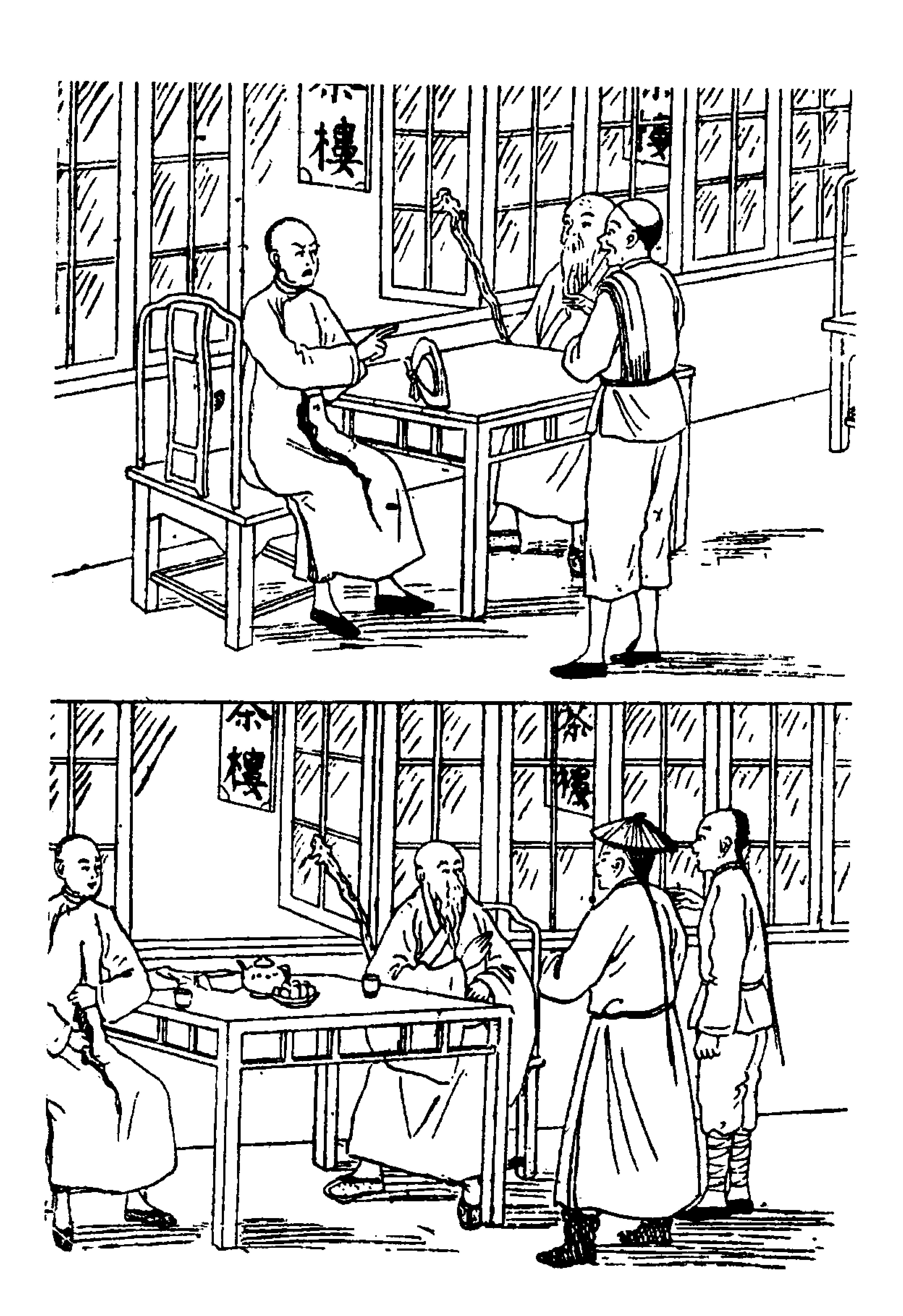
雪门和尚已扬手止住王长胜，不教他再说下去，随打着哈哈笑道：“我们无心替你办活了这桩案子，替地方除了一个大害，算不了甚么恩。至于治好了公差，更是我们应做的事。世间那有见人要死，自己能够救得活，竟忍心袖手旁观，不去施救的道理？况我是一个出家人，存心专以慈悲救人为本，这说得上是你家的救命恩人吗？你这些话快不要提了，要我两人到你家去，倒也使得，就拾夺了走罢。”王长胜听得肯去宝鸡县，登时欢喜得甚么似的。一叠连声叫伙伴，抬公差，搬猴尸，扛猎具，一行人循着道路下山。

走到宝鸡城，已是天光将亮了。他们系奉命办案的，不必等天明开城，随时可以叫开城门进去。当下王长胜在前，叫开了城门。王长胜向雪门和尚道：“让他们先去县衙，我陪老师傅和朱公子到了舍间，再去消差不迟。我想这时分，县太爷正睡得安稳，决不会立刻升堂。”

和尚笑着摇头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你是个为首的人，倘若县太爷闻报就升堂，传呼你时，怎样使得？并且公差受了重伤，县太爷听了，必更升堂得快。我和你们一阵到县衙里去，且消了差再说。”王长胜更是喜出天外。

不一会到了县衙，天光已经大亮，各店家都开市了。雪门和尚见县衙旁边有一家茶楼，进去喝茶的人已不少了，便向王长胜说道：“你们去消差，我二人在这茶楼上等你。”王长胜连声应“好”。师徒二人，遂上了茶楼，拣了一张桌子，师徒分上下坐了，即有堂倌过来招呼。

朱镇岳虽昨夜曾吃了干粮，此时腹中尚不觉饥饿，只是口里淡得很。见堂倌过来，就忙着问道：“你这里有甚么荤鲜的菜，可多弄几样来给我吃。吃完了，我可多给你几两银子。”堂倌听了多给


樓
茶樓

儿两银子的话，忍不住两只小眼睛就和捕班遇了强盗一般，只管圆鼓鼓的，向朱镇岳遍身上下打量。雪门和尚只作不理会，掉转脸望旁边。明知自己徒弟是个公子爷出身，外面的世情，一些儿也不懂得。

在报恩寺的时候，虽不及在府衙里那般供养，只是饮食并不粗劣，因此朱镇岳不觉得十分口淡。自从西安出来，每日都只勉强充饥，那里有一样可口的东西下肚呢？一来荒村逆旅，本没有甚可吃的；二来雪门和尚这次带朱镇岳出游，原是有意要给他些劳苦受，并使他熟练些世情。所以堂倌过来招呼，故意不作理会，看朱镇岳怎生发付。听了他对堂倌说的话，心里自免不了好笑，却忍住不做声。

朱镇岳被堂倌打量得气忿起来，登时两眼一瞪，呿了一声道：“你这人怎这们混账！我问你的话，你聋了么？只管打量我干甚么哦？你见我这外衣破了，只当我吃不起荤鲜，吃了不给你钱么？”堂倌见朱镇岳发怒，便连忙陪笑说道：“客官不要生气，我起初疑心客官是外路人，后来却又听出是本省的口音，所以不知不觉的，多望几眼。客官快不要着恼，我们帮生意的人，怎敢这们无礼。”

朱镇岳见堂倌一赔不是，气忿就立时消了，挥手说道：“只要你不是怕我没钱就罢了。好好，不要多说闲话，耽误了时候，快去拣好吃的，弄来给我吃。我师傅吃素，素菜也多弄几样来。酒不用问，我师徒二人都从来不喝的。“朱镇岳一口气将这些话说完，复连连挥手，教堂倌快去。楼上坐了好几个喝茶的客，都望着朱镇岳好笑。堂倌也就笑道：“客官弄错了，我们这里是茶楼，只有茶卖，从来不卖菜的。客官要吃荤鲜，须到酒菜馆里去。”

朱镇岳不禁诧异道：“你们这里专卖茶吗？”随掉过脸，向雪门和尚道：“师傅，我们走错了，我口又不渴，谁要喝茶呢？”和尚道：“要吃荤鲜，这时候还早，馒头饽饽，这里是荤素都有的，胡乱吃些儿当点心。且等酒菜馆开了市，我再领你去吃。”朱镇岳听了，不好再说甚么，低着头，咕嘟着嘴，不则一声。堂倌和那些喝茶的

客人都望着暗笑。雪门和尚向堂倌说道："你就去拿几盘荤素点心来罢，我们吃了还要赶路呢。"堂倌应着去了。

一会儿送上茶和点心来。师徒二人正吃喝着，只见王长胜引着一个公差打扮的人上来，走近跟前。公差向师徒二人请了安，立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道："敝上差小的来，奉请老师傅和朱公子到衙门里去。"

公差的话说到这里，王长胜便接着说道："果不出老师傅所料，我们进了衙门，门上二太爷就说，大老爷已经吩咐下来了，办马猴案的随时办活了，要随时传报，不必等候堂期。当下门上二太爷见我们一到，立刻传报进去。不到一会儿，县大老爷已经升坐大堂，传我上去问话。我将昨夜的情形据实禀明了，老爷现出非常欢喜的样子，带着笑问我道，'报恩寺的师傅和朱公子同你们来了，此刻还在外面吗？'我回两位在高升茶楼喝茶。老爷连连说道，那如何使得？随叫这位公差爷上去，教了几句话，要我同来，请两位到衙里去。"

雪门和尚笑向公差道："我两个原是路过西太华山，无意中干了这回事，算不了甚么。承贵大老爷来请，我本应带着我这徒弟去请安。奈我们昨夜整夜不曾合眼，此刻精神已不济，并且我们还有要紧的事须得赶路。请你拜覆贵大老爷，我们回头在此地经过的时候，准带这徒弟到衙门里，向贵大老爷请安。这回恕不奉命了。"公差那里肯走呢，暗暗推着王长胜，要王长胜求请。王长胜自是说了又说，无奈和尚执意不肯。

二人只得回身下楼，打算将和尚的话去回覆那县大老爷。刚走到楼梯口，即见有两个跟班打扮的人，拥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公子上来。这公差一见，忙让路，垂手立在一旁，口里叫了一声"少爷"。那公子问道："老师傅和朱公子在那里？"王长胜知道是县太爷恐怕请和尚不动，特教自己少爷来请的。连忙用手指着答道："两位都在上面坐着。"

那公子随着指处一望，已经看见了。急走了几步，先向和尚一

揖到地，回身向朱镇岳也是一揖。和尚与朱镇岳见了那公子雍容华贵的样子，不觉都立起身来答礼。不知那公子姓甚名谁，请动了师徒二人没有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杨海峰遭官司事，却从王长胜口中源源本本写出，此虚写法也，较之实地叙来者，更为有神矣。

朱镇岳入茶肆而索酒食，活写出一不谙世情之公子哥儿，令人为之绝倒，宜观者之窃笑其旁矣。而雪门和尚竟不加纠正，听其自然，尤觉传神阿堵。

第十四回

生艳羡公子珍破衣
致殷勤嘉宾进美馔

话说那宝鸡县知县的少爷，向雪门和尚师徒二人行过礼之后，从袖中抽出一张大红名片来，双手递给雪门和尚道："家君听说老师傅昨夜治好衙役，朱公子赤手裂开马猴的事，钦仰得五体投地。本要亲到这里来，恭迎老师傅和朱公子，去署里略尽一尽东道之谊。奈官守有在，不便亲来这里，不得已才命弟子来迎接两位，千万要请两位枉驾。"说毕，又打一躬。

雪门和尚接过那名片一看，上面印着"景霁"两个寸来大的字，反面印着"晴初行二"四个小字。即合掌当胸，笑着说道："老衲师徒有何能德，劳尊大人这般殷勤相待？更烦劳公子亲劳玉趾。刚才遵纪已再四传达尊大人盛意，无奈老衲方外之人，与顽徒偶然除了一个地方之害，实算不了甚么事。尊大人殷勤之意如何敢当！并且老衲和顽徒弟长途劳顿，昨夜又未得安眠，正想在这里略事休息，便要赶路往天台山去。所以转托遵纪，把这点意思敬覆尊大人。于今既是公子亲来，老衲只得遵命了。不过老衲有句话，得先在公子面前告罪。"

景公子忙说道："老师傅有话尽管吩咐，弟子无不照办。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老衲山野之夫，疏放成性，见过尊大人后，便须告辞起身，不能在贵衙署里留连。"

景公子笑道："谨遵台命便了。"

和尚教朱镇岳还茶点账，景公子自是不肯。堂倌们见是县太爷的少爷在这里，谁不想乘机讨好？自然齐声说："老师傅不用问。"和尚知道他们绝不肯教付，也就不再说了。

朱镇岳见景公子衣饰华丽，回顾自己身上，却穿着昨夜被马猴撕破的外衣，少年公子性情、面子上，自免不了有些觉得过不去。幸喜包袱里还带着有齐整的衣服，望着和尚说道："弟子不换衣服怎么去？"

和尚哈哈笑道："我等出门行路的人，有甚要紧！"说时，随指撕破了的外衣给景公子看道："这就是昨夜那马猴给他撕破的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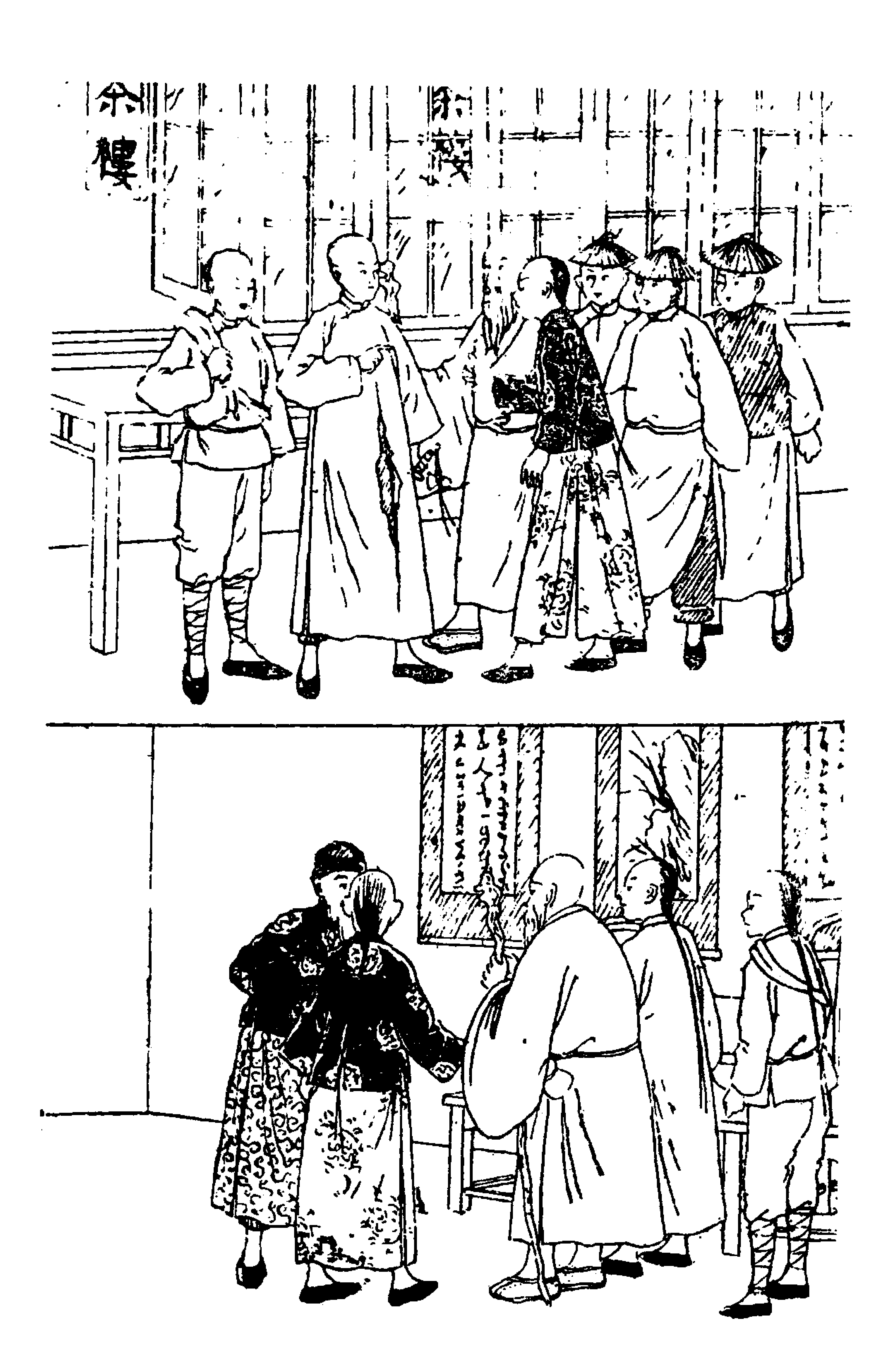
景公子一见朱镇岳那种飘逸风神、英爽气概，又知道他负着一身惊人的好武艺，赤手能撕开一只那们大、许多猎人都拿不到的马猴，心里又是敬，又是爱，又是惭愧。暗想："他是西安府知府贵公子，比我只有高贵；偏他能练出这样一身本领来，随着他师傅到处游行。我也有了一十八岁，却镇日关在家中，连要除外逛逛，都是派几个下人跟着，怕人欺负了去。和他比起来，岂不要羞死？"心中正在如此想的时候，见和尚指了撕破的衣服给他看，又见朱镇岳解开包袱拿衣，急伸手止住说道："像公子身上这样撕破的衣，依小弟的愚见，觉得穿在身上，荣幸非常，比世上一切绫罗绸缎都体面得不知有多少倍！绫罗绸缎的衣，只要有钱，谁也能穿得上身；这一件破衣，不是公子，有谁够得上穿？公子若定要更换了好看的衣才去，即是以世俗的眼睛待家君和小弟了。"

雪门和尚也笑道："是呀，景公子的话，虽是带着奉承你的意思，但是实在也没甚么可丑。我们就此走罢，累得县大老爷久等，更是无礼了。"

王长胜立在朱镇岳后面，即把包袱接过来说道："我替公子背着。"朱镇岳只索不更换了。

一行人下来茶楼。景公子侧着身子，在前引道。须臾进了县衙，一直引到里面一个小花厅内。请师徒二人坐了，正待入里面通报。门帘启处，已走进一个便衣小帽、年约五十岁的人来，笑容满面的，向师徒二人拱手说道："老和尚、朱世兄竟肯枉顾，使我得瞻仰风采，真是荣幸极了！"

师徒二人忙立起身。朱镇岳听得呼自己世兄，料道必是和自己


余嫂

父亲有交谊。只因自己在衙门里的时候，一心专在读书，世交、父执，知道的、认识的很少。官场中的年谊、世谊，是最讲究的，一点儿也不能错乱。当下，便呼着老世叔，向前请了一个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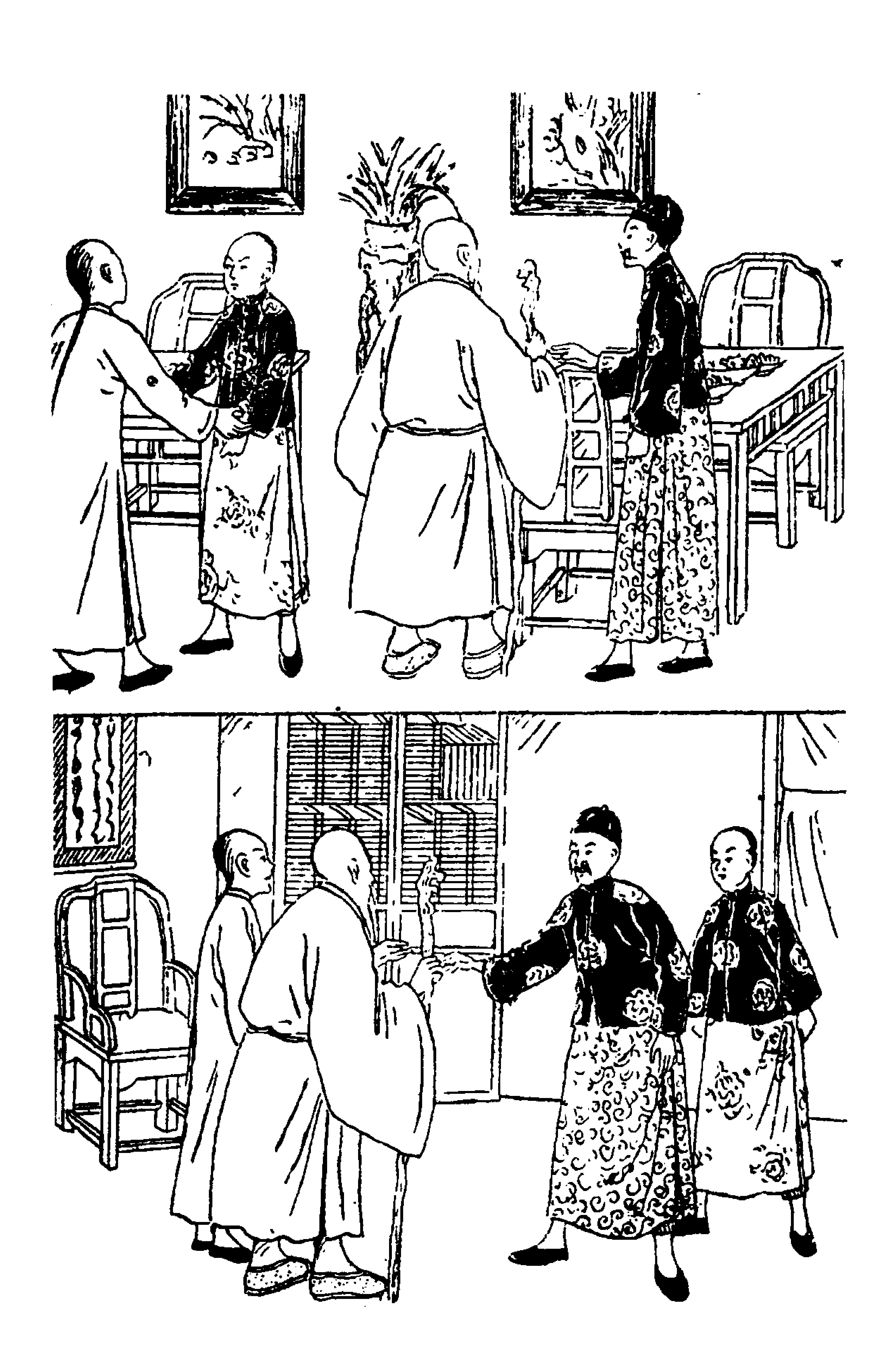
景晴初忙伸手拉住，逊坐说道："我与尊翁本是会试同年，又同时分到陕西来。十多年彼此往来，少有间断。就只这几年，因山川阻隔，彼此又都有职守，才阔别了不曾见面。你的两个哥哥夭折的时候，我都在尊府，曾几番劝慰尊翁。想不到只几年不见，世兄便长成一个这般人物，并造诣到这般的本领，实是可喜之至。"说完，回头望着景公子说道："无畏过来，应重新叩见老和尚与朱世兄。朱世兄的年纪比你大，应称大哥。"

景无畏侍立在他父亲旁边，见他父亲招呼，真个向雪门和尚紧走几步，恭恭敬敬地叩拜下去，忙得和尚合掌鞠躬不迭。起来又向朱镇岳拜，朱镇岳已先拜了下去。两人起来，景无畏仍侍立，不敢就坐，朱镇岳遂立着不好坐下去。景晴初教他儿子在下首坐了，朱镇岳才坐下来。

景晴初望着雪门和尚笑道："我知道老和尚是有道德的高僧，并有公孙古押衙的绝艺与华佗、扁鹊的神术。我要领教的话与奉恳的事，藏着一大肚皮，不是一时能说得了。我知道老和尚和高徒昨夜一夜不曾合眼，此时不待说是又饥又乏。我已准备了荤素的几样小菜，我们大家吃过之后，两位且休息一日，我藏着的一大肚皮的话，过了明日再谈。"

雪门和尚望着景无畏笑道："公子，老衲不是曾告罪在先吗？怎的公子倒忘了呢？"景晴初听了，不知和尚先说了甚么话，复回头问无畏。景无畏立起身，将和尚在茶楼上告罪的话说了。

景晴初大笑道："老和尚也太把我父子作恶俗人看待了！我小时候也是个最喜欢使枪刺棒的，只恨不曾遇着名师，才成了今日一个这们文弱的书生。可是我的性情，今年虽已五十二岁了，仍是粗鲁，有那些武将的脾气。说话文诌诌的来不惯。老和尚若把我当一个酸腐的文人，不屑和我拉交情，那就辜负我一片敬慕的心了。至



于朱世兄，我既和他尊翁有这点儿交情，我就托大，也要留他在这里盘桓一晌，不怕他不看我一点老面子。”

正说笑时，一个跟班进来，说酒席已经安排好了。景晴初笑着起身道：“仓卒也弄不着好吃的，且暂时充充饥罢。”雪门和尚逊谢了两句。景晴初引道出了花厅，到对面的一间陈设很精雅的房里，一字并排，摆了两席酒菜。

景晴初道：“老和尚吃素，我也是喜欢吃素的。我来奉陪老和尚坐这一席，无畏陪你朱大哥坐那席罢。”彼此大家坐定，吃喝起来。虽说是仓卒办出来的筵席，官衙里毕竟胜过平民，若拿来和周老五家的酒菜比较，自然是天地悬殊了。

朱镇岳自出西安以来，正是水浒传上李铁牛说的，口中淡出鸟来。但是此时，喉咙眼里虽饿得伸出了手，也得装一点儿客气，不好抓着便往口里塞。你谦我逊的，闹了好一会虚文俗套，才认真吃喝起来。

吃喝已毕，景晴初父子把师徒二人带到一间书房里。那书房安了两张卧榻，以外书案、书橱和桌几上的陈设物品，都极精致。景晴初道：“卧具草率得很，两位辛苦了，将就点儿，休息休息，只比荒山旷野略好些儿。”

雪门和尚合掌笑道：“我出家人享受这般供养真是罪过不小！小徒在家的时候，虽是享受得不差，只是自从进报恩寺，却也很受了些清苦。至于这次随老衲出游，餐风露宿，更是老先生做官的人想不出的劳苦。小徒今日在老先生这里，就像是贫家的小孩子过年，吃的也有，穿的也有，玩耍的也有，他心里正不知有多痛快呢。老先生怎用得着再这么客气？”说得景晴初父子都笑了。朱镇岳脸嫩，倒觉有些不好意思。景晴初只略略闲谈了几句，便请师徒二人休息，自带着景无畏出去了。

朱镇岳脱去了撕破的外衣，问雪门和尚道：“师傅也睡么？弟子在光未明的时候，沉沉地想睡。跟着一群猎户在路上走，几次险些儿被石子绊跌了。两眼不用劲，便睁不开来。有时分明睁开了，

却一点也看不见，满眼全是黑洞洞的。既是瞧不见，只得又合起来。谁知这一合起来，就再也不想睁开了。心里究竟是明白在路上行走，不能把两眼长久合了，于是半开半合，马马糊糊地跟着大家，高一步、低一步向前乱走。只是心想，要是有一处可睡的地方，给我安安乐乐地睡一觉，这甜美的味儿必是平生不曾尝过的。及至进了宝鸡城，不知怎的，睡意就完全没有了。这时候，更像平日睡足了一般，不再睡也罢了。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关系。你一进宝鸡城，先到茶肆中，后又到这里来，全心都被别的事物牵引着，自然把睡魔驱走得无影无踪了。不过停歇上了床，身心一放，定就沉沉睡去。那时睡中的境地，一定很甜美哩。”说了一会，也即各自就寝。

不知在这宝鸡县中，又遇见了甚么事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“朱镇岳顾视破衣，逡巡不前，颇欲易而去之，未免尚有世俗之态。若景无畏之一席话，视此一袭破衣为重，而以绫罗绸缎为轻，是真有豪杰之心肠矣。宜厥后雪门和尚乐为收之门下，虽然，此特二人处境之不同耳，易地则亦然。

景晴初之于雪门师徒，适馆授餐，弥极殷勤之致。人皆谓所以报其除猿之德也，实则亦不尽然，盖有求于雪门和尚耳。比观下文乃益信。

第十五回

医怪疾高僧留县署
缔深交小侠滞书斋

话说朱镇岳第二天醒了起来，只见师傅已不在房中，便在一张椅中坐下，两眼向房门口望着。

不一会，忽见走进一个人来，定睛一看，却不是自己的师傅，乃是景无畏公子，遂急忙立起。景无畏见朱镇岳已立在房中，即过来拱手陪笑说道："大哥已起来了吗？失礼之至！小弟已来这里看过无数次了，见大哥睡得酣美，知道是疲劳过甚，便不敢惊动。已起来了好一会么？"

朱镇岳谦逊几句，说道："刚起来不久，我师傅在外面陪老世伯谈话么？"这时见有个跟班在门边伺候着，景无畏便先教那跟班打水来，给朱公子洗漱，跟班应着去了。才让朱镇岳坐了，答道："老师傅此刻正在里面，替家姊诊病，只怕还得一会儿方能了事。这回若不是老师傅的法驾降临，家姊的性命固是不保，就是家父家母也不知要急到怎样。"

朱镇岳听了，方要问景无畏的姐姐是害了甚么病，跟班已送洗漱水进来，只得起身洗漱。一看书橱上面放着一个包袱，认得是自己的，遂伸手取了下来，就书案上解开，拿出一件衣服。景无畏喜孜孜地过来，指着宝剑问道："大哥昨夜杀那只大马猴，就是用这宝剑么？"

朱镇岳摇头笑道："若是用了这把宝剑，我身上的外衣也不至被那畜牲撕破了。"景无畏诧异道："大哥怎的不用这剑呢？"朱镇岳即将当时想活捉了，带回西安去的话说了。

景无畏拍着手笑道："大哥想的实不错，像那们大的马猴，带

回西安去，倒真好耍哩。见过那么大猴子的人，只怕也少。不过须有大哥这们大的本领，方能养这猴。换了旁人见了它，就得吓软手脚，谁有这们大的胆量，敢喂养它哩？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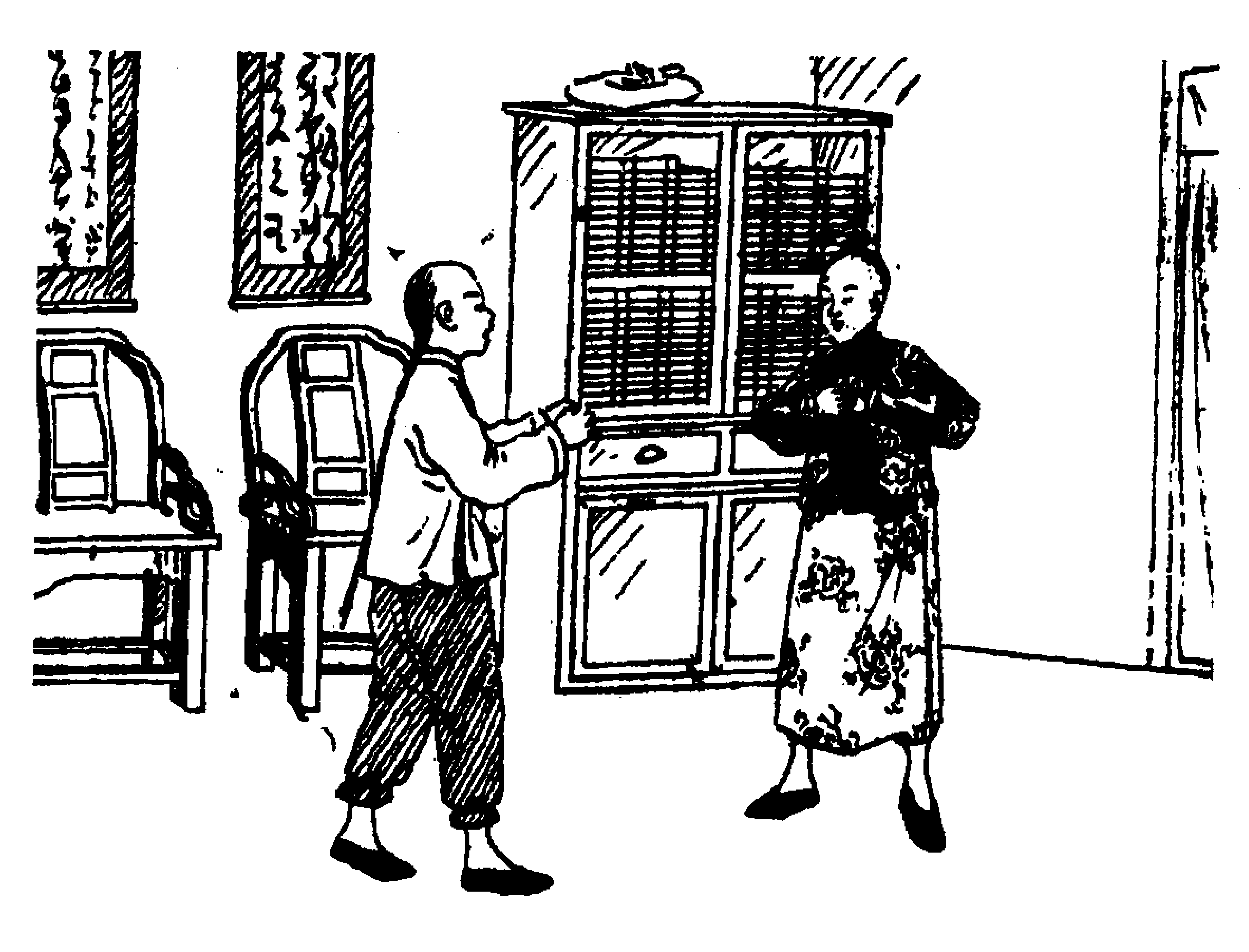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道："这却容易。我若是昨日活捉了它，今早就得在这里买一条大铁链和一把很坚牢的铁锁，锁住了它的颈项。带回西安，就锁在我们府衙后面那个大花园里的房柱上。它纵然想咬人，有铁链锁了，它能有多大的气力，可拉断那铁链吗？那时随便那一个人，送东西给它吃，都没有要紧。"

景无畏点头叹气道："可惜了，只是这也是那马猴作恶太多，天理人情都应遭这般惨死。若给大哥活捉了，说要带回西安有用处，家父碍着大哥的情面，又明知非大哥没人能制服这畜牲，也不便定要留下来正法；那么这畜牲作恶多端，不反得了好处，以后在大哥手里，不是更无人能奈何它吗？那么被它奸死了的，和因被它奸了，羞忿自尽死的妇人，皆永远含冤地下，无伸雪的日子了。"

朱镇岳听了这一派话，心想："不错，这情理我竟不曾想到。如果我真个活捉了，带回西安去，岂不是和窝藏盗匪、庇护恶人一样的犯法吗？可见得做事不论大小，都得仔细思量，免得事后追悔不及。"

景无畏见朱镇岳沉思不语，以为是自己的话说得过于直率，使朱镇岳听了心里难过，忙用言语来解释。朱镇岳笑道："我的年纪虽比老弟痴长了几岁，见地实不及老弟多了。这话不是老弟提醒，我心里说不定十年八载，还觉得那马猴撕破了可惜呢。我师傅带我出来游历，也就为我不大懂得世故。老弟不要误会了，我若怪老弟说话直率，那我就更糊涂了。老弟刚才说，我师傅替令姊诊病去了，不知令姊患的甚么症候？"旋说旋穿了外衣，仍将包袱捆好，搁上书橱。

景无畏道："说到家姊的病症，真是使家父母急得无法。邻近三五百里远近的有名医生，没一个不曾迎接到这里来，认真求他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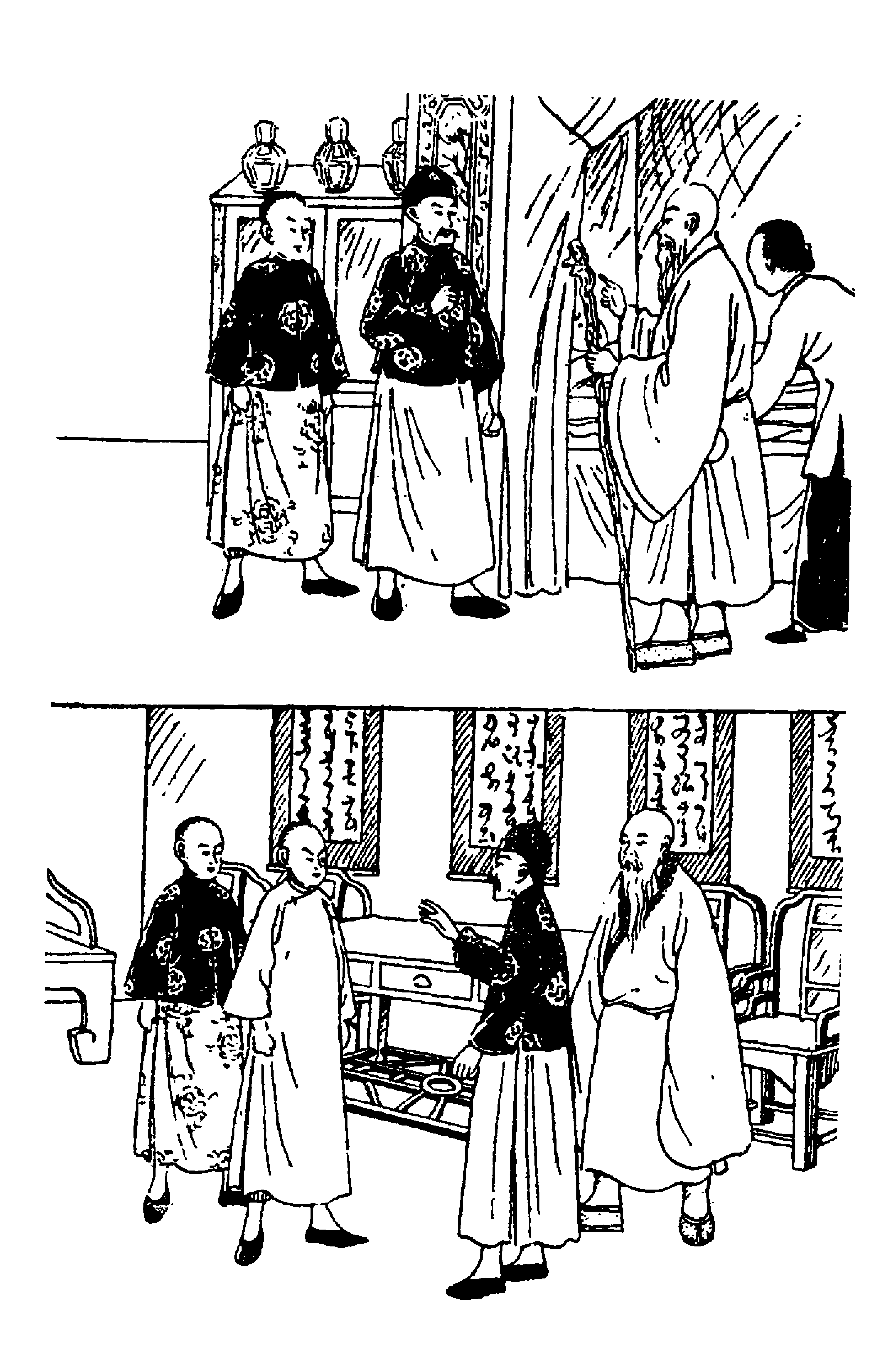


医治。治不好没要紧，他们那些医生诊过了出去，还得在外面胡说乱道，传到家父母耳里，直气得说不出话。”

朱镇岳性情爽直，听景无畏说了好大一会，究不曾说出一个甚么病来，不由得截住话头问道：“毕竟是个甚么症候呢？”

景无畏道：“毕竟是个甚么症候，连我也说不出。家父雷厉风行的，着落众猎户要捉拿这只大马猴，一半为的是这猴子犯案过多，一半也就为家姊的病症。外面谣言，说是这马猴作祟。其实何尝与这马猴相干？家姊这病，起了有八个月哪。初起是没有精神，不大能吃饭，每日就只在床上睡着。家父也略懂得些医道，自己开了几个方子，服了几帖药，精神略好了些，但饮食仍是不如从前。三四个月下来，肚子看看的大了。家里雇的一个老妈子，乱说小姐有喜，家母气不过，将老妈子开发走了。从此才延医来诊，吃下去的药也不计数，那里有一些儿效验呢？倒诊得那肚子一月大似一月。大哥是知道的，我们都是诗礼人家，怎会有这种不体面的事？家父母明知是得了甚么奇异的病，只是不遇着名医，不能得个水落石出。恰好这几个月，这马猴闹的案子又层出不穷。外面的谣言就有说家姊的病，是由这马猴作祟起的。还有些无赖，平日被家父惩责的，更造出种种奇怪谣言，说得满城百姓都见神见鬼的，竟说夜间看见一只大马猴，在这房上走来走去。家姊几番要寻短见，都被丫鬟看出来了。家母痛哭流涕地劝慰说：‘你这一死，外面的谣言更不得明白。’

“天幸今早猎户来呈报，说公差中了没解药的药箭。有西安报恩寺雪门老师傅，路过西太华山给治好了。家父听了，就连忙追问，才知道大哥也一阵到这里来了。所以家父来不及地命小弟出来迎接。家父的意思，本想请老师傅和大哥且休息，到明日再求老师傅去里面给家姊诊治的。奈家姊这两日肚子胀闷得太厉害，早饭时候已昏死过去了。家母急得哭起来。家父没法，只得轻轻到这房里来，看老师傅醒了没有。谁知老师傅却已起来，并已听得家母哭声。见家父进来，倒是老师傅先开口，问甚么人号哭。家父只得将



家姊患病的情形说了。老师傅真是菩萨心肠，一句话也不推辞，即随着家父到里面。诊过脉息，据老师傅说，只须半月工夫即可完全治好，并说有喜这些话完全是胡说，明明饮食之间不当心，吃了些毒物进去，才起了这种臌胀病呢。”

说话之间，景晴初已陪了雪门和尚来到书室之中。朱镇岳即规规矩矩的，上前向二人请了早安。景晴初笑着对朱镇岳说道：“如今要屈留你在这里几天了，因为已蒙尊师应允，留在敝署替小女治病。大概总有十天半月的耽搁罢。这么一来，你们哥儿俩倒可多叙谈几天了，并且我很想教无畏跟你学习一切呢。”不知朱镇岳怎生回答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无中生有，捏造谣言，此为世人之通病。景小姐得怪疾，而外人之浮言即纷起，亦其一例。幸遇雪门和尚，始得起沉疴、全清名，否则景小姐一死不足惜，尚留污名于身后，岂不冤哉！

医生为人治病，所以造福人群者也。今不能治人之病，反在外散播种种流言，不恤污人之名，求卸一己之责，此其心尚堪问乎？吾恨不能食此辈医生之肉而寝其皮！

朱镇岳之于马猴，固欲得而生擒者也。愿既未偿，中心未尝不耿耿。景无畏无意中，竟得一辟其谬，使之释然于心，谢过不遑。然则景无畏诚朱镇岳之畏友哉！

第十六回

水乳交融欣逢同调
沆瀣一气喜得名师

话说朱镇岳听了景晴初的一番话，也笑着答道："老伯言重了，小侄有何德何能，好教兄弟跟我学习？倒是老伯德高望重，小侄倒可乘着在这里的时候，时常请教。这是小侄很引为幸事的呢。"大家谦逊了一番，景晴初也自去办公事了。从此，师徒二人便在景晴初署中住了下来。

朱镇岳和景无畏竟谈得非常投机。这一天，二人又在书室中谈天。景无畏道："此刻老师傅正在里面，亲手调药给家姊服。母亲说，非等家姊的病完全治好，无论如何，决不放老师傅和大哥动身。这真是我家的缘法好，才能在这要紧的时候，好容易遇着老师傅和大哥。这岂是寻常的遇合？就是依小弟一个人的意思，不遇见大哥则已，既是我有福分，能得遇见大哥，也断不能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放大哥走。不过若不是家姊害了这样奇怪的病，非老师傅不能治，我便得遇见大哥，也只能留大哥在这里盘桓三五日。大哥真有重大的事要走，小弟难道好不知世故的，蛮扭住大哥不放？论人情，虽不忍说幸得家姊病了，你我方有此多聚首的机缘，但就事实看来，确是亏了家姊这病。大哥不怪我这话说得太荒唐吗？"

朱镇岳看了景无畏这种温文尔雅的态度和殷勤恳挚的情谊，自己是个没有兄弟的人，忽然得了这般一个异姓兄弟，心里如何能不高兴呢？连忙点头答道："这话一些不错，就是我也想多和老弟团聚几天。我这回同师傅出来，甚么重大的事都没有。只是虽没有重大的事，若平白无故的，要在这里住多少日子，师傅是必不肯的。因为我的身体本来经不了多的劳苦，脾胃也浓厚惯了，好容易从西

安出来，劳苦清淡地到了这里，已渐渐地习惯成自然了。再加十天半月的工夫，便可劳苦不觉了。在这里住多了日子，不是前功尽弃吗？恰为了令姊的病，绊住师傅，我也就住下来了，这真是很难得的机缘啊！不过我也有一种怕惧，生怕这一住下来，我的工夫又要懈怠哩。"

景无畏道："大哥的话说得很是。不过说怕工夫懈怠，这倒不成问题。这里署内后园中，有一块很大的旷地。大哥如果要练工夫，小弟尽可陪着大哥到那里去。小弟并欲借此一广眼界哩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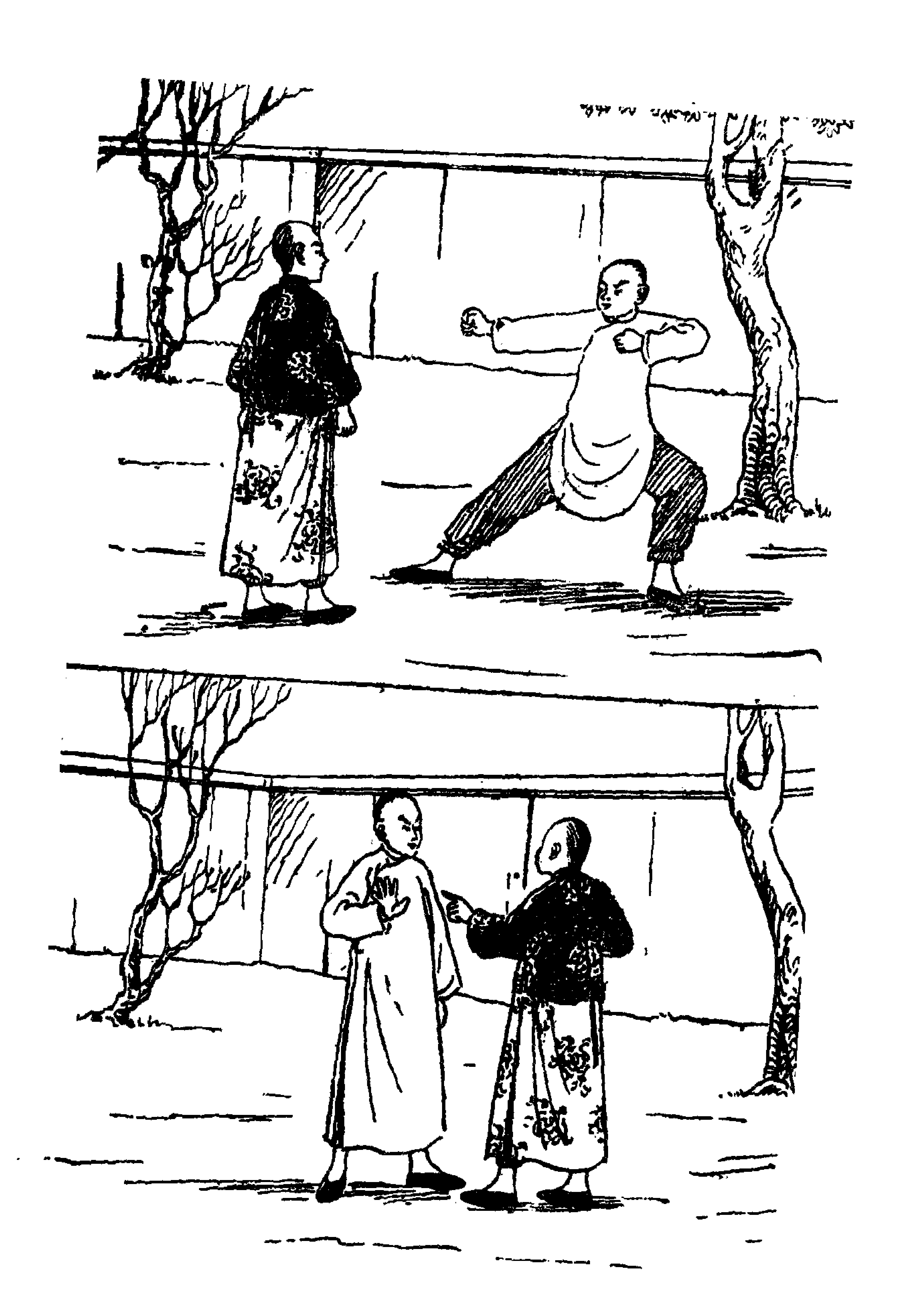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听了十分欢喜，即嬲着无畏陪他一同去后园中。只见那后园也小有园林之胜，地方果然很大。二人四下游了一会，便在一片旷地上立着。

景无畏笑着说道："大哥如今可以施展拳脚了。"朱镇岳把头点点，说声献丑，即把衣服一挽，在草地上打了几回拳。数日不做工夫，得这们练了一趟，血脉和顺得多，精神也觉得爽得多；却把旁观的景无畏倒瞧得眼花缭乱、心痒难熬了。便对朱镇岳说道："小弟虽是个门外汉，但瞧大哥方才练了这们一套工夫，觉得实在不错。并且以为少年人在外处世，应练有这们一种工夫的。所以很想跟大哥学习一下，不知大哥也肯收我这个呆笨的徒弟吗？"

朱镇岳笑道："我自己的工夫尚没有练成，程度还浅薄得很，怎么就好收徒弟呢？兄弟如今说这种话，不是在那里取笑我吗？"

景无畏道："小弟完全说的是实话，那里敢取笑大哥！大哥的工夫虽说还没有登峰造极到十分高深的地位，然而总算已有门径，像我这种启蒙的程度，大哥难道还怕教不下来吗？"

朱镇岳笑道："兄弟这话却说错了，越是启蒙的工夫，教起来越是为难，越是含糊不得。因为人当初学的时候，好似一只船驶行海中，茫茫然无所之，须替他定个方向。方向能定得对，那么按程前进，自有达到目的地之一日。否则方向一误，就有迷途之虞，即永无达登彼岸之望。这如何可以含糊得一些呢？如今兄弟既是如此意诚，我看这样办罢，我师傅的工夫最是了不得的，不如就请他老



人家收你做个徒弟。他老人家对于你家感情很好，大概不致拒绝。那你跟着前去练工夫，我们更可镇日子同在一处了，岂不是好？不过伯父伯母那边，不知意下如何，也能舍得让你出去吗？”

景无畏听了，欢喜得了不得，便道：“这个主意好极！让我禀明父母，就去求他老人家，并请大哥在旁代为恳求几句。至于家父家母那边，虽说是很疼爱儿子，舍不得相离，但望儿子成材之心也很切。对于小弟要出外从师，练习武艺，素有一种默许，并不怎样反对。只因一时没有得到明师，所以不曾实行。如今有这个机缘，那是再好没有了，一定可以允许我呢。”说完，又看朱镇岳练了一回工夫，方始回到里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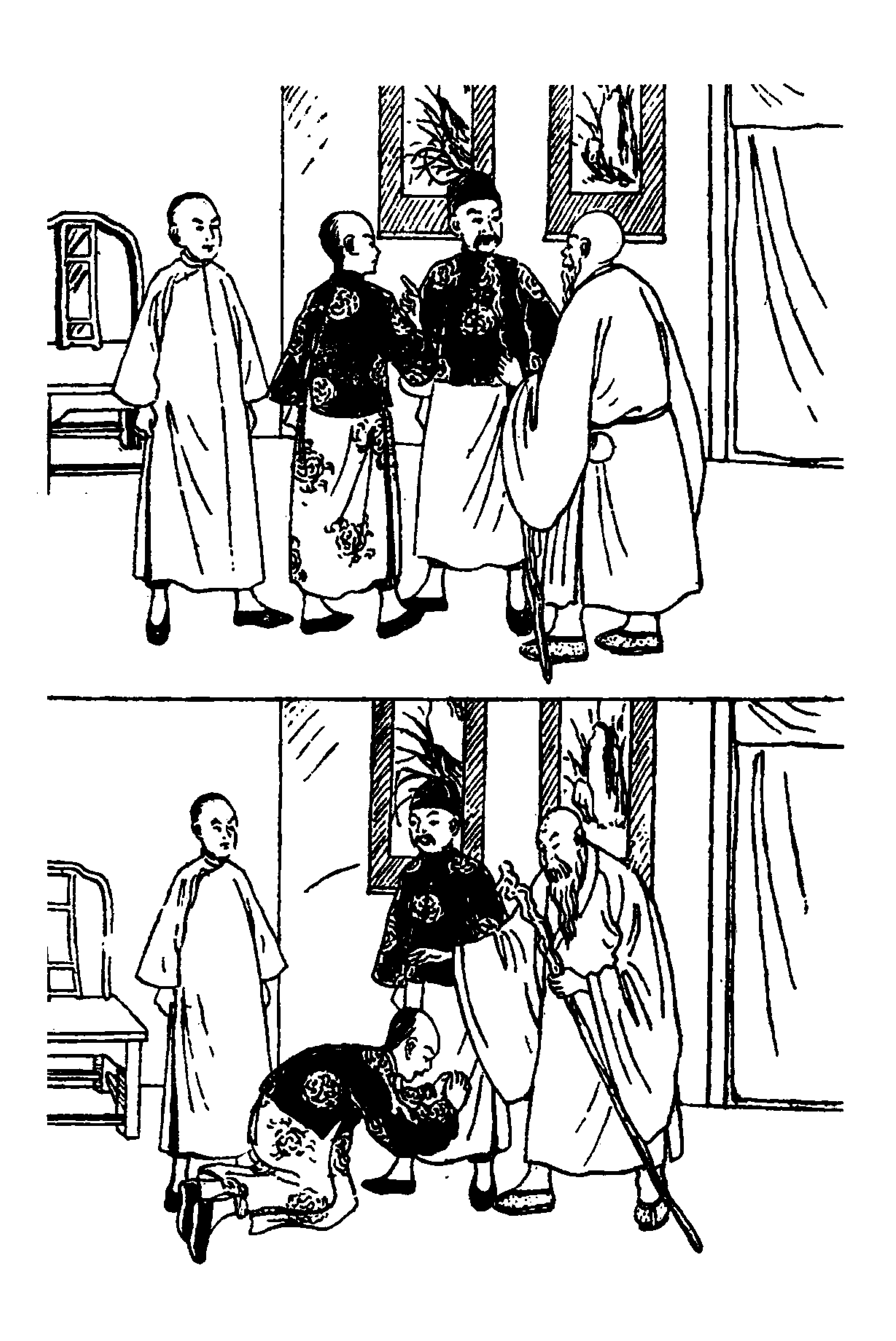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雪门和尚也已替景小姐看了病，由景晴初陪着出来了。景无畏便上前去，将要拜雪门和尚为师、练习武艺的话，向他父亲禀明。景晴初听完，略略踌躇一下，便道：“这事甚好，我亦早有此意了。你瞧像朱大哥的功夫，练得如此之好，他自己果然觉得很有趣味。就在他们伯父伯母面上，不是也很有光彩吗？不过像你这么一个顽劣的徒弟，不知老和尚肯不肯把你收在门下。”边说边向雪门和尚望着，并微微一笑。

雪门和尚道：“老衲原想多收几个徒弟，像公子这样头角峥嵘，而且满脸露着清秀之气，一见就知很有根器，我早已有意要请舍给我做徒弟了。只恐老先生不肯，所以没敢开口。如今既是老先生同公子都有这个意思，这真不谋而合了，我难道还会反对吗？”

景晴初道：“这是承情之至，那么师傅几时带他去呢？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这总要待老衲回到西安之后。如果如今就带他同行，路上这种辛苦，那他一定要弄不惯的。”景无畏不等他父亲说话，就说道：“师傅既然已肯收弟子做徒弟，不如就带弟子同走罢。一则可让弟子见见世面，再则也可让弟子习点劳苦呢。”

雪门和尚听了，望着景晴初道：“公子如此说法，老先生意下如何？老衲却无甚么意见，不过如果真是这们办的，那我一等姑娘病好，就要带公子同走了，不知老先生也舍得不？并且夫人那边也



须得说个明白呢。”

景晴初道：“这是迟早总要走的，有甚舍得不舍得？至于贱内对于这事，一定没有甚么话说，只要向她说明一声就是了。只是小儿初次出门，行装未齐，还须得略略制备些。”

雪门和尚道：“这是当然的事。”

景晴初道：“无畏，如此说来，你可以拜见师傅了，还呆立在这里则甚？”无畏听了，忙去向雪门和尚磕了头，又和朱镇岳见了礼。

晚间，又备了荤素二席，算是拜师傅的酒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不多几日，景小姐的病已完全治好，无畏的行装也已办齐。师徒三众一起动身。无畏和父母分别的时候，自有一种凄凉的景况，也不必细述。至于动身以后，不知途中又遇见些甚么事情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因景小姐之一病，而使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得以叙谈衷曲，缔结深交。是景小姐之病，固大有造于二人也。即谓为作者写景小姐之病，正是作者之故弄狡狯处，亦无不可。观于写景小姐之病状略，写二人之谈话详，益昭然若揭矣。

写景无畏因观练艺而思拜师，弥极纡徐之致。于是雪门和尚又得一高徒，而朱、景二人亦可长在一处矣。

第十七回

奋神威道旁斗猛豹
比剑术山下缔新知

话说师徒三众一到路上，雪门和尚就对朱镇岳说道："我这一次带你出游，原欲教你习点辛苦、练上点儿外功的；不过如今同了无畏在一起走，他是不会练工夫的，那可不能像先前这样的猛力赶路了。我看如此办罢，你尽管放开脚步，自向前走，让我带着无畏，在后缓缓跟着。每天应在甚么地方打尖或住宿，我来告诉你，你先走到，就在那里等着就是了。好在此去天台山也没有甚么岔路，你一定不会迷途咧。这不是可以各行其是吗？"朱镇岳点头赞成，含笑向二人道："如此，我先行一步了。"即放开足步，向前走去。

一路无话。这一天走到申牌时分，心中忖算：照情形看去，快要到天台山了，不知师傅同着师弟此刻已走到了甚么地方？

正在忖着，忽然有一件东西在他眼前一耀，连忙掌眼一看。原来一头豹子从山径上奔下，径向他扑来了。他暗暗好笑："这头豹子真大胆，在这晴天白日，竟敢闯到这大路上来。也总算是这孽畜晦气，恰恰遇着了我，我决不放它过门！"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豹早已身临切近。朱镇岳便提起拳头，恶狠狠地一拳，向豹的肚腹上打去。谁知这豹也真灵活，拳头没有打到它身，它早已嗥了一声，倏地又跳到朱镇岳的背后去了。朱镇岳仍是提着拳头，使劲地对准着它打去，这豹却又跳了开去。这样的跳来躲去，闹了好一阵，始终人也没有伤着豹，豹也没有伤着人，倒闹得朱镇岳有些着恼起来了。暗想：好一头玩劣的豹子！看来徒手是对付它不下的了，不如拔出剑来，结果了它罢。正待掣出剑来，忽听得有人在山上大声喊

道："那里来的强徒，休得伤你家小爷看家的豹子！"

朱镇岳连忙抬头看时，只见山径上立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，背负长剑，在左胁下悬革囊，生得巨颡广口，英气盎然，不觉暗暗喝一声彩，一面也就答道："明明是一头玩劣的野豹，那里会是你家眷养的，休得胡说！"边说边就把剑掣出，仍赶着向这豹刺去。这豹也真是奇怪，不待剑锋到来，早已掉转身躯，飞快地向山径上奔去。在这当儿，那个少年却动了火了，早把背上的长剑拔出，大踏步走下山来，在和朱镇岳相距的十数步外，立住了足，对着朱镇岳朗声说道："你不要专寻着这豹子作对，你如果真是个汉子，真有本领的，可来和你小爷斗上几个回合。"

朱镇岳守着师傅雪门和尚的教训，原不愿乱逞本领，和人厮斗。不过年少气盛，听了方才这几句话，实在有些受不住，并且存心也要瞧瞧这少年到底具有何种本领，就笑了一声说道："你既愿和我厮斗，我难道还怕了你？有甚么本领尽管使出来罢。"

那少年道："这才是好小子！好的，我可要放肆了。"说着，即奔前几步，又把脚站定了，就展出手来，一道剑光直向朱镇岳站的地方飞去。朱镇岳忙也取剑架住，就此一来一往地斗起来。朱镇岳暗看那少年的剑法，虽和自己的派路不同，却也精湛绝伦，无懈可击。那少年也暗暗夸赞朱镇岳的剑法好，自己放出全副本领来对付，只能打个敌手，竟没有法子可赢他。两下斗了好半天，尚分不出甚么胜负来。

忽听远远有人高声喊道："你们两人快快住手，大家都是自家人，又何必这样的恶斗呢？"这话的效力很大，二人听了，同时住了手。朱镇岳忙回头看时，原来师傅同着景无畏来了，方才说话的正是师傅呢。暗想：那少年一定和师傅有世谊，所以师傅认识他，说彼此都是自家人。再看那少年时，却圆圆地鼓起两个眼睛，露出诧愕之色。一会儿，雪门和尚已同着无畏走近他们二人之前。那少年已收了剑，似行礼非行礼的，向雪门和尚闹了一个顽意儿，一面问道："师傅到底是甚么人？我并不认识师傅，师傅大概也不会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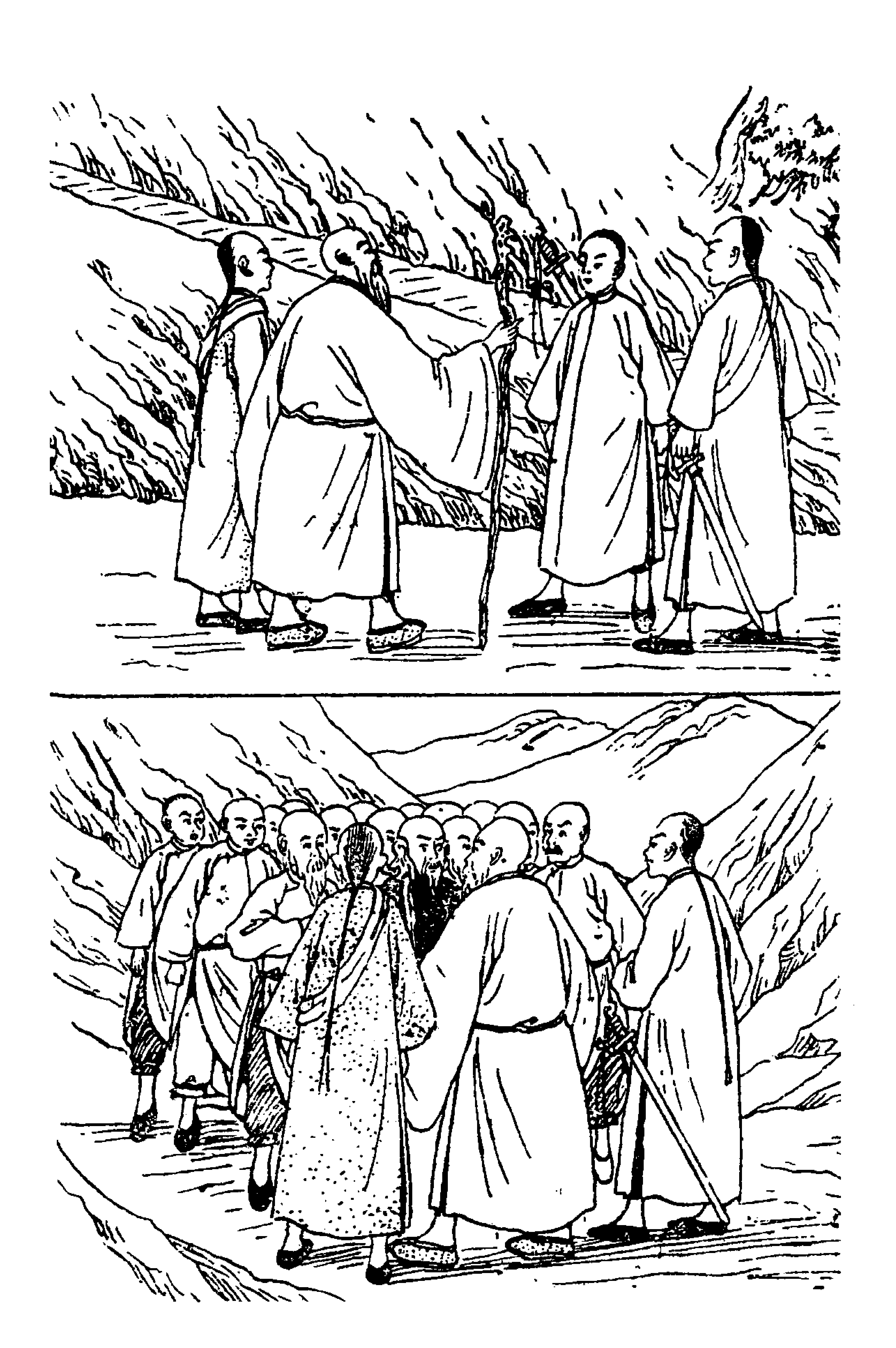


识我，怎又说是自家人呢？”

雪门和尚笑道：“我已有二十多年不来这里了，我当然不会认识你，你当然也不会认识我。不过我虽不认识你的人，却认识你的剑。你这剑法不是和蒋立雄一派么？这是我们常在江湖上走走的人，一瞧就可知道的。我和蒋立雄是多年的老友。如今遇见了和他同派的人，怎能说不是自家人呢？”那少年一听这话，顿时改变了容态，露出了一种肃然起敬的样子，忙说道：“原来是师伯来了！我唤蒋小雄，师伯方才提起的那一位就是家父。但不知师伯法号的上下，是那两个字？”雪门和尚道：“我就是雪门和尚，这是我的两个小徒，你们大家见见罢。”

蒋小雄向二人行过了礼，问过姓名。又说道：“原来是雪门老师伯，这是家父时常提起的。说就当今普天下善击剑的论起来，要推师伯为第一。怪不得朱兄的剑术如此精湛无比！我方才瞧见了，本在那里疑惑着，这人的剑术一定经过了名师教授的。如今果知名下无虚了。”雪门和尚哈哈大笑道：“好说好说，你的剑术也难道可以说是坏吗？我方才远远地瞧见了几手，不是因为你比尊翁生得高，我简直要疑这击剑的就是尊翁呢。我且问你，尊翁现在在那里？也在山上吗？我这次是特来拜望他的，并令小徒等瞻仰瞻仰老前辈的风采呢。”

蒋小雄忙道：“在山上。真的，我贪说话说得忘了，嘉客远来，我应该早点去通报家父，使家父好出来迎接。如今请师伯同着两位兄长，沿着山径缓缓上去，我要先行一步了。”说完之后，也不待雪门和尚答话，就飞也似地奔上山去。那头豹子正在山径上等着，他刚走近豹的身旁，就将身一耸，跳上豹背，那豹也像驼惯了人似的，一点不露倔强之态，四蹄如飞，就驼着他向山深处行去了。雪门和尚想要呼止他，早已来不及，便笑着对朱镇岳和景无畏说道：“你看他多们活泼，竟把这头豹子像马也似的骑起来了！这倒是从未瞧见过的啊。”朱镇岳持道：“怪不得他方才说，这头豹子是他看家的豹子。照此看来，他倒没有打诳语咧。”说着，便把方



才一节事，从头至尾讲给雪门和尚听了。

雪门和尚道："我来的时候见你同人家厮斗，本有点儿诧异。想我曾几次三番地嘱咐你，总以谦逊为上，不要卖弄本领。怎一背了我，又不遵照我的说话起来？谁知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"说话的时候，便同着二人向山径上走去。

又向景无畏望望，见他略露疲倦之色，便问道："走这点儿路，你还不觉得吃力吗？"景无畏道："弟子虽没有练过工夫，走长路是素来不怕的。所以这一次敢毅然决然的，情愿同着师傅、师兄同走。不料和师傅一比脚力，才知差得远了。但还总算是师傅体谅我，还是开的慢步。如果也和师兄这样的赶起路来，那可真是要累死我了。如今只略略觉得有点疲倦罢了。"雪门和尚又慰问了他几句，边说边走上山去。

刚刚走到半山，只见有一大堆人迎面走来，迎头一个就是蒋立雄，后面跟着陈天祥、王大槐、李无霸、金祥麟等一班人，都是雪门和尚旧时认识的。此外还有几个，却不曾会过面；又随着几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少年，大概是这般人的子弟。蒋小雄也夹在中间，却不骑那头豹子了。雪门和尚见了，忙带了两个徒弟上前与众人相见，一一行礼。

蒋立雄便指着一个浓髭黑汉，向雪门和尚介绍道："这是萧天雄。"指着一个短小汉子道，"这是黄公侠。"指着一个大胖子道，"这是李半天。"还有甚么吕荣卿、沈麟趾、尤大朋这班人，不免大家说了一番客套的话。随后又令这班小辈英雄也上前见过。雪门和尚着实夸赞了几句。

蒋立雄也向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仔细端详了一回，向雪门和尚把拇指翘翘，夸赞道："你真好眼力，收得这么两个秀外慧中的好徒弟！"雪门和尚笑道："我的徒弟不过尔尔，你的令郎确实不凡，我已在山下瞻仰过他的剑术了。"蒋立雄微笑。

王大槐又对雪门和尚道："师兄，你为甚么这时候才来？我们真是望眼欲穿了。我们这班人如今聚了住在这里，任甚么都不干，

真乐极了。你这一来，我们大家可要轮流宴请，不能放你就走。”雪门和尚笑道：“想不到你还是这样活泼泼的，怪不得你一点不见老！好，好，我定要扰你们一个遍，我才走路！”说完，大家同向山上行去。

远远望去，山峰之上，盖着疏疏落落一大片的屋子，三三五五遥相衔接，映着青阡绿陌，别有幽静之致。不知到了山上如何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大道之上，忽来猛豹，已足奇矣，不图此豹之来，实有指使之人，尤奇之又奇者。宜读者阅至此节，辄觉五花八门，为之眼花缭乱。

雪门和尚初不识蒋小雄，而偏识蒋小雄之剑。猝闻之，似属奇谈，实则确也。盖剑术之各具家数，犹人之面目互判。在善剑术者眼中观去，若者授自何人，若者独属于某派，固一目了然耳。

双雄较剑，正自难分高下，雪门和尚适接踵而来，一场纠纷始得解。此于二人言之，深喜得此排难解纷人耳。在读者言之则不然。倘雪门和尚能迟迟未行，不将更有热闹之关节发见乎？

第十八回

月光下力劈大虫
山穴中生擒乳豹

话说天台山上蒋立雄一干人，簇拥着雪门和尚师徒三众，到了山上，已快近上灯时候了。由蒋立雄硬作主张，请他们在自己屋中住了下来。咄嗟之间，便又备起了一席素席、几席荤席，款待他们，说是替他们洗尘。

入席之后，雪门和尚这一席上，自有几个老朋友陪着他，畅谈别后情事。朱镇岳和景无畏却在另一席上，陪席的都是他们那班小弟兄。大家谈谈这样，谈谈那样，比别席更是来得起劲、来得热闹。

朱镇岳便问起蒋小雄的这头豹子，到底是从那里弄来的，竟养得如此之驯。蒋小雄还没有答话，王大槐的儿子王小槐早就笑着说道："你问他的那头豹子吗？这才缠煞人咧！他每每逢到高兴的时候，就带了这头豹子到山边去。遇见有人走过，就放这豹子下山，他自己却藏在树林中偷瞧着，往往吓得这班行旅之人一个个丧魂落魄，他却暗地乐得了不得。间或有几个带得武器的，想把这豹子打死。但是这豹子灵活得很，不要说打它不死，就要戳它一刀一枪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何况还有一位镖客，在林中替它保着镖。一见势头不对，就要亲自出马，这那里还会有失风的时候呢？"

朱镇岳听了笑道："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方才下山来如此之快咧。"众人争问，方才是怎么一回事？蒋小雄不等朱镇岳说出，就把方才山下的事约略说上一说。众人笑道："这回你可遇到了对手了。如果没有雪门师父到来解围，真不知是怎么一个结局呢。"蒋小雄也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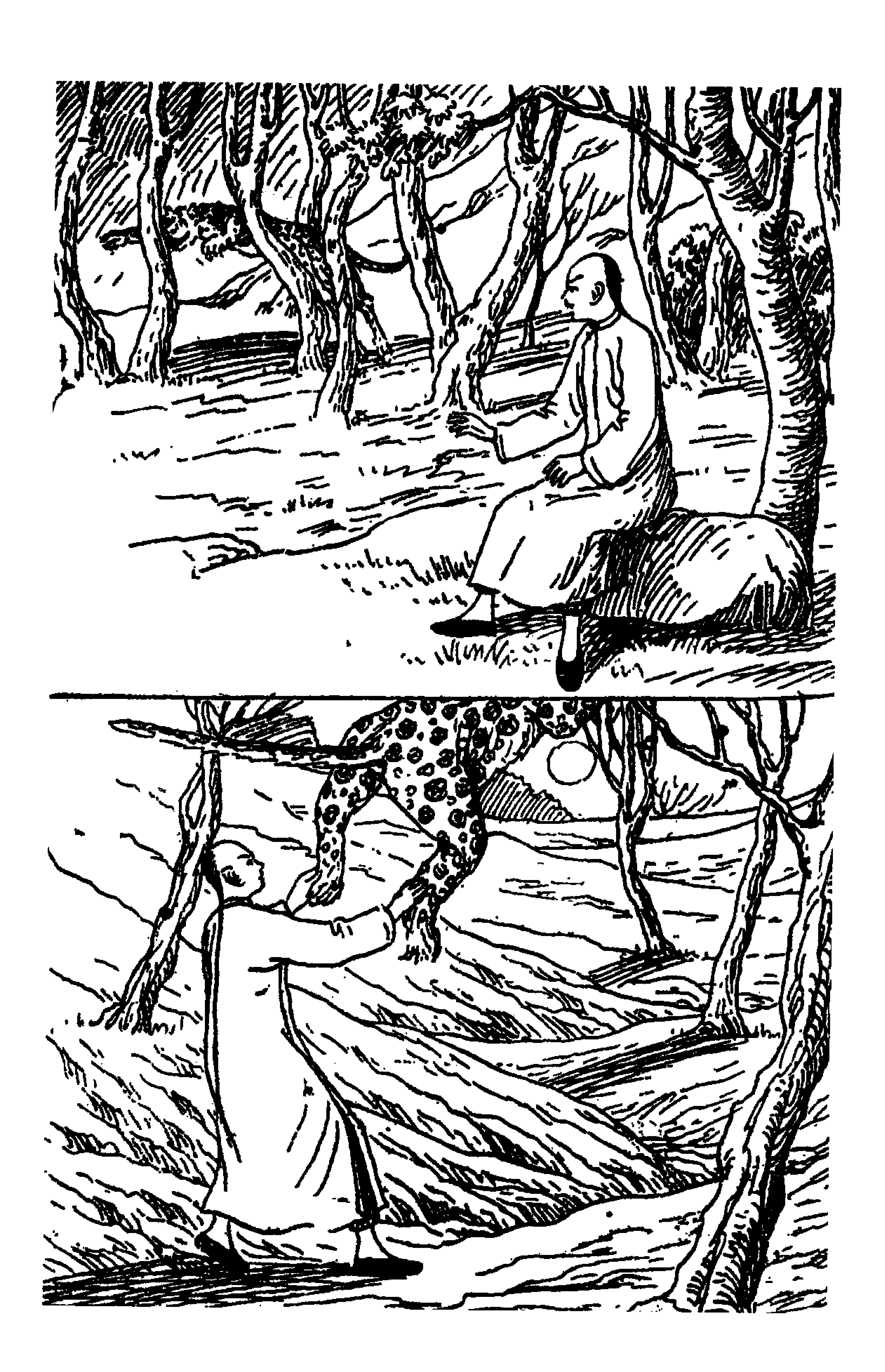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便又向蒋小雄追问那豹子的来历。蒋小雄道："你要问那豹子来历吗？说来话长，你且干上一杯，我就慢慢地讲给你

听。”朱镇岳只得干了一杯。

蒋小雄方说道：“我生性最是顽皮。在这班小弟兄中，要推我最是好嬉好弄，素喜在山前山后四处乱走的。在这三年之前，有一天的晚上，我背着父母，私下多饮了几杯酒，睡在床上，兀自睡不着。便发一个狠，爬起身来，偷偷开门出去，到外面去走走，想要借着好风，把这酒力吹散咧。这一晚，月色甚是清丽。我一壁玩月，一壁向前走去，酒意不觉醒了一半。不一会已走到山后，就在一条青石条上坐下休息。坐了不多久，忽地起了一阵旋风，从山那边吹来。就这旋风里面，蹿来了一头野兽。定睛瞧时，毛色黄褐，似虎而小，背上隐约显着斑纹，好像是一头金钱豹咧！我看了暗想：怪不得人家传说，这山后有金钱豹作着巢穴。以前我因没有亲眼瞧见，心中兀自不信，如今方知传说非虚了。这倒是千载一时之机会，我何不追踪前去，直捣豹穴，把这些豹子生擒活捉几头来顽顽呢？当时一半也仗着酒力，所以想定以后，即挺然起身前往。”

朱镇岳问道：“你那时还是赤手空拳而往，还是带有武器呢？”蒋小雄道：“我是睡而复起，出门来散散酒力的，那里来得及带甚么武器，还不是一个光人吗？走不到百余步，果然见有一头豹子坐在石上，好似在那里玩月似的。还未待我走近，早已瞧见了我。即露着很凶恶的神气，立了起来，又嗥了一声，张牙舞爪，对我扑来。直见它来势很是凶猛，忙向旁一避，却乘它刚要扑过去的时候，转身伸出手来，抓着它那两条后腿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向外这么一撕。它只很惨厉的嗥得一声，要掉过身来，施展它那利齿，我却早已把它撕成两爿，连五脏六腑都流在外面了。

“我放下了这死豹，正在私自称幸。忽又有一头野兽，不知从甚么地方蹿了来。等到我方觉察，它已“飕”的一阵风，站在我的背后了。我这时势不能向后顾，向前跳避也早失去机会。正处于进退维谷、束手待毙的地位。忽然一个转念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将身一纵，就蹿上了靠近身旁的一棵大树上。向下望时，方见那头野兽乃是一头猛虎，并不是豹子，正恶狠狠的，圆睁着两个眼睛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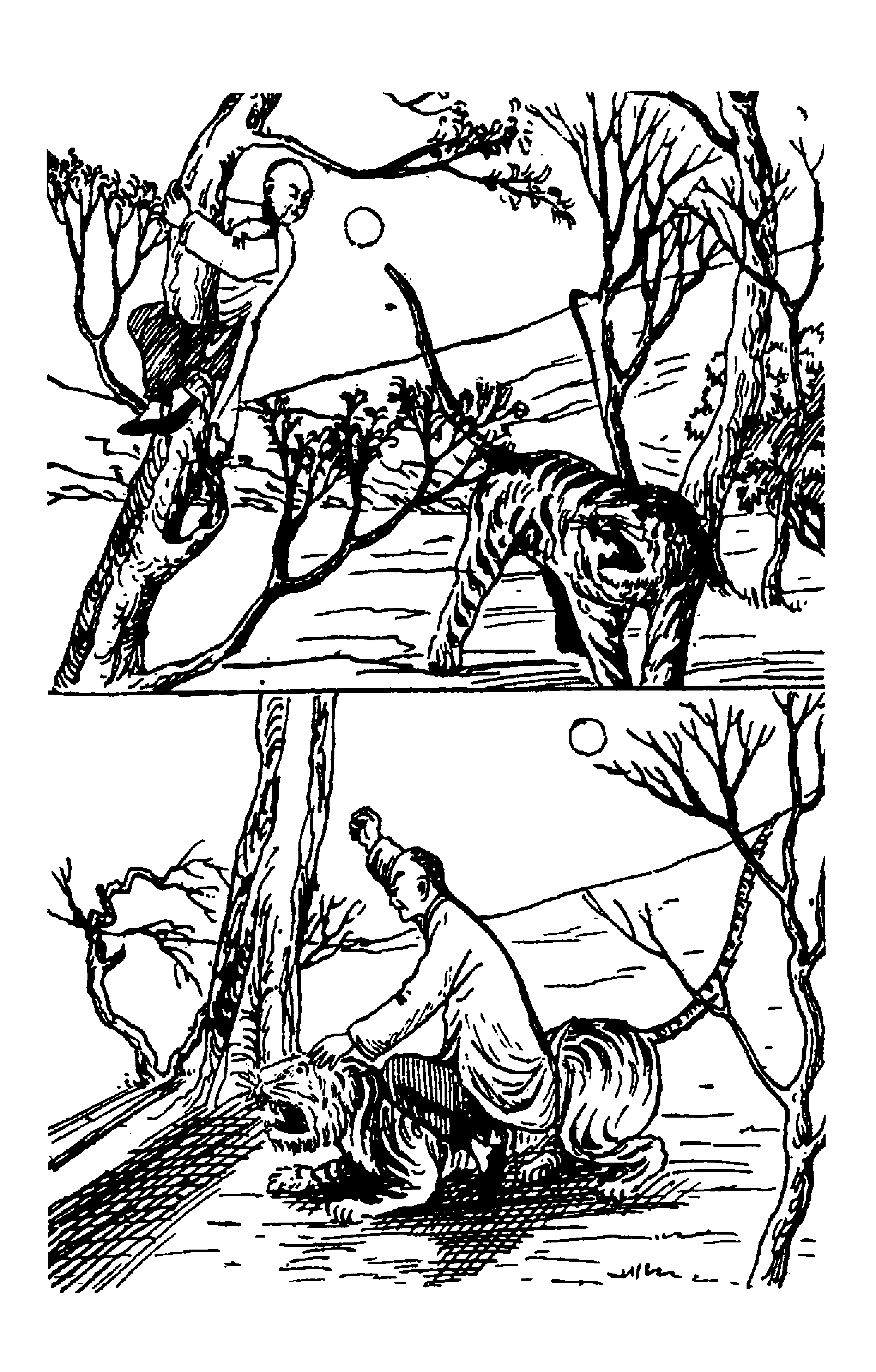
向树下四处觅人咧。一抬起眼来，恰恰瞧见了我，顿时火赤着两个眼睛，像恨不得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似的。我却暗暗好笑：这时我在树上，你在树下，任你有多大本领。也奈何我不得了。不比方才那么冷不防掩至我的背后，一个不留神，就要吃你的亏，那倒是思之犹有余慄的。这虎怀着一肚皮的怒意，急切间又抓我不着，愤怒得更加厉害，野性不免大发了。只是乱纵乱跳，绕树而走。有时奋力想扑上来，但是这么高的树，那里扑得上？不过把树枝摇得呼呼的响。幸亏树本很是坚固，倒没有被它弄倒。隔了一会子，这虎似乎有些倦意了，长啸了一声，在树下坐了下来。我暗想：俗语说得好，千年难遇虎瞌睡。如今这虎席地而坐，不是和打瞌睡不过相差一间吗？不于此时收拾了它，更待何时呢？

“主意想定，就飞鸟似的，从树上飞了下来。恰恰骑在那虎的身上，尽力把它向地下揿着，不使它动弹得分毫。一面握着拳头，像雨点一般的，向它满头满脑拼命地挥打着。这时这头猛虎，驯服得和家猫一般，一点能耐都施展不出了。被我打得急时，只是呜呜地吼叫，含着悲鸣的意味，并无一点雄武的气概。不到多久，眼中、鼻中、口中都打得鲜血直拥出来，沁沁然淌个不住。我见了这种情形，那里还敢怠慢？更用足了力，向它浑身挥打。直打得那虎一息恹恹、万无生望了，方始罢手。

“跨下虎背，正思休息片刻，谁知‘飕’的一阵风，又蹿来一头野兽，伸出两个爪子，要把我的肩背搭住了……”

朱镇岳笑道：“这头野兽倒也妙得很，大概是替那虎报仇来的，所以方才你把虎背跨住，它如今也要把你的肩背搭住，想如法泡制一下。后来又怎么样呢？”

蒋小雄也笑道：“如果始终被它搭住，那就不死在它手，也必受了重伤，成了残废，今日还能好好的在这里和诸位谈话吗？我的听觉和触觉都是十分敏锐的。‘飕飕’的风声未歇，我早已知道又来了一头野兽。等得它的两个爪子刚要搭上来，我已觉得很明白，这那里还用思量，又那里好让它搭住呢？便使足力气地把它向外一摔。这时它



的两爪刚近搭牢，还没搭牢，自然受不住这种力量，早已‘轰’的一声，老远的摔开去了。接着又听它很悲惨的嗥了几声，好像是豹子叫的声音。我这才缓了一口气。回过头去瞧瞧，却不见有甚么豹子在地上。用尽目力，四处看了一会，方看见一二丈外一棵大树的桠枝上，挂着了一件东西。这不是一头豹子是甚么呢?

“照情形看去，大概我摔的时候，势力用得太猛了一些，所以把那豹子摔得很高，又摔得很远。等得落下来时，刚刚触在那很尖很锐的桠枝上，就穿肠贯腹而过，生生地把这豹子送了命。刚才的几声惨叫，正是他临命时的哀音呢。我忖度到这层道理，一壁也就缓缓的，向这树走了过去。到得跟前一看，这豹子果然已穿肠贯腹而死了。树下拥着一大堆血。这死豹身上，却兀自腥血淋漓，淌个不住。我看了暗想：这一回事，真巧得很，也真侥幸的很。好凶猛的一头豹子，竟一点不费力的，这样的把它结果了。否则我打死了一头豹子、一头猛虎之后，气力早已有点不济。再来和这头豹子周旋，正觉有点为难呢。

“随坐下休息了一会。气力渐渐回复。气力刚一回复，却又发生一种妙想了。你道是一种怎样妙想呢?原来我忽想到，先前那头豹子和后来那头豹子，一定是一对配偶。既成了配偶，一定有小豹生下来的。我如今即把雌雄两豹都已打死，没有捉到活的，何不再到它的豹穴中去寻寻，或者有甚么小豹留下，我就把它捉回家去，豢养起来。如此岂不遂了我所以打豹的初衷，并且不也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吗?至于豹穴的所在，大概就在先前那头豹子坐着玩月的地方左右一带，这个推测大概是不会错的罢。

“主意打定，就很高兴地走了去。不上一会，果然被我找着了豹穴。隐隐有乳豹嗥叫的声音，从穴中传了出来。不过照外表看去，这豹穴很是深邃，又在夜中，一时却没有这胆量敢进去。我想了一想，便在穴外学着豹嗥的声音，想把这几头乳豹诱了出来。果不其然，不费许多工夫，就有两头乳豹蹿出穴来了。再要大的豹子，再要猛的豹子，我都能活活地把它打死，这们两头乳豹要费我

甚么手脚呢？自然就把它们乖乖地擒住，解下腰带，一齐缚住，牵回家来了。第二天，又把这死豹死虎拖了回来，食肉寝皮，说不出的一种快活。这一晚的成绩总算不坏啊。”

朱镇岳把拇指翘翘道：“真可以！小说书上所说的武松打虎，恐怕也不过如此罢。但是你说当时曾带回了两头乳豹，如今为何只剩了一头呢？”蒋小雄道：“一头带回来不久，就患病死了。不然这两头豹倒是雌雄配成的，将来生生不息，还可造成一个豹苑呢。”

景无畏道：“听了小雄兄打虎打豹这两桩事，令人精神勃长。我倒又想起镇岳兄撕死淫猴一件事来。两下比起来，倒真不相上下呢。”众人听了，忙追问是怎么一桩事。朱镇岳忙道：“这算得什么，何必讲呢？”景无畏要不讲时，却经不住众人逼着他，只得把这事约略讲了出来。众人听完，啧啧向朱镇岳夸赞。

谁知正在这个当儿，忽听有人在窗外冷笑了一声，接着又尖声说道：“看不出你们都有这么大的本领，我偏不信，倒要请教请教呢。”众人闻言，不觉一齐愕了起来。欲知说这话的是甚么人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小说上写打虎事者，见不一见。即水浒一书，有武松之打虎，有李逵之打虎，而写法各不相犯。今著者之写打虎，则又别具风格，不犯前人一笔，此其所以难能可贵矣。

倏来两豹，又来一虎，弥极波谲云诡之致。而蒋小雄竟能对付裕如，不露惊皇之色。质言之，此非蒋小雄之故示镇静，实著者之好整以暇。此其才又宁可及乎？而死两豹殪一虎，写法不同，身手各异，尤令人观之眉飞色舞矣。

蒋小雄欲生擒乳豹以归，与朱镇岳之欲生擒马猴以归者，其心理适相同，惟一成一不成，此其不同之点耳。

末尾一结，奇峰陡起，知下面又有绝热闹之文章，读者精神为之一振。

第十九回

黑夜行窃暗显神通 白日搜赃大开谈判

话说一众小弟兄正说得高兴，忽有人在窗外冷笑了一声，并说了几句杀风景的话，众人倒不觉一齐愕了起来。王小槐最是躁急不过的，便立起身来，赶出厅去。众人也一齐跟了出去。连雪门和尚一席上，也有几个人立了起来。

谁知到得厅外一看，静悄悄的，并无半个人影。刚才冷笑着说话的那个人，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在厅外回廊内四下一找，也没有发见什么，只得回到厅内，重行入席。王小槐道："照我看来，喜欢干这种事情的，定只有他，再没有别个人。"他正很高兴地说到这里，蒋小雄忙向他丢了一个眼色，王小槐自知失言，也就不说下去。朱镇岳虽然有些瞧见，却不好动问，只得闷在心头。

隔了一会，席也散了，蒋立雄便又很殷勤的，引他们师徒三众到一间精美的卧室中，说道："蜗居很是仄小，就奉屈三位在这陋室中住几天罢。"雪门和尚笑道："这们金碧辉煌的屋子，简直可当天宫之称，怎反谦作陋室？老实说，老衲住到这种地方，出世以来还是第一次呢。"蒋立雄又闲谈了几句，即告便出房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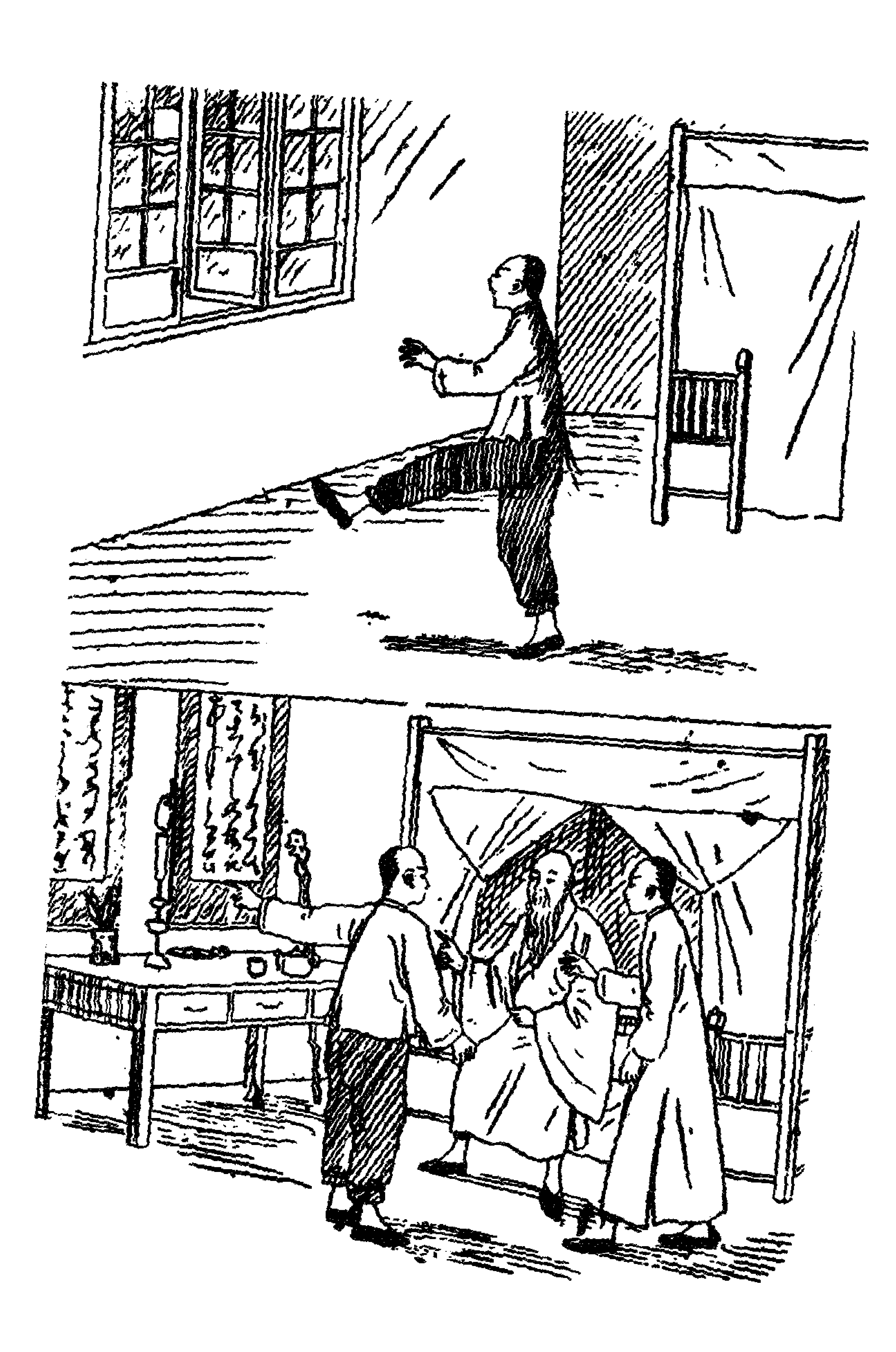
朱镇岳等二人睡后，又在室中各处照看了一番，方始睡下。景无畏见了笑道："你也太小心了，我们如今是住在蒋伯父家中，并不是住在别的地方，难道还怕有甚么意外的危险发生吗？"朱镇岳道："你这话固说得是，但是不知为了甚么，我今晚心中很是不安，总觉得要发生点甚么意外事情呢。"雪门和尚道："你存下这种

戒备之心，倒也不是无因。大概为着刚才坐席的时候，有人听了你们的谈话，在窗外冷笑罢？但照我看来，这事就扩大起来，也不过是一种游戏的举动，决不会有甚么危险发生的。你尽可安心睡觉罢。"朱镇岳见师傅既这们说，也就安心睡下。

到得半夜时分，朦胧中，忽听得有人在室中走动的声音。这种声音很轻很细，含有鼠窃的意味。朱镇岳虽是睡着，心中却时时刻刻戒备着，生怕有甚么人黑夜偷入他的室中。一听得这种声音，怎会不立刻警觉呢？即悄悄坐了起来，侧耳细细一听，想要听准了方向，偷偷掩了过去，把那人捉住的。谁知道那人的官觉也真灵敏，朱镇岳在床上坐起来的时候，声音虽是很轻，却早已被他听得了。就听他在黑暗中"噗哧"一笑道："总算是你有本领的，不等我来动手，你先已警醒了。我可没有这们呆，肯呆守在这里等你来捉，却要先走一步了。你们如果少却甚么东西，尽管向我来取罢。"说完，就寂无声息，大概是已走了。

朱镇岳知道这人很有本领，黑夜中追去，不见得能追得着，并且不见得能占上风。但是少年人生性好强，听了这一番话，那里能按捺得住呢？所以连忙从床上跳了下来。这时室中灯火已灭，仅窗外微微有些月光，却照见一扇窗棂已经洞开了。知道那人是从这里出入的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个箭步蹿出窗外。只见深院沉沉，悄无声息，那人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朱镇岳心还未死，又跳出院墙外去望望，也是杳无所见。比及废然回到室中时，雪门和尚及景无畏都已起来了，已把灯火点得亮亮的，争着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又问："你出去瞧见了些甚么？"朱镇岳心神倒还镇定，要言不烦地说道："刚才果真有人到室中来了，我在睡梦中被他惊醒，正想悄悄地起来捉住了他，谁知他也真灵敏，竟会觉察得我的用意，不等我去捉他；他早已很快地逃走了。不过曾留下几句话，说我们如果失去了甚么东西，尽可去向他索还呢。真的，我们且检查一下子，到底被他拿去了什么东西啊。"



话刚说完，只见景无畏向床边望了一望，早已“咦”的一声喊了起来道：“不好，我的一个包裹果真被他拿了去了。”雪门和尚道：“既已被他拿去，今晚是万万追不回来的了。不如静静儿睡觉，待到明天再想法罢。好在他曾有尽可向他索还这一句话，这明明表示他的目的并不在乎这个包裹，不过是与我们赌气，要借此作个引子，和我们比比本领罢了。那明天一定可以得到个水落石出的。不然在这半夜三更，尽自闹个不休，闹得大家都惊醒起来，很不成件事体呢。”朱镇岳和景无畏听了，很以这番话为是，也就吹灯熄火，重行睡觉。

到了第二天，见了一班老弟兄和小弟兄，少不得都说起这件事。王小槐就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昨晚在窗外冷笑的那个人，我本来一口就咬定是他，如今看来更是无疑了。这种事除了他，还有谁肯做？除了他又有谁敢做呢？”朱镇岳忙问：“你所说的那个‘他’到底是谁？好哥哥，快点告诉我，别再打什么闷葫芦了。”

王小槐方要说出，就有几个小弟兄拦住他说道：“小槐哥哥，这种事情不是胡乱说得的，你未得真凭实据以前，还是少说几句为妙，并且他这个人更不是轻易惹得的。如果干这事的并不是他，你竟把他冤屈下，万一被他知道，那时你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呢。”

这话一说，王小槐听了顿露惊皇之色，早把他已在口边的那句话，吓得退了回去。隔了半晌方说道：“也罢，我就不说便了。不过我总疑心是他，因为除他之外，再没有别人高兴干这种事。如今我们且到他那边去瞧瞧，如果真的是他，他一定有一种很明白的表示，决不会即此而止呢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这句话倒很不错，我们就去瞧瞧罢。”即挽了朱镇岳、景无畏，一同出门走去。

约摸行了一里路光景，只见前面露着一簇房屋，望去很是齐整。王小槐笑着说道：“到了，到了，不消一刻这事就有分晓了。”边说边向前面行去。还未走到那屋子之前，忽听蒋小雄喊了起来道：“咦，这墙内树上挂的是甚么？你们大家请瞧。”喊声方止，又

见景无畏涨红着一张脸，也跟着喊起来道："这树上挂的不是我的一件袍子么？这人也太恶作剧了！"

众人抬头一望，果见很高的树梢上，挂着一件簇新的长袍。这棵树虽在墙内，因为树身很高，所以在墙外也可远远望见的。王小槐就很得意地说道："你们瞧，我的猜测如何？我本说除了他外，没有别人肯干这种事情呢。如今好了，现现成成的贼赃在这里了，我们进去向他说话，还怕他抵赖不成吗？"蒋小雄笑道："你这人也真呆！倒说怕他抵赖，他如果要抵赖的，怎肯把这袍子堂而皇之地挂在树上？肯把袍子堂而皇之地挂在树上，这不是明明含有挑战之意吗？说不定，他如今正在等着我们去，还怪我们去得太迟呢。"朱镇岳点点头道："这话说得不错。那么谁去他那里走一趟呢？"景无畏也苦着脸说道："诸位哥哥，真的请那位劳神一下，替兄弟去走一趟罢，老是听他把这件袍子挂在树上，教人见了很是没趣的。并且他到底是个甚么人，为何这般无赖？"王小槐道："你问他是甚么人么？他本是这山上最最无赖的一个人，姓名且不必说，停一会子，你大概就可知道的。至于这件事，还是交给我罢。料想这种撞木钟的事，除了我外，别人也万万不肯担任的。你要知道和他去交涉甚么事，很有几分困难啊。"说完，向众人点点头，向两扇黑漆的大门内进去了。

众人便在外面徘徊着。好一会子，方见他笑嘻嘻地从门内走出来道："好了，好了，总算没有辱命，已把交涉办妥，带得条件回来了。"朱镇岳、景无畏一齐惊诧着说道："怎么说，还有条件吗？"王小槐笑道："他这般强项的人，你道没有条件就可使他就范的吗？老实说，他肯有下这种条件，还不知费了我多少唇舌呢！我最初见了他，提起此事，他就板着面孔说道：'不错，这事是我干的。你不瞧瞧我所得的一件战利品，不是还挂在外面树上吗？不过要我归还这种东西，那是万万办不到的。因为那姓朱的，照他同伴的说起来，一只很凶猛的猕猴，他空手可以把来撕作两片，这不是很有本领吗？既然很有本领，怎连小小一个包裹看守不住，听人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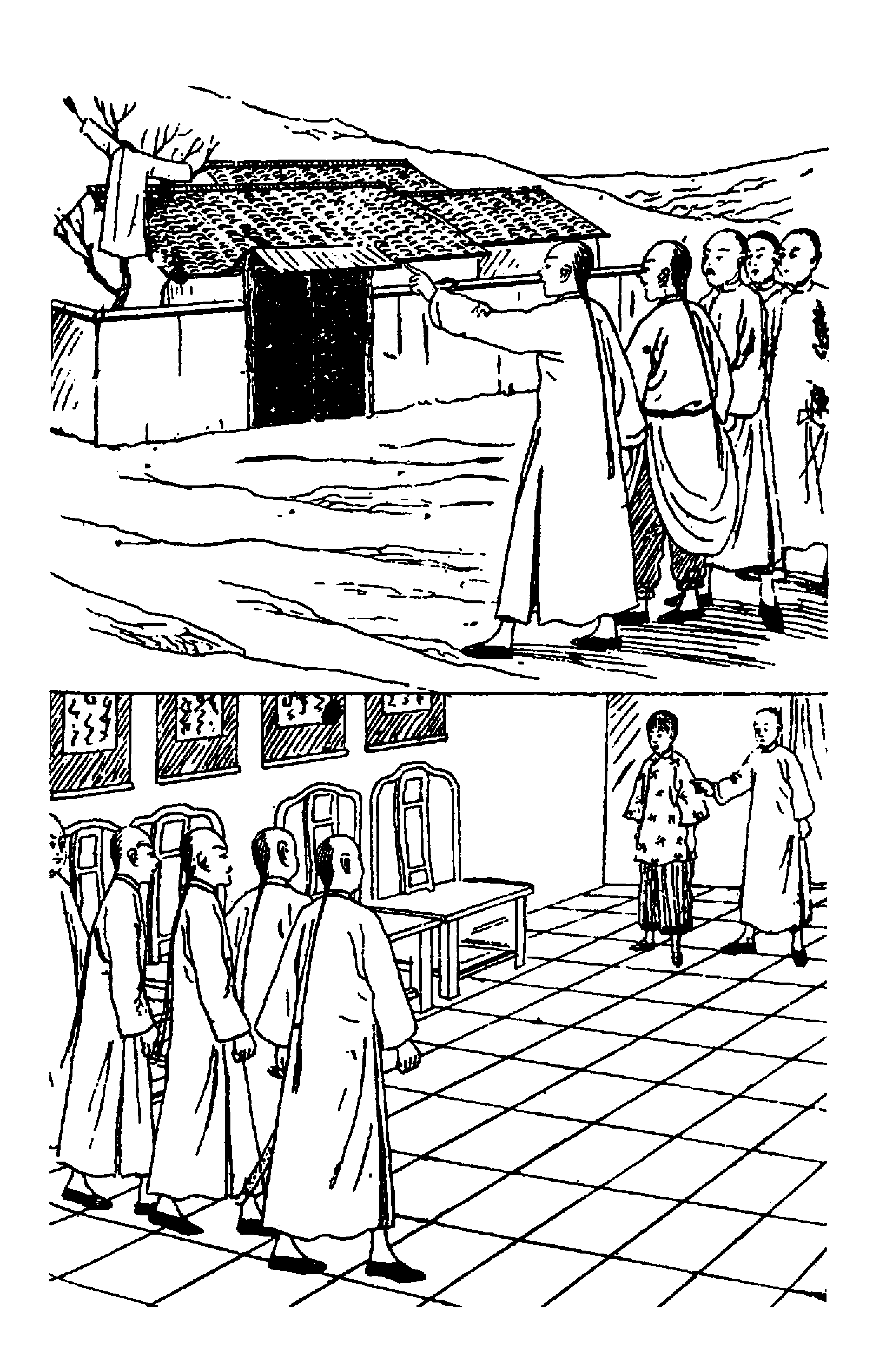
它盗去？既被人盗去了，就该想法把它盗还，怎可明明白白地向人索取呢？我如果也轻易给还了他，这不是反丢了他的面子吗？所以我说，是万万办不到的。’我听了，忙又向他百端说情，他才又说道：‘你既是如此说，也罢，我就给他一个条件罢。他既是很有本领的，不妨请他和我比一下子武，如果能赢得动我手中的双刀，我就将所取各物一一奉还。否则，这些东西都算是我的战利品，当然由我支配，不容他出一言半语。’我得了这个条件，知道没有别话可讲，也就应承下，走了出来。镇岳兄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也愿和他比一下吗？”

朱镇岳听了，沉吟一下道：“论理，我们在外面走走的人，不该和人家比较甚么本领的高下。不过如今实逼处此，也只得和他比一比了。请你去对他说，他既然如此高兴，有甚么本领尽管请他使出来，我敢不奉陪他走这么一趟、两趟？横竖我的宝剑早已随身带来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进去坐吧。你不知道，这就是李无霸李叔父的宅子呢。”边说边拥着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，走了进去，在大厅中坐下。王小槐一跳一跳的，自向里面走去了。

一会儿，只听一阵很急的足步声，夹着细碎的步履声，向厅上走来。又听王小槐边走边带着笑说道：“比武的来了，你们大家先见一见礼罢。”

说时，人已到了厅上。朱镇岳忙抬眼看时，不觉顿时呆了起来。原来同着王小槐一起走来的，乃是二十不足、十八有余一个袅袅婷婷、齐齐整整的女孩儿呢！暗想：“这倒奇了，难道昨晚偷偷到我房中来盗取东西的，今天口口声声要和我比武的，就是她吗？如果是的，那可有些尴尬。我不是已允许和她比武吗？我一个少年人，怎好和一个陌陌生生的女孩子比甚么武？如果给人传了开去，那不成了大笑话吗！”

正在十分为难，又听王小槐笑着说道：“人家来了，怎的你倒又呆了起来？停一会还要大家比武呢。唉，这也都怪我不好，没有



早向你介绍过。这就是李叔父的掌珠秀英姊姊，并不是甚么外人啊。”这话一说，朱镇岳更弄得十分局促不安，很勉强地行了一个礼。再一偷眼瞧看，李秀英也在一壁答礼，却也羞红上颊，娇滴滴越显红白了。

欲知究竟比武与否，比武时是怎样的情形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本回写李秀英，纯用欲擒故纵之法。当其在窗外冷笑时，王小槐即已知其为谁，何乃欲说而未说。及至行窃之后，更已料定其为谁何，乃仍欲说而未说。直至图穷而匕首见，李秀英出厅比武，始知来者为一袅袅婷婷、齐齐整整之妙龄女郎！当此之时，固不特朱镇岳为之目瞪口哆，即一般读者亦必啧啧称奇，咄咄呼怪矣。

景无畏之长袍，李秀英之战利品也。高悬树梢，用以骄敌，其得意盖可知。然而何堪入景无畏之目，试为设身一思尔。时景无畏之忸怩又何如耶！

第二十回

汍汍臂血弱女怀惭
赫赫军容老儿报怨

话说朱镇岳和李秀英见过了礼，又问起伯父在家没有。李秀英回说："今天一早，同着几个朋友到对山打猎去了。"说完，便都默然没有话说。

王小槐笑道："此来是为比武的事，本不必叙甚么家常。你们如要比赛一下的，就请快些上场罢。"这话一说，朱镇岳和李秀英转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一时没有甚么表示。

蒋小雄道："如此看来，你们是不愿比武的了！也好，本来大家是自家人，还要较量甚么？"谁知李秀英一听这话，就把眼睛鼓得圆圆的，瞪了蒋小雄一个白眼。蒋小雄才知自己失言，忙又道："这是你们两下的事，我旁边人的话算不得数。秀英姊姊，我知道你素性是不肯示弱于人的，这一回定要显显本领，让我唤人去把你常用的宝刀取来罢。"不一会，宝刀取至，精光耀眼，果然是两柄好刀。

王小槐道："庭前这片空地很是宽大，倒是天然一个比武场，我看就到那边比一下子罢。"大家齐声说好，就簇拥着一同到了那边。李秀英这时已把外衣卸去，露出了一件粉红色的紧身，颇觉娇艳动人。朱镇岳没奈何，也只得卸去了外衣，立在庭的那一端，和李秀英遥遥相向。各把步位守定，蒋小雄道："如今我要发表一番说话了。你们这一次的比武，不过彼此要见个高下，并没有甚么深仇宿恨。所以比起武来，也只可略见大意，万不可穷凶极恶，演出甚么流血的惨剧来。我现在斗胆替你们定下一个条例，凡是遇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，我喊一声叫你们住，你们不论如何，双方须得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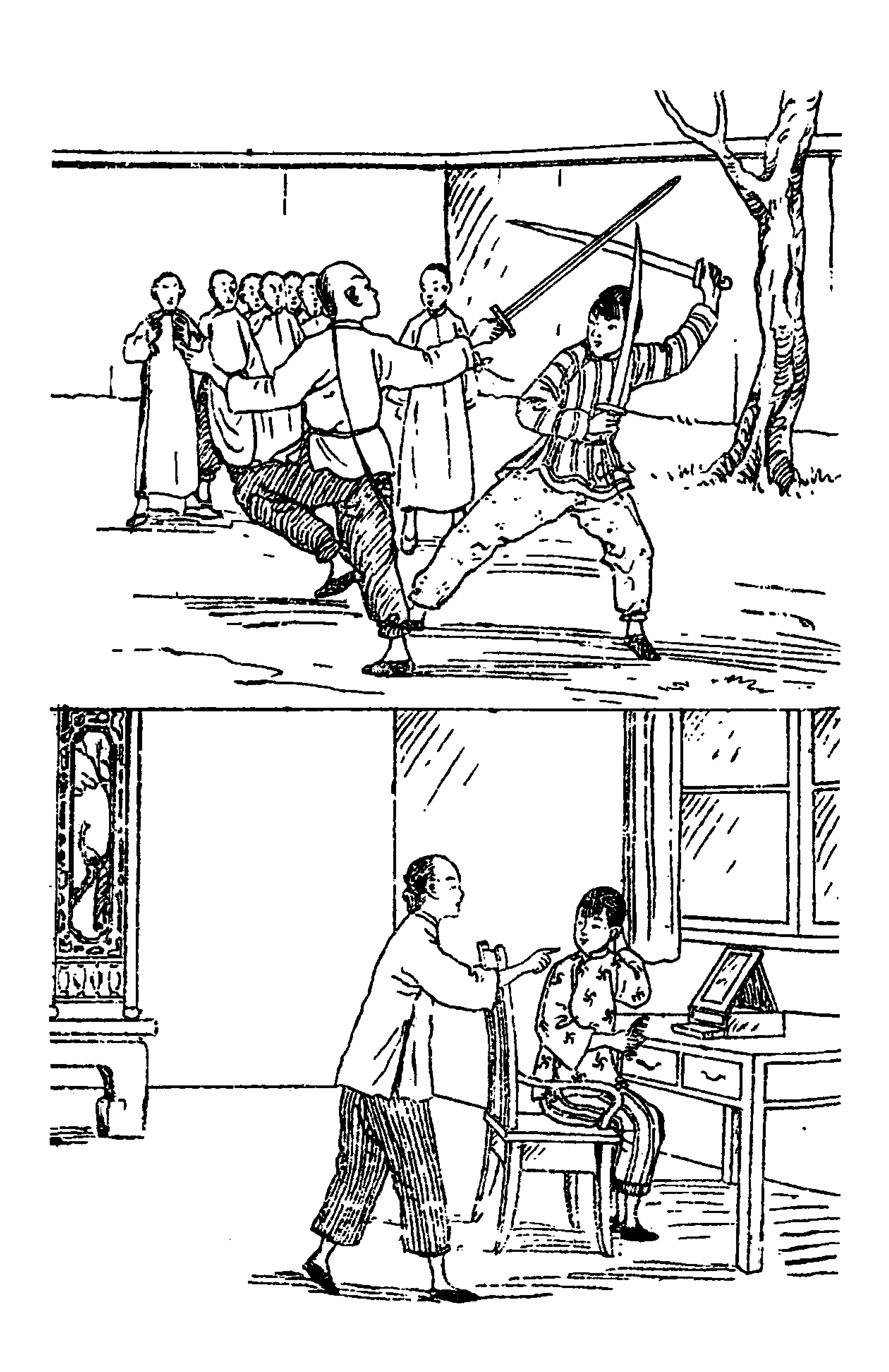
刻停手。如有那一方不遵守这个条例的，就算是那一方输了。至于比赛的结果，到底是谁胜谁负，我们大家自有公评。正不必流血折脰，那一方败到若何的程度，方可算数咧。这一番说话，不知你们二位也赞成吗？”二人听了，想了一想，都齐声说好。于是就动起手来了。

朱镇岳的宝剑出自名师传授，果然名下无虚。李秀英的双刀却也自不恶，曾下过一番苦功夫的。所以两下打在一起，但见剑挡刀，剑气如虹；刀架剑，刀光如雪，一时竟分不出甚么胜负来。

打到数十回合后，李秀英见还是不能取胜，心内不免有些着急。便觑一个空，举起双刀狠命地向朱镇岳砍来，朱镇岳不慌不忙地把剑挡过；在收回剑来的时候，剑锋轻轻在李秀英肩上一拂。秀英并没觉得，蒋小雄却早已喊起来道：“如今胜负已定，你们可不必比了。”朱镇岳也停剑笑道：“姊姊的本领果是不凡，算我输了罢。”李秀英住了手，真以为自己是胜了，口中虽没有说甚么，面上满露得意之色。

回到厅中，拿了卸下的外衣，向众人说一声少陪，翩翩地走到里面去了。到了自己卧室之中，也不把外衣穿上，便在梳妆台前坐了下来。一壁对镜理妆，一壁心中暗暗在那里得意：“姓朱的这们一个自负的人物，如今也败在我手中了，不知他回去以后要怎样的惭愧，怎样的懊丧呢！我方才末了的这一下刀法委实不错，不是他们在旁喝着，怕不要教那姓朱的受了重伤而去吗？”

正在这个当儿，忽听她贴身的丫环春燕“咦”的一声喊起来道：“姑娘，怎么你的衣上靠着左面肩胛的地方裂了这们大的一条口呢？”李秀英这才吃了一惊，忙低目向肩上一看，果见靠着左肩的衣上裂了一条大口，用手抚时更使她大大吃惊。原来不但衣上裂了一道口，玉肩上也小小地见了一条划痕，鲜血正沁沁而出呢。这才想到朱镇岳末了非但挡过自己的双刀，还在自己肩上轻轻拂了一下。“幸亏他十分留情，没有下甚么辣手，不然万一弄得不好，这左面的连肩带臂，恐怕已不是我所有的了。我方才还疑心他们所以



在旁喝住，乃是为他不能挡过我双刀起见，这真是大错了。”想到这里不觉又惭又愧，又羞又恨，两行珠泪也跟着扑簌簌落了下来。

隔了一会，方把春燕唤了过来道：“你去到厅上，瞧瞧他们那班人走了没有；如果没有走，你可对他们说，我们姑娘知道自己是输了，所有昨晚拿来的东西，准在今晚仍由我们姑娘亲自送还咧。”春燕应了一声走出厅去，只见一班人还坐在那里，像谈得很起劲似的。等到春燕走出，方把谈锋略止。春燕便把秀英的话照样说了一遍，众人答说：“知道了，你去对姑娘说，这些事本来闹着顽顽的，请她不必放在心上罢。”说完也就一齐走出，各自分道回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雪门和尚、景无畏都睡了，朱镇岳还坐在窗前，兀自不肯睡，想要瞧瞧李秀英究竟用甚么方法把这包裹送了来。难不成可以把这包裹从窗眼里送了进来的。到了三更过后，忽然从窗棂中吹来一阵微风，把桌上放的那盏灯吹得灯光摇摇不定，跟着暗沉沉的，似乎就要熄灭的样子。朱镇岳见了，心内也有些疑惑，但是急切间想不出甚么对付的方法。要到窗跟前去望望，又因室中黑洞洞的，恐怕被人所算，还是按兵不动为妙。二三分钟后，风止了，灯光也不摇动了，可是举眼一看，突然发见了一件骇异的事情。原来昨晚被盗去的那个包裹，已赫然放在他的面前了。

朱镇岳心想：“这李秀英的本领倒真不错，能在我面前闹这顽意儿，并且在这二三分钟内能把窗棂弄开，能把包裹放入，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！”想了一会也就睡了。第二天对雪门和尚等说知，雪门和尚也很夸赞李秀英的本领不错。不过说，女孩儿家喜欢这样的胡闹，未免太嫌不守本分一点。

这一天下午，蒋立雄受了李无霸之托，又来替朱镇岳说亲，说的就是李秀英。朱镇岳允又不好，不允又不好，只得答以禀明父母再行定夺，总算把这件姻事搁下来了。他们师徒三人在天台山上足足玩了好几天，方别了蒋立雄一干人，向九郎山进发。这一次却是在一起赶路，不是由朱镇岳一人独作前驱了。这是雪门和尚的意

思。因恐朱镇岳少年任性，一人独行，或者要闹出甚么事来，所以觉得还是一起赶路的为妙。晓行夜宿，不止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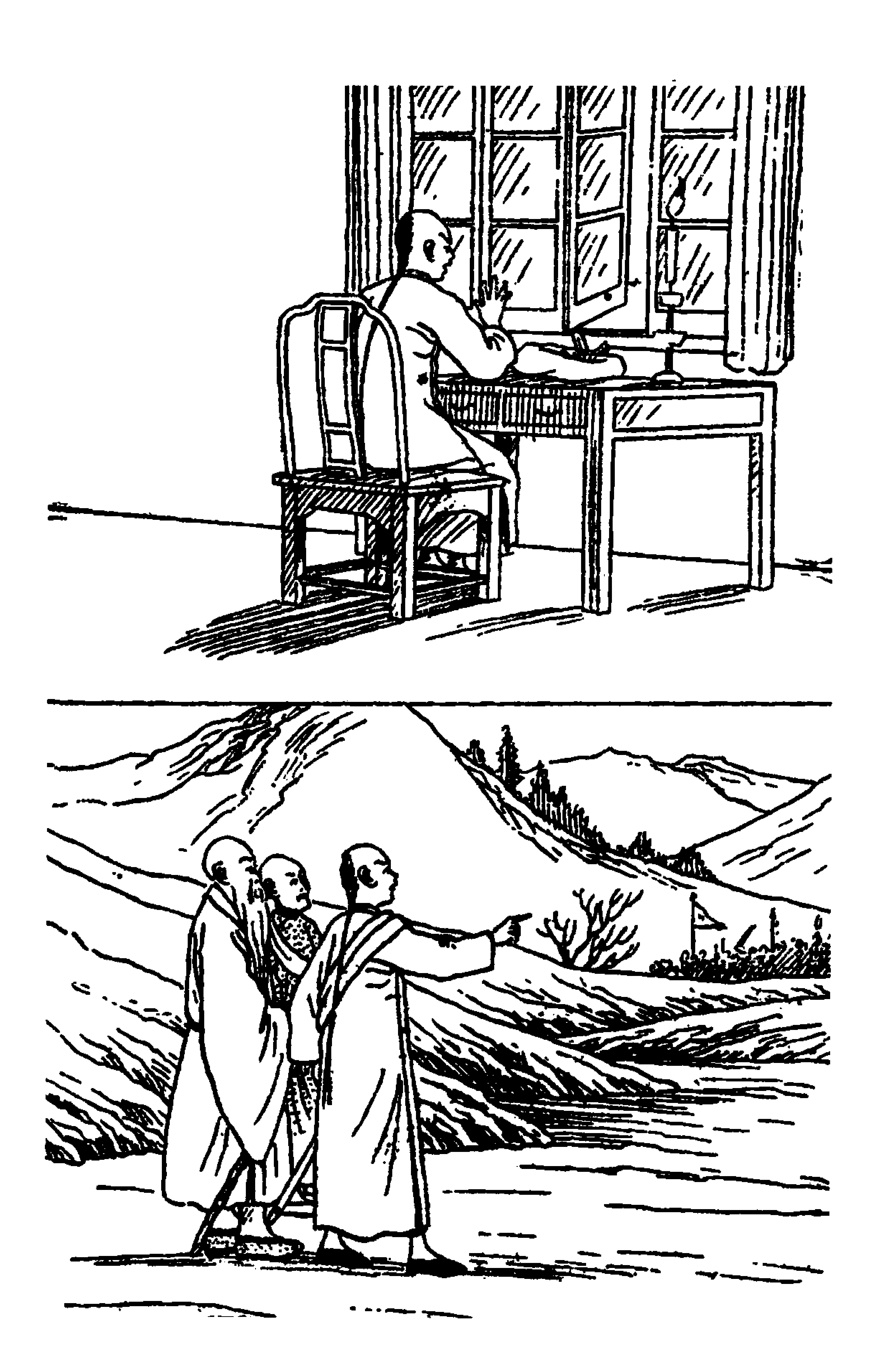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日，看看快要近九郎山了，远远望去，尘沙扬起，人马历乱，像是山下发生了甚么非常的事情。雪门和尚便唤朱镇岳道："岳儿，你且瞧瞧那一大班人，在那边山下历乱地走动，到底干些甚么？"朱镇岳细细望了一望，答道："照我瞧来，这们人马历乱地走动，恐怕是在那里厮杀罢，再不然就是打猎。不过山下是一片平地，一定没有甚么野兽，人为甚么要到这里来打猎呢？"雪门和尚道："决不会是打猎；厮杀之说，倒有些近情，不过细想起来却也觉得奇怪。这个九郎山上有青面虎杨继志居住着，他的威名谁不知晓，又有谁敢领了人马来和他厮杀呢？至于一般草寇，尤其是见了他的影子都怕，素不敢到他山下来放肆一点的，更没有这大胆来捋虎须了。也罢，我们且走近前去瞧瞧。"

边说边向前行，将近那一大堆人历乱走动的地点，方立住了足。人声呐喊，蹄声杂遝，那里不是厮杀呢？立着瞧了一会，忽听雪门和尚低低说道："这真怪了，朱砂岭的皇甫延龄和青面兽杨继志是很要好的朋友，这是我素来知道的，如今为何伤了和气，忽然自相残杀起来呢？"景无畏道："师傅已瞧出他们的根苗来了吗？"雪门和尚悄悄向那边指了几指，低低说道："坐在白马上的那个胖老头儿，面上有一大块青色记的，就是青面虎杨继志。坐在黄马上的那个干瘪老头儿，颌下有三绺须的，就是皇甫延龄。他们如果不是伤了和气，为甚么各自领了人马在这山下厮杀，这不是很明白的一件事情吗？我怎会瞧不出根苗来呢？"朱镇岳道："既是如此，师傅何不上前问明情由，向他们劝解一番？师傅和他们二人不是从前都很有交情的吗？"雪门和尚道："你这话倒提醒了我，说得很是不错！我这番来到这里，恰恰遇到他们发生了失和的事，这好像天教我来替他们调停一下似的。这个调人的责任，怎么还能卸得去呢？凭着我这一点老面子，就去走一遭罢。至于他们肯听不肯听，那是不暇计及的了。"

说完这话，就留朱镇岳、景无畏立在那边，嘱咐他们不要走开。自己迈步上前，走到厮杀所在的切近处，就把手儿乱挥着，高声喊道："继志兄，延龄兄，你们且停一下儿再厮杀。我是雪门和尚，和你们两方都有点儿交情，特地来替你们说和的。"杨继志和皇甫延龄当雪门和尚迈步来前的时候，早已瞧见了。不过因为相别多年，却已不相认识，暗地却都在那里称奇：我们正在厮杀得高兴，这个老和尚为何冒险来前？难道是他们一方的人前来帮助他们的吗？及至雪门和尚自己把名报出，又把来此的宗旨说明，方各恍然大悟，果然依照他的说话，各把自己的部下唤住，分驻两起，暂时停止厮杀。两人也走下马来，在道旁拱手立候。雪门和尚即走上前去，向他们两下见礼。

寒暄了一会，雪门和尚即含笑问道："我知道你们都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如今到底为了何事彼此失和，竟至调兵遣将，两下厮杀起来呢？"皇甫延龄一听这话，不等杨继志先开口，就愤然作色说道："你问我们为甚么会失和吗？这个你可问他，至于要我和他讲和，重行言归于好，那是万万做不到的。雪大哥，请你见机一点，不必管我们这些事罢。如今总算瞧在你的分上，暂行休兵一天，我可要去了。我的行寨就扎在山下杨家谷相近的地方，你如肯枉顾，那是再好没有，我在寨中恭候呢。"说罢一拱手，即跳上了马，领了自家的人马，管自走了。

雪门和尚起初见了他这种傲慢的样子，倒很有些生气，后来想到他素性如此，倒也释然于怀。回头对杨继志笑着说道："想不到二十多年不见，他还是这般的脾气。你们到底为了何事失和，他又这样的愤愤不平，你能替我略略说个明白吗？"杨继志道："这里不是讲话的所在，请到山上再谈。"雪门和尚道："这个也好，容我把两个小徒招了来，我不是一人来的，是和他们同来的呢。"一会儿，把二人招到，向杨继志见了礼。杨继志把二人着实夸赞了几句，即一面挥令自家的人马各自散归，一面同了他们师徒三众上山。



来到自己家中，在厅中分宾主坐下后，杨继志方叹了一口气说道："这件事说出来很不值一笑，会扩大到这般地步，更是万万想不到的。让我从头至尾和你说上一说。"要知杨继志说出些甚么话来，失和的原因到底是在那里？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李秀英既败北尚未知，犹欣欣然有得色。及见沁沁臂血，始识真相，不期嘤嘤啜泣，活写出一天真烂熳之少女。而著者之惯用曲笔，亦于此窥见一斑。

雪门和尚之至九郎山，原为访旧，不图却以调人奉屈，情节既变幻莫测，而文心之幻亦随之。

第二十一回

酿事变深山行猎
解纷纠宝帐盗刀

话说雪门和尚同了两个徒弟，跟着杨继志，遵依山路，到了他的家中。在厅中分宾主坐下后，便问起此次两下失和，究竟为了甚么原因。

杨继志说了一声："一言难尽。"正要往下讲去，忽然后厅转出一个少年来，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，一股英爽之气，更从眉宇间扑出，一望而知是个英俊人物。杨继志便向他唤道："冠儿，快来见见你的雪伯父。"那少年便走到雪门和尚面前，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礼，回身又和朱镇岳、景无畏见过礼，然后在下首坐下。

雪门和尚笑向杨继志翘翘拇指道："好个魁尖人物，叫甚么名字，今年几岁了？"杨继志道："甚么魁尖人物！这是你过奖他了。他叫冠玉，今年一十六岁。"说到这里，又长叹一声道，"唉，实对你说罢，我所以和皇甫延龄失和，也都是为了这个孽障呢。"雪门和尚道："到底为些甚么事情，快对我讲来，不要拿闷葫芦给人打了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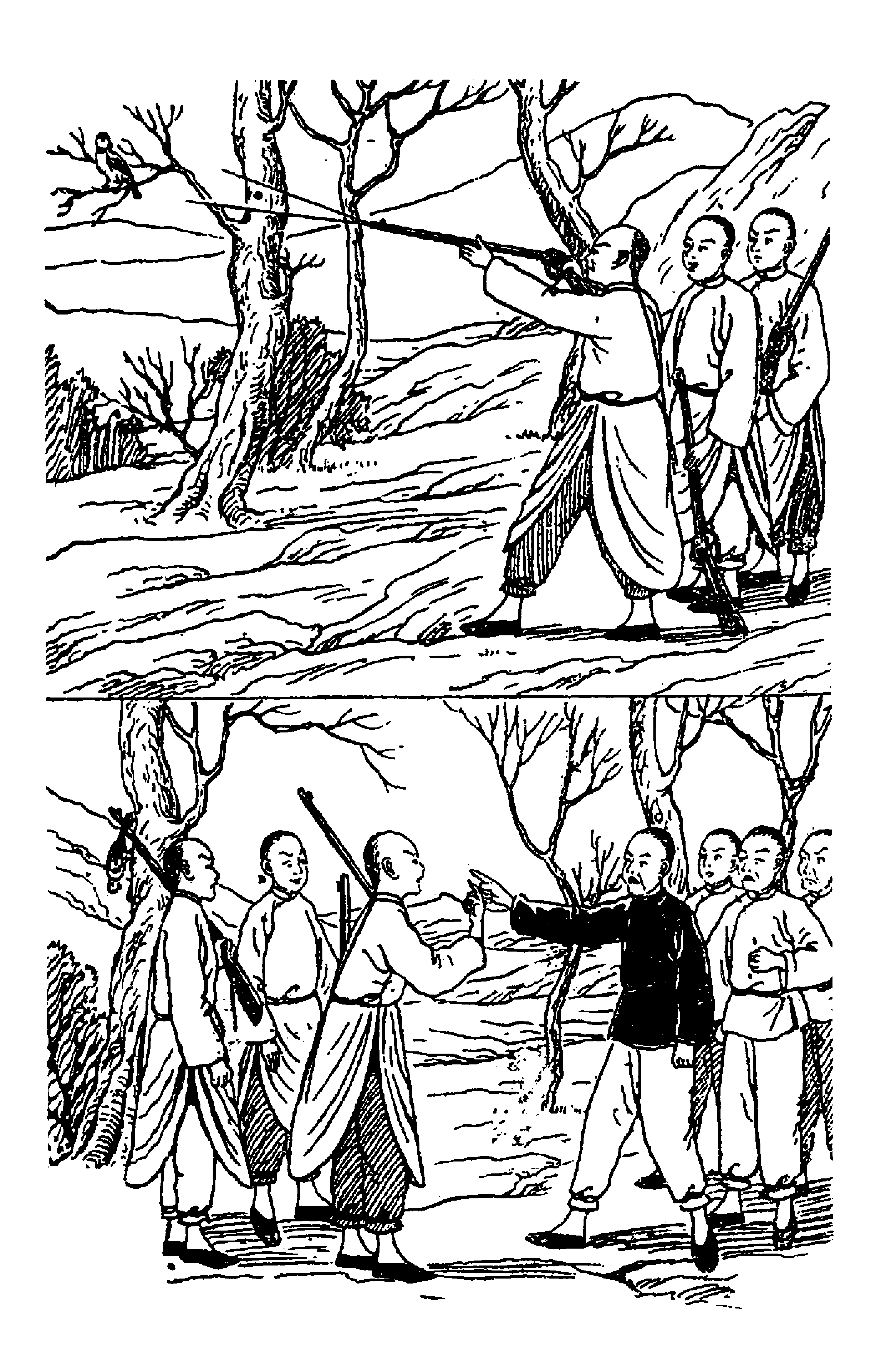
杨继志道："好，好，就对你说个明白罢。冠玉这孽障，他是最爱打猎的，常常独个儿或是同了几个人，拿了枪到远近各处去打猎。有时候竟几天不回来，也不算为希奇。这一次，他同了两个朋友出去打猎，不知不觉到了朱砂岭上。搜寻了半天，并没有甚么可打的野兽，心中不免有些愤怒。忽在此时，有一只金砂眼睛、似鹰非鹰的东西飞了来，他们都不认识是甚么鸟；其实是一头金眼雕，停在一棵树上，对着他们只是叫个不住，并且声音惨厉得很，听去

颇不悦耳。

“冠玉正在恼怒的当儿，还有甚么好心怀呢？听见了这种不悦耳的叫声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枪来，对着那头金眼雕，就是“砰”的一枪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枪弹到处，早已打中那雕的要害。‘橐’的一声跌下树来，在地上扑扑地翻了几翻，就不动了。早有冠玉一个同伴，过去拾起来挂在枪杆之上，挑着又向前走。走了一会，到了一个所在，见有四五个人在那里踯躅往来，像也是要搜寻甚么野兽似的。就中有一个人，偶然抬起头来，一眼看见了他们枪杆上挂的那头金眼雕，就‘咦’的一声喊起来道：‘这不是我们那头金眼雕吗？怎么被他们打了去呢？’其余几个人听了这句话，也都睁着眼睛，向枪杆上那头死雕细细望了一望，不约而同地说道：‘怎么不是，你不见头项上那个金圈还仍旧套着，这不是特别一个记号吗？并且在这山上，除了这头之外，没有第二头金眼雕呢，怪不得放了出去，久不见它回来，原来已被这班恶徒打死了！’说完即蜂拥而前，把冠玉等几个人围住，汹汹向他们责问道：‘你们是那里来的野人，胆敢把这金眼雕打死？这是我们主人心爱之物，如今既被你们打死，非由你们其中一人偿命不可！’这就是说，谁开枪把他打死的，就得由谁偿命。

“冠玉生成暴躁的脾气，听了这番话，那里按捺得住？就挺身答道，我们是打猎的，野鸟野兽被我们打死的，也不知有多少，打死一只野雕算甚么？想不到你们这班人倒来替这头死雕出头，说甚么这是你们的雕，又说甚么是你们主人心爱之物；完全是一派胡言，又有谁能相信，这真可笑极了！并且就算是你们的雕，如今已被我打死，也就没有法子可想，难道真要我偿命不成？打死一只雕，要人偿命，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吧！

“那些人听了，笑道：‘你以为要你偿命这句话是徒然说说，用来恐吓你的吗？那你就想错了，我们是说得出行得出，一点不肯含糊的。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人不是别人，乃是镇山太岁皇甫延龄，他老人家岂是轻易惹得的？你如今伤了他心爱的宝雕，他肯把你轻轻



放过吗？’内中又有个人说道，‘这些野人，我们何必同他们多讲，上去捉住了他们，送往他老人家处发落就完了。’

“这话一说，那班人齐声道是，即围了上来。但是那班人那里是冠玉等的对手？怕不是三拳两脚就把他们打跑了呢。不过临逃之前，却回身对冠玉等说道：‘你们不要逞强，我们立刻就要带了大队人马来捉你们的。你们如果是不怕死的好汉，可等在这里不要走！’说完，方一溜烟地走了。

“等到他们走后，依着冠玉的意思，很想仍等在那里，和那来的大队人马拼一下子死命的。倒是同去的两位朋友，很有些儿怕事，说这又何必，如今他们众，我们寡，势力不能相敌。这是在形势上早已瞧得出，无可讳言的，我们又何犯着吃这个眼前亏呢？连劝带说的，硬把冠玉拉着走。所以皇甫延龄带大队人马追来时，他们早已到了山下，骑着来时的马，飞也似的向大路上逃走了。但是当时虽然走脱，内中却有个人是认识冠玉的，就对皇甫延龄说了。皇甫延龄听得，自然更加愤怒，第二天便差了个人到我这里，说明情由，要我交出人来，让他带去，剖腹剐心，好给那金眼雕报仇。

“我和皇甫延龄素来很有交情，听得这件事情，心中很是不安；并怪冠玉不是，在来人跟前，很说了许多抱歉和服罪的话。又请他向皇甫延龄转言，请看昔日交情，不要介介于怀，不过把人交他带去这一层，却有些办不到。因为皇甫延龄的脾气，素知他是很暴躁的。如果把人带去，真的被他把来杀了剐了，这不是当耍的事；而打死了一头金眼雕，一定要把人命来抵偿，到底也不成一句话呢。来人听了我这番话，没有别话可讲，也就回去覆命，在我想来，皇甫延龄所以遣人前来责问，不过乘着一时盛怒之下，不久怒气就可消释的。来人回去把我的话对他一说，他瞧着旧日的交情，想来一定没有甚么问题了。

“谁知他不但没有消释怒气，在这事发生两日之后，他竟领了一大人，汹汹然前来问罪；并说交出打死金眼雕之人便罢，如

若不然，便要屠洗我这全山。你道他横暴不横暴！我如何可以依得？自然也愤怒得了不得，暗想："他依仗人多，竟敢如此跋扈！我如把庄丁佃户以及同族的人，一齐聚拢了来，人数倒也不见得十分少，很足和他周旋的了。因此，我们两下就对垒起来了，至今胜负未分呢。雪大哥，这件事的始末情形，如今我总算替你讲上一讲了，请你评判一下，到底曲在那一方，还是他曲，还是我曲？

雪云和尚道："这自然是他太横暴一点，太过分一点了。好在我恰恰来到这里，凭着我这点老面子，定要出来一作说客，替你们两家说和，不使这事扩大起来呢。"杨继志道："你肯出来说和，那是好极了，我没有不可以应允的。不过他生成的牛性子，就算你很热心，恐怕不见得能有实效吧。"雪门和尚道："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那我可管不得这么多了，明天我一定就到他那里说去。"

当夜无话，到了次日，雪门和尚就带了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前往皇甫延龄行寨中。皇甫延龄见雪门和尚来到，很是欢迎，对于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，也着实有一番夸奖的说话。寒暄既毕，又哈哈大笑地说道："雪大哥，你此番不是来替杨继志做说客的吗？那你未说之前，我先要告罪一声，并要请你原谅，别事都可从命，此事万无商量的余地呢。"

雪门和尚道："你说我来做说客，那你的话就错了。我于你们两方，都有很深厚的交情，无厚此薄彼之理。我已有好多年不和你们见面了，如今来到这里，恰恰遇见了这桩事，心中觉得颇是不快；所以不管丢脸不丢脸，出来硬替你们说和。事的始末情形，我已听杨继志约略说过，其实也算不得一件甚么大事，尽有说和之余地，你又何必如此固执呢？"

皇甫延龄道："这桩事在别人瞧来，或者以为不值一笑的小事，何致大动干戈；然在我这方说来却大极了。我来对你实说罢，我生平所爱的东西，只有两件，一是我身上所佩的这柄宝

刀，一就是被那小子打死的这头金眼雕。我把这两件东西，宝爱得如同性命一般。曾在人前宣言过，凭我这点本领，定要把这两件东西紧紧保守着。我在世上一天，这两件东西也存在一天，不使和我分离。但是这两件东西中，这金眼雕是活的，不能终日带在身上，比较的难保护一点。万一这头金眼雕放出去顽耍的时候，被人误伤了，或是打死了，那我定要仗着这口宝刀，替它报仇，并亲自加刃仇人之身，决不肯姑息一点。再万一这口宝刀也被人盗去了，这明明是天意所弃，不要我保有这两件东西，我也就没有话可说了。

"所以照如今说来，如要我收兵回山，不再提报仇一事，除非有甚么能人，把我这口宝刀盗去，否则再休提起！但我这口宝刀，是终日佩带在身，晚间又枕之而卧；就有人要盗此刀，纵有天大本领，恐怕也有点儿难办罢？"

说着，在刀鞘中拔出那把宝刀来，在手中耀了几耀，重又插入鞘中，接着一阵哈哈大笑。雪门和尚道："照此说来，我要替你们说和，除非先把你的这口宝刀盗到手不可了？这种盗刀的顽意儿，倘在少年时候，定要不顾前后干上一干。如今老了，那里还有这种兴趣呢？罢，罢，我从此再也不向你们提说和二字了，并且我这趟虽说是劳而无功，但是我的一片心总算已尽咧。"

说完，就要告辞。皇甫延龄那里肯放，硬留他住上一二天，并说在他留居这里的时候，绝按兵不动，不和杨继志去厮杀。雪门和尚情不可却，也只得住下来了。

第二天一个清早，皇甫延龄忽在帐中嚷了起来，说他的宝刀不知在夜中甚么时候，被人盗去了。请了雪门和尚来。雪门和尚也没有知道这件事，倒被他弄得莫名其妙。正在这个当儿，却见朱镇岳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，径在皇甫延龄面前跪了下来，头上顶着一件东西，不是那口宝刀是甚么呢？说道："请叔父恕侄儿的罪！侄儿一时大胆，在夜中把叔父这口刀盗了来了，如今请叔父收回罢。"



不知皇甫延龄听了这番话，如何回答，后来究竟收兵与否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皇甫延龄军容赫赫，一怒兴师，有气吞河岳之概。人以为其与杨继志必有不共戴天之仇矣。孰知不然，其起因乃为一金眼雕，此之谓小题大做，然而一发不可收拾矣。

雪门和尚与双方皆有缟纻之雅。调人之责，固义不容辞，亦义不当辞者也。然而一遇固执成性之皇甫延龄，于是乎进退维谷，于是乎难煞调人。

金眼雕与宝刀，纯为二事，顾皇甫延龄必欲并为一谈，大有宁为玉破，毋为瓦全之意，此老性情乖僻乃尔。殊令人望而生畏，不敢与之相周旋。

第二十二回

住黑店行旅惊心
诛强人师徒定计

话说朱镇岳顶刀在首，跪在皇甫延龄面前，说出这番话后，雪门和尚听了，露出一种又惊又喜的神情。皇甫延龄一时也呆了起来。隔了一会，才说道："好孩子，真有本领，竟连我的刀，也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居然盗了去了。如今我除自己心中惭愧，并立刻退兵之外，还有甚么话可说呢？事已如此，这刀我就老着脸皮收了，你也请起来吧。"

边说边取了刀，又把朱镇岳扶了起来，回头复翘着拇指，对雪门和尚说道："名师门下出高徒，果然话不虚传。他这一点点年纪，已具上这种本领，将来怕不要横行天下吗？"

雪门和尚道："这孩子实在太多事了！你做师叔的，应该责备他几句才是，怎么还可夸奖他哩？并且他干这桩事，竟独断独行的，也不预先禀知我一声，似乎有些不对啊。"

皇甫延龄道："这倒不要怪他。他如果禀知了你，你或阻止他不许干，那时进退两难，岂不乏趣？他想到了这一层，因就不敢预先对你说了。这是少年人一种普通的心理，不足为奇。你我如在少年时代，遇着这桩事情，恐怕也是如此办法罢？"雪门和尚这才没有话说。

皇甫延龄又含笑向朱镇岳道："你能在夜间把我的这口刀盗去，使我一点儿也不觉得，果然是好本领。但当时到底是怎样盗去的，也能把这情形对我约略说上一说吗？"

朱镇岳道："这事一点也不希奇。师叔既要我讲，我就照实讲了罢。我当时听师叔说，除非有人把师叔这口刀盗去，师叔方肯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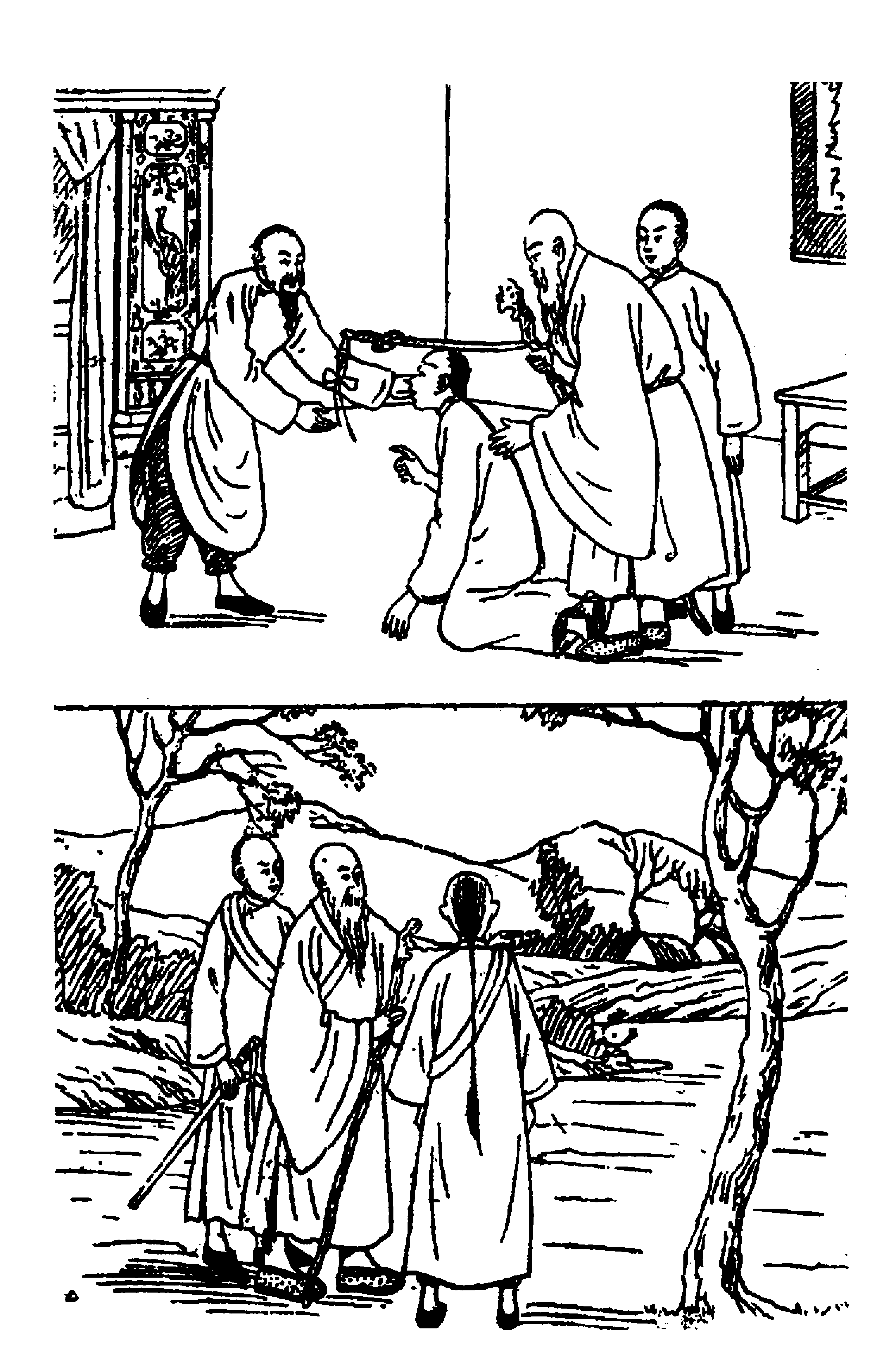
和退兵；否则无论如何，万无退兵之理。我就很替我师傅着急。因为他老人家，这番是抱着一片热忱而来的，满望两家讲和的事一说就可成功。如今这样一来，这件事不是弄僵了吗？并且盗刀这种顽意儿，又不是他老人家所肯干的，不是更加绝望了吗？于是我又想到，倘我能瞒着他老人家，偷偷把这口刀盗了来，师叔既是有言在先，那时一定不能翻悔，这就可把已成的事实换个局势了。就是他老人家知道了，一定也很欢喜，绝不会怎样责备我的。想到这里，高兴得了不得，就决计实行我这个计画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偷偷掩进这边帐中来了。”

皇甫延龄道：“这间行帐，防备并不怎样严密；像你这般本领，要掩进帐来，本来并不烦难。不过我自问，昨晚并不怎样沉睡，这口刀又是放在枕下，你怎能神不知鬼不觉的，就把它盗了去，这不是一件奇事吗？”

朱镇岳笑道：“这倒完全得力于小说了。我在家中的时候，曾看过一部小说，说一个人在夜中，偷进人家屋中，去盗一种宝贝。恰值那家的主人醒来，闻得一点声音，惊问甚么人在室中走动。他一时情急智生，就假作鼠子啃物之声。居然被他混了过去，那主人重复睡去了。等得到了床边，要实行下手偷盗，谁知这件宝贝恰恰平压在主人枕下。于是他又心生一计，取了一根篾条，轻轻在主人颊上骚动。主人梦中觉痒，不由自主地，一个翻身向内。他就乘这当儿，轻舒妙手，把这宝贝自枕抽出，盗了去了。我昨晚就照这两个方法行事，不过略加变通，大同小异罢了。所以照事讲来，完全是鸡鸣狗盗的勾当，实在算不得甚么呢。”

皇甫延龄笑道：“怪不得昨晚我在朦胧之中，听得有极细碎走动的声音和着猫叫之声，原来就是你来到我的帐中吗？那我未免太疏忽一点了。至于梦中搔痒这回事，却一点没有觉得呢。”

雪门和尚师徒在那里住了两天，方才重回九郎山。皇甫延龄果然依照约言，领着他纠合的那班人马自归朱砂岭，从此两家复言归于好了。



雪门和尚到了九郎山，领了两个徒弟，去见了见山上住的一班镖客。又在山上盘桓了好几天，方始辞了杨继志，重行赶路。经过朱砂岭时，雪门和尚一则不欲前去惊扰皇甫延龄，二则岭上除了皇甫延龄之外，别无可访之人，也就悄悄过去，不再上岭。

朝行夜宿，不止一日。这一天，刚从一个山峰下转出，看看天色快要晚了，景无畏露着十分困乏的样子说："师傅，我们找个所在歇了罢，我实在有些走不动了。"

雪门和尚笑道："这本来难怪，你一个没有练过工夫的人，要和我们已经练过工夫的人一起赶路，本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但我所以如此主张，要教你和我们一起赶路，也是为你起见。好教你习点劳苦，练得一点外功，以作将来练习内功时的预备呢。你瞧前面远远望去，不是有几间屋子吗？我们快点走上前去，就在那边找个所在歇了罢。"

说着，大家飞步上前，到得那边一看，是一家客店。门前挂着"悦来客店"四字，专备过路人们歇宿的。三人一到店门之前，就有伙计把他们接了进去。只见柜台内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大汉，虽是满面掬着笑容，却暗暗露着几分杀气，大概就是他们的掌柜。

到得里面，在东偏房住下。正屋早已住下人了。雪门和尚便问接他们进来的伙计，这里是甚么地方？甘沟谷去此有多少路？伙计答道，这里叫孤树村，甘沟谷离此不远，只有三十里了。说罢自去。当有别的伙计前来料理茶水，并问：要甚么点心，甚么饭菜充饥？雪门和尚正想说，"我们自有干点，不必烦劳你们"；那景无畏却早已嚷着肚子饥，并说道："好，好，随便甚么点心，你就去拿点来罢。"雪门和尚无奈，只得说道："那么别的不要，你还是拿一盘馒首来罢。"伙计答应了一声，去了不一会，拿了一盘热烘烘的馒首进来，说道："这是小店最拿手的点心，诸位爷请尝尝罢。"

景无畏本在很饥的时候，听得了这句话，更是饥火中烧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抢了一个馒首，拿在手中就吃。朱镇岳却两眼望

着雪门和尚，专等他的表示。

雪门和尚等那伙计退去之后，一伸手要去夺那景无畏手中的馒首，却早已吃完了。雪门和尚便向景无畏低声埋怨道："你也太性急了！怎么见着馒首，抢在手中就吃？一个人出门在外，比不得自己家中，凡事须要小心在意。在这僻野的地方住宿，更要时时防着那种丧良害理的黑店，不可疏忽一点。这个馒首万一中间放有蒙汗药，你一旦吃了下去，那还了得！怎么可以不细细考察哩？"

这话一说，景无畏登时吓得面如土色。雪门和尚又拿起一个馒首，折成两爿，向鼻边细细嗅了几嗅，说道："这味儿很不正当，定有甚么蒙汗药放在里面，不过放得不多，发作较迟罢了。但是不要害怕，我这里带有解药，无论怎样强的药力，都能解得呢。岳儿，这茶水内恐怕也有些儿靠不住，你且拿只杯子，偷偷到他们放水缸的所在，去取些凉水来，好让我调些解药给你师弟吃。这些馒首，也让我藏过一旁，免得他们见了疑心。"

朱镇岳听完，应了一声自去。隔了一会，偷偷地取了一杯凉水来，又慌慌张张的，低声向雪门和尚说道："师傅所料不错，这里果是一家黑店。"雪门和尚也低声问道："你怎么知道？难道已得着了他的凭证吗？"朱镇岳道："我方才走到后院中，恰恰没有一个人在那里，便走到水缸边，取了一杯凉水。却见靠水缸那间屋中，隐约有灯光射出来。便偷偷向内一张，不张犹可，一张却使我惊得甚么似的。原来室中四壁，都挂着人腿，张着人皮，还有血淋淋的一颗人头，也挂在那里。如此看来，不是黑店，又是甚么呢？"

雪门和尚一壁取出解药，和凉水调在一起，调了给景无畏吃，一壁又悄声问道："这正屋住的是些甚么人，你也瞧见吗？"朱镇岳道："我方才走过那边的时候，曾经抬眼望了一望，好像是一伙商贾，行李很是沉重。"雪门和尚道："如此说来，这班人今晚很有些儿危险了。我们既然瞧见，应得暗中保护他们一下。如今我们两人，一人守在这里，一人去在正房前暗暗守着。来一个，杀一个，谅想这班脓包决不是我们的对手，一个也不使他们

漏网。朱镇岳道："此计甚好，师傅请就守在这里。正屋那边，由我去就是了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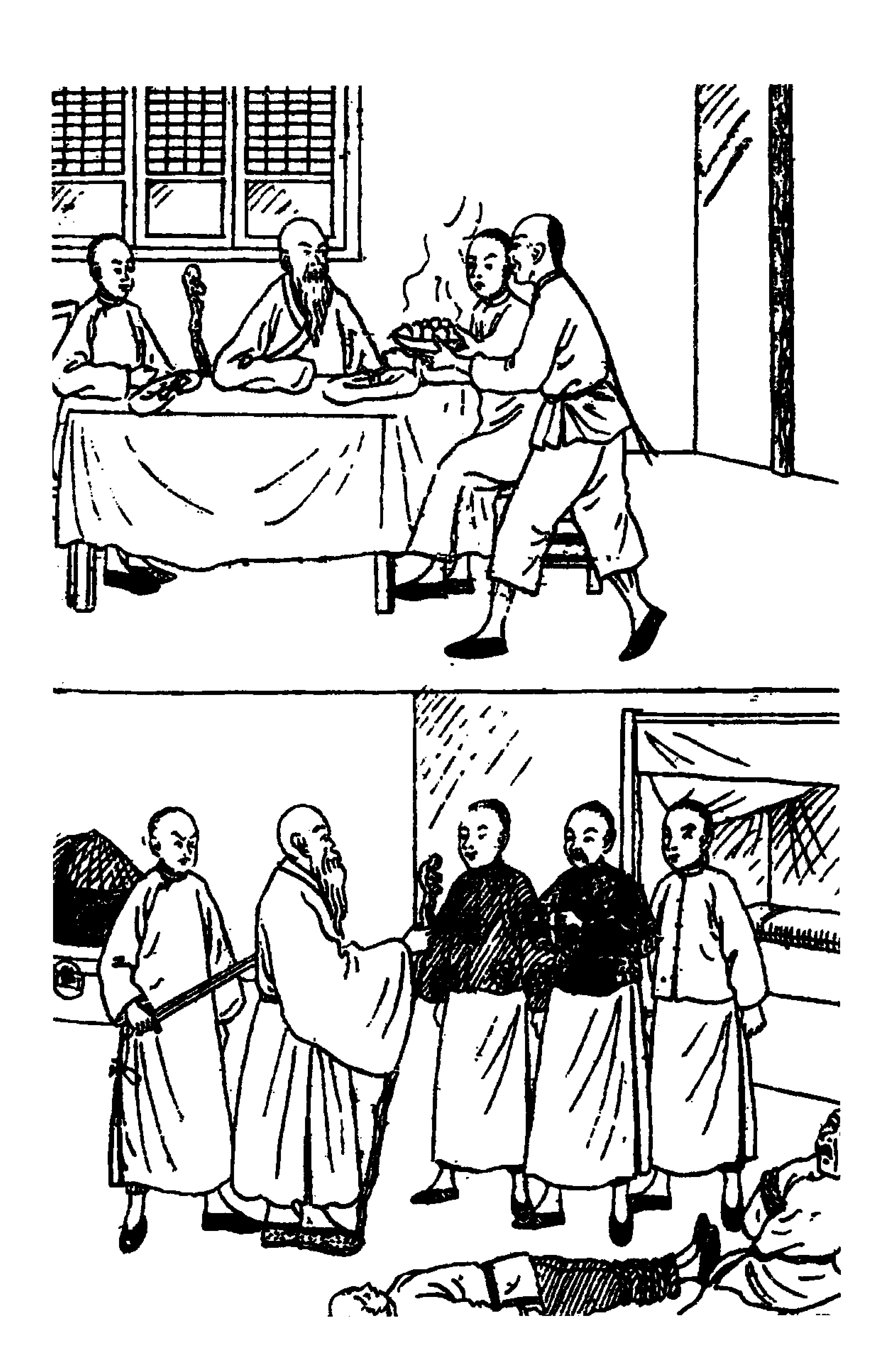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晚间，店中派人前来行事，果然一个个都被杀死。谁知朱镇岳一个疏忽，竟没把一个贼人杀死，却被他逃了去，登时惊动了他们的掌柜，带了店中其余的人来。但是那里是朱镇岳的对手？不上一刻工夫，早已伤的伤，死的死，倒得满地皆是。那位杀气满面的掌柜，也胸前受着重伤，倒在地上呻吟，不能起来厮杀了。等到雪门和尚闻得厮杀之声，赶来想助一臂之力，早已风平浪静，无事可为。于是师徒二人朝地下检视一番，把那受伤未死的，一个个捆了起来，然后唤同景无畏，走向正屋中。

只见那班人都受着蒙药，直挺挺地倒在床上。也有药力发作时，不及上床，就倒在地下的。雪门和尚见了叹道："如今世途险恶，遍地都是荆棘，出门人一个不小心，就要被奸人所害，弄到如此一个结果呢。"说完，唤朱镇岳取了一大碗凉水来，拿出解药调和了，灌给那一班人吃。不多时，吐出了些恶水，一个个都醒了过来。却都糊里糊涂的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各瞪着一双眼睛，向雪门和尚师徒三人望着。

雪门和尚等他们神志稍清，方把前事约略说了一说。那班人这才恍然大悟，齐向雪门和尚一行人拜谢不迭。雪门和尚又道："我是出家人，出面很是不便。到了明天，还是由你们诸位去报官。好得这里有现成的人肉作场，可以作得证据。官府决不会难为你们诸位呢。"那班人齐声道："长老这话很是，这事应得我们去办。长老尽请放心。"

到了次日，黑店的事，自由那班商贾前去报官，不在话下。雪门和尚一行三人，别了众人，重又赶路。

走不上一天，雪门和尚忽听背后有人大声唤道："雪老头陀，如今可被我撞着了，你再想逃到那里去？"雪门和尚听了，倒小小吃了一惊。不知这人是谁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景无畏一见馒首，即夺而塞之口中，一似身自饿乡中来者，活写出一不知世途艰险之少年公子。若朱镇岳，则神态较为安详，盖受雪门和尚之熏陶有自矣。

往日之黑店，一般行旅望之生畏，然尚有形而可防者也。若今日之旅馆，春色暗藏，满伏害人之陷阱，一般青年且乐就之之不惶，孰有目之为黑店者？此则其为害，视昔日之黑店为尤烈矣。吁，可哀哉！

第二十三回

寿筵前群雄献艺
华堂上有客传杯

话说雪门和尚正在途中走着，忽听背后有人高唤雪老头陀，并说了“如今可被我撞着了，你再想逃到那里去”这些话，不免小吃一惊。连忙回头看时，却是老朋友高源荣，最是一个惫怠鬼，生平最喜向人打趣和爱说笑话的。也就笑着说道：“原来是你，倒吓了我一大跳！怎么十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种冒失的脾气啊？”边说边立住了足，早见高源荣领了一大班人走到跟前，内中也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。

一一见过以后，高源荣又问道：“你带了两个高徒，不是要到刘黑子刘大哥那里去吗？”雪门和尚很惊诧地问道：“我确是要到他那里去，你怎会知道？”高源荣笑道：“这个怎会不知？本月十六是他六十寿诞之期。你和他很有点交情，自然要前去拜寿。我们这班人，也都是去和他老人家拜寿的咧。雪门和尚道：“这倒巧极！不过我此去的原意，却是要带我两个徒儿去见见他，倒没有记得他的寿诞呢。如此说来，我倒又得着一个机会，可和一班旧友见见面了，我们一同走罢。”

等得到了刘家坡，刘黑子对于雪门和尚，自然很是欢迎。那时五湖四海的朋友，已着实来得不少。本来像刘黑子这种交游广阔，结遍天下英雄，遇到他的六旬寿诞，那一个不要来和他庆祝一番呢？到了十四十五两日，宾客更是来得多了。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初出茅庐，竟得乘此机会，和天下英雄相聚一堂，心中自然高兴得了不得。雪门和尚和这个叙叙离踪，和那个谈谈别况，也觉得忙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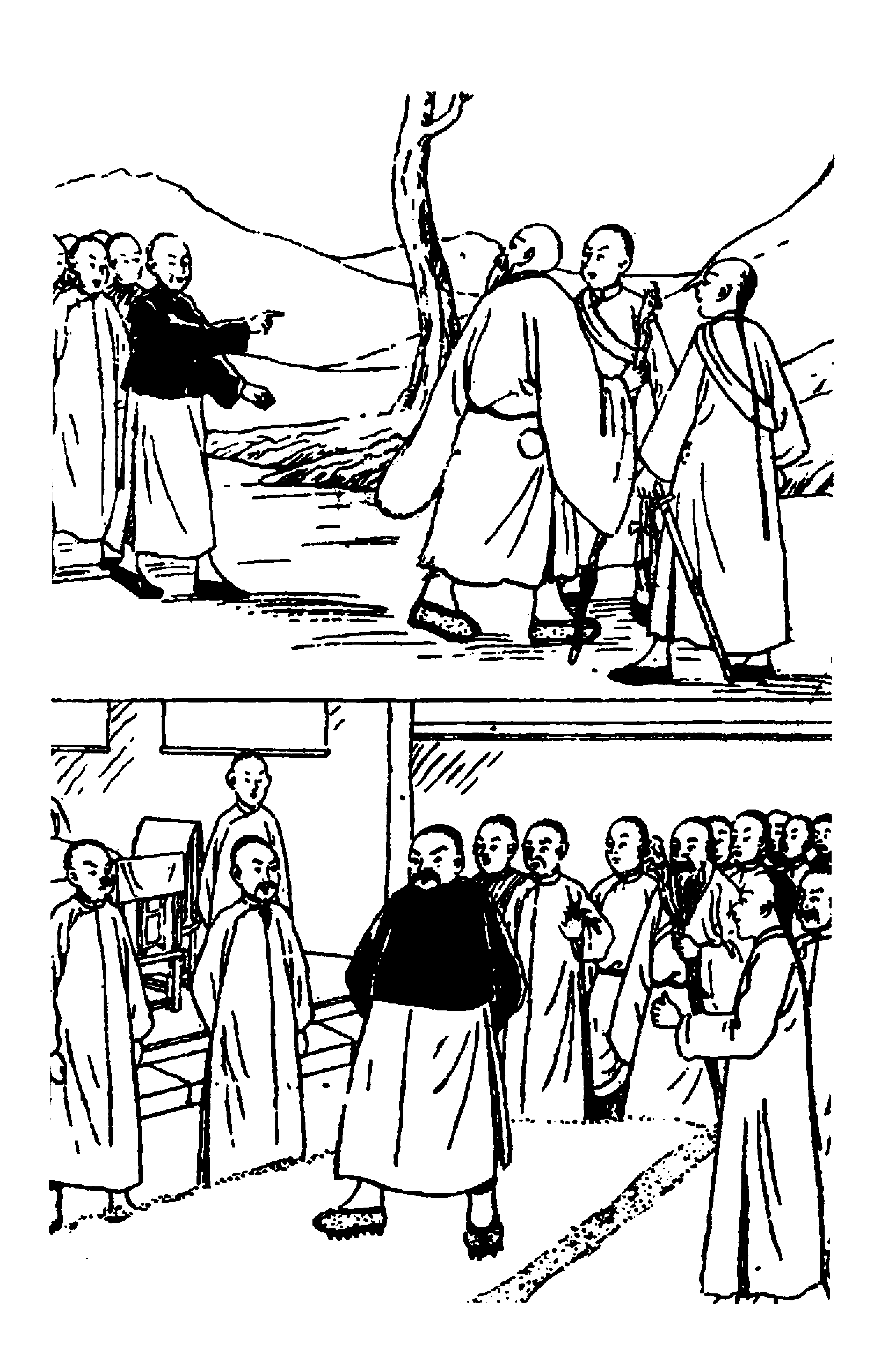
转瞬十六诞日已到，挂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又邀了几班戏班来，在院中搭着高台，轮流搬演。那只广大无比的大厅中，摆着几十桌的酒席，一点也不觉挤，还绰绰有余地。正中一席中央的一个座位上，就是请寿翁刘黑子坐着。刘黑子起初再三不肯，经不起众人你拉我挽，定要他坐，也只得勉强坐了。于是众人又争着来敬酒，饶你刘黑子怎样量宏，也吃得有点酩酊了。

一会儿，又有人提议，今天前来拜寿的都是当世英豪，至少具有一种绝艺，须得各把这种绝艺奏献出来，算是替刘黑子上寿，也不枉了这个盛会。这时大家都已有了几分醉意，一听这话，自然欣然赞成。

即有一个五短身材，五十多岁的汉子出来说道："我只会一点小顽意儿，算不得甚么绝艺，就让我先来献丑罢。"随教人取了许多烧得绝红绝热的炭结，平铺在地上。他就脱去鞋袜，打着赤足，在这上面往来行走，直至炭结烧完，方始停止。看他足底时，也不发红，也不起泡，不过微微沾着点儿炭灰罢了。大家齐声赞道："好本领，不愧铁足张三这个名称！"朱镇岳、景无畏二人这才知此人就是江湖上著名的铁足张三。

跟着又有一个留着几根黑髭须的小胖子出来说道："张三哥的本领果是了得！我也要练一种和他大同小异的顽意儿，给诸位瞧瞧。不过没有练得他这样好就是了。"大众看此人时，乃是小太保李锦棠，就齐声说道："李二哥的轻身术，乃是山陕一带素来有名的。今天肯练些出来给我们开开眼、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这都沾着刘大哥的光啊！"李锦棠听了这种言语，只是微微一笑，便教人取了几石面粉来，平铺在地上。他又取了一双钉鞋穿着，就在上面很从容地走去。脚过处，非但没有脚印，连鞋底钉子的印子也不留。一连往来走了几次，都是如此，始终不留下一点痕迹。大众不期又欢呼起来，称赞他的本领真是了得。

朱镇岳悄悄向景无畏说道："在面粉上走去，一点不留痕迹，这还不算希奇。大概凡是会轻身术的，都能做得到。所奇的，他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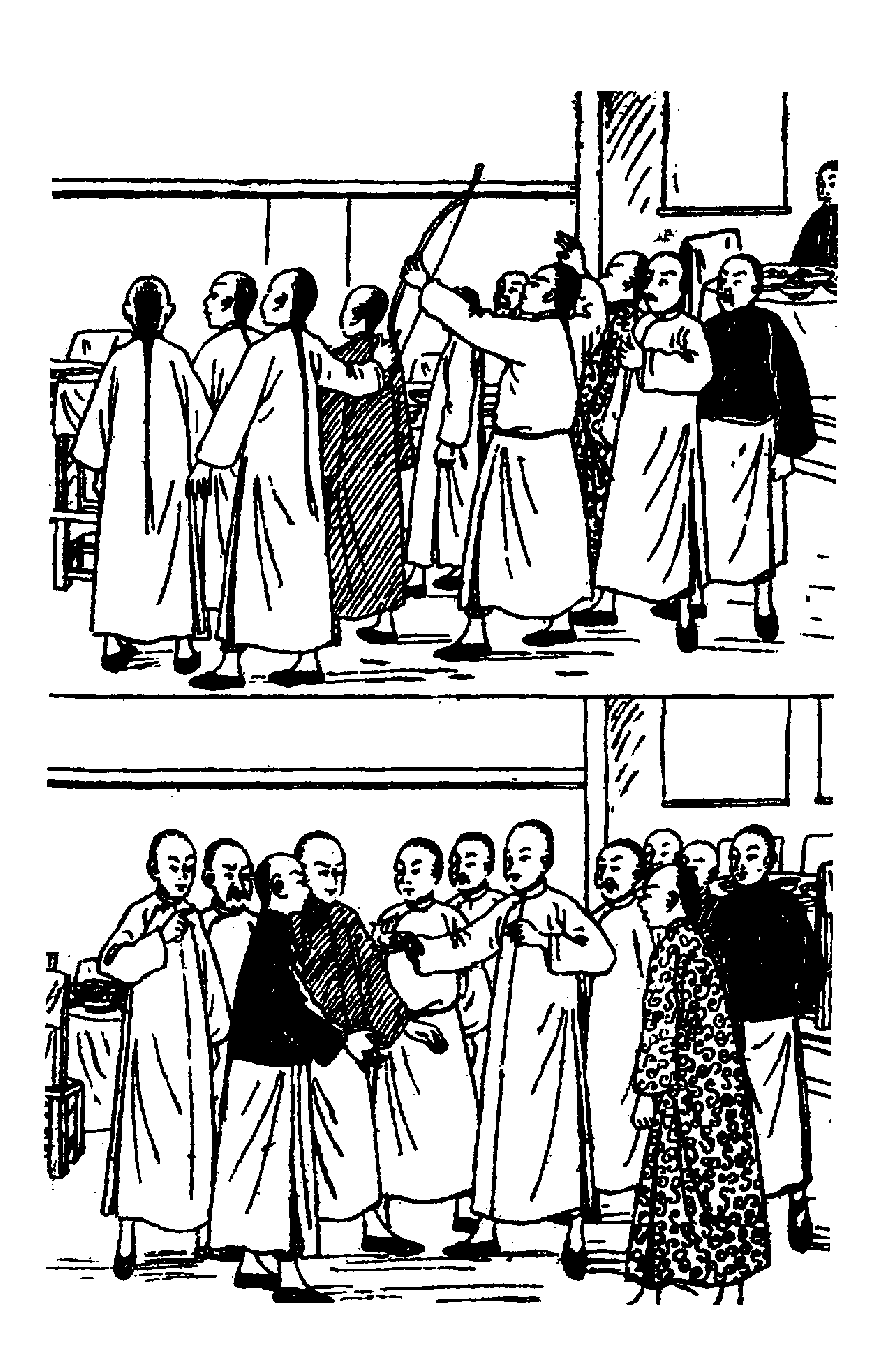


们很胖的身躯，竟能练成这们一身出众惊人的轻身术，那倒很不容易咧。”景无畏点头称是。李锦棠练过之后，又有两个人出来，一个人练了一套三截棍，一个人走了一趟单刀，也都了当非凡。

在这大众夸赞的时候，忽见高源荣一跳跳地走了出来道：“你们都把本领显过了，让我也来一套马猴跳。”大众一听马猴跳这三个字，登时哄堂大笑。高源荣倒板着脸儿说道：“你们不要笑，这马猴跳是我新发明的一种本领，也可算是我的一身绝艺呢。”说完，就很不规则地在地上乱纵乱跳起来，引得大众更是哈哈大笑，并齐说“好个马猴跳！“高源荣道：“你们不要性急，这不过是开始的几手，好的还在后头呢。”说完此话，把身子向上一耸，就不见了。大众抬头望时，这们大的厅堂，一时那里寻得见？都笑道：“好奇怪，马猴到底跳到那里去了？”却见高源荣在一根横梁中伸出头来道：“我在这里，你们瞧不见我吗？”大众忙注目瞧时，可是身子一晃，又不见了。却又在对面一根横梁中说起话来道：“我早已到了这里，你们还望着那面则甚？”

他如此的跳来跳去，疾如猿猴一般，倒累大众望得颈项都酸了。有几个望得不耐烦的，就高声喊道：“你的马猴跳的本领，我们已经拜服了，不要这般乱跳了，快下来罢！”只听高源荣答道：“你们唤我下来，我就下来便了。”话声未完，早见他已直挺挺的，立在众人面前，正不知何时跳了下来呢。于是欢呼之声又大起，争把他来夸赞，但他早已溜到自己原席中去了。

接着又有许多人出来练家生，差不多把各种兵器都练遍了，真是极一时之盛。忽又有个圆圆脸儿、胖胖身材的汉子出来说道：“你们把各种兵器总算都练过了，弓箭却还没有人练过，让我来试试罢。”大众向他看时，却是神箭手薛光明。齐道：“讲到弓箭总要让你薛大哥，别人那敢班门弄斧呢？如今我们得开眼界，真是三生有幸，到底你要练那一种啊？”薛光明道：“我要射空中飞鸟。”说着，取了一张雕弓来，引弓在手，静向天空中望着。这时恰有一双白燕比翼飞来。光明瞧见，更不怠慢，即扯弓发箭，但听得“飕”



的一声响，早一箭贯双燕，一齐射了下来了。众人由不得一齐叫好，并道："不愧是神箭手！"

此时，却由众人中走出来一个瘦长身材的汉子道："神箭手的本领果是不弱，我也想来一个顽意儿陪伴陪伴他。"众人道："王五哥，你来甚么顽意儿？想来一定是很高明的。"王五道："方才神箭手用箭射下空中飞鸟，如今我换一个花样，要用空手抓下空中飞鸟来。不过我要声明一下，我并非存心要和他比较甚么高下，而且我这个顽意儿也不见得一定高于他，只因他这个顽意儿很是神妙，我看了很是高兴，所以我也跟着来一个罢了。"

众人道："这番意思我们早已知道，你可不必声明，薛大哥也是明白人，决不会误会呢。如今瞧你的罢。"王五便向空中一望，恰恰又有一双燕子飞来，便不慌不忙的，用手向空中一抓。只见这双白燕即向他手中翩然堕了下来。众人见了，自然一齐叫好，连那神箭手薛光明也把头点个不住，禁不住喃喃地说道："这顽意儿真好，比我那个高明多了。"王五一壁谦谢着，一壁又说道："这还不算数，我还要把这双白燕平放在掌中，教他飞去不得哩。"说着，即把掌平展开，只见这双白燕屡次要作势飞起，却似有甚么东西吸住了它一般，终究飞不起来。众人诧道："这双白燕莫非已受了伤，所以飞不起来吗？"王五笑道："它们一点没有受伤，不过我不让它们飞起罢了。如果我肯放了它们，它们立刻就可飞去的，你们瞧罢。"说时，对着这双白燕说了一声"去罢"，那双白燕好似遇赦一般，就立刻很自由地重又飞入碧空中去了。

众人见了，莫不啧啧称怪。此后又有许多人出来献艺，一时也不及细述。献艺已毕，重又入席。这一席酒足足吃到晚间十一点钟，方才尽饮而散。

朱镇岳初时，以为自己的本领了不得，暗暗颇存下一种自大之心。及见了此番的献艺，知道天下能人正多，自己这点本领实是算不得甚么。从此颇存警惕之心，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

刘黑子寿诞之后，接连又闹了两天，一众英豪方始陆续散去。

雪门和尚同了朱镇岳、景无畏便也向刘黑子告辞。刘黑子坚留不获。

石门山、苏家河两处，本来是想去走一趟的，只因这两处的英豪，已在刘黑子寿筵上统统见过，也就中止不去。决定取道鬼门关，回归报恩寺。

晓行夜宿，在路不止一天。这日雪门和尚向前面一望，朝着他两个徒弟道：“鬼门关快到了，这是个不祥的所在，你们千万要留意啊！”不知到了鬼门关，曾否遇见甚么奇事，且俟下回再写。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寿筵宏开，群英各献绝艺，诚为一时盛事。朱镇岳、景无畏何幸竟得参与其间，吾殊羡其眼福不浅矣。

高源荣之马猴跳，名目既新颖又奇怪，人初闻之，必以其为开顽笑之举耳。孰知确有惊人之本领献出，于是乎高源荣之名，乃与马猴跳三字轰然而俱传。

第二十四回

人驱驴驴作人言
咒伏虎虎知咒语

话说雪门和尚带同朱镇岳、景无畏一齐赶路，走了好多日方到了鬼门关境界，这时夕阳西下，暮色苍茫，望见前面绵绵亘亘，都是高山峻岭。

朱镇岳道：“我们要赶过这许多山头倒很费事。”雪门和尚道：“赶山头还在其次，过了这许多山头就到鬼门关，那里峭壁巉岩，飞鸟绝迹，鬼门关三字真是名副其实。那时我们还得想法过去呢。”景无畏道：“我们不如在这里歇息一下，然后就道罢。饿了肚子赶路未免太不上算。”雪门和尚、朱镇岳二人被他一提，觉得肚子果然饿了。但是四面张望一下，竟没有歇足的地方。

景无畏走上一个高坡望了一望，喊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，在这丛林之中，好像有一所人家，我们可以进去坐坐。”说完，便引导二人穿过丛林。谁知到得切近，抬头看时，却是一所破败庙宇，匾额上隐隐见“无量寺”三个字。走进门时，只见佛像东倒西卧，残缺不全，幸而地上放的几个蒲团却还整洁。于是三人各据一个，拿出干粮大嚼一顿。

雪门和尚道：“这里不便多行耽搁，我们还是趁着暮色赶过前面山岭，然后再作办法。所怕的是，天快要黑下来，万一来不及赶过鬼门关，要在这深山中过夜倒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呢。”景无畏忽然拍手大笑道：“好，好，巧极了，如今我们不用焦劳，代步的东西现现成成地有了。有了这个东西还怕赶不到鬼门关吗？”说着用手向后院一指，于是雪门和尚、朱镇岳都抬头向后院中看去。只见蔓草之中站立了三匹驴子，伸长了它们的瘦颈，正在那里咀嚼残草。三人见了都很欢喜，立刻立起身来，一人捉住一只跨上背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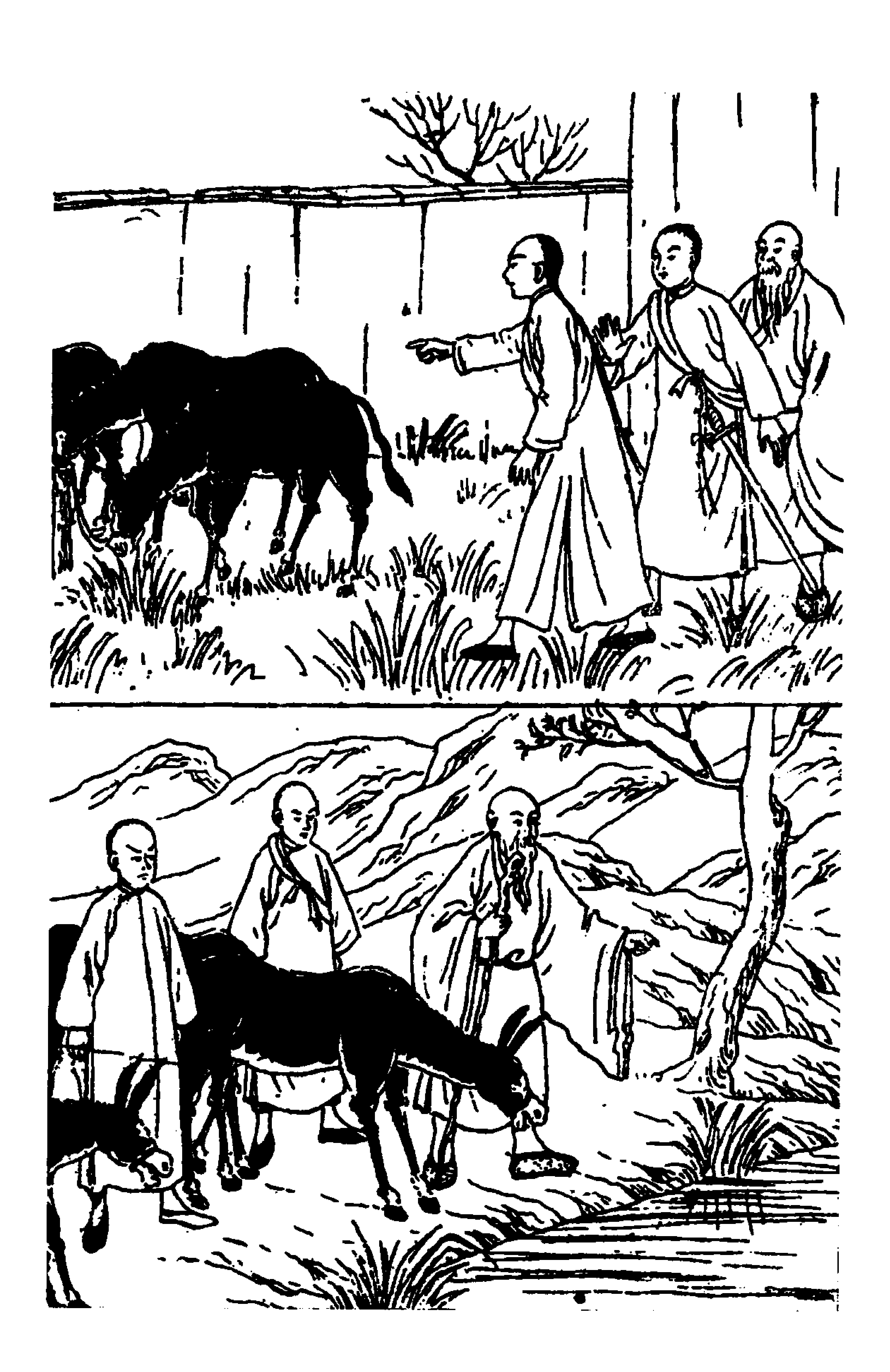
加鞭向庙外赶去。

但是这三匹驴子都露着疲惫不堪的样子，一走一颠，气吁不已。走了好多时，还没有走多远路。雪门和尚道："这就糟了，骑驴还不如步行的快，这如何是好？"朱镇岳这时恨极了，使起了性子，把驴子痛痛地抽了数下。说也奇怪，那驴子受了几鞭，果然向前驰去。但是不上一会儿又迟缓下来了。好容易倒了山脚下，三匹驴子一齐昂着头颈向山上瞪目望着，好似惊异的样子，却抵死也不肯走上一步。

朱镇岳道："好奇怪！难道山上出有甚么妖怪，所以驴子不敢上去吗？"雪门和尚向山上细细地视察了一回，说道："这山上一派清朗之气，照我看来定不会有甚么妖怪。"景无畏道："这是驴子可恶，欺我们是生人，不肯听命罢了。"说着，也把自己骑的驴子痛痛鞭策起来。那驴子负着痛，果然拼命向山上爬去。还没有爬上四五级石级，已经力竭气尽，一个翻身跌倒下来。景无畏便从驴背跌下，虽没有怎样受伤，却一时气愤极了，跳起身来，狠狠地把驴子打了一顿。谁知那驴子忽然怒视着他，口作人言疾声喊道："难道你要打死我吗？"这时，雪门和尚和朱镇岳骑的两只驴子也一同开口哀求道："可怜些我们，不要打罢。"

这么一来，慌得景无畏倒退了几步，瞪着两目只管发怔。朱镇岳也忙从驴背上蹿下，向雪门和尚喊道："不好了，驴子会作人言，这正是妖异呢。"说着就抽出剑来，待要刺下，雪门和尚忙摇手止着他道："不要如此鲁莽！我瞧这三只驴子一定有甚么冤苦呢。"说着也从驴背上蹿下来。

这时天色已晚，一轮明月正从山顶上透出。从月光中望去，只见脚下却有一道溪泉。便叫朱镇岳、景无畏一同挽着驴子来到泉边。雪门和尚向驴子说道："你们如要回复原形，只有喝清水的一法，如今快快喝了清水再说吧。"三只驴子听了这话，似乎很能理会，却一齐抢到泉边，伸长了头颈，把泉水一阵狂吸。只一会儿，三只驴子果然一齐变成了人形。雪门和尚骑的变成一个老人，景无畏骑的变成一个少年，朱镇岳骑的变成一个少妇。三人一齐跪倒在地，泣不可抑。



朱镇岳、景无畏见所未见，不免惊奇万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。雪门和尚道："他们一定受了甚么妖术，所以变了驴子，这是道家中一种邪术啊。不过素来凡是已变了驴子的，就不能再作人言；他们方才说起话来，大约是冤结于中，又加着熬不住这痛苦，因此不觉开口说出话来了。如今我们且不要赶路，把此事探听一个明白再作计较。"说着，便先问那老人怎么会变了驴子，老人道："小人石荃素在衡州贩卖布匹，这二人是我的子媳。因为年老力衰，无意再在外面经商，所以挈同他们回归故乡。那天经过这里，天色已黑，就在无量寺宿夜。不料到了午夜，忽有一个披头散发、黑面獠牙的恶道走进门来，一言不发，只对着我们念念有词，跟着又向我们各吹了一口气。待我们向自己身上一看，却都已变成驴子了。这时我们哭不出声，说不出话，只好由他摆布。他没收了我们的钱财行李，便把我们驱入院中。那院中已有六匹驴子现在着，大约也是人变的。在前数天内，那恶道领了贩驴子的人进来，谈定价钱，先后把那六匹驴子带去。贩驴子的因为我们生得太瘦，只肯出些贱价，所以还没有成交。今天那恶道走出门去了，恰巧你们进寺来，把我们带出，再生之德没齿不忘！"说着，同了他的子媳趴在地上，叩起头来。

雪门和尚道："照你所说，那恶道的模样想来大约就是伏豹山的飞杖大师。我早已听人说过了，不过不大相信，现在方知人言非虚。他既胆敢这样作恶，我非把他制伏不可。我想他回到寺中不见了驴子，定要追寻到这里来，我们快快藏躲，然后再作办法。"说着便同众人走上山去，找得了一个树木丛密的山洞，教石荃们和景无畏一齐躲入，自己同朱镇岳在洞外守待着。隔了一会，只听得一阵怪风呜呜作响，自远一至。二人偷偷从月光中望去，果见一个道士模样的人，大概就是那飞杖大师，飘飘忽忽地从那边路上走来。到了山脚之下站着了，在地上查看一回，含着一脸怒容，又抬起头来向山上瞪望着，两道眼光电光似地直向山洞中注射。

雪门和尚见飞杖大师来势甚凶，便想先发制人。随手拿了一块山石向飞杖大师的头颈上抛去。飞杖大师只把铁杖一挡，那山石依



旧飞回，老鹰扑兔似的直向雪门和尚击来。亏得雪门和尚眼快，连忙闪过一边，更向山下看去。飞杖大师早已狂吼一声，向山上冲来了。雪门和尚同朱镇岳一齐拾了山石向他乱抛。飞杖大师虽把铁杖挡住，但是石子好似雨点般的飞来，一时颇有点应接不暇。只得反身飞跑到了山脚下，猱身直上一颗树颠，口中划然长啸。一时山风暴起，吹得草木索索作响。

正在此时，就有一只白额猛虎陡从草丛中蹿出，向飞杖大师炯目怒视，跟着又狂吼一声，直向树上扑来。飞杖大师口中念念有词，只把铁杖向猛虎一点，那虎顿时俯伏地上，动也不敢一动。飞杖大师又向虎念了几句咒语，那虎好似会意似的，又吼了一声，反身蹿上山去，直向雪门和尚扑来。

雪门和尚知道这虎是飞杖大师招来抵敌自己的，心中倒暗暗好笑："这些邪术算得甚么，难道以为我没有降服的法子吗？"一壁想着，待到那虎扑到自己面前时，也把指头一指，念上几句咒语。那虎悟会意思，登时又向飞杖大师反戈，反身蹿下山去，直向树上扑来。飞杖大师一壁把铁杖抵住那虎扑上树来，一壁又念咒语，教它再去反扑雪门和尚。但是已经失了效验，那虎只管在树下跳荡，并不住地暴吼。朱镇岳见了这种情形，早已提了宝剑飞跑下山，想要跳到树上去和那飞杖大师厮杀。飞杖大师高踞树上，把铁杖左右挥舞，朱镇岳同着那虎竟无从近得身去。正在为难之时，那虎忽地伸出两爪向树根乱抓。不一会，树根周围的泥土都被虎爪扫尽。那棵树没有了依傍，立刻倒将下来，飞杖大师也随树跌下，急忙跃起身来，同朱镇岳和虎扑斗。

雪门和尚在山上看得清楚，又飞起山石向飞杖大师的头颈上打来。飞杖大师急忙举起铁杖来挡。朱镇岳觑了这个空，猛地跃上一步，挺刀直刺他的心窝。飞杖大师直喊得一声"哎哟"，便仰面翻下。那虎何等敏捷，早已扑到他的身上，向他咽喉咬了一口。看看他已不动，便伏身在地，捧了他的身子咀嚼起来了。

那时，雪门和尚望见飞杖大师已死，便伴同石荃、景无畏等下山来，互相庆幸一番。看那虎时，已把飞杖大师的尸身啖尽，只

是摇尾晃脑，依依于雪门和尚的腋下。雪门和尚又向他念了几句咒语，那虎好似叩别的样子，朝雪门和尚跪了一跪，便向丛草中蹿去了。雪门和尚又指点石荃等回家的路径，直待石荃等拜谢而去，不见人影，才偕同朱镇岳、景无畏踱上山岭。

朱镇岳道："想不到师傅也会念咒语，这我在从前倒不知道。"雪门和尚笑道："这是一个四川人传授给我的，不料如今却得到它的用处了；否则那妖道念起咒语来，我们就是不被虎咬死，也要同石荃等这样变成驴子了。"说着，就向鬼门关进发。

这鬼门关不过形势险恶罢了，却居然平安过去，没有发生甚么事，也就无可纪述。一过鬼门关都是些平阳大道，更无可纪了，不久就回到报恩寺，出游的事便告了一个段落。

我这部《江湖小侠传》也就在此结束了。至于朱镇岳和景无畏后来究竟如何？朱家的剑术怎么会分传一支到云南去的？这许多节目，且等续集出时再行交代明白。[1]

评：

忆凤楼主评曰：驴作人言，虎知咒语，皆怪事也。作者忽于本回中，将此二事尽情一写之，盖亦欲别开蹊径，而为读者一新耳目耳。幸弗以其事近荒诞而少之。

本书系以朱镇岳为主，小侠即指朱镇岳，此正集所叙，皆为其少年旅行时所见所闻事。故一至旅行告终，重归古刹，正集亦即铿然奏尾声。此后种种事迹，以及其他小侠之行事，统于续集中详述之，诸君拭目以待也可。

---

[1]《江湖小侠传》原刊本共分二集，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于1925年。本次再版，系根据世界书局1925年12月第二版进行录入、校正和重排。《江湖小侠传》出版后，作者未创作该书续集。

半副牙牌[1]

要写这篇半副牙牌的事实，须先将内地开典当店的资格交待一番，这篇事实才有根据，看官才得明白。这篇的事实出在四川重庆，而各省开典当店的情形也大都如此。

典当店向分四等。第一等为典商，须有部照，正式营业。利息轻，期限久。若是典了窃盗赃物，破了案被官厅追提，失主须本利如数算还。这种典商十九是有雄厚资本。绅商界有名誉的人，方有开设的资格；第二等为当商，资格比典商低些，利息比较的重些，期限比较的短些。譬如典商，普通以三年为期，一二起息。当商则两年或年半一六、一八起息。然而也须正当商人才能开设。若当了窃盗赃物，被官厅追提，无论当了多久，失主只算还一本一利；第三等为质商，利息更重，期限更短，不必有大资本，不必有好资格，只要是做生意的人都能开设。遇官厅追提赃物，只还本，不算利息；最下等是押店，正当商人和有雄厚资本的决不肯做这押店生意，也决不能做这生意。开小押店的，不是本地的无赖之尤，便是外省流配来的罪犯。表面的利息只有三分或二五，其实是大加一。因为一月分作三期，一期就是一月，一月作三个月计算。还有甚么票费、存箱费，总算起来，简直是大加一。期限只有半年，甚至四个月。像这般强盗也似的生意，稍有人格的商人自然不屑去做。官

[1]《半副牙牌》等七篇中短篇小说，于1922年至1924年之间，发表于上海的《星期》、《侦探世界》、《民众文学》等期刊上。发表时，作者均署名“向恺然”。

厅从这种小押店里追提赃物，是连本钱都不给还的。

以上典、当、质、押四种生意，开设在各省会及府州县的，因是官厅的驻在地，人烟稠密，有城防范，有兵巡守，不至有抢劫的事情发生，用不着有武艺的人保镖。至于开设在各乡镇的，除了小押店一因资本不大，二因店主或与盗匪通气，或自己武艺好，不用人保镖外，典、当、质三种，都免不了要请镖师常川在店里住着保护的。

四川一省的会匪比较各省都多，因此四川的典当店也比各省难开，那怕开设在省会及府州县里。质、押两种资本不多的不要紧，典、当两种，也得和各省开设在乡镇一般的请镖师。典当店里的镖师不在多，只要是有真实本领的，或名头高大的，一个人就够了。镖师住在店里，责任不仅在保证店中财物不被盗匪劫去，平日须认真教练店里的伙计和徒弟。典当店的规则，无论伙计、徒弟，武艺练得好的，薪水可望增高。在练武艺的时候，所穿的衣服、鞋袜都归店主供给，撕打破了从新更换。所以典当店开设的年代越久，店里会武艺的人越多，信用也就跟着越好，盗匪越不敢转念头。

于今且说四川重庆有家极大的当店，叫做义丰当，足有十万银子的资本。店主姓刘名辅成，是四川的豪商。这义丰当开张的时候，外面就有谣言说，某某有名的盗魁和某某有名的会首，正在召集有飞檐走壁大本领的强盗合伙来抢劫，无论有多少保镖的也不畏惧。刘辅成得了这种谣言，便花重价聘请两个有名的镖师，夜间在房上轮流防守。

义丰当店内部的组织系分四部。管理账项的为第一部，管理银钱的为第二部，管理衣服的为第三部，管理金银珠宝首饰的为第四部。第一二三部的管理人，都是多年在四川各大典当店里办事的。惟有管理第四部的是一个读书的少年，姓史名克家。生得容仪俊伟，举止温文。他父亲是个有名的孝廉，生性倜傥不群。因三十岁上断了弦，在家抑郁无聊，遂带了盘缠出外游历。在南京续娶了个

姓齐的女子回来，就生了这史克家。

克家出世不到十年，这倜傥不群的孝廉便死了。克家依着母亲度日，只因家计贫寒，不能继父志读书。他母亲要他学生意，局面太小了的，他又不愿。恰好义丰当店开张，从前和他父亲要好的几个有资格的朋友，极力保荐给刘辅成。刘辅成也素知道史克家是个世家子弟，又聪明又靠得住，且有好几个确实的保荐人。遂派史克家经管第四部的金珠首饰。

开张不久，刘辅成既听了盗魁、会首要来抢劫的谣言，就召集店内一般管事的人，告以外间谣言说道："我店里有了现聘的两位师傅保护，这类谣言本可不放在心上。不过因系新开之店，店里除了两位师傅外，诸位都是不曾练过武艺、没有经验的人，诚恐夜间师傅和强盗动起手来有甚么声响，诸位不用害怕，也不必藏躲，更不要逃跑，只各人守着各人的地位不动就得哪。万不可从门缝里或窗眼里，伸头出外张看。那时枉送了性命，只能怪自己不小心。"

刘辅成说时，转脸望着史克家道："你是一个净料的读书人，年纪又轻，一旦遇了意外的事，惊慌是不能免的。你母亲苦节守着你这个人，是要靠你养老送终的。你若是害怕，不妨夜间归家去睡，天明再来店中做事。等谣言平息了，仍在店中歇宿。"史克家道："我一般的受东家薪俸，若临难便图苟免，如何对得起东家和诸位同事的呢？并且家母也决不会容许我在这紧要的时候，弃了自己的职守回家安歇。我虽是读书人，年纪小，但从小受了家母的教训，胆气还不甚小，请东家放心。"

刘辅成自是巴不得史克家不回家歇宿，免得传说出去笑话。其所以是这们说，为的是怕史克家胆小，这时脸软不肯说出来，事到临头反为慌张误事。及听得史克家这们说，也就不说甚么了。有几个管事的曾在别家当店练过武艺，这时都纷纷向刘辅成陈说自己能为，愿与保镖的共同担任防守。刘辅成自然欣喜，问各人善用甚么兵器，刀叉杆棍都依照各人所喜配发了。便是几个新收的徒弟用不起兵器，也每人给了一把解腕尖刀，以为万一之备。只有史克家没

向刘辅成要，刘辅成也没给他。

义丰所请的两个镖师，一个姓杨名寿廷，会打连珠弹子，二百步以内能接连不断地发出十弹，从一个弹孔里穿出去。为人更机警绝伦。他一生保镖，不曾失事过一次。一个姓鲁名连城，各种暗器都会使用，十八般武艺件件都是魁尖的本领。杨寿廷是川东的镖头，鲁连城是川西的镖头。盗匪见他二人的旗帜，没有不退避的。川东西的盗匪怕他二人到了极处，恨他二人也到了极处。只是没法能摆布二人。二人这回同时就了义丰当店的聘，也知道招盗党之忌，逆料免不了迟早必有一场恶斗。白日是无须防范的，一到了夜间，二人便分班轮流在房上梭巡。一连好几日不见动静。

这日忽来一个高大汉子，赎取一把锡酒壶。大汉接过锡酒壶一看，厉声说道："我前日当的不是这把酒壶，你们为甚么更换我的？赶紧将我当的原物还我便罢，若有半字支吾，我立刻使你这店开不成！"店里的人一听这出人意外的话，不由得心中冒火。只是刘辅成是个老商人，店里用的人也都是生意场中老手，心中虽然因无理的话冒火，表面却不肯立时发作，仍按纳住火性，陪着笑脸说道："当票上编定了号码，照着号码取东西，从来没有换错了的，请你看清楚。"大汉那由分说，迎面就是一口唾沫，吐了这陪话的朝奉一脸，更大怒如雷地骂道："我自己的东西认不清楚，难道你倒认得清楚？"

这朝奉也曾练了一身本领，见大汉分明有意来讹诈人，自已脸上又被他吐了这口凝唾沫，直起三丈高的无名业火，那里扑压得下？顺手从柜上拖了一个檀木算盘，劈头朝大汉打去。正打在大汉的头上，只听得"喳喇"一声响，算盘打得四分五裂，盘珠散得满地乱滚。大汉原靠着一根合抱不交的磉柱站着，此时头上挨了这一算盘，即装作避让不及的样子，将头向磉柱上一偏，全屋被碰得摇摇震动，屋檐上的瓦哗喳喳一阵响，纷纷掉了下来。磉柱登时脱离了节榫。这一来，只吓得满店的人都双手抱头，向里面奔跑。

杨寿廷此时正和鲁连城坐在里面闲谈，忽觉得房屋震动了一下，接着听得一阵响声、一阵脚步声。不由得也有些着惊，托地跳起身来，迎着向里奔跑的人问怎么了。管事的如此长短，对杨鲁二人说了。杨寿廷听罢，望着鲁连城说道："且等我去瞧瞧，看是怎么一回事。"一边说，一边走到外面来。只见那个大汉正在一手提着把锡酒壶，一手指着柜房里怒骂。

杨寿廷听大汉说话不是四川口音，料是外路来的，不敢怠慢，连忙上前拱手笑道："请老兄息怒，伙计们有开罪之处，向兄弟说来，兄弟自处置他们。"大汉看了看杨寿廷，即停了怒骂，也抱拳问道："想必你就是大老板了，贵店仗谁的势动手便打人？"杨毒廷陪笑说道："我不是老板，谁敢对老兄无礼，我可以教老板责罚他们。此地不是谈话之所，请老兄到里面坐坐。"说时，故意望着磉柱做出惊讶的样子，说道："好不牢实的磉柱，怎么新造的房屋，磉柱就离了墩呢。且等我搬正了磉柱，再奉陪老兄谈话。"随走近磉柱，双手抱着往上一提，已移回了原处。口不喘气，面不改色，从容向大汉笑道："老兄好硬头（硬头即不容易说话的意思）！"大汉打量了杨寿廷一眼，答道："你也是一个好手。"

杨寿廷哈哈大笑，让大汉进里面就坐。大汉道："不用客气，我还有事去，只请将我原当的酒壶还我。我当的酒壶是点锡打成的。这是铅的，比我的差远了。"杨寿廷接过酒壶，指着壶底的印给大汉看道："这里不是分明印着'点锡'两个字吗？如何说是铅的呢？那里有这般坚硬的铅？"大汉听了似乎不相信，接过去向壶底仔细地看了，笑道："这原来也是点锡吗？我倒不信我的眼睛连点锡都不认得了。我的眼靠不住，我的手是很靠得住的，只一试便知道了。"随用两手将酒壶一搓，只搓得那锡如在炉里熔化了的一般，点点滴滴从指缝里流出来。大汉也望着杨寿廷哈哈笑道："怪道你说这是点锡，原来是这们一点一点的就谓之点锡。你说没有这般坚硬的铅，我看只怕没有这般不坚硬的锡呢。"

杨寿廷看了大汉的功夫，不禁暗暗纳罕。思量："这厮的内外

功夫倒都不错。我少时曾听说前辈甘凤池有这种掌心镕锡的功夫，须得内功到家才能显出这般本领。我是个专做外功的人，便是老鲁也和我一样。硬对是赶不上这厮的，只有软求他看是怎样。”慌忙陪着笑脸殷勤说道：“领教了，敬服！敬服！兄弟在江湖四十年，像老兄这般能耐的人见得很少，请问贵姓大名，尊乡何处？”大汉冷冷地笑道：“我素来是个无名小卒，何足挂齿！再见吧。”说着，掉头不顾，走了。

杨寿廷没想到这们不给人面子，一时又是惭愧又是恼恨。恰好鲁连城因在里面不放心，走出来探看。杨寿廷忙向鲁连城说道：“这厮已认识我的颜面了，你快跟上他去，看他到甚么地方停留，探明了好作计较。”鲁连城那敢懈怠，急匆匆地跟踪大汉去了。

跟到河边，大汉上了一只破烂不堪的船。船舱里面隐约有几个男子坐着。大汉跳上那船，那船就立时撑离了岸，开向下流去了。鲁连城无法追踪，只得回店与杨寿廷商议。二人都猜不出那大汉是甚么路数的人。

这夜，鲁连城守上半夜，杨寿廷守下半夜。杨寿廷接班的时候，照例须在满店的房屋上仔细梭巡一番。这时已将近三更了，杨寿廷巡到史克家的房上，见窗眼里露出灯光来。细听房里，彷佛有算盘的响声，知道是史克家不曾安睡。心想，这孩子倒肯认真做事，这时分大家都深入睡乡了，他还独自一个在房中算账。正想转进房去和史克家谈谈，消磨长夜，刚待举步，房里的灯光忽然灭了。不觉心里好笑：“怎这们凑巧？我要找他闲谈，他就吹灯睡了。”

杨寿廷即蹿上史克家的屋脊，猛听得背后掉下一片瓦响。暗想，自己的本领不至将瓦踏下。急回头看时，瞥眼见一条黑影才飞上了墙头。忙扣上弹丸，对准了一弹打去。那黑影只微微地晃了一晃，仍在墙头上立着，好像弹子已被他让开了。随接连发去三弹，计算第一弹打头，第二弹打胸，第三弹打腿。三弹同到，贼人无论如何厉害，总得着一两下。谁知三弹打去，就像不曾打到似的，连

微微的晃都不晃了。急从弹囊里掏了一把弹丸，一面往弦上扣，一面目不转睛地看。那墙头上的黑影陡然一个倒栽葱，闪了下去。正自觉得诧异，又冲上一条黑影来。杨寿廷刚对准了弓，还不曾发弹，那条黑影又栽下去了。

杨寿廷暗自寻思道："这不是活见鬼吗？我的弹子素不空发，为何连发四弹，一弹也不中？我的弹不曾发出去，倒又像是中弹倒了呢？难道是贼人有意拿着皮人儿和我捣鬼？这算是调虎离山的计吗？不是不是，皮人儿见弹便倒，并且得'哧'的一声响。我四弹打去，毫无声息，那有这样的皮人儿？即算第一次是皮人儿，被我弹倒了。第二次冲上来，我尚不曾发弹，却为何也倒了咧？倒下去的情形两次一样，都是两手一张，身体往后倒栽下去。不是被人打正头眼，没有这种倒法。我不发弹，老鲁早已下班安歇了，又有谁在暗中帮我打贼呢？这不是希奇吗？我何不赶过墙头去瞧个实在。"

夜间在房上发弹，多是蹲下身子的。因身子蹲下来目标小些，敌人不容易发见弹丸。不过蚕豆大小在夜间打出来，百步以外听不到了弦的响声，若不看见发弹的人，躲避极不容易。杨寿廷这夜是在房上梭巡，猛可地发见了贼人，自然要蹲下身体发弹。此时要赶过墙头去看，即立起身来向墙头蹿去。才待翻过史克家的屋脊，一眼看见那墙头上屏风也似的，并排飞上四个人来。似乎脚还不曾立住，就接二连三地倒栽下去了。

杨寿廷见了这情形，心里已明白必有能人在暗中帮助自己，并且知道这人的本领在自己之上。索性蹲下瓦栊，扣上弹丸等待。墙头上又冲出六人，又挨排倒下去了。末后又有四人，不似前几次之并肩而上了，各人相隔二三丈远近，同时一跃，都飞过墙来，不在墙头停步。杨寿廷不禁着急起来，因墙脚下黑暗无光，寻不着目标发弹，只得收了弹弓，从背上拔出刀来，蹿下房，一声喊嚷："大胆的强徒，那里走！"

已有两个强盗过来，双刀齐下，夹攻杨寿廷。交手三五下，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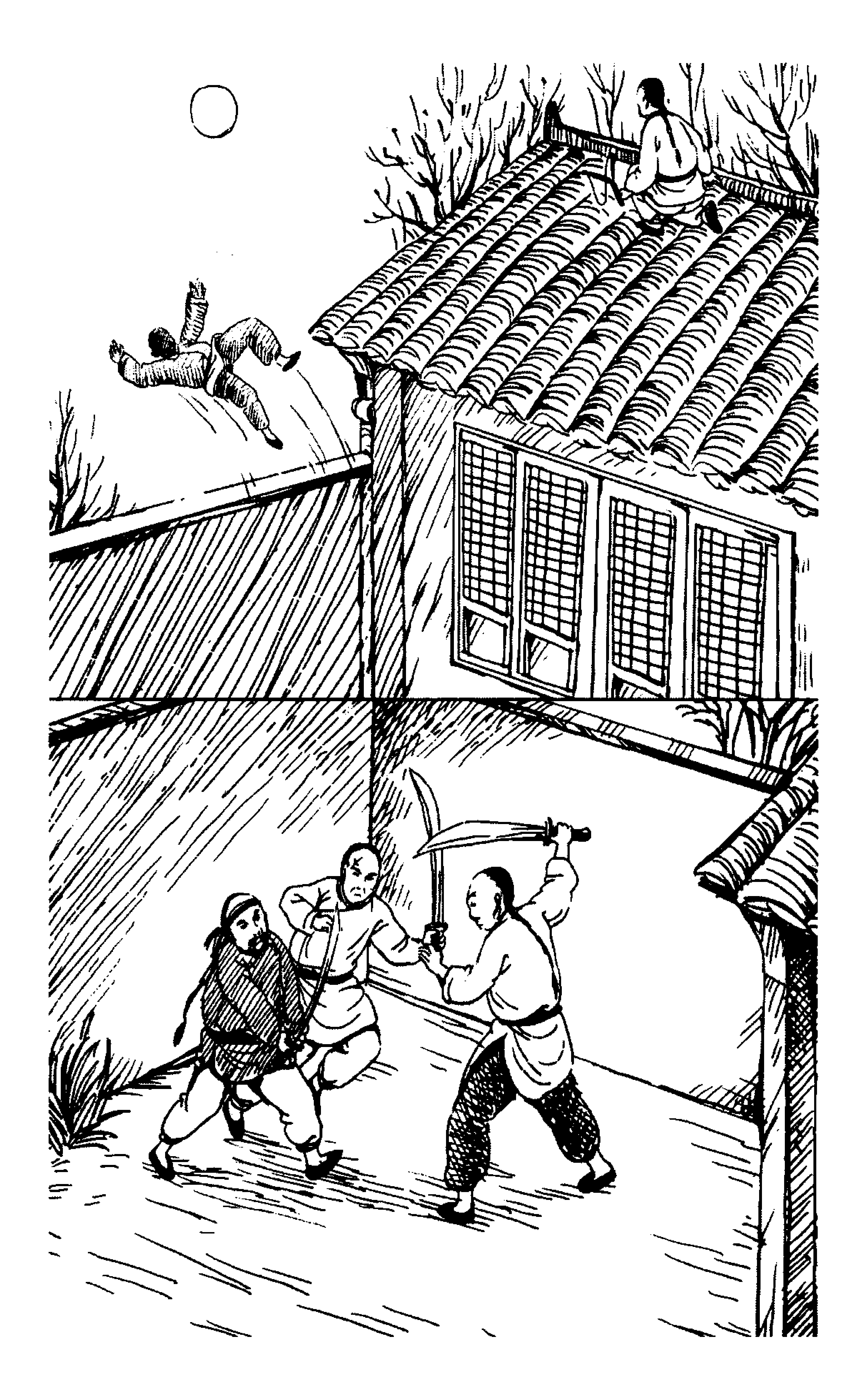
寿廷即自知敌不过，想抽身上房用弹打翻一个，就容易抵敌了。叵耐这两个强盗都一刀紧似一刀，半点不肯放松，那有抽身上房的工夫？杀得杨寿廷满头是汗，看看刀法散乱，不能招架了。忽两个强盗同时叫声“哎呀”，折身就跑，转眼即飞出墙外去了。

此时鲁连城在里面，听得杨寿廷在后院喊嚷并动手相杀的声音，即时召集店里会把式的管事，各操兵器杀奔后院来。杨寿廷见有救兵到了，忙大声招呼道：“快！大家寻找，还有两个强盗隐藏在里面不曾出去。”鲁连城一干人听得，真个如见神见鬼的，各人分头在弯里角里寻觅。纷乱了半夜，直到天光大亮，那里寻得着一些儿踪迹呢？

杨寿廷心里明，知道有能人在暗中帮助自己。只是已将贼人打退了，尚不见有人露面自承杀贼的功劳。思量本店中除了自己和鲁连城外，实在没有高过自己能为的人。这回在暗中帮助自己的，必然是外路的朋友，往后自有知道的时候。这时乐得不说出来，好顾全自己的名誉。主意已定，遂向店中人说，贼人如何上墙头，自己如何发弹。共来十六个贼人，已打伤了十四个，那二个见机得早，悄悄地逃了。

刘辅成听了杀贼的情形，很是高兴。办了几桌酒菜给杨、鲁二镖师酬劳，并与各店伙压惊。这夜，各店伙一闻有贼，都操了兵器到里院助威。惟有史克家自关着门睡觉，直待天明事定了才起床。店伙在酒席上有笑他胆量小的，有笑他瞌睡大的，他只是含笑点头，一句话也不争辨。

酒菜才吃喝一半，外面忽走进一个蓬头赤足、衣服褴褛、年约十来岁的小孩，双手捧着一个纸包，往柜台上一递，口里高声嚷道：“当东西呀。”在席上饮压惊酒的店伙，听得有人来做生意，连忙起身走近柜台。打开纸包一看，原来是一副不完全的牙牌，牌上都沾有血迹，数数十六张，恰是半副。店伙看了好笑，问小孩拿这东西来做甚么。小孩扬着头答道：“你问我做甚么，我倒要问你在这里做甚么？难道这半副牌不能当钱吗？”店伙故意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问道："你要当多少钱？"小孩道："论这半副牌的价钱，当十万也值得。我于今只要一千六百两银子使用，就当一千六百两罢。"店伙笑道："值得，值得，但是这里不当这些东西，请你拿到别家去当，或许更当得多些。"小孩瞪起两眼，望着店伙道："我特地到这里来的，你教我到那家去？不要啰唣，快拿一千六百两银子来，少一厘也不行。"

刘辅成在里面陪酒，听得外面争论的声音，以为又是昨日那大汉来了，也忙走出来探问。众店伙见东家起身，也都跟在后面。史克家杂在店伙中，一眼看见那半副牙牌，随上前抢在手中，向小孩说道："一千六百两银子，早已安排在这里了，只是不能给你拿去。你教他们本人来取罢。"小孩打量了史克家几眼，问道："就是你么？愿闻大名。"史克家道："金陵齐四是我母舅。你回去向他们说，他们就知道了。有我在这里。请他们另眼相看，免得伤了和气。"小孩应声知道，向史克家拱了拱手，回身走了。

刘辅成和一干店伙见了，都摸不着头脑，问史克家是怎么一回事。史克家指着杨寿廷笑道："杨师傅是知道的，请问他昨夜在后院的情形。"杨寿廷这时才明白，昨夜在暗中帮助自己的，便是这个众人轻视的史克家！来不及地对史克家作揖道："非是我有意贪功，只因一时糊涂，没想到帮我的便是足下。怪道房中灯火灭熄得那们凑巧。"随将昨夜的情形向众人述了一遍。众人听了，都望着史克家发怔。刘辅成立时改变了态度，推史克家上坐道："我有眼无珠，不识豪杰，今日的酬劳席理应先生首座。"

史克家谦让不肯。二人正在争执的时候，杨寿廷、鲁连城两个有名的镖师，已趁着纷乱，悄悄地溜跑了。刘辅成也不追挽，只问史克家如何杀贼的情形，并何以有这种本领。史克家这时也不隐瞒了，将自己的身世尽向刘辅成说了出来。

原来史克家的母亲叫齐秋霞，是金陵有名的女侠，是甘凤池的得意徒弟。自从二十岁嫁到史家，因丈夫是个文人，不喜武事，齐秋霞便将武艺完全收藏起来。仅在做新娘的时候，闹新房的人有知

道她会武艺的，逼着要她显本领。推辞不脱，才教伴妈取了两个鸡蛋放在新房当中地下，她双手托了一盘茶，两脚尖踏在鸡蛋上面，敬满房的客每人一杯茶。自后二十余年，没向人显过第二次本领。史克家因父亲死得早，才能从母亲练武艺。但也是秘密研练，外面没人知道的。

义丰当被盗的这夜，史克家正在房中玩牙牌。忽听得房上瓦响，即将灯光熄灭，从窗眼中偷看外面。看出是杨寿廷，正待打招呼，陡发见对面墙头冲上一条黑影。史克家不愿意自己露脸，知道杨寿廷背朝着墙，不曾看见。故意抽了片瓦打在地下，即听得弹弦响，黑影一晃就让过去了。随又听得连发三弹。强盗的本领很高，弹子打不入木。便料知杨寿廷不是强盗的对手。只得随手拈了张牙牌向强盗的眼睛打去。第一个打倒，第二个上来。接连打了十二个。后四个不在墙头停步，就先打退了两个。还有两个与杨寿廷动手。杨寿廷看看敌不住，只得又发两牌。十六张牙牌都打进了强盗的左眼。当锡酒壶的大汉本是有意来调查镖师能耐的。想不到有史克家在内，所以送还半副牙牌，要问史克家的名字。

（原载《侦探世界》1923年第5期）

拳术家陈雅田之轶事

在三十年前湖南长（长沙）平（平江）湘（湘阴）三县的人，不论老少男女，无有不知道陈雅田这个人的。陈雅田的为人行事，在下已替他做了一篇传在《拳术见闻录》那部书里面。不过在下做过那篇传以后，又得了他不少的事迹。其中并有一两桩事饶有小说趣味，正不妨详细写将出来。以补前传之不足。而在研究技击的看官们读了，或者也有可以借镜的地方。

陈雅田的身体，天赋的强壮过人。兄弟排行第四，乡里人都顺口喊他陈四。他家里世代种田。他父亲陈光照少时曾略略地练过些武艺，只是苦不甚高明。陈雅田十岁的时候，还是跟着父兄下田做工。只因这年夏天大旱，他父亲和人争水，双方动起武来。他父亲本领不济，被人打得受了重伤。既不曾赢得，水也自然不曾争得，直把他父亲气个半死。思量要报仇雪恨，除了将自己儿子练习武艺，没第二个方法可施。自己已是五十上下的人，就是想发奋，在武艺里面用一番苦工，无奈精力衰颓了，吃苦也不得成功。陈光照共有五个儿子。那时最小的都有十三岁了，打算花重金聘一个极好的教师来家，专教五个儿子的武艺。但是物色了好几个月，不曾物色得一个相当的教师。

陈光照报仇心急，料想长沙省会之地，必有好本领的人物。恰巧他到长沙寻师的时候，长沙正新来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教师，姓罗名大鹤，在戥子桥设厂教徒弟。远近闻罗大鹤的名，特地前来拜师的不计其数。但是罗大鹤收徒弟不问年龄，不拘男女，不论贫富，只凭他一双眼睛验看。他说这人有学武艺的资格，便肯收这人做徒弟。他说这人不能学武艺，任凭这人送他多少钱、如何哀求苦告，

他总是不作理会。有时被人缠急了，他就大声问道："黄牛可以当马骑么？"有许多曾经练过好几年武艺的人去求他收作参师徒弟，他教这人做两手工夫看。看了总是摇头长叹说，很难很难。这人问他甚么事很难，他就说，走回头路不是很难吗？多有听了他这话仍是不解所谓的，再追问他，他才直切了当地说道："你索性是不曾学过的，我倒好教你。你于今已学到了这一步。譬如走路原是要向正东方去的，你却错走到正西方去了。此刻若要回头走过，势必退回起初动身的地方，才能改道向正东方走。你看这一大段回头路，岂不要走煞人吗？"

罗大鹤收徒弟的资格既限制得如此之严，所以在长沙的声名虽大，没几个人能拜在他门下的。陈光照到长沙，见了罗大鹤的面，说了来意。罗大鹤教陈光照将五个儿子都带来看看。后来一一看了，只有第四个陈雅田能学，就收了陈雅田做徒弟。

陈雅田这时的性格极是顽皮，最不肯用功练习。陈光照眼巴巴地望这个儿子练习武艺，替自己报仇雪恨。见儿子偏不肯用功，就租了一间房子在厂子旁边。趁三九酷冷的天气，亲自动手将陈雅田身上的衣服完全剥了，只留给一条单裤，向租了的那间房里一推，把门反锁了，自己坐在门外等候。陈雅田冻得一身如筛糠一般的，抖个不了，只得咬紧牙关拼命地苦练。运动得越激烈，身体越觉暖热。四肢一停顿，就寒风侵骨了。每次是这们监督着苦练，点两根线香的时间才放出来，穿衣休息一会。

苦练二三年以后，陈雅田的年事也渐渐长大了，拳脚中的趣味也渐渐能理会了，那里还用得着陈光照监督呢？陈雅田的气力最大，又最喜和人较量。和他同学的几个人，没一个及得他那般大的气力。学武艺，在和同学较量的时候，贵在持久，持久就是气力大的占便宜。同学的和陈雅田动手，结果总是吃陈雅田的亏，弄得同班同学的都不愿意和他动手了。和他同学的尚且不能跟他持久，以外会些儿拳脚的人，更是做梦也不敢想到与陈雅田比赛了。

陈雅田学成了归家，正在六七月间。陈光照多年不敢相争的水

利，这时见儿子武艺学成回来了，自己田里本用不着水，却故意提了把锄头，将仇家田里的水口放开。仇家自然不肯随便放过，立时邀集了十多个会武艺的人，各人提一把锄头，蜂拥一般地来掘陈家的水口。陈光照教陈雅田去抵抗。陈雅田这时的年纪还不过二十来岁，赤着两手出来。迎面抓住走第一的一个，往左胁下一挟，右手夺过铁锄，也不和那些把势动手，挟了这个把势径向仇家田里走去。十多个把势都跟在后面追赶。陈雅田一只手拿着铁锄，一面招架，抽空就在田塍上掘一锄。被挟的这把势痛得手足乱动，但是越动的厉害，便挟的越紧。打过一条田塍，也就掘过了一条田塍。十多个把势当中勇猛些儿的都受了伤，胆小不敢上前的就不曾挨打。陈雅田见田塍也掘了，把势也打伤的不少了，才慢条斯理地将胁下的这个把势放下来。一看觉得诧异，怎么放下来倒不动了呢？仔细看，原来已不知在甚么时候被挟得断了气了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"甚么把势，怎这们不牢实！"

这回的事，陈家虽遭了一场人命官司，然陈雅田的勇名就从此震动，远近仇家也再不敢和陈家争水了。不过陈雅田生性喜斗，他的勇名愈扩大，敢和他交手的愈少。终年在家单独地练习，觉得十分枯寂。

这日，他在野外闲逛，猛然间遇着一条发了暴性的水牛迎面奔将过来。牧牛的孩子跟在后面，旋追旋大声喊人让开。陈雅田正苦一身本领没处施展，那里肯让呢？支着两条铁也似的臂膊向前等待。那水牛见前面有人挡住去路，多远的就把头一低，撑起一对二尺来长的倒八字角，蓄全势力戳将来。陈雅田叫声"来得好"，双手抢住两角，一个鹞子翻身，那牛便立脚不住，身体跟着一翻，背脊着地，四蹄朝天倒下去，半晌爬不起来。

陈雅田自从此次于无意中得了这们一个好对手，便每日四处寻找喜斗人的大水牛，用种种方法挑弄得牛性大发，不顾性命地向陈雅田冲斗。论陈雅田的力量，本不难一两下即将水牛推翻。只因水牛的意志并不坚强，第一次被人推翻了，第二次便不肯奋勇上前。

很不容易地才能找着一条欢喜斗人的水牛，若仅仅斗过一次，就使它失了战斗的能力，岂不可惜？所以，陈雅田为欲保留水牛这一点斗志，总不肯尽自己的力量。不过水牛这东西毕竟不是一种能强硬到底的畜类，尽管不将它推翻，只要接连和它游斗几次，每次累得它疲乏不堪，它的气就馁了，听凭你如何挑弄它，它只低下头往两旁避让。陈雅田寻牛做对手，斗不到几何时，陈家附近十多里的凶牛，没一条不是见了陈雅田的影子，就俯首帖耳的，动也不敢动一动。陈雅田没有方法能激怒那些牛，只好和一般牛贩商量，教牛贩遇了喜斗人的凶牛，就牵到陈家来。每斗一次，给牛贩二三百文的酒钱。一般牛贩乐得有新奇把戏看，又有得钱的希望。离陈家百里以内的斗人牛，只要是搜罗得着的，无不牵到陈家来。

有一个种田的人家养了三条大水牛。本来都是极驯良会做工夫的，不知因甚么缘故，其中有一条忽然像是疯了一般，逢人便斗。寻常斗人牛多是喜斗面生的人，自己的主人和每日牵到外面吃草的牧童，是不敢斗的。这条水牛不然，不问甚么人，见着就斗。没人的时候，连树木砖石，它一发了暴性都得冲斗一会。简直没人敢驾着它下田做工夫，并且还不敢照平常的样三条牛做一个栏关着。若关在一处，那两条牛难保不活活地被这条牛斗死。只好另关一处。既不敢教它做工夫，自然也不敢教它出外吃草。每日送水草到栏里给它吃。送水草的仍不敢把脚跨进栏去，只在墙根下留一个窟窿，水草从窟窿里递进去。那时私宰耕牛的禁令极严，安守本分的种田人丝毫不敢做违法的事。加之水牛的肉湖南人最是忌讳，便宰了这条牛也卖不出多少钱来。想活的卖给人家，谁也不敢过问。这牛在这个人家整整地关着喂养了三年，远近的人都知道这家有一条凶恶的斗人牛。

受了陈雅田嘱托的牛贩子，得了这个消息好不欢喜，连忙跑到这家交涉。这家但求脱货，情愿充量的便宜。牛贩子如此这般地报给陈雅田。陈雅田巴不得有这样的好牛，催牛贩从速牵来。牛贩子牵牛，无论牛有多凶，他们总有方法能牵着行走。最安全的方法，

就是用两根长竹竿分左右拴在牛拳上。两人在牛背后，一人支着一根竹竿往前走。牛想向左边回头，有左边的竹竿撑住了；想向右边回头，有右边的竹竿撑住了。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牵着在路上行走，不能用了使做田里的工夫。这回牛贩子就用这方法，将这条凶牛撑到了陈雅田家。

陈雅田家的大门外，有一片很大的青草坪，坪中有几棵树。牛贩子将两根竹竿分开系在两边树上。牛立在当中，只能向前后略略地进退一两步，仍不能向左右走动。系好了牛，才报知陈雅田。陈雅田喜孜孜地跑出来，看这牛时，比寻常的水牛特别壮大。两只圆鼓鼓的眼睛暴出来有半寸多高，火也似的通红。不问甚么人，见了这一对凶恶的眼睛也得害怕。左边的一只角，不知因何折断了四五寸。据牛贩子述养牛人家的话，是在个石岩上触断了。陈雅田一面捋衣袖，一面教牛贩子把竹竿解开来。牛贩子踌躇不敢解，说这牛实在不比寻常，只能把两边的绳索放长，不能完全解开。万一给它跑了，没人能制得住它，不知要斗坏多少人。陈雅田笑道："怕甚么？我若制不住它，也不教你们弄它到这里来了。"说完，又一叠连声地催促。牛贩子没法，只得二人同时把两边系在树上的竹竿一松，随即都爬上了树，看陈雅田和牛怎生斗法。

这牛三年不曾得着自由，胸中郁结的愤气日积日深，无处发泄。今一旦脱离了羁绊，眼睁睁地看见一个人在面前揎拳捋袖，还能忍得住不拼命地来斗么？当时拔地跳了几下，翘一翘尾巴，晃一晃脑袋，倾山倒海地撞将过来。陈雅田仍使出平日斗牛的手法，双手去抢牛两角。就没想到这牛的两角与平日的牛角不同，这牛是一长一短的。因这一点不曾注意，牛力又来得太猛，比寻常牛大了几倍，左手没抢牢，右手便按压不住，牛头向左边一偏，直冲而上。陈雅田不提防右角折断的所在比刀锋还要尖利，见牛直冲上来，随用左手再抢右角。谁知自己的力也用得太猛，牛角折断的所在又只剩了半边，禁不起抢住一拗，"哗喳"一声响，半边断角应手而断了。然角虽断了，陈雅田的手掌也被锋利的角棱划破了一条裂缝，

鲜血直往外冒。

陈雅田从十五岁上练习武艺，十来年不曾受过一次创。斗牛上百次，更不曾被牛伤着过。这番竟被牛伤得如此厉害，又有两个牛贩子在树上看见，如何能不又羞又气呢？他平日斗牛本不肯使尽自己的力量，这回火冒上来，便顾不得许多了。趁这牛直冲上来的势，将身子往右边一闪，让过牛头，双手夺住左角，顺手牵羊地往下一拉。牛的前脚支不住，就跪在地下。双手再一扭。牛到了此时，一点儿抵抗力也没有，牛身随扭而倒。陈雅田余怒未息，用膝盖磕住牛颈，对着牛肋两巴掌拍下。正要再打，忽然转念："像这样的牛不容易找着，一次打怕了，不敢再和我相斗，未免可惜。"心中有此一转念，即住手不打了。忙立起身，打算将牛牵起来。只见牛躺在地下，张开口，雷一般地喘气，并喷出许多白沫。

两个牛贩爬下树来，吐舌摇头道："好厉害！好厉害！只两巴掌就把一条这们强壮的水牛打得不能活了。"陈雅田吃惊问道："怎么呢？这牛已不能活了吗？我并没用力打它，那里就会死咧？"牛贩子笑道："暂时是不会死的，然至多挨不上一个月。我们专做这种贩牛的生意，眼睛是不会有差错的。你说没用力打它，它的肋骨已被你打断好几条了。若不是折断了肋骨，你磕在它颈上的膝盖一松，它抬得头就应立得起身子来。只因肋骨断了，抬头即牵动得肋痛，所以只些微抬了一下，就只管吼喘。"陈雅田道："还有药可医治得好么？"牛贩子摇头道："断了肋骨，纵然能医治得不死，也已成废物了。"陈雅田听了，很悔自己鲁莽。然已无可如何。后来这牛果然只活到二十多日，就躺在地下一息奄奄了。教宰牛的宰了，剖开看时，肋骨断了三条，靠近肋骨的脏腑都腐烂了。陈雅田从此再也不敢和牛斗了。

陈家附近有几个武童生，终日操练弓刀矢石。陈雅田生性好动，时常到那些童生家看他们操练。那些童生知道陈雅田的武艺好，对陈雅田说道："你既有这们高强的武功，何不跟着我们操练操练，同去赶考呢？"陈雅田道："那只怕不是容易的事。我学习的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武艺完全与你们的不同，赶考的工夫我一件也不懂得，教我怎生跟着你们操练呢？”童生们笑道：“你这真是呆话！我们赶考的武功虽然与你们的不同，但一般的以有气劲、能灵巧为主。讲到工夫，还是你学习的工夫难做。我们这种呆板工夫，只怕你不肯用功，肯用功一学就会。”陈雅田听了高兴，便跟着一班武童生照样操练。有陈雅田那般神力，开弓掇石的勾当那里用得着操练？真是一见便会。所难的就是几条步箭，再也练习不好。以极大的力射极轻的弓，居然射不到靶。这才把个陈雅田急得发慌。

看看考期近了，陈雅田的步马箭都毫无成绩。本已灰心不肯去考了，无奈那些童生们定要拉着他去。推托不了，只得跟去。这场考试，陈雅田的步马箭一箭都不曾中靶，但居然得了一名武秀才。其原因就是在点名的时侯，不知怎的，有一个童生应错了名，在下面吵闹起来。长沙武考期中，一班武童生照例有相打的事发生。这回的相打，牵扯了陈雅田在里面。陈雅田施展出平生本领来，一个人抵敌几百人，打得个落花流水，到底没一人敢近他的前。拉他同考的童生们都替他担心。而考试官倒注了意。考弓石的时候，陈雅田将两把头号弓合拢来，拉棉条似的一连几下，嘣地一声响，两条弦齐被拉断了。考试官都失色站起来。陈雅田也自知失仪，以为进学是没有希望了。

谁知发出榜来，竟高高地进了第十二名。于是乡下人平日叫他陈雅田或陈四的，自后都改口叫他陈四相公了。不过陈雅田虽然进了个武学，在家仍是下田做工夫。他的兄弟和族人都不以为然，说秀才们应该是秀才们的服装行动，才显得与寻常白丁不同。这是与族人争光的事，不可马虎。陈雅田道：“我本是个种田的人，除了种田没旁的事可做。不能说进了一个武学，便把我的职业荒废了。你们大家教我不种田，却教我终日在家干甚么事呢？”

那时陈家的贴邻恰好有一家药店想盘顶给人，陈家兄弟和族人就花钱顶了那药店，由陈雅田主持开设。于是陈雅田从农人一变而为商人了。

陈雅田在当农人的时候，曾遇见一个不知姓名、籍贯的大力士。因这日陈雅田正驾着牛，在自己大门外的田里犁田。忽来了一个背上驮着黄色包袱的大汉，年纪不过三十上下。江湖上的规矩，不是自己有武艺，特地出外寻师访友的人，不敢驮黄色包袱。江湖上有句老话说是：黄包袱上了背，打死了不流泪。陈雅田知道这种规矩，见那大汉背上驮的包袱是黄色的，就料知必是有本领的人。一面催着牛犁田，一面偷眼看。那汉子走到大门口，停步四处望了一望，想提脚走进大门，却又停了。回头走到田塍上，向陈雅田问道："借问老哥，陈四相公陈雅田是住在这屋子里面么？"陈雅田忙勒住了牛答道："不错，四相公是我的少东家，又是我的师傅。你要见他么？"那汉子点头道："我不要见他，也不多远的到这里来了。"陈雅田道："你今日来得不凑巧，他有事下汉口去了。今日刚才动身。你既多远的到这里来，我师傅虽不在家，我也应该款待你一番才是道理。请进屋去坐罢。"那汉子摇头道："我是特来会陈雅田的，陈雅田不在家，我还坐些甚么？我走了，等他回了的时候再来。"陈雅田如何肯这们放他走呢，连忙止住道："不要走，我有话请问你，你尊姓大名？从那里来的？要会陈雅田有甚么贵干？"那汉子回身说道："那些闲话都用不着说，你且把牛解下来，它也累的太苦了。我替它犁几转。"

陈雅田心想，这汉子有意在我跟前卖力，我倒要看看他。随即答应着，将牛解下来。汉子教他在后面掌犁，一手挽住犁头索，拖起就走。来回犁了三转。还待拖往前走，陈雅田将掌犁的手使劲一按，汉子拉了两下拉不动了，回头望了陈雅田一眼，便不再拉了。陈雅田笑道："你只能拉到三转，我师傅可以整天地拉着，我都能拉到半天。"那汉子不相信道："你就拉给我看。"陈雅田摇头道："我师傅不在这里，我不敢拉。"汉子问是甚么道理。陈雅田指着那牛道："这畜牲见我师博不在这里，我又在拉犁，没人管它了，他一定要跑菜地里去吃菜。你若是定要看我拉，我得先把这畜牲送回家里去，再来拉给你看。"汉子点头道："使得，我在此等你，你

送了牛回去就来。”陈雅田遂走到牛跟前，伸起两条臂膊，往牛肚皮下一托，将牛托起离地有二尺来高。那条大水牛足有四百多斤，平时被陈雅田托惯了，并不害怕。陈雅田托牛送到家里，转身出来看那汉子时，已走得无影无踪了。陈雅田随教家里的长工掌犁，自己用手拖着。虽也来回犁了三转，只是很觉得有些吃力，不能像那汉子行所无事的样子，才惊异那汉子的力大。不知他为甚么不别而行地去了。

后来有人说，那日遇了那汉子在一家饭店里打中火，对人说：“陈四相公的本领大得骇人，连他的徒弟都能用两手托起一条大水牛。水牛动也不能动一动。我多远地到湖南来，本是要会陈四相公比武的。见了他徒弟的本领，就吓得我不敢停留了。”陈雅田听了这消息，心中暗喜：“幸亏那日不曾承认自己就是陈雅田。倘随口承认了，两下比试起来，不见得能打得过那汉子。如此看来，此间有能耐，强似我的人尽多。我的声名太大了，自免不了常有好手来找我比赛。古言道得好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从此遇有来访我的人，总以不说出真姓名为妥，免得吃眼前亏，坏了自己的声名。”

陈雅田存着这种避人攻击的念头，在开药店的时候，也遇了一个好手。不过这好手的本领并不比陈雅田高大。这日，陈雅田正睡午觉，被徒弟推醒来，神色惊慌地说道：“外面来了一个外省口音的人，进门就问师傅。我曾受师傅吩咐过的，见来人问话的神气不对，便回他说，‘师傅不在家，你有甚么事，可对我大师兄说。’那人放下脸道，‘谁认得你甚么大师兄！我要买三五百文胡桃，快拿胡桃来给我看看。’我听了以为他真要买胡桃，即抓了些胡桃给他。他那里是要买胡桃呢？原来是要拿胡桃显本领。我抓了十多颗胡桃在柜台上，他用两个指头拈一颗胡桃，只轻轻一捏，随手变成了粉。捏碎一颗给我看看道，‘这样朽坏的胡桃，也要人花钱买么？一阵捏，十多颗胡桃都捏碎了。’我便向他说道，‘不用忙，我大师兄有不曾朽坏的胡桃。你等等，我去教他拿来。’看师傅如何去对付他。”

陈雅田翻身爬起来，跑到放胡桃的所在，悄悄地试演了一会，才用篮装了一篮胡桃，亲自提出来，往柜台上一搁，望着那人笑道：“我这胡桃也贩来不少的日子了，不知道朽坏了不曾。等我来试给你看看。说着抓了十几颗在左手掌内，用右手掌合上，一摩擦，就如经磨盘磨碎的一般，胡桃粉纷纷地往下掉。却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道：”我的也毕竟朽坏了，可惜我师傅不在家，不会朽坏的没有了。”那人看了，一句话都不敢说，只向陈雅田拱了拱手，说声“领教”，就走了。

陈雅田不曾使棍，遇了会使棍的人，他总是以白眼相看。有人问他何以瞧会使棍的不起。他说：“不曾见真会使的，若真使得好，我安有瞧不起的道理？”一般会使棍的人，都畏惧他的力大。他说人不会使，人只得承认，不敢和他辩论。然受了他的白眼，没有不恨他刺骨的。

长沙宋满是负盛名的老棍师，一条六尺长的椆木棍神出鬼没。二十岁得名，径到七十岁不曾逢过对手。生平收的徒弟，没一千也有八百人。但这许多徒弟当中，没一个的本领赶得上宋满。所以都遭陈雅田的白眼。那些徒弟一恨了陈雅田，就跑到宋满跟前挑拨，说陈雅田当着人骂宋满，不曾和会使棍的人见过面。究竟宋满是老于年事的人，火性已退了，听凭徒弟如何挑拨，宋满只是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不见得陈雅田肯说这话。”徒弟们见师傅不信，就大家赌咒发誓，证明陈雅田确曾当着人如此说了。宋满仍只当没这回事地说道：“陈雅田不曾见我使过棍，单看了你们这些没下死工夫的棍法，自然是这们说。谁也不能说他的话错了。”一般徒弟挑拨不成功，反受了一顿训斥，只好忍气吞声不说了。

这年长、平、湘各乡镇都练团防，凡是会武艺的人一概请到团防局里教练团兵。陈雅田、宋满皆在被请之列，陈宋二人因此才会了面。一个会拳，一个会棍，不同道原不至发生忌嫉的心。奈宋满的徒弟平日对陈雅田的积怨无可发泄，自己师傅不受播弄，便改变方法，反激陈雅田。时常三五成群的谈话，故意使陈雅田听见，

话中总露出宋满轻侮陈雅田的意思来。陈雅田认真走过来听，他们却又连忙住口不说，还要挤眉弄眼地做出种种形迹可疑的嘴脸。陈雅田有经验、有阅历、遇事能细心体察的人，怎能不落这些人的圈套？一连几次所见所闻皆是此类，不由得忿火中烧。趁宋满在教棍的时候，走上前大声说道："你不要自以为你这棍法了得，在我四相公眼里看来，简直一文钱不值！你若不相信，不服我这话，你拿棍，我赤手空拳，就在这里较量一番试试看！"宋满初听这突如其来的话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心想："我和他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彼此才见面不久，无缘无故的，他不应对我如此无礼。"必然是听了人家挑拨的话。一点儿不动气地答道："四相公的话不错，我于今已老得快要死了。若不是国家的功令无可推诿，如何敢到这里来教团兵呢？"

陈雅田一肚皮的忿气，被宋满轻描淡写的几句话，说得面上很难为情，不知要怎生收科才好。一转眼，又见宋满的徒弟几个人聚做一处，一面交头接耳的议论，一面对陈雅田表示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气。陈雅田不知不觉地火气冒了上来，以为宋满狡滑，假装着谦虚样子。也不顾自己无礼，接着向宋满叱道："你这老狡狯，不要当着我就装出这彬彬有礼的样子！你的棍我知道是有名的，但是你不能仗着你这点儿虚名欺我的棍法不如你。我倒要拿棍和你见个高低，谁赢了算是谁强！"陈雅田这们一逼，逼得宋满实在不能再退让了，只得将手中棍住地下一顿，说道："陈雅田，未免欺我过甚！你难道真以为我老了，容易压服下来，好得声名吗？好！好！请拿棍过来罢。"

陈雅田还没答话，旁边想瞧热闹的团兵，已将自己手里拿的木棍递给陈雅田。陈雅田的棍法不过不甚高妙。然有了他那们好的拳脚工夫，也就不是寻常会棍的人所能和他挈长较短的。陈雅田接棍在手，也不答话，起流水点杀进去。他不知道宋满的棍已超神入化了，才一踏进步，前手大指拇就实打实落地着了一下，打得破了皮，冒出血来。只因年轻气壮，又十分要强，忍住痛，用"直符送

书”逼过去。他不逼倒没事，宋满的棍颠，如蛇吐信，没有一霎眼的工夫，前胸肘膝，连着了好几下。好在宋满没有伤害他的心思，棍颠到处，只轻轻地使他知道便罢。然陈雅田已是又羞又忿，赌气将自己的棍一掼，一手就把宋满的棍也夺过来掼了，要和宋满打拳。宋满这就不敢了，慌忙避让着，拱手说道：“四相公要和我比拳，就是要我的老命，用不着动手动脚，只须你一下就够了。”陈雅田满脸怒气，见宋满这们说，竟不好意思再逼过去动手，只得恨恨地指着宋满说道：“老奸巨猾，我这一辈子也不愿意和你这种人见面！”

陈雅田一时气头上虽是这们说，然心里不由得不佩服宋满的棍法。便是宋满，也极佩服陈雅田的手快。自后常对人说：“我的棍称雄五十年，和人较量的次数以千计，不曾遇见能敲响我棍一下的人。陈四相公居然能从我手中将棍夺去，可见他手法之快了。”

于是二人从此成了知己。

（原载《民众文学》1923年第3卷第1期）

江阴包师傅轶事

有个江阴的朋友对我说，若在三十年前，有人到江阴提起包师傅三个字，去问本地方人，不论妇人孺子，都能知道是个会擒拿手的把势。于今，包师傅虽死了几十年，故老旧人知道他历史的还是不少，不过不能知道得详细罢了。

包师傅的武术不知从甚么人学的，平生独到的本领就是擒拿手，擒拿手之外都很平常。然有了他那们高强的擒拿手，在江阴除强梁、惩横暴，享二三十年义侠的盛名，至死不曾有一次失败过。他为人光明正义又机警绝伦，每有极危险的事，在旁人都逆料他必然失败的，他却能得着意外的帮助，以维持他的盛名。

有一次，他在剃头店里头，听得同在那店里剃头的人说："今日不知从那里来了一个恶化的和尚，一手托着一个石臼也似的大钵盂，约摸有二三百斤轻重，一手握着一个八面威风的流星，沿街在各店家恶化。进门就将那钵盂往柜台上一搁，拣柜里面陈设的磁坛瓦罐一流星打去。恰好打得当的一声响亮，便将流星收了回来，磁坛瓦罐一些儿不破损。走到同寿堂药店里，将架上的药磁坛一个一个都打遍了，只打得一片声响，一个也不曾打破。场面小的店家给他二三百文钱，他倒不计较，端起盂又走。若到了场面宽绰些儿的店里，他开口要化一串，便给他九百九十九文也不依。柜房里面没磁坛瓦罐和以外的可以敲打得响的东西，他就将流星向店伙或店主鼻尖上打去，只刚刚在鼻尖上挨擦一下，一点也不觉着痛便已收回去了。已化了十多家店子，化缘来的银钱全数放在盂里，已有半盂了。跟在他背后看热闹把戏的人至少也有百多个。一到了这家店里，就把店门拥塞得水泄不通，论什么

生意都得耽搁。因此不敢得罪他，情愿多化些银钱给他，免得他立住不走，妨碍着一切生意。像他这般恶化，江阴城里怕不整千个万个地被他化了去吗？”

这人说完，当下就有认识包师傅的，说道：“包师傅，这事只怕又非你老人家出面，江阴城里不得安宁呢。”包师傅从容笑道：“像这样的化缘虽是过于强梁一点，然他一不伤人，二不伤器皿，更不曾行强要人化几十几百，不去理他也罢了。”又有个人说道：“定要几十几百才算是行强吗？像他这样的化，那怕就只每家化一文钱也是行强恶化。有许多店家门口贴了僧道无缘的条子，在平日化缘的和尚看了，都是向门上望望就走，到别家有缘的去了。他这和尚独不然，门上没贴这种条子的他倒容易说话，越是贴有这条子的店家，他越是开口得大。这还不算是行强恶化吗？”包师傅道：“门上贴条子的都是极悭吝的人家，不但僧道上门，文钱和米不肯施舍，就是拖儿带女的叫花去向他们善讨，他们也是不肯打发的。这本是不平的事，由这和尚去多化他们几文，也不损德。我不高兴去管这闲事。”说话的那人接着道：“那和尚敢是这们恶化，就是欺江阴没有人能奈何他。包师傅这回若不出面，就真个显得我们江阴一个能人也没有了。”

正在谈论，只见四五个彪形大汉拥进剃头店来，同声望着包师傅说道：“原来你老人家坐在这里剃头！我们那里都寻到了，只是寻不见你老人家。于今有个秃驴到江阴各店家强募、恶化，此刻正在我们那条街上，向胡同泰肉店里要恶化一百五十斤猪肉。胡老板只说了一句‘和尚化了猪肉有甚么用处’，那秃驴就是一流星，将胡老板的两颗门牙打落了。我们都怕敌他不过，不敢上前。胡老板求我们来请你老人家。我们寻了好几条街，到这里才寻着你老人家。快去罢！”

原来胡同泰的老板虽是个开屠坊的人，为人却甚正直，和包师傅是拜把兄弟。包师傅听了把兄弟受伤的话，又有几个街邻在旁催促，实在再忍不住不管了，只得立起身来，由四五个大汉簇拥着，

向胡同泰这条街上走。一路之上早惊动了许多爱看热闹的人，料知包师傅此去与和尚必有一番较量。一僧一俗，两个好汉放对，在一般好事的人得了这消息，当然当作千载难逢的好把戏看。

包师傅走到胡同泰门口，后面跟着的闲人已有二三百个了。这时拥在胡同泰门外的原有一二百人，见包师傅走来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齐喝了一声彩，波浪也似地往左右让出一条人坑。包师傅昂然直入。只见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和尚，生得粗眉恶眼，满脸横肉，朝外面立着，将流星向看的人脸上乱打，却并不打着人，只把这些人打得不敢拥挤到他身边去。包师傅才跨进店门，那和尚的流星早已迎面打到。包师傅并不避让，趁流星往里收回的时候，急忙一箭步蹿到了和尚跟前，只在和尚腿弯里用两个指头一点，和尚登时软瘫在地，挣扎不起来。外面看热闹的人又惊天动地的齐喝了一声彩。

包师傅用手指着和尚的脸数责道："你是个出家人，应知道慈悲为本、方便为门的意思。像你这种行为，直比强盗还来得厉害！我本待不与你出家人为难，无奈我是住在这街上的人，这里老板是我的把兄弟。你欺负人太甚了，不由我不出头。你能答应此后安分，不再是这们欺负人了，我便放你起来。不然只好由众街坊将你捆送到江阴县去。"那和尚怕人捆送，便向包师傅点头道："此后决不再是这们了，请你放我起来。"包师傅即用只手捉住和尚，两只胳膊颠摆几下，一放手，和尚就能与先前一般的立起身了。

和尚收了流星，将钵盂托在手中，看了包师傅两眼，问道："愿闻好汉的姓名，并尊居在何处？"包师傅也不隐瞒，一一说了。和尚临走时，望着包师傅说道："我认识你了，后会有期！"包师傅也不在意，随口应道："要你认识我才好，我无论甚么时候，在家等你便了。"和尚去后，包师傅在江阴的威名益发大了。

隔不了十多日，包师傅忽接着一封信。信中的语意说：小徒无碍不识高低，因在江阴化缘得罪了足下。蒙足下当众指教，贫僧非常感激。谨于某月某日在黄山之北观音堂内，洁治斋筵，恭迎大驾，藉伸谢意，务请勿却。下面署"五云和尚"四个字。

包师傅看了这信，不觉惊得呆了。暗想："五云和尚的武艺，在大江南北久负盛名。曾在常州天宁寺当过知客。那时天宁寺三四百名和尚当中，只有八名武艺最高超的。五云在八名之中为第三个好手。后来不知因甚么事犯了清规，被方丈和尚把他驱逐了。他出了天宁寺之后，横行大江南北，更是毫无忌惮。只不曾到江阴来过。谁知这回来恶化的贼秃名叫无碍，就是他的徒弟。怪不得有这们凶横。我的武艺除擒拿手外，决不是五云和尚的对手。擒拿手只能乘人不备才能用得着。两下交起手，他的工夫在我之上，我的擒拿手便再高明些，也奈何他不了。我的看家本领既不能施用，怕不跌在他手里吗？就是他那无碍，论武艺已不在我之下。我那日若不是乘机将他点倒，两下对打起来，还不见得定能打倒他。这番五云请我去观音堂，不消说无碍必在五云跟前。我即算能抵得过五云，有无碍在旁相助，我也终归要跌倒在他师徒手里。欲待不去吧，一则有损我自己大半世的英名，二则五云师徒决不肯因我不去，便善罢甘休，不来江阴寻仇报复。与其在江阴被他师徒打倒，受尽屈辱，还得担一个怕见他师徒的怯名，就不如硬着头皮到观音堂去。倘能死里求活，自是万幸。便敌不过他师徒，被打死在观音堂内，也落得一个硬汉子的好声名。他有师徒两个，我只单独一个人，死了也不至被人骂无能之辈。"

包师傅主意既定，便算定日期，雇了一艘民船，由水路往黄山去。从江阴到黄山（不是安徽的黄山），水路须行三日，已行了两日。就在次日可以达到目的地了。

这夜，船到一处小码头，停泊在一只大号官船旁边。这码头虽小，这夜停泊的船只却是不少。包师傅乘着黄昏天色，立在船头上看了一会江景。见旁边官船上对坐着两个少年男女，在船舱里下棋。男子年约二十来岁，容仪峻整，衣服鲜丽，使人一望便能断定是个王孙公子。女子年约十七八岁，修眉妙目，秀骨天成，翠绕珠围，更使人见了疑是神仙眷属。两个十来岁的小丫鬟分立在两人背后，船上的男女仆从约有二三十人，都静悄悄的，没一人敢高声说

句话。行走都是蹑脚蹑手，好像怕踏死了蚂蚁的样子。包师傅看了这种庄严富丽的情形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和船只。相形之下，不觉叹了一声。再想到明日去观音堂赴宴的事，心中更是不快。暗想："我怎的便这般无福！平生实不曾有过分的享受。从学武艺至今，也不曾因武艺造过孽。一条性命何以要断送在武艺上头呢？"想到这里，心里就纷乱如麻，懒得再看了。

回到舱里，没精打采地睡觉。但是心中有事的人，那里能睡得着呢？翻来覆去的，勉强睡到二更时分，实在觉得睡着难过，翻身坐了起来，对着一盏被板缝里灌进来的河风吹得一摇一摆、半明不灭的油灯，也没有事情可做。只得拿起一支尺多长的镔铁旱烟管来，盘膝坐在油灯底下吸烟。吸完一筒，就推开一条板缝，对河水里敲去烟灰。在那死气沉沉的深夜，铁烟管敲着船板的响声异常宏亮。包师傅自己是心中有事的人，声响便再大些也不觉得。而四邻船上的人，多半被这响声震得从梦中惊醒。包师傅一筒不了，又一筒地只顾敲着、吸着。一面吸并一面长吁短叹，很有几只船上的人都推开舱门，高声问：是谁人敲得这们响，吵得人不能安睡？包师傅只顾悬想明日赴宴的情形，虽有人问，也没听得。

一会儿，官船上的人忍耐不住了，一个当差的伏在船舷上，等包师傅的烟管伸出板缝来，就一把夺了，想抢到手里再开骂。那知道包师傅的武艺，有大半就在这旱烟管上。寻常人如何能抢得去？才用力握住，就被包师傅顺手一带。当差的不提防有此一着，船舷又是晃动的，一个倒栽葱，便扑通一声栽到河里去了。口里只喊了声"哎呀，救人啊"，就没得声息了。包师傅伸出烟管的时候，两眼并没朝外望着，也不知道是人抢住了烟管。毫无容心地随手一拖，谁知拖出了这大的乱子！只惊得连忙起身，推开了板门，蹿到船头来，抢了一根船篙，伸到水里去捞人。官船上的仆从也都惊得跑到船头上来了。幸亏这当差的能略识得些水性，不至落水便沉。遇着包师傅的船篙，就一把捞住。包师傅提了起来，连向这人陪不是。这人见就是敲烟管的人救了自己的性命，又听了连陪不

是的话，倒不好意思再向包师傅发作了。反是其余的仆从不依，同声说："这还了得，半夜三更的闹得人不能安睡，还要将人打下河去。这东西眼睛里还有王法吗？拿了见少爷去，看他是那里来的。"

包师傅听得拿了见少爷去的话，不由得冒起火来，心想："你们这些亡八羔子，打算拿官势来欺压我，真是转差了念头！我横竖是快要死的人，便撞点儿祸也不算一回事。"随向那船上呸了一声道："放屁！谁敢拿我？"官船上的人那里把包师傅瞧在眼里？一拥跳过来六个人，都伸手要将包师傅拿住。包师傅只略略地闪开一下，一个一个都被点倒在船头上，口里能哼，四肢不能动。还有三个在官船上不曾过来的，看了这情形，忙回舱里去报告他少爷。包师傅料知必有一番动作，也不畏惧，屹立在船头上，朝官船舱口望着，动也不动。

没一刻工夫，只见两人提着两个大灯笼，照耀得邻近几只船上都透亮，那个下棋的少年男子缓步走到船头上。提灯笼的人指点那六个倒在船板上的人给少年看，少年理也不理，只打量了包师傅两眼，随即拱了拱手笑问道："请问足下尊姓大名？贵处那里？"包师傅以为这少年出来，必有一番官腔官调发作，因也盛气相待。及见了这种谦和有礼的举动，也连忙陪着笑脸答应，并拱手谢罪。少年让过一边说："这船头上不好谈话，不知可肯屈尊到舱里坐谈一番？"包师傅不好推辞，只得略谦逊了两句，先将那在船板上的六人救醒，就一同走过官船来。

少年让进舱里，分宾主坐下，说道："我听足下在那边船上不住地长声短叹。想必是有甚么大不了的心事。何妨说出来，我或者能助足下一臂之力也说不定。"包师傅摇头道："心事确是有一桩不了的心事，只是不容易得着帮助的人。若是银钱能了的事，既承少爷下问，自然不妨奉求。无奈我的心事不是银钱能了的，虽承少爷的好意，无如我命中注定了，没有方法可设。"少年笑道："话虽如此，说出来我就不能帮助，也于足下的事没有妨碍。万一能帮助的

了，岂不甚妙？”包师傅见少年这们说，只得将无碍在江阴如何恶化银钱，自己如何打他，五云和尚如何写信来请的话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少年听了，跳起来问道：“是不是曾在天宁寺当过知客的五云和尚呢？”包师傅道：“怎么不是？就是那个贼秃。”少年仰天打着哈哈道：“你这贼秃也有遇着我的日子么！”说完，随对包师傅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不但我得帮你，你也得帮我。我在江湖上游荡两三年，为的就是要寻那贼秃。我和你今日之会实非偶然，可说是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特地由你把那贼秃的踪迹报给我。”包师傅很诧异地问道：“少爷和那贼秃有甚么仇隙，是这们要寻找他？”

少年吩咐左右的人开出些酒菜来，二人对坐着饮宴。少年才从容说道：“我和那贼秃有不共戴天的仇恨。我姓黄，名汉烈。原籍陕西人。我父亲讳鲁泉，在十年前做常州总兵。我有同胞姊，名汉英。十六岁的时候，曾跟着我母亲到天宁寺上过一回香。那时五云贼秃正在天宁寺当知客。谁知他一见胞姊就起了禽兽之心。只因总兵衙门里守卫森严，他不敢前来无礼。第二年，我父亲因年老辞宫，带了家眷回陕西原籍。那贼秃知道了，就沿途跟上来。一日，行到一个荒僻的市镇上落了店。贼秃竟敢在三更半夜，偷到胞姊睡的所在欲行无礼。胞姊惊醒转来，大声喊救。贼秃顿起凶心，一刀便将胞姊杀死在床上。我父亲随从的人闻声往救，贼秃更敢拒捕，杀伤了两人逃走。我父母都因痛胞姊惨死，一路啼哭，哀伤过度，没回到原籍就双双弃养了。我为要报这大仇，特地寻访明师，苦练武艺。前年到常州打听，知道那贼秃为犯了这身血案，不敢回寺，不知到甚么地方去了。我想那淫贼虽然不敢回寺，行为是不会改变的。只要投他所好，设成圈套，不遇着他则已，遇着他，是不愁他不落套的。因此做成于今这种局面，装作官家眷属的模样，在江湖上游荡。若落到贼秃的眼里，半夜必然来行无礼。这也是他的恶运未终，是这们游荡了两三年，偏不曾遇着他。难得今夜于无意中遇着你，这是先父母和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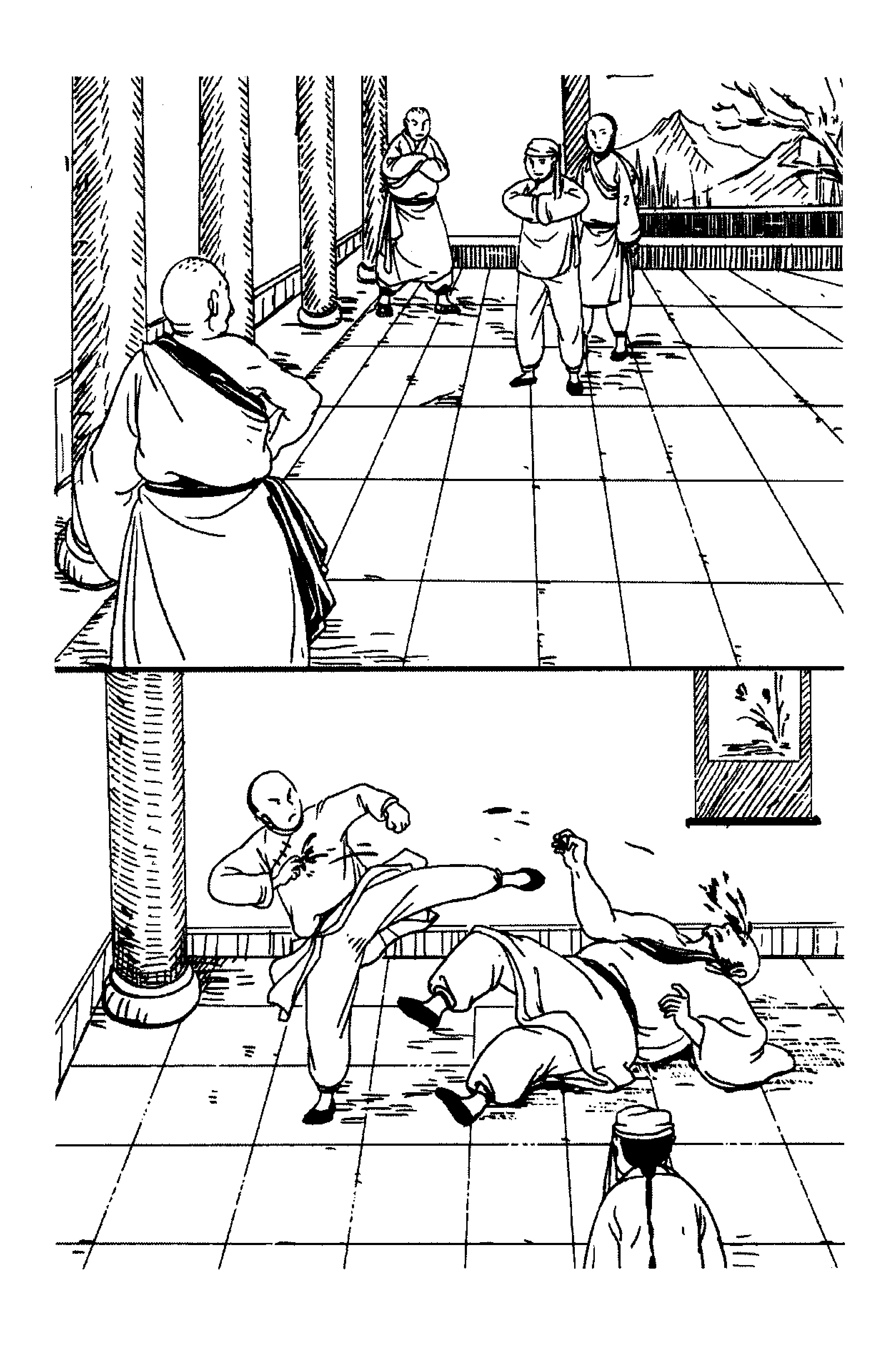
姊在天之灵特烦你来指引，真是巧极了！”

包师傅听了不觉出神，至此才问道：“那贼秃认识少爷么？”黄汉烈摇头道：“我能认识他，他决不能认识我。我只虑他有个无碍徒弟在旁边，我和他动起手来，你须照顾着。”包师傅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何消少爷吩咐。”黄汉烈又道：“我们明日就是这们去不妥，我须假装是你的徒弟。他请你去，原是要和你较量武艺。你用不着动手，只对他说，小徒见大师傅的高足本领了得，他也想和大师傅走一趟，求大师傅指教指教。我料贼秃自恃艺高，又见我是你的徒弟，决不至推诿。等我将贼秃做翻了再做无碍。我若一个人做不翻，就得请你下场帮助。”包师傅连说，这法子不错，使贼秃不生疑心才好下手。

当夜，二人计议停当。次早，黄汉烈改换了装束，就和包师傅同船往黄山进发。到黄山二人上岸，走到观音堂。包师傅在前，只见无碍和尚已对面走来迎接。见了包师傅，合掌笑道：“真是好汉，果然如约到来！我师傅已在庙里恭候。”包师傅指着黄汉烈给无碍绍介道：“这是小徒张得福。”无碍那里看在眼里？只有意无意地瞧了一眼，便一同走进观音堂。

只见一个魁伟绝伦的和尚巍然立在殿上，望着包师傅大声问道：“来的那个是江阴县的包某？”包师傅拱手笑道：“小可便是。这是小徒张得福，他年轻人好胜，因见无碍师傅的本领了得，也不揣冒昧，定要同来求老师傅指教一番。”五云鼻孔里哼了声说道：“我只道你今日不敢来，正打算亲去江阴县找你说话。你既来了，很好。明人不做暗事，你将我的徒弟当众羞辱，就是羞辱了我一般。我不能不出这口怨气。请你吃饭的话，酒席并不设在这里，设在五殿阎罗殿上。你徒弟要来送死，我也顾不得损德，就来罢。”

黄汉烈一见五云，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听得五云说出一个“来”字，早蹿到了殿上。一僧一俗，一小一大，就在殿上来回搏击起来。五云的武艺虽高，只因身体太胖，那及得黄汉烈快捷？走到十几个回合，就累得浑身是汗。一个不留神，被黄汉烈用两个指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头剜出两个眼珠，喝道：“淫贼，你认识我黄汉烈么？”随即腾起一腿，将五云踢倒在地。无碍一听“黄汉烈”三字，一抹头就跑。黄汉烈待追出去，包师傅道：“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淫贼既已伏诛，他徒弟可以饶了。”黄汉烈即回身把五云的心肝剜出来，回船祭奠他的父母和胞姊。

包师傅一场危险竟是这们化解了。

（原载《侦探世界》1924年第23期）

纪林齐青师徒轶事

于今若有人在湘阴、平江一带地方，提出“林齐青”三个字问当地的土著，是一个何等人物，能答得出来的必然很少。但是只要换一个说法，提出林齐青的绰号“齐桶子”三个字来，便不论老少男女，都得连连点首道：“原来是问齐桶子么？知道知道，是二十年前一个著名的好汉。”

究竟齐桶子是个甚么好汉？在当日没有电报和新闻纸供人宣传，所以齐桶子的威名只限于湘阴、平江两县。远道的人知道的绝少。在下原籍虽说是平江人，然半生并不曾到过平江县城。十多岁的时候，以欢喜和一般会武艺的人来往，时常听得他们谈论拳脚，不说某拳某脚是齐桶子传授出来的，便说齐桶子用某种手法打倒某教师。像这类的谈论，在下两只耳里也不知曾听了多少次，却不明白齐桶子是谁，以为必是拳术界中的老前辈，姓齐名叫桶子。自以为这种推测不错，所以并不追问究竟是与不是。

直到民国二年，在下在长沙倡办国技学会，三湘七泽会武艺的人招集得不少。其小有一个绰号头麻子的，年纪三十多岁，身体瘦削，面貌甚是丑陋难看，并像是害了风病的人，行止坐卧，头颈、手足都惊颤不定。同伴中没人愿意和他同睡，说他睡着了也和醒时一般的惊颤，只颤得床架喳喇喳喇的响。休说和他同床的睡不安稳，便是和他同房两床相隔太近的，也每每被他响的睡不着。在下因问头麻子，是不是姓涂，是不是害了风病。头麻子摇头道：“我姓黄，名头喜。因为脸上略有几点麻子，大家便呼我为头麻子，并不曾害了风病。这惊颤的毛病已害了十多年，于身体毫无妨碍。”在下当时听了头麻子这句于身体毫无妨碍的话，不由得心里好笑。

暗想，这种毛病如何能说于身体毫无妨碍呢？即算于身体没多大的妨碍，然我这里倡办的是国技学会，招来的全是会武艺的人，不会武艺的不能入会。他既有了这种毛病，还能说得上会武艺吗？不会武艺却跑到这国技学会来干甚么呢，岂不是一个可笑的人？只是我那时心里虽觉好笑，口里并没说甚么。

过了几日，忽然从衡山来了一个姓胡的，指名特来会我。我即出外迎接，到客堂里坐下。看那姓胡的年龄约在四十以上，体魄强壮，气概粗豪，生成一脸的横肉，颔下一侧漆黑的大疙疸，疙疸上还长了一撮黑毛。加以两眼火也似的通红，使人一望便能断定他是一个很凶横的人。

宾主坐定，我还不曾开口问话，他便放开破锣似的喉咙说道："我姓胡，人家见我这里长了个疙疸，就叫我做胡疙疸。我家住在衡山城里，因听说长沙开了个武艺大会，好本领的人来得不少，我忍不住要来领教领教。所以特地来拜望先生。先生何不把有本领的人叫几个出来和我见见？"

当时，我看了胡疙疸那目空一切的态度，又听了这番没有礼让的言语，只得带笑说道："兄弟倡办这国技学会，完全是一种想保存国粹的意思。因为开办的日子不多，现在会里还没有好本领的人。阁下远在衡山，所听闻的是传闻、失实的话。但是既承阁下惠然肯来，敝会异常欢迎。敝会有了阁下，就可算是有好本领的人了。敝会房屋尚宽，就请屈尊在这里住下来罢。"

我自以为这番言语说得很周到，谁知胡疙疸听了大不以为然，即时将两只火红般的眼睛朝我一瞪，很严重地说道："先生不要推诿，怎么能说开会的日子不多，会里还没好本领人的话呢？我虽住在衡山城里，听来的话却十分实在。这里若真没有好本领的人，就敢随意动手打人吗？"说罢，现出一种气忿不堪的样子。

我一听这话来的有因，但一时想不出随意动手打人的事实来。因为那时的国技学会已经开办了两月多，为彼此互相研究武艺起见，时有动手较量的事。一较量自有胜负，不过有较量的限制便

了。遂向胡疙疸问道："阁下说谁曾随意动手打人呢？被打的又是谁呢？"胡疙疸更生气的样子说道："你会里的人在你会里打伤了人，你还装马糊，反来问我吗？"我心想，会里的武术家虽说时常有和外来人较量的事，然因限制得严密，从不曾把人打伤过。只得答道："我决不是装马糊，实在是想不起有将人打伤的事。望阁下不要生气，从容将受伤人的并动手的情形明白说出来罢。"胡疙疸冷笑道："你果是想不起来么？好，我就明白说给你听。稽查处处长柳子实是你们会里甚么人？"我说："是发起人当中的一个。"胡疙疸点头道："他跟前带的护兵周振标，曾在你会里和人比过拳棍没有？"我说："不错，有过这们一回事。"胡疙疸仰天打了个哈哈道："却也来，你还能说不曾把人打伤么？"

我说："周振标在这里较量拳棍，确是曾有的事。但是我当时在场亲眼看见的，可绝对的担保，双方都没有受伤的事。阁下专听一方面的话，或者还不甚明白当日较量的情形。那日，柳处长带了周振标到这里来，看了这里一个姓范的师傅使棍子。柳处长赞不绝口地说，这棍子真使得好，不知能否用这种棍法教兵士刺枪。范师傅说能教，并解释许多棍法给柳处长听。谁知周振标在旁听了不服，当面做出种种鄙薄、嘲笑的样子。好几个同场的人看了都不睬他。他忍耐不住了，忽然对柳处长行了个礼说道：'请处长的示，护兵也懂得几下棍子，想和范师傅领教一番。'

"柳处长是个少年好事的性格，听了周振标的话不但不阻拦，反连连地点头道：'你既会几下，就弄几下给我们瞧瞧也好。'范师傅连忙将手中棍子放下，笑道：'我这棍子是假玩意儿，认真打起来是不中用的，不要见笑大方罢。'周振标那里肯听呢？从兵器架上抢了一条棍子在手，晃了一晃棍颠，指着范师傅道：'何用客气，拳棍是当面见效的东西，来罢。'范师傅望着我不做声。我就对柳处长道：'你是这会的发起人，中国武术之所以不昌明，就在会武艺的动辄相打，一相打就不免受伤。因此有身分和自爱的人不肯学习，有知识的人不敢提倡。这国技学会若时常打伤人，会务便

决无进行的希望。请叫尊纪不要勉强范师傅动手罢。’柳处长笑道：‘没要紧，我们都是本会的人，随意玩几下有甚么相干？周振标时常自负其勇，我也正想借范师傅试验试验他。’范师傅见柳处长这们说，便不开口，将放下的棍子取在手中，笑问周振标道：‘玩几下使得，不过会里定了较量武艺的章程，你知道么？’周振标道：‘甚么章程不章程，我都不管。你打翻了我，算我输给你。我打翻了你，算你输给我。’范师傅仍从容不迫地笑道：‘倘若打个不分输赢，如何罢手呢？会里的章程是，若我不愿意打了，我就把棍子往地下一竖，你便不许再打进来，乘我措手不及。你竖棍子也是一样。’周振标爱理不理地点点头，于是二人就扶棍打起来。

“范师傅的棍法确比周振标高明一筹。周振标身上穿的白衣白裤，一霎眼间，衣上裤上都着了无数点棍颠黑印。因范师傅不肯重打，所以只沾在衣裤上，着肉极轻。以为周振标受了这们多下，必然知趣不来了。那晓得他误会了范师傅的意思，认作棍法不老辣，打不入木。反一棍紧似一棍地逼拢来。范师傅只得将手中棍子朝地下一竖。周振标明知竖了棍子不能再打了，却故意装作没看见，一步蹿进去。范师傅已来不及扶棍，随手接住周振标的棍尾，往后一带，周振标立脚不住，扑地栽了一个跟斗。跳起来要再打，我不答应，柳处长也不许，周振标才悻悻的不敢多说。他在这里较量，就只这一次。自后并不曾见他跟随柳处长来过，如何会有受伤的事呢？”

胡疙疸听了我的话，怒气似乎略平息了点儿。然仍很倔强地说道：“周振标真受了伤与不曾受伤，我当时不曾看见，此刻我也懒得争论。只是当日曾动手相打，你已承认是实有其事的了。我这番特地从衡山到这里来，也就只要会会你这会的范师傅，请你即刻叫他出来罢。”我说：“且请阁下在敝会住下来。因范师傅已于前日下乡扫墓去了，须迟几日才得回来。”胡疙疸不相信的样子，冷笑道：“有这们凑巧的事？我不来，他不下乡扫墓；我前日从衡山动身，他也恰好是前日从这里动身。”我见了胡疙疸这种不相信的神气，

并轻侮人的言语，不由得心中发生不愉快之感，说道："胡君不要误会，看朋友的适逢朋友不在家，是常有的事。范师傅并不曾接得胡君今日来会他的通知，他要下乡有他的自由。并且范师傅在敝会虽是会员之一，却无重要职务，来去本可听便。"胡疙瘟道："我倒不一定要会姓范的，你会里的好汉我都想领教领教。难道一概都下乡扫墓去了不成？"

我还不曾回答，忽从客厅后面转出几个人来，都是从各州府县招集来的武术名手。一个姓彭的在前面，开口对胡疙瘟道："你是定要和我们会里的人动手么？答应你有在这里，十八般武艺听凭你想来那一样。"这姓彭的原是一个石匠出身，两膀有三四百斤实力，拳脚工夫也还去得。平日和人动手，全凭实力胜人。性情异常猛烈，心地却很光明。他这几句话一说，说得胡疙瘟托地跳起身来，大喝一声道："不找你们动手，也不到这里来！"一面说，一面用右手往桌角上一拍。甚是作怪，那方桌是椆木的，十二分的牢实。想不到只被他那们一拍，竟拍断了一条桌脚。而落手掌的所在，也削下了一片巴掌大的木屑。这们一来，把姓彭的和同出来的几个名手都惊得呆了，我一时也惊得没作摆布处。胡疙瘟却得意洋洋地连声催促道："谁敢来就来！"这几个名手都眼见了这情形，还有谁敢自讨没趣呢？

就在这个大家很着急的当儿，只见黄头喜一步一惊颤地走来，笑向胡疙瘟道："牛角不尖不过界。我正没有见过衡山人的本领，难得你跑到长沙来。就请你借两手工夫给我看看。"胡疙瘟翻着白眼，望了黄头喜一望，立时做出鄙夷不屑的样子，把黄头喜遍身打量了一会问道："你这人就在这里吗？只怕还有忘记带来的吧？"黄头喜似乎没懂得胡疙瘟说挖苦话的意思，怔了一怔说道："我没甚么忘记带来。"胡疙瘟大笑道："就是你一点点人儿，恐怕不够。我劝你且把你这风病治好了再来。我胡某便打胜了一个病人，也算不了甚么好汉。"黄头喜这才明白胡疙瘟的意思，也大笑着说道："原来你是到这里来和人比身体轻重的。隔壁磨坊里有极壮大的牯牛，

你去和它比罢。这国技学会只比武艺的高低，不比身体的轻重。”

胡疙疸没得话说。姓彭的连忙拖开断了脚的方桌，腾出施展的地方来。这时我非常担心黄头喜不是胡疙疸的对手，只是没有阻止他们不动手的方法。只好一面打发人去请长沙省城里几个著名的拳师来，一面准备人在旁边等着。黄头喜若支持不住，即上前救援。我布置方妥，胡黄二人已交手了。奇怪，黄头喜惊颤的毛病至此全不见发作了。二人仅走了两个照面，猛见黄头喜浑身一颤，仿佛猫狗睡了一会才起来，抖落身上灰尘的抖法一般。黄头喜这一抖不打紧，只抖得胡疙疸哎唷一声不曾叫出，已跌倒七八尺远近，半晌爬不起来。我这时只喜得心花都开了。惟因所处地位的关系，不能拍手叫好。上前将胡疙疸扶了起来，敷衍了几句安慰的话。胡疙疸当时就吐了两口鲜血，很狼狈地去了。

黄头喜已来会里住了几日。我因疑他是个有风病的人，不曾和他谈论过拳棒。许多的武术家每日各显身手，他也只立在旁边瞧瞧，不肯出手给人看。既有了这番惊人的举动，我心里自不由得不敬服他。于是才把他单独请到我房里，和他细谈。我问他的师傅是谁。他道：“我只一个师傅，我师傅也只我一个徒弟。就是齐桶子。”我听了更惊喜问道：“齐桶子是现在的人么？”黄头喜笑道：“他老人家还不过四十多岁，怎么不是现在的人呢？”我问此刻在那里。黄头喜说：“于今在四川，前月还有信给我。”因将齐桶子平生的历史，很详细地说给我听。

我听罢，不觉发生无穷的感触。以为像齐桶子这种人，决不仅是湘阴、平江两县人异口同声所称的著名好汉，简直要算是武术界中的一个杰出人物。他的生平事迹很有足纪述的价值。在下且将他当一篇武侠小说写出来。

光绪二十五六年之间，黄瑾武（即黄兴，那时名轸，字瑾武）想革清朝的命，在长沙秘密组织了一个团体，名叫兴汉会。所招集的会员十九都是湖南有名的武术家。

那时齐桶子的声名并不甚大，年纪也只三十来岁。不过他练的

是童子功，遍身刀剑不能伤损。他时常脱了衣服，仰睡在地下，任凭大力的蛮汉推一车四五百斤的麻石走他肚皮。车过去，他鼓起气来，一点儿痕迹没有。他因姓林名齐青，身体甚高，地方上本来都叫他为齐长子。后来见他有这们好的武工，就改口叫他齐桶子。便是恭维他桶子劲好的意思。他的师傅也是平江人，姓黄名其寿。当时黄其寿在平江并没人知道是个身怀绝技的人，仅收了林齐青一个徒弟，且只整整地传授了三年武艺，黄其寿便出门不知去向了。林齐青家中略有些儿田地，由他哥子林步青耕种，每年勉强足一家人的衣食。林齐青因得专心练武。离开他师傅后，又整整地练了七年，一次也不曾和人比试过。

这年三月，高桥地方正在做茶的时候，林齐青独自走到高桥去看热闹。凑巧这日义泰茶庄里面，因为争论工价，茶商与选茶的工人打起来。茶商照例得花钱雇些会武艺的强徒保护。每到与茶工相打的时候，总是关了庄门，双方在庄里鏖战。打死了茶工算不了甚么事，万一将茶商方面的人打输了，这场官司就得使为首的茶工受多少说不出的委屈。这回，义泰庄里的男女茶工共有三百多名，只因老弱的居多，强壮有力的不过三四十个。但是义泰茶庄雇的把势也只得八个。所以双方相持不决地恶战了许久。庄门外挤了一大堆想打不平的人，却苦于庄门太厚、太牢实，冲挤不破。

林齐青走来，一问得了缘由，真应了小说上的那两句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”的套话，即对那大堆人扬手说道：“我进去救他们出来，你们不要把庄门阻塞了。”说着一耸身，就飞上了二丈多高的风火墙。在墙头朝庄里一看，只见被打伤倒地的茶工已有十来个，都是头破血流，在地上乱滚乱叫。不曾被打伤的，都红了眼睛，拼命围住几个人打做一团。只是不会武艺的人尽管拼着性命，究竟打不过会武艺的。一转眼，又打倒了两个茶工。林齐青再也忍不住了，两脚只一缩，早飞下了青草场，高声喊道：“众位选茶的兄弟不要怕，帮助你们的来了。”旋喊旋舞着两条赛过钢铁的臂膊冲进人丛。在墙头的时候已看清了几个穿甚么衣服、打甚么包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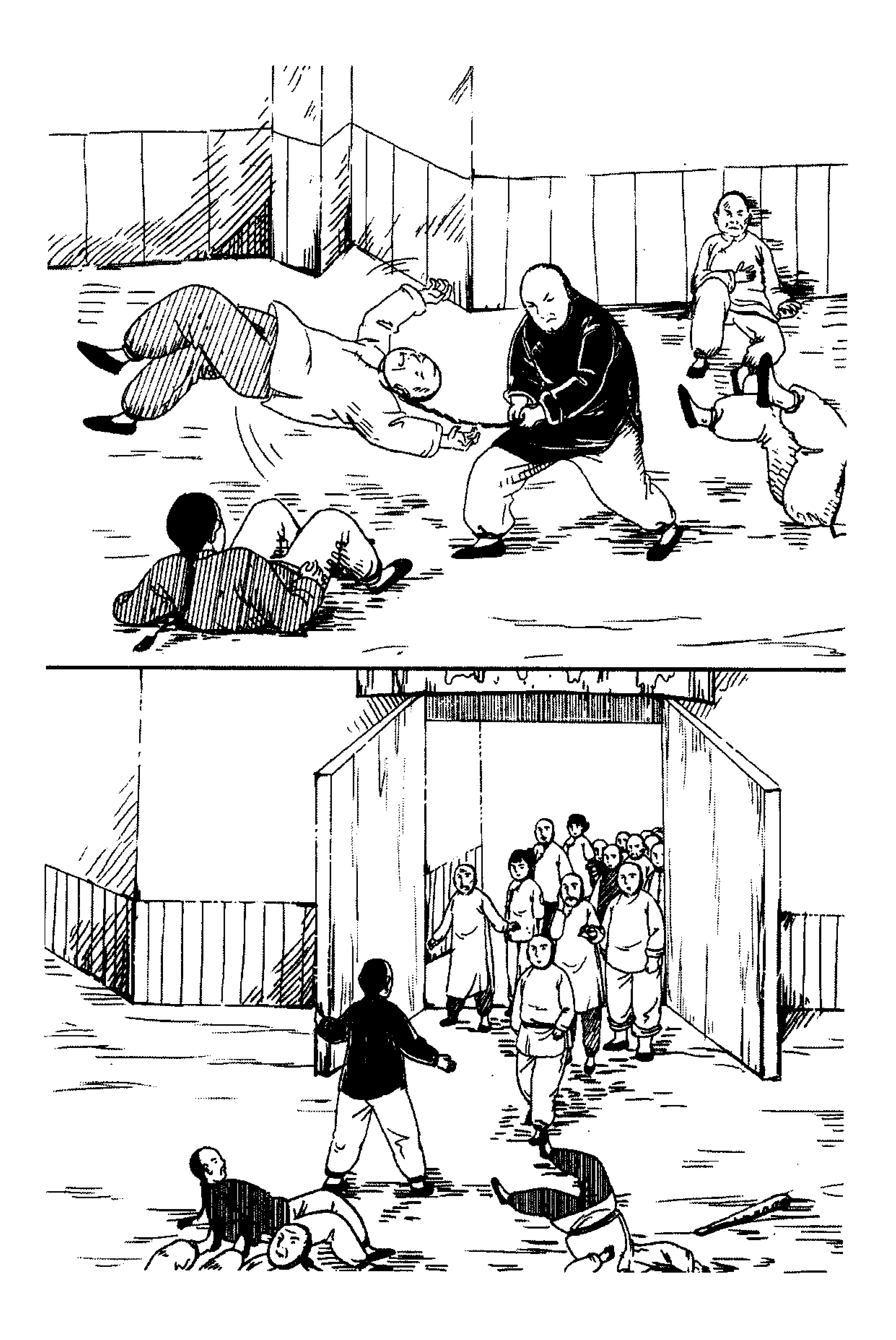
的，是茶商雇来的把势。这时冲进去，一见分明。可怜那八个把势那一个上得了林齐青的手？加以和众茶工已打得有几分疲乏了，林齐青如抓小鸡子一般，一手一个抢住辫发，往空中掼去。把势气力小的不抵抗，掼得轻些。越是动手抵抗，越掼得重些。不须半刻工夫，八个把势都掼得昏头搭脑。眼见得茶商方面没有战斗的能力了，林齐奇才开了庄门。外面蜂拥了无数的人进来，这许多人全是和茶工表同情的。

林齐青向义泰的茶商说道："我就是齐桶子，你们的人是我一个人打伤的，与众选茶的无干。你们要到县里去告状，只许告我齐桶子一个人。我并不走开，就住在高桥客栈里，等候县里的官差到来。"林齐青交待了这番话，真到客栈里住着。于是高桥附近的人，无论老少男女，没一个不知道齐桶子的，更没一个不钦佩齐桶子的。

义泰茶庄受了这回大创，自是免不了去县里告状。当时茶商都具有相当的势力。呈词上去，县里派了八名干差到高桥来拿齐桶子。官差到时，齐桶子正立在一个面粉担旁边吃面粉。官差想乘他不备，下手拘捕。两条铁链同时抖出来，往齐桶子颈上一套，打算拉着便走。齐桶子只当没有这回事，不断地用筷子夹着面粉往口里送。当场有好几个在义泰的茶工曾受过齐桶子救援的，见有官差来拿齐桶子，发一声喊都跑过来要打官差。齐桶子才忙将手中碗筷一丢，举起双手向两边扬着，口里大喊道："打不得，打不得，你们一动手，就害死我了。"众茶工听了这话，才不敢动手了。

林齐青回头对官差道："劳动诸位多远的来办案，我不曾尽一点儿东道之谊，心里很不安，想请诸位到前面客栈里喝几杯淡酒，略表我一点儿敬意。我还有些儿行李在那客栈里，也得去取来，方好陪诸位到案。"官差见林齐青这们说，以为有些油水可得，都欣然答应，一路同到客栈里。

林齐青招呼办了酒菜，对官差道："这铁链在我颈上，吃喝都很不方便，请解下来罢。"官差摇头道："这是国法，我们不敢做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主。”林齐青道：“我若要走，还待此刻吗？你们解不解？再不解时，我就自己动手了。那时却不要怪我不肯到案。”众官差见情形不对，恐怕林齐青脱逃，握铁链的将链端牢牢地握住，其余的或拔出单刀，或抽出铁尺，准备先将林齐青打伤，再押着上路。林齐青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做梦么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这笑声里面，只听得咯喳一声，两条胡桃粗细的铁链即时变成了四段。林齐青抢了两段在手，扫地只一甩，早把两个立得近些的官差每人扔了一个跟斗。这六个举刀的举刀，举铁尺的举铁尺，想一齐扑攻过来。林齐青将右手的铁链一抖，彷佛成了一条铁棍，直指着六人说道：“你们若还想我到案，就得赶快立着不动，听我的吩咐。如果真要讨死，就不妨动手杀来，我饶你一条狗命，也不算齐桶子厉害。”

六人看了齐桶子这种神威，谁还肯不顾性命地上前自苦吃呢？遂连忙各自放下兵器，齐声说道：“我等身不由己，冲撞了你老人家。求你老人家不要计较，只要肯同去到案，甚么吩咐都能遵从。”林齐青至此也放下铁链说道：“我若不愿意到案，早已离开高桥了。不过我到案是到案，却不是犯了罪的人，一不能上刑，二不能赶路。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我高兴走就走，高兴住就住，并得好酒好肉地供给我。你们受得了我的吩咐，即刻便可动身。若受不了，休想我去。你们回头请县太爷再派过人来，你们不是能办我这案的人。”官差听了，不敢不遵，一一地答应了。林齐青才跟着动身。高桥各茶庄所有的茶工，没一个不流泪相送。

从此，“齐桶子”三个字的声名震惊遐迩。正经绅士听了齐桶子这回遭官司的事，很有些出力替齐桶子帮忙的。齐桶子到县里一点儿委屈不曾受，绝不费事地就开释了。黄瑾武组织兴汉会，极力地罗致他。他起初不大愿意，后来感激黄瑾武的知遇，才答应如到有所举动的时候，可竭他自己的力量听候驱使。在没有举动之前，不与闻一切进行会务。黄瑾武也只要他能应允到这种程度就觉满足了。平日进行会务自有担任的人。那时三湘七泽的豪杰之士，如马福益、王福全等，都为黄瑾武收罗在兴汉会里。

这种秘密运动一人多口众，便不免泄漏风声。光绪末年，湖南拿革命党拿得十分认真。黄瑾武那时在明德学堂当国文教习，险些儿遭了毒手。幸亏他为人机警，化装做担水夫，挑着一担水桶，到小西门外上了外国轮船，才得逃亡到日本。当他挑着水桶从明德学堂后门出来的时候，正遇着去拿他的差役刚刚走来堵截后门。因见是一个挑水的，不曾注意盘诘，反向黄瑾武打听道："从前门进去拿黄瑾武的不知已拿住了没有？"黄瑾武神色自若地笑答道："我才挑水回来，不知道。"等到众差役将全学堂搜查了，没有，疑心到那挑水夫时，已是来不及追赶了。然而黄瑾武有脱难的机智与亡命的能力，方能逃到日本去，留着性命做异日的大伟人。至于马福益、王福全这般无名之英雄，如何能逃的了呢？杀的杀死，牢的牢死，能逃出性命如刘揆一等，都是些读了书，或家中富有财产的人。

这时林齐青避匿在平江西乡的丛山之中，除自己至亲骨肉之外没人知道。官厅中人也知道，兴汉会里面最勇敢可怕的，只有齐桶子一个人。派了几班精干有名的捕快，带着强壮兵丁四处侦缉，并悬了三千串花红。侦缉了两三个月，得不着一些儿踪影。于是就有人出主意，将林步青拿了，用种种严酷的刑罚，逼着要供出齐桶子藏匿的地方来。林步青初不肯说，后来实在熬刑不过了，只得把丛山之中的地名说出。差役不相信，要林步青领着人拿。林步青无奈，只得引着一行二十四个兵丁、八个差役，同到林齐青藏匿的所在来。

林步青在路上对众兵士差役道："我兄弟藏躲的所在，我不能不引你们去。不过我兄弟的武艺，你们大概也曾听人说过，很不是容易可以将他拿住的。我是一个种地的人，一些儿武艺不懂得，不能帮着你们捉他。我只能引你们与他见面，见面之后便不干我的事了。你们一共有三十多人，各人手中都有兵器，就不要把他放走了，却又抓了我来拷打。"众兵士、差役齐声应道："只要你引我们见了面，就不干你的事。任凭他本领登天，便活捉他不住，也得将

他打死。你没有这种兄弟也可免多少祸害。”

一路说着，已走近那所在了。林步青一面指房屋告知众人，一面高声喊着齐青道：“捉你的人来了，你不要逃跑了害我呢。”兵士差役那敢怠慢？一转眼就将那座小小的茅屋包围了。捉拿林步青的人怪林步青不应该高声喊叫，是有意教齐桶子逃跑，顺手就是两个嘴巴，把林步青的牙齿都打落了。

林齐青这时正横躺在床上吸鸦片烟。他本来不是吸鸦片烟的人，林步青因知道他的性情急躁，不肯独自藏匿在深山人迹不到之处，才特地弄些鸦片烟给他烧吸，他好借此消磨日月。他有了这鸦片烟，果然不觉得独居岑寂了。这时忽听得自己哥子的声音在外面这们喊叫。他原知道是有意教自己赶紧逃跑，但心想自己做的事，岂可连累哥子？遂不作逃跑之想，仍旧烧烟，躺着不动。外面包围停当，在三十二人之中拣选了八个精悍的人，押了林步青进来。林步青一见自己兄弟还躺在床上烧烟，只急得跺脚叹道：“我做哥哥的害死你了！”

八人各操兵器，堵住门窗。林齐青从容坐起来，见林步青泪流满面，不由得自己的鼻子一酸，两眼的泪也要夺眶而出了。只是惟恐乱了自己的怀抱，连忙忍住，反哈哈大笑说道：“这算得了甚么事！你们快放了我老兄，我跟你们到案便了。来来来，请上刑罢。我很值价的，不劳诸位费手脚。”边说边将两膀反操起来。这八个精悍汉子因齐桶子的威名实在太大，初进屋的时候，只敢堵住门窗，没一个敢争先上前动手。及见齐桶子自请就缚，才敢上前抖链条锁了个结实，并拿出两副纯钢手铐来，都套在林齐青两只手腕上。因为要带着走路，不能上脚铐。

众人觉得万无一失了，方欢天喜地地放了林步青。林步青带众人到这里来的时候，以为林齐青得着一点儿风声必然逃跑。这三十多人逆料决不是对手。以他的心理，只要兄弟能脱难，自己不是犯罪的人，便拿去也没死罪。没想到自己兄弟竟肯束手就缚。明知兄弟的心思是因为怕连累自己，不禁深悔不该把众人引来。林步青这

们一着想，那里忍心撇了自己兄弟独自回去呢？哭哭啼啼地跟在众人后面走。林齐青走了一会，只得回头喊道：“哥哥，你放心回家去罢。我有把握不至送了性命，才敢是这们做。”林步青虽听得这般说法，然心里怎么能相信咧？因为兴汉会里的人被拿住的，没一个留了活命。林齐青尽管这们说，林步青仍是跟着不舍。这才把林齐青急坏了，要求众人许他和老兄说句话。众人冷笑道：“你知道你犯的甚么罪，有许你和亲人说话的道理么？”众人一面这们回答林齐青，一面分班回头把林步青赶回去。林齐青看着，心里才高兴了。

这日，行了五十多里路，天色已向黄昏了。众人不敢夜行，就落在一家老饭店里，三十二个人分做两班，轮流看守。吃饭的时候，将链端锁在林齐青坐的凳脚上，一头坐一个兵士，用脚踏住那凳。

林齐青说道：“我从来做事不肯含糊。我果是想逃跑，甚么时候跑不了呢？并且你们这种刑具也不能禁止我不跑。何不做个人情，把这两副铐子去了，让我好拿碗筷吃饭呢？”众人恐怕去了手铐对付不下，都不肯解。林齐青也不多说，就用指头抓住饭菜，慢慢地往口里送。两手一上一下的，暗中运足了气力。纯钢虽坚，然越坚越没有弹力，禁不住林齐青的神力。只几上几下，就拗得喳喇一声，两铐齐断了。林齐青到这时岂肯放松半点？两拳往左右一开，猛不防早将那两个用脚踏凳的兵士打得仰天便倒。也来不及再扭铁链。带了那条板凳一跺脚，便从桌上蹿出了店门。

众人发声喊，操兵器就追。只见林齐青在前奔跑，那条板凳悬在背后，与放风筝相似。众人心想，只要追上了，有了这链条板凳拖在他背后，要抓住是容易的。遂拼命地追赶。看看越追越近了，远望前面，更有一条很宽的河挡住去路。众人益发放了心，满打算齐桶子是跑不掉的了。果然，眼见齐桶子跑到河边，住了脚，像是很慌急的样子。大家鼓起勇气，散开来包围过去。相差已不到一丈远近了，林齐青哈哈一笑，连铁链带板凳横扫过来。手脚快地闪开

了，迟钝些儿的被扫倒了几个。

再看时，林齐青已赤手空拳地飞过了河，立在对岸大喊道：“有劳诸位远送，后会有期。那板凳请带回饭店里去。少陪了。”众人眼望着他从容缓步地走了。看这河，有三丈多宽，河流极急，须到上流两里多路才有桥梁。这时天色已快黑了，便绕过河去，也万分追赶不着。只得扶起被板凳、铁链打伤的人，垂头丧气地回去。

林齐青这夜跑到徒弟黄头喜家歇了。悄悄地在黄家传授了好些时的武艺。因听得官厅又有派兵来缉拿的风声，黄头喜才筹了些盘缠给他，步行到四川去了。在四川更改姓名，投入军队。在下倡办国技学会的时候，黄头喜说他正在四川某师长部下当营长。他自述亡命到四川几年之中，也很干过几件惊人的快事。在下笔墨有余闲的时分，仍当继续写出来，作武术家的圭臬。

在下因和黄头喜相处得久，才知道黄头喜浑身昼夜不停地惊颤并不是毛病，乃是林齐青传授的一种工夫。做了这种工夫，浑身皮肤都能发生抵抗力。那怕敌人猛不防从后面暗算，一沾皮肤就自然于惊颤之中发生了抵抗，使敌人受伤。黄头喜与胡疙疸交手，得力就在这工夫上。

（原载《侦探世界》1923年第13期）

纪杨少伯师徒遇剑客事

未曾纪述这篇事实之前，在下却要说一段四川自流井产盐的闲话。

自流井产盐，是人人都知道的，那里用得着在下来说呢？不过，自流井产盐故是人人知道，而自流井的盐是怎样生产出来的？是不是和山东的鲁盐、江苏的淮盐一样？或者还有许多人不知道。

自流井的盐，是从盐井里吊出水来，用水煮成的，和鲁盐、淮盐完全不同。说起自流井的盐，很有可使人惊讶的地方。那井有深到二百多丈的，口径却又只有碗口粗细。这种井在机械发达到了极点的欧美各国，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。何况完全不知道利用机械，纯由人力打成这么深，又这么小的井。其成功不是很可使人惊讶吗？他们打这种盐井的方法，初动工的时候，也和平常打吊井的差不多。打到两三丈深以后，就用极直线的松木打空中心，竖在井里。周围把泥土填塞了，只留出些松木在地面上。那松木中心打空的圆洞，即是盐井的井口。于是在井口上搭起一个绞车架子来，并盖一座房屋，把绞车架盖在里面。绞车上盘着篾缆，篾缆尾端系南竹一段，竹端系打井的铁钻。那钻恰有井口大小，长有数尺，钻的构造很巧，钻尖与武术家所用的飞抓相似。未曾着地以前，钻尖铁爪是张开的，一着地就立时抓拢来。爪中抓泥一撮，上面用绞车将篾缆绞起铁钻出井口，取下爪中所抓的泥，重复放下。是这们从容不迫地一把一把向外面抓，那怕遇着石板，也慢慢地抓穿一个圆洞过去。所怕的就是遇着鹅卵石。石质既甚坚硬而又圆滑，不好着力。抓是抓不起来的，钻也钻不烂。遇了这种当口，便很费事，须将铁钻绞出来，用捶熟了的桐油石灰，吊下井去，把鹅卵石的周围

填紧，不使有丝毫活动的余地。等到桐油石灰干了，然后再用铁钻，只几下，就把鹅卵石钻破。一经破裂，便容易着力了。打井的人家选择的地点好，打到七八十丈就成功的也有，然而打到百几十丈的居多。

盐井里的水是黑色的，就拿这水可以煮出盐来。这井有两种，一种是水井，一种是火井。在初打的时候，并不知道这井是水是火，打成功才知道。火井里喷出来煤气，可以燃烧。于是就利用这煤气在井旁边架起许多大锅大灶来，替别人煮盐，收人的火费。近处有水井的和有火井的打好了合同，便从水井口旁边安一个溜筒，与接自来水管一样，直接到火井旁边。

不过，溜筒所经过的地方，不经过有夙嫌人家的土地才好。只出相当的租价，就许溜筒经过。若遇了有夙嫌的，就很麻烦。每有看经过的路线有多远，用大元宝照着路线，密密地摆过去，有多远，摆多远。拿这多元宝做租价，才允许经过的。

却说在前清光绪初年，自流井有个姓杨名太和的，为人很是古板，家中略有些产业，一家数口足够衣食。太和有个儿子，名叫少伯，性质与太和一样，丝毫不肯苟且。他邻居有家姓张的，人多势大，又富有资财。张家的子弟在外面无所不为。杨太和看了张家的行为，早已有些瞧不上眼。而张家的子弟并不觉得，平日仍是彼此来往。

这日，有个与太和沾了亲的妙龄女眷到杨家来了。张家子弟见这女眷还生得不错，就起了混账念头，竟在杨家做出些无礼的样子来。杨太和那里容忍得下呢？一面送女眷回去，一面表示与张家绝交。

不多几日，张家在三十年前动工的一口盐井打成了，出的水极好。张家照例办庆祝成功的酒席，遍请亲邻戚族。只因曾受过杨家的辱，单独撇开杨太和父子不请。当时却不曾想到，新盐井的溜筒，必须打杨家的田地中经过。及至装设起溜筒来，才慌了手脚。忙托人去问杨太和，看要多少银子的租价。杨太和一口回绝，无论

有多少银子不租。张家要求了好几次，无奈杨太和生性古板，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张家见软求不行，就暗中设计，想把杨太和害死。那时杨少伯才得十三四岁以为只要将杨太和害死了，小孩子手里是容易说话的。

广钱通神，不消一年半载的工夫，果然把杨太和害得丧了性命。并且张家的手段很巧，暗中害死了杨太和，居然能使杨少伯不知道。杨太和既死，丧葬都需费用，张家托人出面，借银子给杨少伯使用，重利盘剥。少年人没有生利的能力，债务日累日重，产业保守不住。张家这时只托人转一转手，杨家的产业便改姓张了。等到杨少伯觉悟张家的阴谋，已是追悔不及了。

后来杨少伯明知自己的父亲是被张家谋杀的，因为没拿着丝毫证据，而自己又无钱无势，没有报仇的能力，只得忍气吞声，暂时按纳住一腔怨忿。先到重庆，在一家盐行里当伙计。因为他为人诚朴勤谨，同行的人都钦敬他。只当了十来年的伙计，就将积聚下来的薪资，自己开了一个小规模的盐行，牌名庆隆。运营得法，又过了十来年，庆隆盐行居然是重庆首屈一指的盐行了。

也是事有凑巧，庆隆行因为进货，与运商发生轇轕，而这运商又恰是杨少伯不共戴天的人张家子弟。杨少伯在重庆做了二十来年的生意，历来心气和平，不曾与人龃龉过。这回的轇轕，运商若不是张家子弟，杨少伯原不难让步了事的。为的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竟弄得打起官司来。但是杨少伯虽说在生意里面发了些财，然究竟敌张家不过。清朝末年，做官人的本领，第一就是要钱。凡遇了打官司的，原告一方面有钱，官司结果是原告打赢；被告一方面有钱，结果是被告打赢；若是两方面都有钱，这场官司便不容易有结果。一则因为做官两方面都得了钱，不好判出谁曲谁直；一则因为曲直既经判定，官司有了结束，这场官司便再没有得钱的希望了。这是官场中惯例。杨少伯与张家的官司就为的两家都有钱，拖了两年，还不肯将官司结束。直到杨少伯把钱花完了，知道这方面已得不到甚么甜头，才肯官司结束。毕竟是钱少的杨少伯输了。

杨少伯本来是一场有理的官司，花了无数的冤枉钱，倒打不过张家，心里气忿到了极处自不待言。因而这场官司，把庆隆行的成本拿空了。眼见得在重庆首屈一指的盐行，看看撑持不住，心里更加焦急。勉强设法维持了一会，无奈局面太大，亏累太深，要支持门面下去，至少非得二三万两银子不可。杨少伯一时没处筹措，只得决计将庆隆行盘顶给别人去做。

但是在重庆招顶了多少日子，无人承受。少伯有几个有钱的朋友在成都，少伯便托伙计照顾行务，自己带了盘费到成都来，住在成都一家有名的远来客栈里。少伯曾在这客栈住过多次，账房、茶房都认识少伯。

到客栈的二日，少伯从外面看朋友回来，刚跨进客栈门，迎面遇着一个漂亮少年，气度轩昂，衣着华丽，很像是一个贵胄公子的模样。杨少伯不觉停步看了一看。那少年也望了少伯一眼，自大踏步出门去了。少伯回到自己房里，恰好茶房进来伏侍，少伯顺口向茶房问道："刚才我进这大门的时候，迎面遇见的那个阔少年，是住在这里的么？"

茶房点头答道："上进三开间房子，就是他一个人包住了，不许旁的客人再进里去住。"

少伯道："他姓甚么，来了多久，到这里干甚么事，你都知道么？"

茶房道："他来了半个多月了，他说姓邵，行李极多，大皮箱都有四十多口。他说是到成都来看朋友。他到这里半个多月，差不多没一天不叫酒席请客，用钱散漫得了不得！"

少伯道："请来的都是些甚么客？"

茶房道："都是本城的一般富贵人家大少爷。听说他做了好几个有名的红姑娘，整万的银两送给那些婊子。"

少伯笑道："原来是一个游荡子弟。"接着长叹了一声道："有用的银子可惜落在这种游荡子弟手里，全花在无用的地方！"

茶房去后，少伯也没把少年的事放在心上。为庆隆行招顶的

事，在远来客栈住了半个月。那些有钱的朋友，都知道少伯因官司打亏了，急于盘顶，遂都存了一个勒价的心思，三番五次说不成功，少伯又是急，又是气。欲待赌气回重庆去罢，心想为的是重庆无人承顶，才到成都来，不在这里弄妥回去，归家又有甚么办法呢？思来想去，只得忍气再住些时。

这日早起，茶房进来打扫房间，笑向少伯道："住在上进那个后生，今早已病得不能起床了，只怕是在那些婊子家里受了人家的暗算。"

少伯正在心中焦闷，听了这话就问道："他没请医生来瞧吗？"

茶房道："他还请得起医生倒好了呢！早几日已穷得一个钱没有了。"

少伯道："几十口大皮箱呢？"

茶房道："若是那几十口大皮箱还在，不仍是很阔吗？你老人家遇见他的第三天，就一股脑儿卖给晋泰衣庄上去了。于今欠这里房饭钱和酒席账，还差二百多两。我们东家急得甚么似的，第一就怕他死在这里，自后那三开间房子没人敢住。"

少伯道："你东家没问姓邵的家住在那里吗？他是个有身家的人，打发人去他家里报一个信，他家必然有人来接他，怕甚么呢？"

茶房笑道："怎么没问！那后生穷便穷到了这一步，架子还十足，脾气还大得很呢。我东家因见他病了，就想问他家在那里。恐怕我们不会说话，亲自到他房里去，假说看他的病，顺便问他府上在那里。你老人家猜猜，他怎么回答？"少伯摇头道："猜不出他怎么回答。"

茶房道："他见我东家问这话，立时两眼一瞪，放下脸来，反问我东家道：'我初来的时候，你为甚么不问我府上在那里，直到此刻才问哦？是了，我初来行李多，手边挥霍，你不愁少了你的房饭钱，用不着问。此刻看我没行李，又害了病，怕我死在这里，因此不能不问。是不是这个意思？'我东家碰了他这个大钉子，只得

赔不是退出来，急得没有法设。”

少伯低着头不做声。心想：“富贵人家子弟，常有瞒着父兄出来在外狂嫖阔赌，弄到后来，身败名裂，无面目回家，就流落死了的。这种人很是可怜可惜。这姓邵的气概不像是个庸愚人。我于今也差不多是落魄在这里，然我还不曾落到他这一步。何不去瞧瞧他，若能替他治好了病，帮助他回家乡，免得他流落做异乡之鬼，岂不是我不得意当中一件得意的事吗？”

想罢，即起身走到上进来。冷清清的，连茶房都没有一个在里面。少伯跨进房，只见那少年面朝里睡在床上。少伯先咳了声嗽，缓缓地走近床前，看少年睡着了，满脸火也似的通红。少伯不敢惊醒他，正待且退出来，等他醒了再来，少年已掉转脸，睁眼望着少伯。少伯连忙拱拱手说道：“我听得茶房说阁下病了，觉得出门人害病是一件极苦的事，所以特来奉看。”

少伯说话的时候，看少年的两眼也是火一般的通红，瞳仁不大能活动，知道是极重的火症，心里或是不甚明白，说以并不开口说甚么。少伯凑近身，殷勤问道：“阁下觉得贵体如何不舒服？我去请个医生来瞧一瞧，服一帖药好么？”

少年就枕边点了点头道：“服药是好，但是我于今已是一文钱没有了，那有不要钱的药呢？”

少伯道：“药钱用不着多少，我虽是手边也不阔绰，然也可以略尽绵薄，济阁下的急。”说时，从怀中拿出二十两银子来，很诚恳地放在枕头旁边。

少年露出很感激的样子说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怎好便受你的帮助？”

少伯道：“快不要说这客气话！吃五谷白米的人，谁能免得了三病六痛？我是四川人，成都有名的医生，我能去请来。阁下再静睡一刻，我便去请。”边说边提步要走。

少年忙止住道：“不要去请。”

少伯即住了脚步问道：“怎么呢？”

少年道："我这病是时常发作的老毛病，自己能开方子服药。不过这时不能起身提笔，桌上有纸笔，请你替我写写，我报出药名来。"

少伯踌躇道："阁下的病势不轻，依我的愚见，还是请个医生来瞧瞧的妥当些。"

少年笑道："请放宽心，我自己的病，自己知道的比医生详细。请写罢。"

少伯只得到桌边坐下，提笔拂纸，少年报一味写一味。写了八味，说够了。少伯不知道药性，问每味开多少分两。少年说，每味都写五钱。

少伯写好了。少年道："还请写一张。"

少伯愕然问道："怎么还要写一张呢？俗语说得好，药是纸包枪，不是当耍得呢！"

少年笑道："请你尽管照着写便了，我不会弄错的。"

少伯没法，又照着他报的写了一张，和第一张没一味相同的，也是每味五钱。写好了，少年还说"请写"。少伯以为他是大火症，精神昏乱了，提了笔不敢写。少年着急道："我得的是奇病，非这奇方不能治！我又没失心疯，难道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吗？"少伯见他说话明白，不像是精神错乱的人，就安心照着又写。

一连写了八张，才住口说道："请你叫一个茶房来，把这银子拿去。八张药方须分做八家药店里去买药，都要另包。"

少伯道："买药的钱，我这里还有，这点儿银子留在身边零用罢。"

少伯拿了药方出来，教茶房分途去买。一会儿买了来。少年要了火炉药罐，关了房门，亲手煎药。茶房躲在外面偷看，见少年只抓了几味在药罐里，剩下许多药都丢进火炉烧了。煎不多久，用碗倾出药汁来，做一口喝下。罐里的药渣也倾在火炉里，烧成了灰。还拨了几拨，才上床蒙着被窝睡觉。直睡了一日一夜。

次日上午，少伯正惦记着少年病势，想再去上进探看。忽见那

少年走了进来，向少伯作揖称谢道："我的病已好了，盛意我非常感激，特办了几点小菜白酒，并非酬谢，不过好借此谈谈，也没请一个陪客。"

少伯慌忙起身答礼、让座，说道："那用得着这们客气？我要是和阁下客气的，这一点点银子也不好意思送给阁下了。"

少年笑道："那里是甚么客气，我素来不知道客气两字怎样讲！酒菜已办好了，你我不把它吃掉，也是白糟蹋了。"

少伯口里不好再推辞，然心里暗想：这少年真是不知物力的艰难！病既好了，这二十两银子何不拿了做路费，回家去呢？当时只得跟着到上进房里来。只见房中摆好一桌很丰盛、很精洁的酒席，仅有两副杯筷，果然没一个外人。

少年让少伯上坐，殷勤劝了几巡酒，才说道："我这回为想交结朋友，到成都来，会见上千的人，简直没一个够得上朋友的。惟有你真是个朋友，我极愿意结交。这桌酒席便是略表我愿结交的意思。请问你贵姓大名，此番到成都来何干？"

少伯是个极诚朴的人，见少年动问，一五一十地将自己平生经历，并这回到成都的遭遇说了一遍。少年倾耳静听。听完了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，问道："庆隆盐行得多少银子才能接续做下去，不盘顶给人呢？"少伯道："至少也得三万两银子，若能有五万两银子，生意便更好做了。"少年不做声，提起壶来劝酒。少伯本不会喝酒，少年也不勉强。

少年说道："我此刻有点儿事，得出外走一遭。我和你还有话说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在你房里见面罢。"

少伯道："你的病才好，不宜出外吹风。甚么事，何必亲自去呢？"

少年连说不妨，就掉臂不顾地去了。少伯想回问少年的名字、籍贯都来不及。少伯回到自己房中，兀自猜度不出少年是干甚么事的人。看他的言谈举动，老练沉着得很，全不是富贵豪华公子，不懂人情世故的气概。即专就开单服药的这件事而论，也就奇特得厉

害！且看他今夜三更时候，到我这房里来有甚么话说。

少伯这夜，因少年有约，不敢上床睡觉，独自静坐到二更过后。只听得“呀”的一声，房门开了，一条黑影一闪就到了跟前。少伯就灯光看去，心里料知便是有约的少年来了。

但是见面倒吃了一惊！只见进房的那人，浑身漆黑，连面庞都用黑纱遮掩了，仅露两只有神的眼睛在外。背上驮了一个很大的包袱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样子，和白天所见的截然是两个人。少伯惊得立起身来，退了一步。正要开口问是甚么人，少年已一手揭去面庞黑纱，一手将背上包袱卸下，笑道：“劳你久候了！”边说边把包袱往床上一搁。少伯听那搁下去的声音，很觉有些分两。

少年随手指着包袱，接续说道：“这里面足够五万两银子，请你收下，庆隆盐行就不用招人承顶了。”

少伯愕然望着少年打开包袱，一封一封地点了出来，共是三十封。少年又道：“这里每封一百两金叶，你可不用着急了。”

少伯道：“虽承阁下的好意，帮我的忙，但是我平生不敢取一分非分的钱，何况这们多的金叶呢？仍请阁下收回去，留着自己使用罢。”

少年望着少伯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你以为这金叶的来历不明，恐怕反因贪财惹祸。你放心收了罢。若是来历不明的钱，我拿来送你，岂不是以怨报德吗？我家中很有些祖传的积蓄，这金叶是刚才从家中取来的。我诚心要帮助你，你得了，怎得谓之非分？”

少伯问道：“府上在那里呢？”

少年道：“在西安。”

少伯笑道：“这就更是欺人之谈了！此去西安多远的道路，便是快马加鞭，来回也得半月，如何说刚才从家中取来呢？”

少年也笑道：“此去西安，在你自然觉得很远，在我却是天涯咫尺。若不是半途有事耽搁，早已回到这里来了。你不用惊讶罢，我既说四川惟你一人够得上朋友，便不能拿来历不明的钱使你惹

祸，更不能强你要非分之钱，污了操守。”少伯还待退让，少年已露出倦意说道：“奔波数千里，已疲乏不堪了，有话明日再谈罢。”说毕，少伯又觉眼前黑影一闪，就不见了。

惊愕了一会，只得将金叶藏起来，心里颠来倒去地思量这事。直到天光将亮，才朦胧睡着。一觉醒来，即去少年房间里道谢，已是空洞洞的房间，那里有少年的踪影呢？少伯叫茶房来问。茶房说，一早就算清账走了。

少伯怅然了半晌，料知无处追寻，就从这日带了三千两金叶回重庆。庆隆盐行骤增这们多活动资本，自然精神陡振，生意更见发达了。

过了些时，有从自流井来的人传说，张家某夜门不开，窗不动，失去五万多两银子。张家兄弟互相猜疑，兄怪弟偷了，弟怪兄偷了，几兄弟扭打起来，都受了重伤，于今正吵着分家，已告了状，打官司。杨少伯听了这类言语，自然痛快。然心里已明白，在成都所得的三千两黄金，必就是张家五万多银子买成的。大约是那少年恐怕银子碍眼，特地买成金叶，免人猜疑。少伯是个深心人，这事并没外人知道。

张家兄弟就因失却那五万银子，各不相下地拿钱打官司，竟至都打破了产才罢。杨少伯对于张家的仇怨，算是那少年代替报了。少伯见张家结果如此，也无心再修旧怨了。

有个姓戴名季璜的，十二岁上就在庆隆盐行当学徒，甚是聪明，讨人喜欢。三年脱师之后，少伯仍留他做伙计。只是戴季璜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，嗜欲也一年比一年深。自谓已脱了学徒时代，拿自己赚来的薪水在外面嫖嫖，是不妨事的。起初杨少伯没察觉，不曾禁止他，他便嫖入了迷。自己的薪水不够挥霍，就不免在账上掉些枪花。不凑巧，被少伯查出来了。做生意的人最忌的是品行不端。缘戴季璜这种行为的人，庆隆盐行自然容纳不下。查出之后，立即把戴季璜辞退了。

帮生意的人，凡是因品行不端，被东家辞退的，同行中永远没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人再请这人帮生意。这种惯例，也不独盐行为然，大行家、大字号都是这们的。戴季璜既被辞出，知道没有再帮生意的希望，他和几个做骡马生意的人熟识，遂改业帮同赶骡马，往来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之间。每年辛辛苦苦的，仅可敷衍衣食，郁郁不得志。却苦没有第二条生路可走。

这日，跟着赶骡马的人，赶了一大批骡马经过永善县。因赶骡马的人有事须在永善县耽搁几日，戴季璜闲着没事，听说有座庙里正演戏酬神，他就跑到那庙里去看戏。

那时云南的神庙演戏的不多，每逢演戏，看戏的总是盈千累万。戴季璜挤在人丛中，抬起头向台上望着。大凡人多挤拥的场所，照例是你推我碰，犹如大海中的波浪一般。戴季璜在人浪之中，自也免不了一时被推过东，一时被碰到西，不能有一定的立足地。挤拥了好一会，他偶然看见人丛当中立了一个人，也是抬头向台上望着。但是尽管众人推来碰去，那人只是立着，不动分毫。戴季璜是很聪明的人，看了觉得奇怪，立时挤到和那人相隔不远的地点站住。留神细看时，不但推碰那人不动，并且向东边挤的人，挤到离那人尺来远，自然会避开去，连衣角也不碰到那人身上。向西边挤，向前或向后挤的，也都是如此。那人立在中间，简直和有一堵墙把周围掩护了的一般。戴季璜心想："这必是一个异人，我今日既遇了他，这机缘万不可错过。"遂紧紧地靠着那人站住。

不一会，台上的戏演完了。那人跟着大众向外走。戴季璜便跟着那人走。走到人稀的地方，戴季璜几步抢上前，回身对那人作了个揖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"我有几句话，想对先生说。先生肯赏脸同到前面一家茶楼上坐坐么？"

那人望着戴季璜发怔道："你看错了人么？我并不认识你，你有甚么话说呢？"

戴季璜连作揖道："不错，不错，我是要和你老人家说几句话。此地不便，非请到前面茶楼上去不可。"

那人迟疑了一下道："也罢。看你有甚么话说，我就陪你同去

罢。”

戴季璜喜不自胜的，将那人引到一家茶楼上。向堂官要了一间僻静些儿的房子，教泡了两壶茶。堂官退出后，戴季璜随手把房门关上，斟了一杯茶，诚惶诚恐地双手捧着，送到那人面前，随即双膝往地下一跪，叩头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个圣人，要求你老人家收我做个徒弟。”

那人慌忙伸手来拉扯道：“你这是那里来的话？我一样生意不会做，收你做甚么徒弟，不是笑话吗？”

戴季璜赖在地上不肯起来道：“你老人家不用瞒我了，我确实看出是圣人了。不答应收我做徒弟，我便死也不起来！”

那人大笑道：“你既是这们说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从甚么地方看出我甚么来，却称我为圣人？”

戴季璜道：“上千上万的人在庙里看戏，都是你推我挤的，立脚不定，惟有你老人家独立在人丛之中，许多人如潮涌一般地挤来，一动也不动。这不是圣人，那有这种本领？”

那人大笑道：“你真说的那里话？我不是一般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吗？你看错人了，那立着不动的不是我。”

戴季璜摇头道：“一点儿也没错，你老人家定得收我做徒弟！”

那人道：“就算你没看错，挤不动也算不了甚么稀奇。我的力比人大些，人便挤不动我，这算得了甚么呢？你便学会了不怕挤，又有甚么用处？”

戴季璜道：“决不是力大力小的说法！若是许多人挤到了你老人家身上，挤不动，可说你老人家的力大。我分明在场看见的，还离尺来远，都挤得往旁边分开了，那里是力大的缘故？”

那人听到这里，像是很惊讶的样子，两眼不转睛地望了戴季璜一会，才问道：“你姓甚么？那里人？干甚么事的？”

戴季璜道：“我是四川重庆人，姓戴名季璜，帮盐行出身，于今改业帮人赶骡马。”

那人脱口问道：“你是帮盐行出身吗？那么，庆隆盐行的杨少

伯，你知道么？”

戴季璜高兴道：“岂但知道？他就是我的师傅。我学生意是从他手里学出来的，又是我多年的东家。”

那人点头道：“你起来坐着谈罢。杨少伯是我的老友。”戴季璜连叩了四个响头，起来立在一旁。那人道：“我今日独被你看出来，不能不说是你与我有缘。不过，缘是有缘，且看你的福命如何。学道第一重缘法，第二就重福命。没缘法不得学道的门径，没福命不是载道之器。你既要跟我做徒弟，就须把现在帮人赶骡马的事辞卸。你去辞罢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戴季璜惟恐变卦，不敢离开，答道：“弟子帮人赶骡马，并没有经手的事件，也不该欠人的钱。用不着去辞卸，跟着师傅走便了。”

那人道：“那如何使得？你不去说知一番，同伙的不疑你遇了意外的事吗？快去快来，我等你便了。”

戴季璜只得跑去，向赶骡马的人辞事。回头到茶楼看师傅，幸喜不曾走开。那人已付了茶钱，带着戴季璜走到一座深山穷谷之中。莫说没有人迹，连飞鸟走兽都不大发见的荒僻地方。

那人说道：“学道须耐得劳苦。这里有个石岩，你只坐在里面，我传你修炼之法。衣的、食的，我自去办来，你不用分心，一意修道。”当下就传了吐纳口诀。戴季璜便遵师命，坐在石岩里做工夫。那人说了姓名，叫邵晓山。

戴季璜不间断地做了一年工夫之后，邵晓山拿出一片三寸多长金质东西，其形式似剑的，给戴季璜道：“你这一年中，在此修炼，所以没有妖魔异兽前来侵害你，全仗我的符箓道术保护。往后须你自己有保护的力量，方能不为外物侵扰。这是一把剑，可炼成变化不测，妖魔异兽不足当其一割。这是修道人必有的护身之物。”戴季璜双手接了，跪受了修炼之法。

继续又炼了一年。这剑已炼得小如芥子，大如长虹，旋空击刺，任意所指。

邵晓山这日走来，看了戴季璜的剑术，喜道："有此足以自卫了！"

戴季璜也很觉自负地问道："师傅的剑，不是和弟子的一样呢？"

邵晓山点头笑道："怎的不是一样？使给你瞧罢。"说罢，只见他将口一张，一道金光夺口而出，破空如裂帛之声。在天空夭矫如游龙，渐旋渐下，离地还有十来丈远近，满山的木叶树梢，都如被狂风摧折，纷纷堕地，冷气侵人肌肤。戴季璜不知不觉连打了几个寒噤。邵晓山只将手一挥，金光顿时消灭，只山中树木尚在震颤不定。

戴季璜道："师傅怎么不把这样的剑传给弟子，却又说是和弟子的一样呢？"

邵晓山笑道："你的工夫没到这一步，也不怪你怀疑不是一样。其实，我的剑便是你的剑。你的工夫做到了我这一步，就和我这时的剑一样了，你于今自卫的力量已够。随处都是你修炼之所，此后不必专坐在这岩里了。你工夫做到了甚么地步，我自然知道，自然前来再传你高一层的道法。你须知道，到我门下的，初期得严守四条戒约。你静听仔细记取罢。"

戴季璜跪地受戒。邵晓山道："第一条戒妄杀，第二条戒奸淫，第三条戒贪盗，第四条戒多事。吾道的法术，是修炼了对付妖魔异兽的，不是对付和我同类之人的。若拿了这种厉害的法术去害人，在寻常人是没有抵挡的能耐，然天理是不能容得。此间不平的事尽多，然各人有各人的缘法，遭际都有定数，我等虽目击不平，不能用道术去挽救。因明有国法，暗有鬼神，不干我们修道人的事。多事必遭天诛。这四戒你须发誓遵守。"

戴季璜遂对天发誓道："弟子今日受师傅的戒，永远遵守。倘若破戒，来世不得为人。"邵晓山向天打了个哈哈道："好，后会有日！"说毕，金光一亮，即时不见邵晓山的踪影了。

戴季璜惊异道："师傅的本领真大！我若能炼成这们大的本领，岂不可以无敌于天下了吗？我修炼的遁光，今日且试他一试，

到成都去玩玩。”戴季璜施展道术，果然借遁到了成都。

他生性是个喜欢游荡的人。帮人赶骡马的时候，几年没能力闲游寻乐。学道两年，在深山穷谷之中，更是清苦到了极处。一旦得了自由行动的机会，又有了随心所欲的道术，岂不是和发放了一匹没笼头的野马一般吗？

当下，戴季璜因手中没有银钱，就使法术弄了些银子。更换了新衣服，去窑班里寻开心。手中有了钱，要嫖婊子，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吗？到成都的这一日，就姘上了一个年龄很轻的婊子。睡了一夜之后，两情异常融洽。那婊子年龄虽轻，牢笼嫖客的手段却老练，把个戴季璜骗得心悦诚服，无所不可。银钱只要婊子开口，总是用法术取了来孝敬。

这日，戴季璜打听得，成都将解协饷银四十万两去云南。心想：“我何不一股脑儿劫来，作我一生的用度呢？零星向人家去取，好不麻烦！”

主意既定，等到解饷的起程，戴季璜赶到半路上，一施手段，真个全数劫了，存放在一处人迹不到的山谷里。随身只携带了几百两到婊子家玩耍，说不尽心中快乐。

次日早起，只见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朱笔写道：“前日受得何戒？今日做得何事？限尔在十二个时辰以内，将原脏全数退还原处。过时即以飞剑取尔首级。切切。此谕。”下面认得是他师傅的花押。戴季璜吓得汗流浃背，呆呆地望着纸条发怔。那婊子已缠了过来，撒娇撒痴地说些快刀都割不断的话。

戴季璜因此陡然想起，昨夜和婊子商量嫁娶的话来。心想：“我答应娶她做老婆，就因为有了这几十万两银子，可以成家立室了。若依师傅的话，退还原处，这一笔已到手之财，吐出去固是可惜，而我这老婆，不眼见得讨不成了吗？”一时想思量出一个两全之道，耽延了好几个时辰，那里想得出好法子来呢？

正在心中着急的时候，忽然见邵晓山揭开门帘进来，一声也没听得外面人呼报，也不知怎么进来的。戴季璜看了，心里就是一

惊。看邵晓山沉着脸，盛怒之下的样子，吓得连忙双膝跪倒，叩头请罪。邵晓山挥手道："不用这些玩意儿了，随我来罢。"回身就往外走。戴季璜身不由己，仿佛被人推挽一般，跟着邵晓山出来。

邵晓山在途中也不说话，先到戴季璜藏银子的地方，从袖中摸出几封银子来。戴季璜偷眼瞧时，正是昨夜拿给婊子的那几封。不知师傅在甚么时候拿回来的。

邵晓山显神通，把四十万饷银运回了原处，才把戴季璜带到云南当时传道的石岩中，指着戴季璜说道："你到成都的行为，我一概知道。并不怪你不遵戒约，只怪我自己过于孟浪，妄收了你做徒弟。当初我以为你是杨少伯的徒弟，又在庆隆盐行帮了好几年生意，端人取友必端。谁知你是被杨少伯赶出来不要的东西，我查明了，就应该把你斥退。只因见你在山修炼尚诚，姑予你一条自新之路。听你受戒时发的誓言，便知道你有今日。你受戒时若不存心破戒，为甚么会发来世不得为人的渺茫希望呢？照你到成都后的行为，久应飞剑取你的首级。只是你原不是修道的人，罪恶应在我身上，由你去罢。这里五十两银子，给你作归家的旅费，算是你我师徒一场，从此我没你这徒弟了。"

戴季璜双手接过银子，再看师傅没有了，只见天空中有道金光闪烁了几下，转眼也就不见了。戴季璜呆立了半晌，暗自寻思："我以为师傅带我到这里来，必要重重地处罚我一顿。谁想到不但没恶言恶语地责骂我，并且赏我五十两银子，这不是很希奇的事吗？他已把道法传了我，却不要我做徒弟了。我于今没有师傅，倒少了个拘管我的人，岂不更好？来世能做人不能做人的咒，便发一百次也没甚么要紧，只要今世得了快乐！"

想到这里，心中又高兴起来。满拟借遁光，立刻再回成都寻那婊子取乐，但是那里还由他遁得了啊？再试别的道法，一件也使不灵验了，简直回复了二年前赶骡马时的原状。这才不由得有些慌急起来。心想："怪道他给我五十两银子做旅费，若是还能借得了遁光，又如何用得这银子？"一时追悔不及，在石岩里痛哭了一场。

只好步行回四川来。

行到四川界，心里忽然悟到："前年在永善县茶楼上，师傅不是曾说和杨少伯是老友吗？我何不就去重庆求少伯，请他替我对师傅求求情，我自愿改过，不再破戒。师傅或者看少伯的情面，肯再收我做徒弟。将道法还我，也未可知。"

想时觉得不错。及至到了庆隆盐行，将二年来情形对杨少伯说了。接着说要托少伯去求情的话。少伯初听摸不着头脑，后来问明了邵晓山的容貌举动，才点头说道："那姓邵的何尝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恩人！我受了他的大恩，已转眼十年了。只因不知道他的籍贯和名字，就想报答他，都无从报答起。你教我去那里向他求情？"戴季璜问少伯曾受了甚么大恩。少伯笑道："那得问你师傅才知道。"戴季璜见少伯这们说，知道没有希望了，觉得很伤心，又掩面痛哭起来。

杨少伯看着他，觉得可怜，便说道："你此时痛哭也没用处。你真能知道改过，不修道也不失为好人。你于今没有生路，不妨就住在我这里，衣食有我担负。高兴帮我做做小事。你师傅的神通广大，若知道你诚信忏悔，或者再来收你去，也说不定。"戴季璜到了这一步，那里还有旁的道路可走？自然依了少伯的话，仍住在庆隆盐行，痴心盼望邵晓山再来收他。

民国九年十月，在下因事到了重庆，就下榻在离盐行不远的一个旅馆里。在朋友酒席上，遇了杨少伯，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。朋友为述这件事，在下要看那姓戴的。次日，居然到在下旅馆里来了。在下拿这回事问他，他不说甚么，只是吞声饮泣。在下还曾托他代买了四川许多土产。其人至今不过五十来岁。然而，即令邵晓山再来，他也不见得再有修道的勇气了。

（原载《侦探世界》1923年第10、11期）

天宁寺的和尚

凡是会几手拳脚的人，没有不知道少林寺的。并有一般会拳脚的人自称是少林嫡派，以夸耀于人的。其实，此刻少林寺里，何尝有多少会拳脚棍棒的和尚？而自夸是少林嫡派的武术家，又何尝知道少林寺在哪里，少林拳棍比别家拳棍有甚么区别？但是何以一般会拳脚的人，偏要拿这莫明其妙的“少林嫡派”四个字做头衔呢？

这期间就有两种性质：一种是由于武术家的门户积习太深，觉得不依附一个著名的家数、派别，面子上没有光彩。少林派历史上的荣誉，在一般武术名家之上，全国人的脑筋里几乎无不认少林僧为拳棍的发源地。因此会拳棍的人皆夸耀自己武艺的来头大。除了自诩为少林嫡派，便没有再显赫的头衔了；一种是由于盲从地练把势的，见一般享盛名的武术家多自称少林嫡派，于是也不问来由、不顾事理，随口附和。拳是少林拳，棍是少林棍，刀枪是少林刀枪，剑术是少林剑术，凡属武术没有不可以加上少林两字的。

日积月累，由以上两种性质而成的少林派，几占全国武术家的半数。倒是历代以武术传衣钵的常州天宁寺，国人知道的反而绝少。而一般会拳脚的人更没有冒称是天宁嫡派的。如此也可见得中国武术家徒重虚声，是一种普通的毛病。

天宁寺是一个极大的丛林。寺里常川住有三五百名和尚。除了各处游方僧人来天宁寺挂单的而外，本寺和尚没有不会武艺的。天宁寺和尚游方有一种特别记认，别处和尚不能仿效的。别处和尚挑包袱的扁担两头是平的，是向下垂的，惟有天宁寺的扁担两头是尖的，是朝天竖起的。这种扁担在江湖上很有些威风、有些势力。凡是江湖上的老前辈，遇了挑这种跷扁担的和尚，无不肃然起敬，

且多有邀到家中殷勤供奉的。但是天宁寺的戒律极严，仗着武艺高强、在外面横行霸道的，固是绝对的没有，便是动辄和人比赛，以及在人前夸示本领的事，也是他们戒律上所绝对不许的。

在下久已知道天宁寺的和尚武工都很好，只是一苦没有去常州天宁寺瞻仰的机会，二苦没有与天宁寺高僧会面的缘法。究竟在下所知道的是否实在，无从征信。近来得结识了一位常州朋友，闲谈中说到天宁寺上面去了。承这位朋友说了许多关于天宁寺的故事给我，才知道天宁寺的武艺，确非纯盗虚声的少林寺所能比拟其万一。

于今且就这位朋友所说的许多故事当中，拣几件成片段而饶有趣味的转述出来，将来若有良缘，或者能再成一篇有统系更翔实的记载。

却说光绪初年，安徽皖北全椒县里，忽来了两个飞贼。这两个飞贼到了全椒县，一月之久犯的人命、抢劫大案有二十五件之多。而飞贼的姓名、籍贯，通全椒县没一人知道。飞贼的身材、相貌也没一人认识。还亏了这飞贼每犯一件抢案或命案，必在出事的这夜，印两只左手的血手掌在县官的帐门上或被褥上。因两只都系左手，而又一大一小，才知道是两个飞贼。若不亏他自留痕迹，就连有几个凶手都教这县官无从侦察。

前清时候的县官，能经得起几件命盗大案？这全椒县的县官，本是山东一个姓章的富商的儿子，单名一个霖字，花了好几万银子才买了全椒县这个缺。没想到，上任不久就遇了这们两个生死对头。照这飞贼每次自留手印的情形看来，好像是有意来和章霖为难的一样。章霖竟为着辖境之内，一月之间出了这们多命盗大案，一件也不曾办完，把前程坏了。

但是章霖的县官虽革了职，然缉拿这两个飞贼的心思和热中做官的念头终不能减少。好在章家有的是钱，而清室中兴后捐例大开，有钱的人甚么官职都可以办到。章霖运动、开复原官之后，花重金聘请了好几个有名的捕快，随处明查暗访。无奈那两个飞贼见

章霖革职离任，也就离开了。全椒县既不知道姓名、籍贯，又不知道年龄、相貌，从何处查访着手呢？许久得不着一些儿踪影，只得且将这事搁起。

章霖仍运动补了县官的缺。七八年后升了常州府。章霖知道，天宁寺所有和尚都会武艺，住持和尚道明本领更是了不得。遂有心结纳道明。每到天宁寺进出，总得和道明盘桓许久。章霖的心里以为，天宁寺有这们多本领高强的和尚在，全椒县与自己作对的两个飞贼，本领也很不小。众和尚中或者有知道两飞贼姓名的，也未可知。后来与道明结交既久，才知道天宁寺的和尚虽重武艺，然从来不许和绿林中人通声气。

这日，章霖刚从天宁寺回衙，行到半路，忽有两个衣裳褴褛的人拦住轿子喊冤。章霖看两人的容貌态度不像穷人，而科头赤脚，都穿一身破旧不堪的衣服，随命停轿，问有甚么冤枉。两人报了姓名说道："小人兄弟两个在扬州做生意，这回带了千多银子，同坐船去南京办货。某日行到某处河面，听得岸上有人大喊停船。小人出船头一看，只见两个和尚，一个身材高大，面目凶狠；一个骨瘦如柴，像是害了痨病的样子。前胸都悬了一个黄布香袋，并立在河岸上，朝小人招手，叫拢岸。那船是由小人兄弟包了去南京的，既不认识这两个和尚，自然不肯无故的拢岸。船正走着顺风，小人兄弟都不作理会。谁知这两个和尚竟是飞得起的大盗。见小人的船不拢岸，只听得大吼一声，相离十来丈远的河面，只一跳都到了船上。从衣底掣出雪亮的刀来，迎着小人兄弟一晃，小人不敢喊叫，只得哀求饶命，自愿将所有的银子奉献。那个骨瘦如柴的和尚，已手起刀落，把驾船的伙计杀了。小人兄弟苦求了多时，并将银子全数交了出来，和尚才把兄弟身上的衣服剥了，赤条条地踢落水中。亏得少时略识得水性，逃得了性命。在乡村人家讨了几件破衣遮身。小人兄弟记得在两个和尚上船的时候，确实看见那黄布香袋上面，有'天宁寺'三个字。思量那两个和尚必就是天宁寺里的。因此才到这里来喊冤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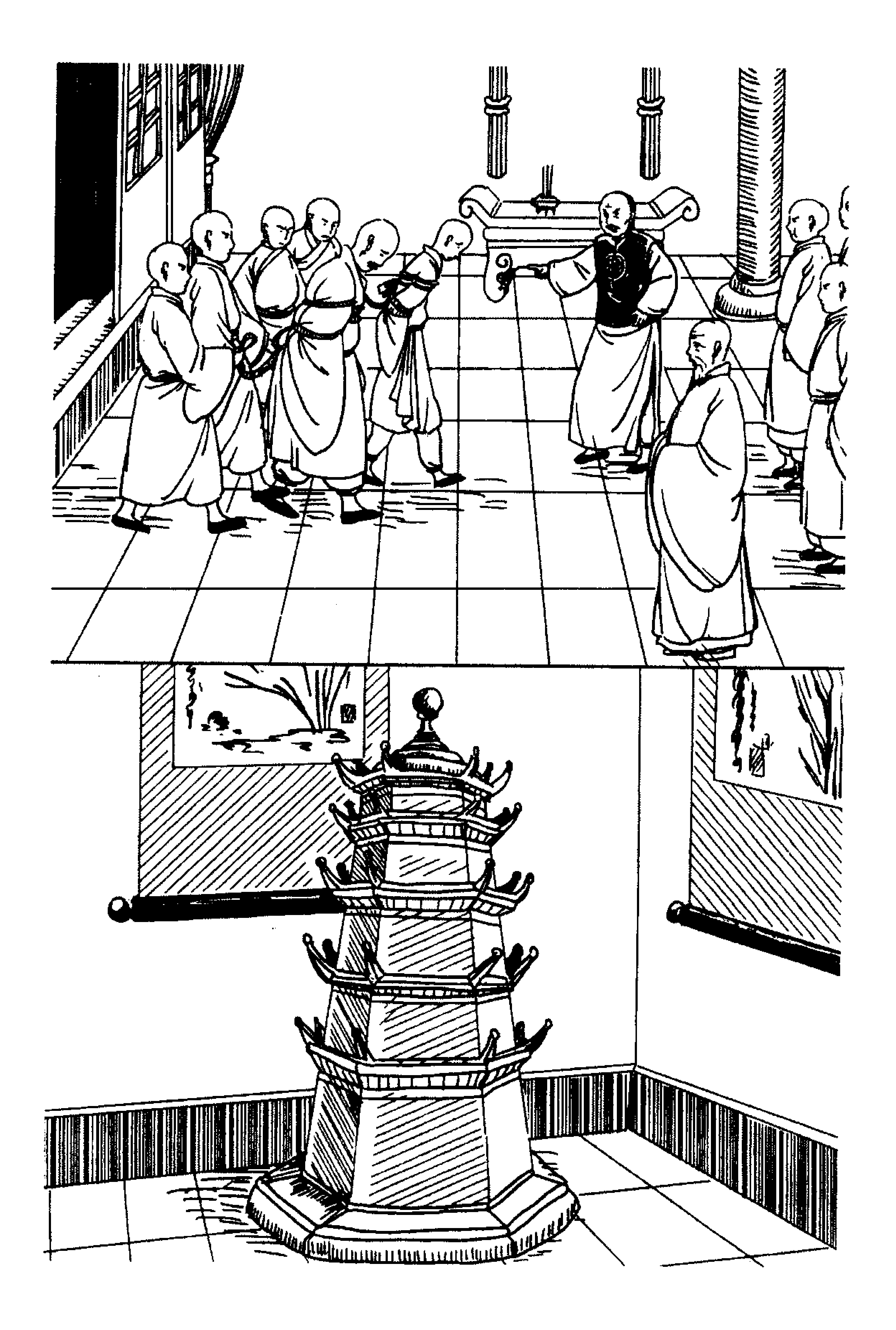
章霖听了诧异道："休得胡说！天宁寺的戒律素严，寺里的和尚决不会有这种行为。并且世上那有带着幌子行劫的？"两人道："小人兄弟所见的，实在是'天宁寺'三个字，没有差错。"章霖问道："你们若见了那两个和尚的面，能指认得出来么？"两人连忙答指认得出。章霖即刻带了两人回衙，打发衙役拿名片去请道明来，将两人的供词向道明说了。

道明道："两人既能认得出，不妨同去寺里，传齐合寺的僧众给他认认。若真是敝寺里和尚做的，一经指认出来决逃不了。但是同去不宜声张，免得闻风先遁。"章霖遂一同步行到了天宁寺。

道明在大雄宝殿上撞钟擂鼓，齐集了三五百僧众，分两排立好了，才同章霖带两人出来指认。两人一个一个地看下去，还不曾看到一半，猛听得和尚队中，有人喝了一声"走"，随即见有两个和尚，凭空往大雄宝殿的檐边蹿上去，比飞燕还快。道明看了，不慌不忙地向队中指出四人道："快追上去，务必拿来见我。"四人齐应了声"是"，也都凭空蹿了上去。

章霖问两人道："刚才逃去的，你们认识就是劫取你们银子的么？"两人摇头道："不知是与不是，小人没看出面貌。"道明笑道："必是这两个孽障无疑。这两个孽障原不是本寺的和尚，前日才来这里，要拜我做徒弟。我看他们的容貌举动，就知道必是带了重大的案件，想投入空门免罪的。凡是肯回头忏悔的人，佛门本可容纳。只是他们已经落了发，披了僧衣，还敢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国法便能容许，我佛法也不能容许。"

说到这里，追上去的四个和尚已将那两个逃的和尚拿解，从大门进来。章霖一看，果是一个身材高大，一个骨瘦如柴，都垂头丧气的，像是受了重伤。章霖教事主出认。两个和尚已抬头大声呼着章霖的小名说道："你教他们认，你自己就不要认认吗？"章霖听了大吃一惊，细看两和尚的面貌，好像是曾在那里见过的，却苦记不起来。两和尚道："我家和你家是邻居。那年我父亲被强盗诬报了，关在成都牢里。我们兄弟到你家，想借点银子救父亲。你一两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银子也不给，以致将我父亲做强盗杀了。我和你这样深的血海冤仇，你倒忘了吗？”

章霖陡然想起全椒县的命盗大案来，才知道就是这两个和尚，因少时借银不遂，记恨在心，有意找到县任上来为难。章霖因此革职。两个的仇怨算是报了，又做了几年强盗，自觉平生犯的案子太多，以为落发到天宁寺出家，可以避去做公的耳目。谁知胸前悬着天宁寺进香的香袋，却做了自己犯罪的幌子。然若不是天宁寺和尚的武艺好，不又给他漏网了吗？

相传天宁寺有一座几代传下来的铜塔。塔中装了几颗舍利子。塔是六方形的，每层每方角上嵌了一粒明珠。塔尖的一粒更是又圆又大。这塔重有八百斤。当天宁寺主持和尚的资格，第一要能一只手随意将这塔托起。若没有这种力量，别项资格任凭怎生合式，是不能传衣钵的。这塔安放在一间楼上，日夜有人看守。每日住持和尚须亲扫一次。

有一日，住持和尚忽接了一封信。信中说，三日之内必来将这塔盗去。若怕被盗，须赶紧移开，好生收藏起来。这时住持和尚的年纪有八十多岁了，得了这信，心想这事关系重大，只得召集全寺僧众，挑选防守的人。共挑了八个，分班轮流监视。

住持吩咐八人道：“盗塔的若来，你们不可争先动手，只伏着看他如何盗法。如他用两手去搬，你们尽管打他。若是一只手托起来，你们就得等他走动了，再合力追上去动手。倘有意外惊人的本领，赶紧来报我，万不可冒昧，坏我天宁寺的声名。”

八人受了吩咐，在塔下分班守候起来。守了两夜，没有动静。第三夜又守过半夜了，看守的和尚都不由好笑，以为是无聊的人知道这塔贵重，有意写这信来开玩笑的。看天色也快要亮了，逆料决没人敢来，大家的精神也都有些疲倦，便合上眼打盹。

正在迷迷糊糊的当中，仿佛屋上的瓦有踏碎了一片的响声。大家同时惊觉，睁眼看时，那里还见铜塔呢？只吓得这几个当值的和尚，跳起身往屋上就追。借着星月之光，看见一个很壮健的汉子，

用左手三个指头提住塔尖，飞也似的向前面梭过去。大家一见这情形，就知道不是对手。正要一人回方丈送信，余人紧紧地追上去。接着便见一条蟒蛇似的东西，足有十来丈长短，从大雄宝殿的屋脊上横飞过来，朝那提塔的汉子卷去。那汉子“哎呀”了一声，将塔往屋上一搁，跃起丈多高，避开那白东西跑了。当值的和尚抢上前看时，原来是主持和尚盘膝坐在大雄宝殿屋脊上，右手握着白绢一大束，左手已将铜塔托在掌中。住持还说，那盗塔的本领不错，要是手眼略慢一些儿的，就连塔带人卷过来了。

后来，这住持圆寂了。继起的不及这般本领。那塔毕竟被有能耐的盗去了。

民国二年，有军士想占驻天宁寺，住持和尚也是齐集全寺僧人，要凭武艺和军士决斗。亏得统兵官知道天宁寺和尚不好惹，自愿让步。民国十二年以来，常州各寺观没有不曾驻兵的。惟有天宁寺没兵敢驻。即此一端，已可见天宁寺和尚的武艺了。

（原载《侦探世界》1924年第17期）

猎人偶记

第一章

我生长湖南东乡。东乡接连平江之处，多山岭重叠，树木青翠，虎豹獐兔之属，涵淹卵育于其中者不少于是。

邻山而居之壮健者多以猎为业，大小有二十余户。大者十数人，狞狰之犬八九头，所以为猎之具皆备。鸟枪、钩、矛、毒弩、陷户（掘穴于地，置木制有机扭之板于上，兽过即陷落其中，此板名为陷户。形类旧式房屋之天窗，故名）、各种机网、铺地锦（以丝为之，若网，然网眼如鸡子大，一眼系一小铁勾，勾锋利异常，平敷于地而张机网于其左右。兽经其上，但略倾扑，即无得脱免者，名铺地锦。机网之种类极多，大都以丝为之，用麻者少也。丝取其质柔而牢，柔则易粘着，牢则不虑冲破）、铁猫（铁猫之制绝巧，以钢为之形，若屠户用以刨猪毛之刨铁。二片相合，接口处如锯齿，中有机扭，张之于地。兽蹄经其上则猛合，如齿啮物，其背面系以长索。有专司者）之类，各十数具。小者二三人，犬亦二三头，猎具有备有不备，视其财力之厚薄以为差。

与我居紧邻有黄九如者，赀力雄厚，为诸猎户冠，技艺亦非他猎户所能及。余少好弄，且喜武事，尝欲相从出猎。顾家父母约束严，而黄亦以余过稚，虑或见伤于异兽，不相提挈也。及余年二十五，曾略习拳棒，相从出猎之念仍不少衰。于时家父母亦略事宽假，遂得与黄数数出猎焉。因得知猎人之生活与猎时之情状，拉杂纪之，亦足供研究社会情形者之参考资料也。其中有非余躬与者，有不在长沙、平江区域者，但属猎人之列，即为是篇之资料。

黄九如为长沙人，余与之同猎时，其年已五十有五矣。一目已瞎，一目迷朦不能见三丈以外之物。少时曾习技击，富膂力而技苦不高。善走，追逐犬马，五十步以内能迈越云。因其居杂众猎户中，遂亦习猎。

其人沈挚寡言，临难不苟免。年二十许时，偕猎从山中。遇虎，大逾一岁之牛，立毙犬二头。猎人发枪未中虎要害，虎益奋迅作巨吼，震撼山谷。猎人皆股栗却步，势将罢不后猎。虎所毙犬中有一头为黄所蓄者，素未尝习猎，而屡从山中获鹿兔，曳之以归。黄极珍爱之。猎人出数十千欲与易作猎犬，黄力却不与也。犬性狞猛又未尝习猎，与其他之一犬亦初次出猎者，共前咋虎。猎兽旧例，人不发枪，犬不舍兽。一闻枪声，则犬不复顾兽矣。即未发枪以前，责任在犬；发枪以后，责任在人也。二犬不知此例，闻枪益趋虎，因为所毙。黄痛爱犬见噬，手中之枪又已发，不及复实弹药，虎已相距不逾寻丈。遂亦大吼，弃枪于地，徒手与虎相搏，卒抱持虎项。众猎人犹惧不敢近。黄力扼虎喉，逾时虎自窒息而殪。而黄亦疲乏不能举步矣。归家休养三数日，始复原状。自是黄以勇名震遐迩。黄忿诸猎人不助己杀虎，乃集同学拳棒者数人，倾家产购猎具。

是时，黄之目力甚佳，朝夕习枪法。他人之善枪者，于枪响时瞄准之眼皆不免一瞬，为善枪者之通病。黄独能不瞬，且能注视所发出之弹中禽与兽之何部。习久渐不瞄准。荷枪行山中，遇飞鸟之影，即从肩上发枪，百不失一。遇獐兔恒赤手追攫，鲜有获免者。其同伙亦多矫健，非其他猎人所能及。其训犬之法尤在诸猎人之上。当购犬时，有诀语四句，有如诀中所云者，不惜重值购归，专训三月始可入山。黄曾以诀告余，其辞云：“头似葫芦尾似蛇，后脚弯弯颈一抓（颈一抓者，谓其颈瘦小，仅一握也），若能生得团鱼眼（团鱼即鳖鱼，其眼如蜂之黄，凡兽之黄眼者，其视觉较他兽必敏捷），山中鸟兽是冤家。”黄依此诀觅犬，无不善猎者。

猎户所供举之神名翻坛祖师，不知其命名之意，亦不知祖师何

人，始于何代也。湘中猎户皆敬谨供奉不怠，绝无供奉其他神像者。所最可怪而使人闻之失笑者，翻坛祖师之神像皆头朝下、脚朝上，倒置于神龛之中，无一家顺置者。每度出猎之始，猎人头目必虔诚致祭于翻坛祖师之前，谓之“起神”。余曾与此等祭祝，至今思之，犹有余味。余所见在黄九如家，度其他猎人祭祝时，大致当亦无殊也。

未祭之前，黄与同猎者各易猎服。猎服之制，虽不若东西之精致美观，能坚牢、适体、适用，则有过之无不及也。猎兽多在秋冬两季，故猎服颇厚，用双层或三四层之粗制青色棉布，实毛发于其中。以麻线往来密缝，若缝中国式之袜底。裤脚至骭而止，骭以下以裹数寸宽之布条，谓之“裹脚”；头裹青绢，或绉绸一丈许，谓之“包巾”；足着之草履为纻麻，与头发交相织成者，落地全无声息，更便于上山，猎人称曰“爬山虎”。

诸猎人装束讫，黄九如亦严装被发而出，至供奉翻坛祖师之室。猎人与犬皆至，各屏息鹄立，人犬都无敢发声者。黄点香烛插炉中，烧黄表纸一张，口中祝不可解之词曰：“太阳茫茫（按：即明明之转音），祖师上山。月亮光光，祖师还香（湘俗称神像游行归案，谓之还香，意谓还受香火也）。芋头聋个耳，茄子毛得肠，吾奉祖师爷，稳坐中央。”祝毕，并不叩拜，若习体操之拿顶者，于翻坛祖师前倒竖数秒钟，起而取龛中神珓，掷之于地。一阴一阳者为圣卦，出猎则吉。否则，云有凶，不敢出也。余初次见黄祝毕，投珓得圣卦。黄拾珓吹唇作声，诸猎人皆喜形于色，精神陡振，各从壁间取枪与弹药之囊。可异者，犬闻吹唇之响，即时昂头摇尾，狂吠数声，以表示其欢欣勇往之状。黄束发荷枪。诸犬绕黄数匝，鱼贯而出，为人前导。余时亦特制猎服，持购自日本之双管猎枪。黄亦知此枪之效力远胜己所用之土制鸟枪。顾以习久成性之故，谓转不如土制者之合用。

余犹忆是日为十月中旬，连日阴雨之后，一行与余共九人，牡犬四头、牝犬一头。

犬之性质各有殊异，因之各有所长。有所谓善捡急骚者、善捡热骚者、善捡冷骚者。凡兽所经之地皆有气味，或经一二日不散，或竟数日不散。一兽有一兽之气味，猎人谓此种气味统名之曰“骚”。急骚者，兽飘忽而过于时，又适有大风，在不善捡急骚之犬，即不能继续追去。甚至遇南风则向北追，遇北风则向南追。因风吹荡其气味，犬即误认为兽所逃逸之路也。犬性之善捡急骚者，遇此等时，能不为风乱其嗅觉，追寻不误；热骚谓兽方经过不久，气味尚热也。不善捡热骚之犬，一嗅此热烈之味，即嚏不能抑。兽已经过一二或三数日，气味已渐稀薄，谓之冷骚。善捡冷骚者，多系牝犬。虽在六七日后，犹能追踪及之。他犬初亦能同时嗅着，第苦不能继续。不能继续者，猎人谓之塌骚。又犬之性有专善捡某种兽类之骚者。非其性之所善触之，亦即连嚏不止，或竟退缩不追。猎人蓄养既久，各犬三性皆所熟悉。一入山中，察各犬之形，即能预定是山有无野兽，及兽之种类与所藏匿之远近。而由猎者之头目分配守候之人与应守之地。

所守地在猎人中，统谓之“当”，有第一当、第二当、第三四当之别。当有定例，一种野兽有一种守法，不可错乱。错乱即纵兽脱逃矣。此种定例全从经验得来，非曾经习猎者绝不能与知。兽之种类既殊，性质亦因之各异。有平时在山中游走不定，一闻人声或一见犬影，即伏匿不稍动者，如兔是也；有平时伏匿不动，遇犬即惊窜无方者，獐麂是也。惊窜时，除兔与野猪无一定之方向，四处乱窜外，余兽皆有其一定不移之几条逃路。如虎喜登山脊，向四面张望，择人多处猛奔而下。故猎时遇虎，头目分派之当，多在山脊最高者为第一当，头目自守之。次高者为第二当，高足之徒守之。以下递相守。有虎之征候，视猎犬之尾下垂者，必有虎；绕人脚不离者，虎必在百步之内；衔人衣不舍者，则在五十步以内矣。豹性最狡，较虎尤为凶毒。守之之当，因不能如虎之简单。猎人遇豹必用声东击西之法。犬欲前而却顾，若欲人之从其后者。尾半垂半竖，平与其身等，则是山中有豹矣。猎者于此时遣一善走者，周山

而奔，旋奔口中旋作呼和声。犬必相随奔走，以鼻柱地触骚，即不随奔者而自向骚路追寻，此之谓“发山”，不特遇虎豹为然，入山之始必须有此一动作也。不发山则犬不奋勇，百兽皆无由使之窜出也。豹闻犬声，从容出丛莽，初亦若虎登山脊。守第一当者，十丈以内即须发枪。不问中否，急以枪贴身抱持，飞滚下山。不能立身而跑。缘豹性狡而狠，闻枪声不顾己身受创与否，必向有烟处猛扑。若相离过近，滚下稍缓者，鲜不遭其扑杀。豹一扑不着，若已知山脊不可行者，折身疾趋山麓。

山麓之当，较猎一切野兽皆有特殊之点。必三人为一组。一持枪，枪中实长二寸许钢丁，猎人谓之“抛钎”，亦名“大子”，专用以猎虎豹野猪等猛兽者。二人各持钢叉相守，若品字。持枪者居中而略後。俟豹至五丈以内始瞄准。发枪中头则不能扑，扑亦无力。次之则中腰与腹，皆足减其猛扑力。若中其足与股，无济也。豹扑至但举叉拟之，不可便刺。豹遇叉则逡巡而退十数步外，方转身反奔，不敢登山脊，仍绕山麓而行。守第三当者，一如第二当之对付。有二三大子中其要害，负痛愈甚，腾跃愈猛。斯时持叉者可出而要击之矣。因已伤及要害，不复有持久之抵抗力也。

猎人所最忌者，厥为野猪。无一定之当可守。其皮又粗糙，非数枪所能毕其命。力大于虎豹数倍，任如何武勇者亦不能徒与手搏。虽以极锋利之钢叉迎前猛刺之，深入至不能立拔，彼能带叉而奔，不流血，不叫号，一若未尝感受痛苦者。闻枪亦如豹之迎烟而扑。合抱之树但用其长大之嘴，一击即断。略掘地即连根倾拔矣。纵能辛勤猎得其肉，复不佳美，皮尤无所用之。故猎者遇野猪，或轰击数枪，任其逃去，或竟置不理。

余乡之猎，重在麂、雉。麂类羊而无角，非肉食兽，故不伤人。善走而不能远，远则其蹄流血。肉味极佳，皮值亦昂，更易猎获。余此次偕黄九如入山，即见黄手获一头。

余等所猎之山名白石岭，居平江之西乡，高可十余里，广袤及六十里。山上少居民，山下惟猎户与锯厂二业者。因山中产木料

甚富，就近伐木，锯成条板，输运各地，供建筑之用。山中起伏之低陷处，猎人为立名目，呼某某坡。猎人等引余抵一坡，坡中多小树、荆棘之属，亦稀密。将发山，余询黄九如曰：是坡中亦能藏虎否？黄摇首曰：不能，虎所藏处乃有荆丛而无树木者。余问故，黄曰："虎最恶鸟粪，一着其身即脱毛，烂及皮肉，故不敢止于有树之所也。"此解于物理是否能通，余识浅，不足以知之。但猎人皆持此说，当亦有经验之言也。

第二章

发山者为黄之首徒，姓高名桂荣，时年二十七，为平江有名拳师潘厚懿之得意弟子。拳棍皆出黄九如上，从黄习猎才一年。后即于是年十二月见噬于善坑山中之虎，殊可惜也。

高桂荣恃其拳勇，每猎必争先，任发山之事。他人发山只周山而呼，不敢深入丛莽中也。高既无所畏惧，单身入丛莽，遇兽，有犬不及见，而已为高所击毙者。黄屡戒之，略谨饬，数日故态复作矣。此时黄目既不良于视，非远猎则不亲往。以近山无猛兽，同伙与其徒足了之也。此次以余请偕行，故亲出为余指点。

余与七人立山阴处，高从弹药囊中取发火之铜帽，猎人所称为洋炮者，按之鸟枪火门之上，长呼如啸，急走入山坡，五犬相从其后。此坡之大约可十亩，高走未及半，五犬同时折向左方。有大吠者，有声若出自鼻中者，有不发声而直追寻者。黄笑而顾谓余曰："吾犬捡得麂骚矣。"余问何以知之。黄曰："闻犬声知之。五犬中有一犬恶麂骚，狂吠者是也。一犬不善检急骚，声自鼻中出者是也。"黄语毕，随指点六人宜守之当，而己则立原地不动。余曰："君不守当乎？"黄笑曰："此即守麂之第一当也。君可举枪以待，不虑无麂来也。"语未竟，荆棘分披而动，窸窸有声，果向余与黄所立处而来。余方转枪头，已闻枪声砰然发自坡中，盖高桂荣所发

也。枪既作，三犬皆改涂而趋。黄顿足詈曰："蠢哉！蠢哉！习猎一年，隔青犹不知耶？"隔青云者，枝叶蔽禽兽之体之谓也，一叶之隔，枪即不能中。黄立弃枪于地，一麂突从丛莽中奔出，距余才数步。余拟枪不及，黄已一跃蹴麂扑地，随俯身提其头。麂长几二尺，较寻常守当之麂为大也。高桂荣奔至，于腰间出一索，系麂之颈，牵之以行。麂性甚燥急，见被絷不得脱，跳踉无停趾。黄复责高曰："汝诚不率教哉！脱守此，非吾者，不失却此一大注财乎？"高曰："吾因疑师之视不良，而向先生又为初次入山者，即发枪未必准。於时麂适露峰，吾故不能不抢当也。"黄颔首大笑曰："我目诚不如人，然在三丈以内，犹未有能脱免之禽兽者。但省却我一码药弹亦是佳事。"

余旁立不解露峰与抢当之语，因询之黄。黄曰："吾侪猎人於丛莽中猎兽，得睹兽全体之时甚少。有莽为之蔽，而兽走又甚疾也。但得见其头或脊于一瞥而过之时，即当急击。若必待其全见而后击之，是永无可击之时矣。此头与脊之偶见，吾侪即称之曰'露峰'，盖头脊在兽身为最高，犹山之有峰也。'抢当'则有两种用法，兽在山中，吾侪发山后，彼犹在山中盘旋游走，或四处乱窜，谓之兽不抢当，犹言不向所守之当而来也。一经发山，即向所守之当直奔，是谓兽肯抢当。第二种用法即是适间高桂荣所发之枪。守当者是我，我枪未发，而彼枪抢着先发之谓也。吾侪出猎，若遇猛兽，每有抢当先发者。如守虎当，每当相离不能过十丈，取其救援得快也。尝有第一当与第三当同时发枪，而第二当之枪转发在末当之后者。此中又有'迎当'与'送当'之别。如虎可打迎当，不可打送当。迎当者，迎面而击之也。送当者，待其过而从后击之也。虎性最托大，惟疑有人在后暗算，不疑有人敢当面击彼。故枪虽近头击去，彼犹以为发枪者在后，急返躯觅发枪之人。若击送当则适符其心理。以虎之猛力，忿而与人致命，人岂有幸免者？豹与野猪则不然，闻枪声，见烟即扑，决不反顾。于此二兽多击送当。但送当难中要害。故同辈中猎得豹者二十余户之中，数年不过三头，而

此三头中我实猎其二。惟我等敢击迎当也。猎豹击迎当，远者吾不知，长、平二邑，当自吾黄九如始矣。”言时颇有自得之色。

守当之六人皆至，麂见犬益惶急思遁，犬亦作恶形相向，黄叱犬勿尔，犬即帖耳顿驯。七人者复率犬前行。

余与黄独后。余遂问黄曰：“犬闻枪即舍兽不追，何也？”黄曰：“非不追也。吾侪猎人于驯犬时，严禁不令作枪响后之追也。吾侪猎兽，重在得皮。兽已中枪倒地，若数犬丛集而咋之，皮将破裂，无所用之矣。肉能值几何哉？又犬经发山后，性发如狂，不顾生死，虽遇虎豹亦不似未经发山以前之退却瞻顾。舍枪声而外，任谁何亦无能止之者。犬若不知此种禁令，不将尽膏虎豹之吻哉？故未发山之前，知山中有虎，即不发山，第举枪向丛莽中连击。虎豹即闻枪发动矣。发山之后，始知有虎，则亦急向丛莽中鸣枪，以收回发出之犬。吾侪之犬得之不易，训练尤难。有一头值数百千者见噬于异兽，岂不可惜？”.余问：“君家之犬购自何许？”黄曰：“长、平二邑之猎犬佳者，十九购自华容。华容为猎犬聚会之所。每年春秋二季，贩犬者定期集于华客，谓之‘开考’。已训练成熟者极多，然价值恒昂。富贵家之公子少爷所争购，吾侪乏赀，不足以得之。惟有择其质佳而未经训练者。购归自训之值不过数千、十数千耳。”

余初闻犬亦有开考之语，颇致诧异。若非出自老年而诚实之黄九如之口者，余必将斥其诞妄。后叩以开考之情形如何，黄笑曰：“猎犬开考，亦世上奇观也。所至之犬以千计，犬之主曰‘考头’。每考头所携犬多者百余头，少亦十数头。训练成熟者各有所长。考头携犬至，必至专司考之里正家报到，谓之‘挂名’。按挂名之迟早为次，齐集广场中，以次各显其所训犬之能。此五犬者，皆陆续购之于华容开考之广场中者也。五犬当时皆无所能，并不在考试之列。”余问考试之法若何。黄曰：“无一定之考法，一视各考头平日训犬之成绩如何，而各当场表演之也。”

余与黄九如之话言未竟，忽有枪声发自山脊。余举首见同来猎

人皆伫立山脊，亦不审枪发于何人，与射击者为何禽何兽也。黄回顾余曰："君卜此枪声得中物未？"余曰："不及知也。"黄曰："此枪宜是中一雉。非兽，亦非高飞之禽，故其声低微而不扬。又枪作后微闻扑翅之音，非雉无此强健之翅也。"无何至山脊，高桂荣果提一文采烂然雉，欣然告黄九如曰："顷始得行吾师所授响脚扒火之法，乃有神验也。"黄从高手中取雉示余曰："吾适言如何？此物击之非易，见则无所逃者。长、平二邑惟吾与童口［注：此处原刊本脱一字］聋子耳。"

余问何谓响脚扒火之法，黄曰：雉之毛羽坚密而光滑，当其蹲踞不动时，非从彼头部及胸部发枪，不易入木。头部地位过小，非枪法高妙者殊难命中。而雉不栖於树枝，枪尤难出其胸下。故击雉栖不如走，走不如飞，飞则毛羽毕张，目标亦较大。但击飞难准，而待其飞始拟枪，益无命中之望。我击雉之法不同于人，见雉栖山阿，则拟枪于其首所向之前尺许，食指临机（发火之机，以食指拨之）待发。猛以脚顿地作声，雉闻声惊起，翅方张而弹丸已至。不于其头必于其项背矣。"余趋视雉，果伤在其首也。是时，天复欲雨，遂罢猎而归。

第三章

余既得从黄九如数数出猎，习久渐知飞走之性。民国六年，里居多暇，辄荷枪入山为单人之猎。

单猎之目的在获鸠、雉与竹鸡。三者之肉皆肥美，足供朵颐之快。鸠不能高飞，飞亦不如鹰隼之疾，且毛羽松动，容易受弹。故每出必获鸠二三尾。雉与竹鸡则非有驯养之媒，不易得也。

余初从黄九如许乞得雉媒，入山不鸣，屡试皆如之。忿而返之黄。黄诧曰："吾用此媒二年矣，其鸣极佳，何于君独否？"余乃请黄入山以验其鸣。黄遂持棚荷枪。（猎雉与竹鸡，须用带叶竹

枝编一高二尺余、长三尺余之篱，以为猎者掩护之具，猎人名之曰“棚”。棚中有小孔，名“枪眼”。以枪纳孔中，猎者亦于此孔中窥伺雉与竹鸡之来未。）媒若知其将出猎者，飞集黄肩。余相随至山中，黄曰：“此非猎雉之所，但验其鸣于君可也。”言毕，植棚于地，以枪纳孔。黄以目力不良之故，窥棚之前须用手拨开竹枝之障眼者。才一撩拨，雉媒已振翼高鸣，声澈里许，逾数分钟始息。黄笑顾余曰：“他人之媒能为此长鸣乎？方里之内，但有雉无不应声而来者。”余仍笼归。

次日出猎不鸣如故。余乃效黄植棚、纳枪、拨枝状。枝甫动而媒鸣矣。盖其习性如是，非猎者有拨枝之表示，彼知不在应鸣之候。虽微物亦具此头脑，为可异也。媒引他雉至，即向棚下趋走。他雉认棚为篱，不知有暗算者，尾追之。猎者不俟其逼近棚际，发枪击之，百不失一。余用此媒，匝月之间获雉二十余尾。

一日，媒鸣未毕，一雉骤来。余拟枪未及发，雉已追媒入棚下。余欲回枪击之，惧伤媒。方在犹疑，雉已见余，狂窜飞去。余从孔中拔枪出，已无及矣。因往叩黄，遇此等时当以何法处之？黄笑曰：“君不尝询响脚扒火之法乎？亦惟此一法耳。枪不可动，但一顿脚，雉必离棚而飞，击之不甚易耶？”余大服。自后猎雉，不复有穷于应付之时。

媒供余用者三月又十一日，一夕为狸奴所伤，二日而毙。余痛惜之十余日，不能去怀。狸奴左目亦为媒啄瞎，不复能捕鼠，未几即见弃于其主人。余闻之，心始稍稍恰悦。

余书至此，忽忆及一猎雉之滑稽事，颇能引人发噱。

去余居三里许，有陈岱生者，年四十许，性极猜忌。善猎雉，其法不轻以示人。有胞侄名桂芬，年甫弱冠，亦喜猎雉，而苦不得所以猎之之道。屡请于岱生，吝不与教。桂芬乃谒黄九如求教，适黄以事他往。桂芬素识高桂荣，语高以来意，因求指示。猎户以猎法授人，循例非奉脩金（细俗称师傅钱），无肯语实者。高复年幼，喜滑稽，知桂芬无资，亦非能习猎者。乃故矜重其辞曰：“雉

猎之法最不易授人，故汝叔虽善此，亦不肯传汝也。汝不能送我师傅钱，我安能白教？”桂芬固求，且询师傅钱至少须若干。高曰：“猎户皆有旧例，不可移易也。拜师为徒，所有猎法皆学得，奉师傅钱二十四千，饮食之费与购具之需不与焉。今汝专学猎雉，目较全学者为廉。但猎雉为个人出猎之最要方法，非猎其他飞走之法可比。汝能奉吾八千者，吾即以法授汝。”桂芬性亦狡黠，乃佯诺而求迟其缴纳之期。

高已觉其诈，而表面一若深信其诚然。叮咛缴纳之时日毕，正色而言曰：“吾今姑授汝朝猎之法，以后依次相授，半月可竟也。”桂芬颔首欣然静听。高曰：“猎雉以日初出时为最适宜之时间，因雉喜迎日长鸣也。雉之性喜居山脊而迎日之鸣，尤未有在山腰与山麓者。其鸣时必延颈向日。故朝猎之法于日未上时，荷已实弹药之枪而出，循山麓潜行。一闻鸣声，急从西方阴处上山，于将至山脊时匍匐蛇行，不得有极纤微声息惊窜之也。行时两眼巡视左右，不可少瞬。雉顶朱殷，甚易识也。但得见顶，急对准其顶发枪，迟则无及。”桂芬问曰：“从西方阴处上山，东方之日不射眼发花乎？”高笑曰：“雉迎日而鸣，汝若背日而上，汝未见雉，雉已得见汝矣，汝枪安从拟其顶哉？此吾侪猎人累代相传屡验不爽之法，非汝我交好，而又许奉我以八千师傅钱者，安肯举以相示？”桂芬喜极归家。因不满其叔之吝不授己，遂亦不语于其叔。其意盖欲一朝而猎数雉以夸示之也。自是黎明即起，携枪潜出后户，不令其叔知之。乃数日无所获，志亦稍懈矣。

一日晨起，正将出猎，忽闻屋后之山有雉高鸣。桂芬喜出意外，念后户适朝西，急实枪拔关而出。因山不甚高，恐足音惊雉，未至山腹即蛇行而上。时在残腊，日已不烈，又属朝暾，虽射目犹能启视，第苦睹物不分明也。桂芬在山腹时，已极力睁注，不凝不瞬，及至山脊，已模糊不能辨数丈以外之物。惟其目的在得见朱殷之顶，颇自信朱殷若触眼帘，必能辨认。正伏地如猫伺鼠，突觉有朱殷之顶触眼。念师传迟则无及之言，砰然一响，已弹随声去。自

谓此番可获一雉矣。谁知“哎哟”之声随枪声而发。桂芬此时之惊直如遇猫之鼠，心胆俱裂！慌忙起视，则中弹卧地者乃其吝教之叔也。其叔冠瓜皮帽而红其顶，亦因闻雉鸣而出猎。盖猎朝鸣之雉者必背日匍匐登山猎法，一如高桂荣所传。惟迎日与背日之殊也。岱生冠红顶之冠，又延颈左右探视，桂芬模糊之目但见蠕蠕而动之朱顶，焉暇审睇？所幸桂芬枪法非高，中于岱生之头者仅有数粒，又有瓜皮帽为之蔽障，不过一时受震而昏卧耳。桂芬负之归，移时始苏。桂芬述高所授朝猎之法。岱生惧桂芬因得悟背日之理，竟不自承其出为猎雉，但责桂芬卤莽而已。其性之猜忌有如此者！

岱生善养雉媒，月有数日入山觅雉卵。雉卵多在荆棘丛中，一窝二枚者多。猎人谓有三枚，则孵出后必一为锦鸡，语属不经。不审研究动物学者于此可得相通之理否？猎人固言之凿凿也。岱生得雉卵，裹以棉，日夜纳于肋下，眠时尤为注意。约三十日而雏出，气候暖则二十余日即出。初出与家鸡之雏绝相类，饲以小米、沙虫之属。半年可施教，八月可用矣。一媒教成，佳者可易十余千，次亦数千，视饲鸡、猪之获利多矣。其难不在觅卵与施教，而在此三十日之孵覆也。亦有杂鸡卵中，令家鸡孵之者，十难得一可用之媒。盖因雉卵脆薄易于踏破。即位置适宜，而鸡卵化雏较迟，雉出独早，且形小于家鸡之雏，每有方在破壳即遭踏毙者。又雉雏虽与家鸡之雏相类，而性质极不相能。最显明之点，即为步趋。雉雏出卵即奔窜无正步，啄食之形亦与家鸡迥异。故不死于家鸡之足，则死于家鸡之啄矣。出卵后单独饲养，可望长成。然家鸡之性过驯，遗传于雉亦胆小，不能成佳媒。由山中获得雉雏，养驯而后训之，极为佳妙，但不可得也。故陈岱生所养之媒，猎户争购之，恒纳金于雏时也。

第四章

猎户之信奉其翻坛祖师，几成为猎户之天性。出必祭祝，谓之起神；归必陈所获于龛前之地，复点香烛、焚黄表纸，但不祝、不倒竖，谓之“安神”，其意盖谓神适随彼等出猎，归须有以安之也。在今日之新学家，若睹彼等信奉之状，必无不嗤其迷信无识者。余亦非迷信神权之人，但目击数事，觉彼等之所谓翻坛祖师者，实有佑护彼等不可思议之效力。非敢提倡迷信，亦以其事有足纪者。

一日为十二月初十，雨雪浃旬，是日始霁。猎户习惯，雨雪初霁，最宜出猎，以飞走胥乘时出而觅食也。大地皆被雪，飞走无所得食，莫不饥疲垂毙。有时饿极，竟不避人，径入人家，见可食之物辄强攫吞咽。故大雪之后为猎户丰获之时期。

是日晨起，九如之徒见气候良好，皆整备猎具，将一举而偿此浃旬所受封锁之失。九如忽召诸徒，语曰：“吾昨梦祖师训示，谓今日不能出猎，猎则第三枪有险。并嘱戒之、慎之。吾素无梦，梦必有征。且祖师见示，尤无虚妄。吾因不欲出也。”高桂荣曰：“师傅殆因久不出猎，精神不振。临睡时回思昔日遭遇猛兽之险，而有戒心，故生恐惧之梦。今日而不出猎，是坐失良时。若同辈闻所以罢猎之故，必笑吾侪恇怯。师傅一生英名，尽此一无稽之妖梦矣！”九如仍犹豫，高又曰：“祖师既明言第三枪有险，我等何不发三枪后始出，则三枪有险之说无可应验也。”九如曰：“无故发枪为猎人所忌，汝等须出，当以二枪为限。不论二枪有无所获，即罢猎归耳。过此则无所患矣。”

诸徒皆谨诺，及起神以珓为卜，非阴即阳，圣卦终不可得。九如复中馁，不欲行。高夺珓祝曰：“死生有命，猎者宁惧见戕於兽哉！险而非兽，家居亦不能免。望祖师赐一圣卦。”祝毕投珓，竟

得圣，三投三复，诸人神为之王。遂欢欣而出。

近黄居数里之山，为多数猎人朝夕蹂躏之地，黄莺反舌之属且不敢栖止。其中其他飞走更无足供猎人之一顾者。以是出必数里之外。是日，九如率徒四人、雇伙三人（猎人家雇伙较寻常人家所雇长年之工，身价略高。当民国六年时，湖南生活程度尚低，寻常长年之工，月给至多不过一元。而猎家雇伙，则在一元五角以上。因气候之关系不能出猎时，则在家以棕编织蓑衣及棕荐之类贩卖。各地分红之法各有定章。猎兽以兽之驯猛与发枪之次第而定分肉之多寡，皮则属之主者。遇虎豹，发头二枪者多得肉外，尚有酬金一二三千不等。故击虎豹抢当者多也）、猎犬四头。余因不耐严寒，不欲偕往。九如亦以妖梦之故，不令余与俱。

九如等行十里许，于山中第一枪猎獾一头，第二枪得一鸠。九如曰："归休乎，祖师之训不可忽也。"诸徒无言，遂相将归。

途经善坑，憩于茶舍。茶舍主为六十许老媪，九如等常经其地，素所识者。老妪见九如等至，喜曰："君等久不出猎乎？吾正日盼君等之至也。连日雨雪，后山有麂穴，不得食则入吾园中食吾藷叶及蔬，日来为蹂躏几遍矣！君等曷一往园中观其蹄痕乎？"高桂荣即欣跃入园，须臾出语九如曰："吾察蹄痕，似不止一麂，大小深浅宛然可识。至少亦当有二麂。"九如闻有二麂，不免心动。缘麂为猎人所极欲得者（肉甚美，每斤可易钱二百文。重者可得肉五六十斤。皮每张大者值三四千，小亦二三千。猎时又最易擒获），乃偕高入园，诸人皆相从。九如遍察蹄痕曰："此中虽有大小深浅之辨，可断定实有二麂。然无一雨雪rg新踏之痕。故其下陷处为雨所崩溃，无有崭然新踏者。是二麂或已为人猎去，否则已窜入他山也。"高曰："有人来此猎麂，媪宁不与闻之？尚何日盼吾等之至也。雨雪至昨夜始止，今日虽晴，麂胆小，安敢白日入园！有麂不猎而妖梦是惧乎？"言已，不俟九如之许，即率犬呼啸发山。

九如只得与诸人同上。见随高奔驰之犬皆弹尾不敢发声，亦不以鼻柱地捡骚。九如知有虎，急大呼止高。高回顾犬，或绕膝战

粟，或衔衣令退。高即于囊中出大子，加硝药半码实枪中，易新购可靠之铜帽（猎人所用以发火之铜帽，必拣选最可靠者数颗，另置药囊中，以备遇猛兽时之用。寻常铜帽时有因受潮湿击之不响者。当危急时若遇此等不响之铜帽，则性命交关矣），回身至九如许。九如等亦已更帽、加大子，顾谓高曰："果有虎矣，事将奈何？"高曰："善坑为往来要道，焉可纵虎当之！我等即不能歼除，亦宜驱之使去。老媪平日相待甚殷，又安忍坐视其居有虎患而不一为之计也！"

九如亦颇负侠气，闻高语，深壮之。顾心中犹不忘其祖师第三枪有险之言，乃谓诸徒曰："依犬之情形观之，虎即伏匿此山中。此山但有四当须守。余自守第一当，高与二伙守第二当，三四当四人分守之。发枪须要沈着心，目中不以为是虎，自可减少恇怯。心定手自定，手定枪自准。若七人不能杀一虎，吾老矣，名誉不足惜；汝等正在争名之时，将贻人笑耳。"六人者无言。高独曰："师傅目力有限，我愿守第一当，保无误。"九如不可，曰："第二当亦殊紧要，吾目尚及三丈，有何可虑？汝但慎守第二当足矣。"九如之意，实惧第三枪有险。是日已发二枪，若令高守第一当，适符第三枪之数。高系学徒，脱受创于虎，九如将无以自解于人。且九如平日甚爱惜高，而高又未尝猎虎，无经验，故坚不令守第一当。实则若令高守第一当，转无是日之惨祸。事由前定，或亦有诸。

当时，九如分拨既定，遂各如所指守当。九如纵犬使吠，复令第四当守者向荆棘发枪。须臾，吼声陡作，一斑文若锦之虎自丛错中奋跃而出。四犬立九如左右，至是伏地栗栗，不敢仰视。满山树木都鸣，森严之气，袭人肌栗。斯时，万类无声，但有寒风怒号，山谷震撼。虎跃登山腰一巨石，昂首四顾，尾挺如戟，徐徐左右旋动。视线所及，若已见犬，即不复如初出之雍容。若锦之毛，遍体倒竖，忽延伸其爪，殆类呵欠。略触石作响，一蹿已至山脊，距九如不及二丈。九如见虎长逾四尺，知不易猎，举枪一发，中其下颔。虎负痛回身，以前爪触颔数四，殆痛不可忍也。守第二当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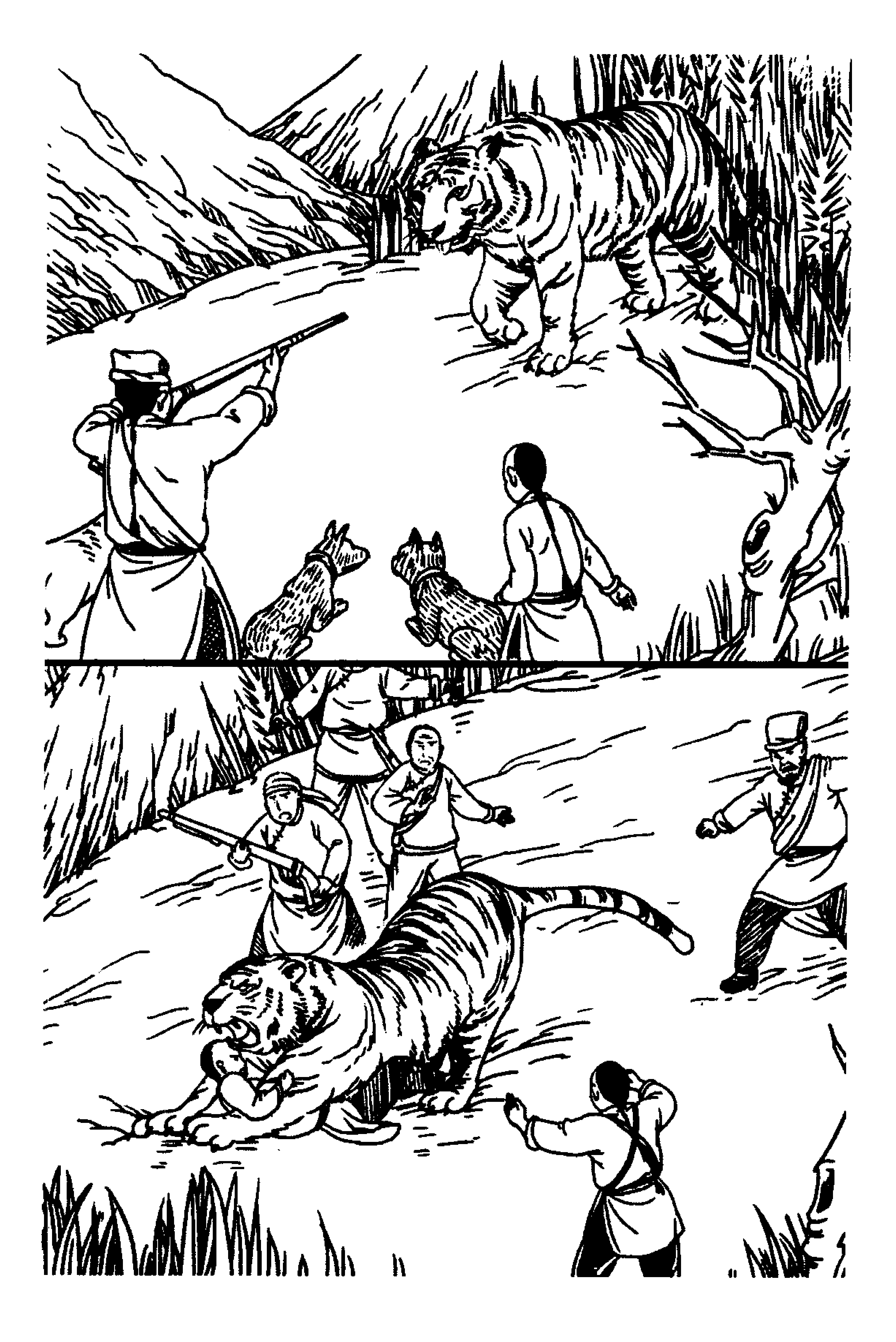
一伙，见虎伤颔蹲地，以爪抚伤，不待临身，即拟枪击之。奈势过远，弹虽中的而创之不深，所击又在侧面，仅中其臀。虎遂怒吼，猛扑发枪者。高正举枪以待，迎头一击。此时高与相距才数尺，弹力大、洞脊而过。虎若不知者，仍扑至。二伙相离略远，得以滚逃下山。高知无可逃，乃弃枪抱持虎。然肩背已为虎爪所伤。高以头抵虎颔下，虎一爪为高肩所格，一爪困于高肋后，二爪着地不能用也。口向天抵高头下，噬不得人。虎遂相持不动。第三四当之守者，欲发枪则惧杀高，仓皇无可为计，皆趋虎前。见虎张口怒目，则以枪首捣其口。惶急之际，且不知发枪也。及九如奔至，连呼扒火，四人方悟。或拟其口，或拟其腹，四枪齐发，虎乃就毙，与高同倾扑地。九如呼："桂荣放手！"高若不闻。辟其手，牢不可开。盖十指深入虎体者几寸，已僵如石人矣。舁归治之，逾时始苏。然终以肩背流血过多、用力过分，未数日亦毙。

呜呼惜已！高与余同生于庚寅年，其人虽未尝读书，而知尚义重然诺，其勇迈之气尤有足多者。死生诚有命，不然高更祝投玫，何变卦之速也哉！

第五章

猎时不贵人多。有经验者三五人，任猎何种异兽，皆足分布。集十数或数十无经验者于一山，转足害事。一缘责任不专，一恐弹伤同伴。故人多之猎，除猎芦雁外，无多至十人者。

猎芦雁之法有二，一昼猎，一夜猎。芦雁最能群，多者数万头。飞则翳云日，集则蔽原野。羽翼搏空之声，较百十航空机之音为尤烈。昼猎以枪，枪长大倍寻常。一枪之弹能歼雁数十。猎者恒十余人，择良于掩护之地，拟枪以待。浮水上者不能击，必投石使惊飞，然后击之，无不纷堕水中。能飞而逸者，里许复集。猎人从之击如前，三数复，雁无噍类矣。此昼猎也。夜猎则有水与陆之



插图：龙家小傲

别，皆不用枪。群雁夜宿，不论水陆，必有警者，若司夜然。时引脰四瞩，有异则延颈长鸣。雁皆有偶，司夜之雁则无偶之孤雁也。孤雁长鸣，群雁即惊飞。猎人伺其旁，燃线香一束，以竹管笼之，露其颖，上下扬动。孤雁见火辄狂鸣，猎人急纳颖管中。群雁飞起，见无警，复相将下集。集后约半炊许，猎人复举火，孤雁复鸣，群雁复惊飞。见又无警，则相与噪孤，若诟病其妄者。噪已，复集。猎人更举火，孤急鸣如怒。绕群而飞，亦似甚病群雁贪交颈之眠者。群不飞而四望，线香之颖既纳，仍不知警之所在。乃群起啄孤，孤不能堪，离群而立。更见火则作悲苦之鸣，群鼾睡如不闻。孤知不见信，惧同及于难，遂嘎然一声高飞引退。

群集于水者。猎人系囊于腰，囊以麻为之，其制类网，大可容三人。其口范藤为圆，略一折叠，囊中之物无由出。距雁群数十武入水，渐泅而近。猎者必善泅，非第不能激水成声，且不能有激荡之浪。但有柔靡之波，雁认为风，不之觉也。猎人近雁，一一捉其足，曳入水而纳之囊。手法习练有素，雁足入手，无有逃者。一雁得逃，群雁皆惊逸矣。猎人若遇一雁脱手，则皆不动声色，亟潜伏水中。群雁盘空下视，睹无异状，又下集如故。如是乎群就歼焉。其宿於洲渚者，则于孤雁引退后，张四面之机网。网以丝为之，其制绝巧。雁一触网，鲜有脱者。即脱于彼，亦复罹于此矣。惟张机时须人多敏捷，方不至机未全张而群雁惊逸也。

其地之猎，皆以三四人为率。而猎虎豹竟有以二人为之者。以余所见，有宋乐林者，不知其籍何许，民国七年始率其一子来吾乡。自构屋居山中，初不与乡人通庆吊。一年后方渐识诸猎户。人无审其何以为生者。有猎人入其居，见室中张虎豹之皮数十具，有新剥血肉未干者。猎人骇询所自来。宋乐林笑曰："君等业猎，乃不知虎豹之皮之所自来耶？谚云羊毛出自羊身上。则是虎豹之皮，当亦出自虎豹之身也。"猎人曰："然则子亦业猎者乎？顾何弋获之多也？"宋微颔其首曰："凡业贵专，专者所获自厚。吾父子专猎虎豹，是区区者乃一年之积。君视之曰多，吾犹甚不慊于怀也。"猎

人骇极而疑，因叩为猎之状，且请示其猎具，宋不欲。固请，乃于床头出铁锹一具，示猎人曰："是即所以猎虎豹者也。"猎人视锹大于寻常者三之一，重可十余斤。上黏泥土，一如农家物。猎人怒其妄曰：" 是不足以杀犬豕，三岁之童犹将知之，乃以欺我乎？"宋大笑曰："吾固知君之不见信也，吾父子视虎豹，犹不若犬豕奈何。"猎人忿而出，言于诸猎者，莫不谓宋乐林诞妄。然与白石岭对峙者，为指尖岭，皆为长、平二邑之大山。平日藏匿虎豹极多，无日不伤数人。宋乐林至，不及二年，已渐少虎豹之迹，更不闻有伤及行人者。诸猎人亦稍稍怪之。余识猎者最多，有以猎人见宋乐林事相告者。余独深信其非妄，欲猎人为介以谒宋。猎人或忌嫉，或患见慢，皆不愿往。

余乃专诚诣其居而投刺焉。宋方当门织屦，起迎之态殊落莫，无世俗工于酬应之容。观其年约四十许，躯干短小，不及中人。皮肤尤黧黑，黝然如漆。十指瘦锐若鸡爪。时方九月，衣青绢制之短袂，头亦以青绢裹之。两鬓有长须露出，可知其尚蓄发也。双眉浓黑如帚。目深陷，睛小而有光，白为赤筋布满，若患火眼者，形至可怖。准隆而正，气宇温雅，不类野人，尤不类多力能猎虎豹者。逊余坐，叩余姓氏，且谢曰："吾愧不识字。"余时甚悔投刺之无谓。道姓名、居址毕，告以仰慕而专谒之诚意。宋亦无㧑谦之语，但询余何所业。余笑应曰："尝读书，然非赋性所近，独喜猎耳。第苦术不能高，故来求指示。愿闻君家猎虎之法。"宋曰："吾父子流落于此，猎虎固非素习，因其皮可易衣食，是间又多藏此物，故偶为之。今已猎将尽，不日将当舍此他适矣。"余知其异人，初见不敢探其身世，乃曰："虎豹为百兽中之最凶猛而多力者，君当之不异犬羊，神勇固足惊。然所以猎之之道，必有足言者。君不日既将他适，安可不留此震烁今古之绩于响慕者之脑海乎？"

言时，适一壮士将茶出，年约二十，体壮硕于宋将倍之。余立为礼。宋曰："此小儿也，不敢当礼。"余请其名。曰："乳名能官。"因语能官曰："客欲知吾猎虎之法，其取刀叉来，与客观之。"

能官诺而退。须臾，一手执一器出。一为三刃之叉，木柄长可四尺，叉与柄相衔接处，贯薄铁饼二枚，摇之当郎作响。三尖皆不锋利，且锈生其上，不似可以杀虎之具；一为奇形之刀，余生平不曾寓目者。五刃相排如扇页，每刃长及二尺，锋可吹毛而断。檀木之柄大如杯，柄端有三铁镴，若渔人之叉柄。刃共长八尺余。思此器诚能杀虎，但长大如此，重亦当在六十斤以上，安能挥使裕如也？

余正疑度，宋已笑谓余曰："客知此刀之用乎？曾数十虎戕于是矣。"余答不知，并请其说。宋曰："虎有所恶，亦有所惧，猎者不可不知也。恶铜铁之声，惧朱红之色。吾既察是山有虎，则择地掘丈许之深坑。坑宽不过二尺，长不过七尺。吾居其中，而植此刀焉。吾儿悬宽大之红布于坑之左右，而以身当坑立，舞此叉作响不绝。虎闻声必趋至，见吾儿则猛扑。吾儿善纵跳，退跃过坑。虎扑势猛，无不堕坑者。堕坑则胸腹陷吾刃矣，百无一免者。吾岂真有杀虎之神力哉？虎来自杀也。"

余初闻其说而惊疑，继思虎之性质、行动，果富胆力者。以此法猎之，实是妙不可阶。宋之言绝无欺饰也。但不审以何法，能察此山有虎，而掘坑布置以待？因质之宋。宋笑曰："有何难察？但人不之察耳。兽中以虎之鼻息最巨，其所止无林木，无风动枝叶之声，以乱其音浪。于夜深万籁俱寂之时，潜至类能藏虎之处，匍匐以耳贴地，凝神听之。方里之内，但无高蜂阻隔，其息音未有不入吾耳者。至其行步之声，尤易察出。落地柔靡而沉重，轻捷而稳实者，非虎豹之步而何哉？"余大钦服，曰："君诚善格物者矣，以如此知识能力猎虎豹，无惑乎虎豹之俯而就歼也！"

余别后十余日，更往访之。则茅屋三椽已倾覆於荒烟蔓草中，宋乐林父子不知以何时他适何所矣。怅然神往者久之。询诸猎人，无一知者，亦无一注意及之者。特志其居吾乡之绩，并其姓氏容态于此。有心者倘遇其人，或不类余之无目而失之交臂也。

第六章

余既纪宋乐林父子事，可知猎猛兽不贵人多，而人多转足偾事。余曾两度与多人之猎，皆险极，几濒于死。

一为民国癸丑年七月，余从讨袁第一军驻岳之云溪，住于土绅徐某之家。徐为云溪之巨室，饶有赀财。其人年已五十，少时曾习拳勇，亦略解文字。宾主接谈颇惬。余因喜猎，曾购日本制之双管群子猎枪，入军亦以之自随。徐见之，爱玩不释手。余问："亦喜猎乎？"徐笑曰："寝馈其中半生矣。某有枪与此枪同其口径，为友人所购赠者。惟弹仅二百发，已用将罄，屡托人购之沪汉，迄不可得。此刻尚存十余发，一旦用尽，是枪即废物矣。"余曰："但恐口径未必相若，余弹尚富，且购办甚易。果相若者，可资君一年之需。"徐大喜，立趋出。须臾荷一枪至，与余枪实同一号码者。余有弹三千发，第行箧中只二百五十发（每盒五十发）。遂举二百发遗之曰："吾有便返岳城，尚可畀君二百发。"徐固谢已足。余询附近有可猎之山否，徐言去此不数里，有一山多狸。惟狡黠不易猎。雉兔之属则所在皆有。

时前线司令为赵恒惕，正与北军剧战于羊楼。余方旁午于后方勤务，无暇事游猎也。迄停战令下，日有余闲，徐乃请余偕猎。团长胡某与秘书孙某在侧，皆欲俱往。于是各率护兵马弁数人欢欣而出。徐原有同猎之伙三人、犬四头，至是见余等人多，乃摈斥不令俱。犬亦仅率一头。余时虽喜猎，实无纤微经验，不知徐之用意，因询其故。徐曰："无他，彼等皆山野之夫，不习礼貌，且枪法荒疎，所用又系土制之散子鸟铳。略有不慎，恐伤从者。犬有一头即足，人少则恃彼以获兽，人多则仅需彼以发山。犬多转增人投鼠之忌，无补于人，有害于事，故不必悉率也。"余不以为然。后乃知其意别有在。盖徐深知，余等及护兵马弁之属，无一善猎者。临时

伊又不便指挥守当，即指挥亦不知所以守，且所携非五响快枪，即十响自来得（亦名驳壳枪，效力略与马枪等。四枝可抵水机关枪一架）。遇兽出，必争先射击，枪法又未必能佳。人犬遭之皆无幸，更无责偿之望（战时武人横肆无忌，小民畏之甚于猛虎，即无故杀人亦无敢过问者）。初以为只余一人，往见余以猎枪自随，必非绝未尝习猎者，可不虑误杀。及见赳赳者成群而往，以是不得不摈斥其伙而饰词语余也。

忆此猎同行者并徐共十五人。徐导至一山，林木丛密，然皆拱把之树，无合抱者。山不甚高，而多顽石，大者几半亩。余问："此即多狸之所乎？"徐颔首曰："石下每多小穴，深不可探，连贯如地道，不能薰，不能掘，因穴穴相通，又有巨石以为之蔽也。"余曰："不能穷穴之所止乎？"徐曰："吾游猎于此山者二十余年矣，尝尽一月之力穷其所止，不可得。环山五里之内，一草一石皆可指数，未尝见有与此山相连之窟穴也。问之老年猎者，谓连穴当在三十里之外。夫百里之周，安从觅此一穴哉？故此山之狸弋获殊不容易。今兹之猎，志不在多所弋获。某姑发山，或尚有其他易猎之兽，未可知也。但某登山未竟，君等虽见兽，不可遽发枪，必俟其退出山坡方可射击也。此山决无虎豹，可不虑有伤人。第恐误饮枪弹耳。"余闻语，即谓诸兵弁曰："徐君之言，汝等实闻之否？非兽近身而妄发枪者，有处也。"兵弁中有数人谓曾习猎，余乃令自承习猎者，各率未尝习者二三人为一组，分守各要隘。孙、胡二君则与余共潜伏一巨石之后。巨石在山脊，俯瞰下方极为明显。孙、胡各持勃郎林拳铳，实弹以待。余因双管猎枪为群子，不便猎兽，改用自来得。

徐引犬发山未数十步，忽狂叫返奔，犬亦旋吠旋退走。余与孙、胡不约而同呼："有虎！"三枪并拟。山下乃久不见虎出，亦不闻人与犬之声。余三人方相顾错愕，突闻山麓诸兵弁喧呼之声。细聆之，始知发见一绝大之野猪矣。余三人皆不知野猪之凶顽，以为此不足惧，欣然谓足供一饱。第怪兵弁胡再不发枪。又有顷，见一

野猪前奔。身长三尺许，嘴长几半之，毛色灰黑，晦暗无光彩。瘦露骨腹，不似家豕之下垂若囊。步趋迅速类奔马，项间有血流出，似为枪刺所伤者。余等正欲发枪击之，忽见一弁挺枪而追，枪刺有血。余等之枪遂不敢发。胡曰："此弁谁乎？其勇可尚也。"余曰："吾之乡人也，姓彭名少和，夙为拳师，有能名。原任国技学会教师，特征来作卫士者。"言时，野猪已改途向余等潜伏处而奔。余等之枪更不敢发。彭虽能拳而不善走，山路崎岖尤不易行，与野猪愈离愈远。彭见无追及之望，即卧下举枪，对野猪之臀一发。

彭初与野猪搏，已用力过猛。继以追逐，更苦力乏。力乏则瞄准不能确，而彭平生又未尝习用快炮。因是，弹从猪脊飘过，砉然剧响，正射余等面前石上。碎石溅激，续发巨音。余面为溅石所伤，血溢如渖。其时最足惊人者，厥为枪响时，胡君大呼"哎唷"，一跃起立，向后便倒，手枪抛掷寻丈。其情形俨若中弹倒毙者。余惊魂未定，猝睹斯状，诚所谓不知如何是好也。当场之人莫不谓胡团长已中弹殒命者。余与孙君虽强自镇定，然不暇详审，亦以为果中弹也。方将察中何要害，胡君已从容坐起，作申申之詈曰："荒唐！荒唐！"余等既庆胡君不伤，乃复觅野猪，则已不知所窜矣。

一为丁巳八月，余任湖南东路清乡事，率直隶军一连，驻长沙东乡。东乡有高山，曰隐珠山。从麓至顶高十五里。山之阴势稍缓，至顶二十余里，属湘阴界。自长沙界登山，则巉岩壁立，虽仅十五里，而登跋之劳，倍蓰山阴之二十余里也。

山中野兽极多。兵士屡请登临观览。余乃于中秋日，尽集平日所识猎户，于黎明入山，拟作长杨大猎。幸是日未遇虎豹、野猪等猛兽。若但逢其一，即不知将伤几许人也。

缘直隶军并不为余所统属，另有营长胡某统之，以供清乡之调遣者。胡某是日以病未得偕。直军又素无纪律，至是恃其徒众，四散蹦跃。连排长本无统驭之力，更从而附益之。余与诸猎户相顾，不敢发山，然彼等之奔蹦且甚于发山矣。獾麂豺狼之类，屡被

逐出。每一兽出，但目力所能及者，皆发枪射击之。一时枪声如攻坚垒，然实无一弹及于兽者矣。兵士中自伤三人，一弹穿余草帽而过，去发才累黍。不可谓非险也。

至午后，彼等皆疲乏。余始与诸猎户计议复猎。是日，集猎人二十余、犬十余头，四人为组，分猎前后山，各不相同。猎毕而较，所获乃不少也。

（原载《星期》1922年第27、28、29、30、33、35期）